



全真學案(第一輯)

張廣保 主編

郝大通學案

HAODATONGXUEAN

章偉文 著

齊魯書社

叢書策劃\陳 修 亮
責任編輯\陳 修 亮
王 愛 亭
封面設計\公冶繁省
版式設計\李 生



ISBN 978-7-5333-2342-4



9 787533 323424 >

定價：30.00圓



全真學案(第一輯)

張廣保 主編

郝大通學案

章偉文 著

齊魯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郝大通學案 / 章偉文著. — 濟南: 齊魯書社, 2010. 1
ISBN 978-7-5333-234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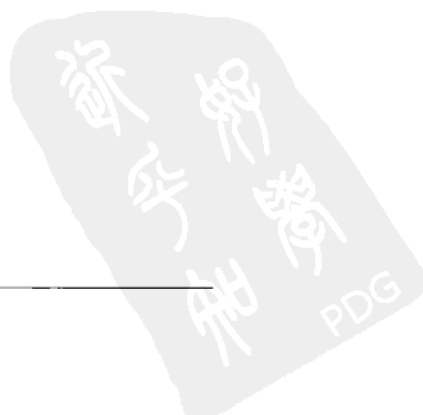
I. 郝… II. 章… III. ①郝大通 (1149 ~ 1212) — 人物評論 ②郝大通 (1149 ~ 1212) — 思想評論
IV. B959.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9) 第 227299 號

郝大通學案

章偉文 著

出版發行 齊魯書社
社 址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39 號
郵 編 250001
網 址 www.qlss.com.cn
電子郵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東新華印刷廠德州廠
開 本 880 × 1230 / 32
印 張 9.25
插 頁 3
字 數 240 千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333—2342—4
定價: 30.00 圓



《全真學案》編委會

名譽主編 麥子飛

名譽副主編 (以姓氏筆畫為序)

何多樑 周和來 林志堅 莫小賢
梁發 黃健榮 葉長清 趙淑儀
趙球大

主編 張廣保

編委 (以姓氏筆畫為序)

尹志華 何建明 李大華 李永明
郭武 強 昱 章偉文 趙衛東
劉仲宇 劉煥玲 盧國龍 鄭國強



總 序

金代中期，王嘉（道號重陽子）在中國北方創立了一種有別於傳統道教的新道教——全真教。全真教以三教合一為宗，以性命雙修、功行並重為修煉門徑，汲取禪宗的心性理論、修行方式等諸多因素，對傳統道教從教義、戒律，到宮觀組織、修行方式，以及終極超越境界等方面都進行全面革新，並在元以後分領道教的半壁江山，與正一教並立為二，最終形成明以後全真、正一雙峰對峙的道教宗派新格局。這就打破了此前道教史上靈寶、上清、正一等三足鼎立的舊格局。

在全真教的發展歷史中，金末元初是教門發展的關鍵時期。它不僅確立了全真教在道教中牢不可破的重要地位，而且對整個中國社會、歷史的走向也引發了極為深遠的震蕩。開闢全真教這一發展新局面的關鍵人物就是全真掌教丘處機。正是丘處機以年踰古稀之齡萬里西行，覲見“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及隨之而來的雪山論道、一言止殺，使得全真教獲得蒙古皇室的尊崇，從而走出道教，與當時的漢地世侯一道，擔當起在金末重建業已解體的中國社

目 錄

總序	1
第一部分 郝大通評傳	1
第一章 郝大通生平、修道事跡	1
第二章 郝大通及其後學的傳教事業	24
第三章 郝大通著作考略	103
第四章 郝大通全真內丹心性理論	115
第五章 學術界關於郝大通研究狀況綜述	184
第六章 太古真人郝大通年譜	198
第二部分 郝大通著作輯錄	229
《太古集》	229
《真仙直指語錄·郝太古真人語》	267
第三部分 郝大通傳記資料	270
主要參考書目	282

第一部分 郝大通評傳

第一章 郝大通生平、修道事跡

一、名號身世，衆說紛紜

郝大通(1140~1212)，山東寧海人，爲金元時期道教著名的全真七子之一。

對於郝大通之名、字、道號，不同仙傳說法略異。元秦志安編《金蓮正宗記·廣寧郝真人》謂：“先生諱璘，號恬然子，自稱太古人。”因遇重陽“感發”，“至來年戊子(公元1168年)歲三月中，專往崑崙山煙霞洞，焚香敬謁，甘灑掃之役。重陽乃賜之法名曰大通，號曰廣寧子。”^①按《金蓮正宗記》之說，則郝大通初名郝璘，號恬然子，自稱太古人；出家後，重陽乃賜他法名“大通”，號“廣寧

^① 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47冊，第51頁，華夏出版社2004年版。下文《中華道藏》皆此本。

子”。

元劉志玄編《金蓮正宗仙源像傳·廣寧子》謂：“師姓郝名大通，字太古，號廣寧子。”“明年戊子，母捐館。三月，師乃棄家人崑崙山煙霞洞，受業爲弟子，重陽納之，訓名璘，號恬然子。”“師遂西訪四師。……至岐山遇神人，爲改今名及今號。”^①認爲郝大通禮重陽出家，重陽訓其名爲璘，號恬然子；此後，他在岐山又遇神人傳授，得名大通，號廣寧子。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云：“天眷三年（公元1140年）庚申……正月初三日，廣寧郝真人生於寧海州，初名昇，字則未聞也。”“大定八年戊子（公元1168年）……三月，廣寧真人來崑崙山出家，祖師訓名璘，號恬然子。”“大定十二年壬辰（公元1172年）……九月，廣寧真人西遊岐山，偶得名大通，字太古，號廣寧子。”^②認爲郝大通初名昇，字則未聞，重陽訓其名爲璘，號恬然子，後在岐山得名大通，字太古，號廣寧子。《甘水仙源錄》卷二徐琰撰《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的記載與之同。

元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三之《郝大通》謂：“師名大通，字太古，寧海人，廣寧其號也。”“八年三月，從祖師至崑崙山煙霞洞，請列門弟中而求法焉。祖師乃名之曰璘，道號恬然子。”^③

按《金蓮正宗記》所載，郝大通遇重陽時，曾呈詩一首，內有“同席諸君樂太古”，重陽在答詩中亦有“口愛郝公通上古”，則郝大通在遇重陽之前，已有“太古”之號。《金蓮正宗仙源像傳》認爲郝大通字“太古”，與此說略同。至於《七真年譜》等謂郝大通“初名昇，

① 《中華道藏》第47冊，第67頁。

② 《中華道藏》第47冊，第70～72頁。

③ 《中華道藏》第47冊，第597～598頁。

字則未聞”的說法，王重陽所作《郝昇化餘打破罐因贈二絕》^①應該可以作為一個證明；而在岐山遇神人，得名大通，號廣寧子之說，則不見於《金蓮正宗記》。

因此，關於郝大通的名、字與道號，大致有兩種意見。一種是秦志安《金蓮正宗記》的說法，認為郝大通初名璘，號恬然子，自稱太古人；出家後，重陽賜其法名“大通”，號“廣寧子”。這種觀點，似更為強調郝大通承王重陽之授，並以其法名、道號為之證。另一種是劉志玄《金蓮正宗仙源像傳》、李道謙《七真年譜》、徐琰《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等的說法，認為重陽訓其名為璘，號恬然子；大通之名和廣寧子之號，乃後來所得，不為重陽所賜。如果此說屬實，那麼，郝大通為什麼不用重陽所賜之名與號，就是一值得思考之問題。而答案很可能就在他除接受重陽授受外，尚另有師承。

雖然衆仙傳說法有所不同，但關於郝大通之名、字與號，如他初名昇，後以大通為法名，以廣寧為號，自稱太古人，基本可以確定下來。

關於郝大通出生之年，《金蓮正宗記》無明確記載；《金蓮正宗仙源像傳》、《七真年譜》等謂其“生於金熙宗天眷三年（公元1140年）庚申正月初三日”^②。關於其身世，據《金蓮正宗記》，郝大通“家世寧海，歷代遊宦，先生朝列之從弟也。事母至孝”^③。《金蓮正宗仙源像仙》謂其“寧海人也……家財甲一州，事母孝”^④。《廣

① 《中華道藏》第26冊，第334頁。

② 《中華道藏》第47冊，第67頁。

③ 《中華道藏》第47冊，第51頁。

④ 《中華道藏》第47冊，第67頁。

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謂其“寧海人。家故饒財，爲州首戶，兄俊彥登進士第，官至朝列大夫、昌邑縣令。……少孤，事母孝”^①。《太古集·前翰林學士馮璧序》載郝大通高弟范圓曦手錄其師“行實”云：“師俗姓郝，世居寧海，爲州人之首戶。昆季皆從儒學，兄諱俊彥，舉進士第，官至朝列大夫、昌邑縣令。師獨幼年穎異，識度夷曠，悠然有出塵之姿。”^②

綜合上述仙傳所載，郝大通世爲山東寧海人，家境饒富，事母至孝。有弟兄三人，其兄郝俊彥，在當地有名望，曾中進士，官至朝列大夫、昌邑縣令等；其弟不具名，與其兄郝俊彥皆業儒。郝大通排行第二，獨有出塵之姿。

至於其祖上“歷代遊宦”，則僅見於《金蓮正宗記》，而不見於其他仙傳記載。又衆仙傳稱郝大通“少孤”，則郝大通從小喪父。只有“名”，“字則未聞也”，有“名”而“字未聞”，間接反映其幼年時，家道已中落，通常有教養之富家子弟，一般不太可能只有名而無字。郝大通“不慕榮仕”^③，“隱於卜筮”^④，其職業爲設卦攤，爲人卜斷吉凶禍福，而寧海地處膠東，自古有方士輩活動，民風信嚮，作爲筮者，經濟上應該不成問題，其“家財甲一州”、“家故饒財”，可能與此有關係。

仙傳、史料記載郝大通好易，洞曉陰陽術數之學，慕西漢司馬季主、嚴君平之所爲，隱於卜筮。其稟性淡泊，無意仕進，不慕榮華，喜歡山林、泉水、環境幽寂之地，愛之而流連徘徊終日，樂而忘

① 《中華道藏》第47冊，第131頁。

② 《中華道藏》第26冊，第687頁。

③ 《中華道藏》第47冊，第51頁。

④ 《中華道藏》第47冊，第67頁。

返；又喜歡讀道家黃老、莊列之書，深契其出世、逍遙思想，故悠然有出塵之志，這為其與重陽一見相契奠定了基礎。

二、禮拜重陽，出家入道

金大定丁亥（公元1167年）秋，王重陽從陝西終南至山東寧海傳教。此時，郝大通在寧海已有一定影響，其卜肆在寧海州州署對過之地，來此卜問吉凶的人頗多。重陽注意到郝大通言語、舉止間有一種超出於常人之外的獨特氣質，一見之下，心有所動，想感化其入道。

王重陽如何感發大通入道，給予郝大通什麼樣的指點，不同仙傳說法略有所異。《金蓮正宗記》說：“大定丁亥（公元1167年）秋，貨卜於市。士大夫環列而坐，重陽最後至，背面而坐。先生曰：‘何不回頭？’重陽曰：‘只恐先生不肯回頭！’先生頗驚，遽起作禮，邀赴他所閑話，往來問答，如石投水。先生獻詩云：‘同席諸君樂太古，未明黑白希夷路；今朝得遇達人吟，伏望先生垂玉句。’重陽答曰：‘口愛郝公通上古，口談心甲神仙路；足間翠霧接來時，日要先生清靜句。’先生覽之，得意而歸。”^①

《金蓮正宗仙源像傳》則說：“大定七年丁亥（公元1167年）秋，重陽至寧海，遊行於市，見師言動不凡，思有以感發之。一日至卜肆，背肆而坐。師曰：‘請先生回頭。’重陽曰：‘君何不回頭耶？’師悚然驚異。重陽去，師即閉卜肆，至馬氏南園全真庵中謁重陽請

^① 《中華道藏》第47冊，第51頁。

教。重陽授以二詞，師大悟，不覺下拜。以有母老，未即入道。”^①《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的記載與其同。《七真年譜》載：“祖師又於廣寧真人卦肆前背坐感發之，廣寧從至朝元觀，祖師授以口訣及以二詞付之。”^②《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郝大通》云：“世宗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祖師至寧海，見其資稟高古，所習不凡，遂以背坐之機感發之。翌日晚，於朝元觀付以二詞。言下領悟，如走萬里迷途，一呼知返，蓋其根本知覺分上，夙有薰染之力故耳。既接言論，其相與固結，日深一日。”^③

因此，關於王重陽為感發郝大通入道，所傳授之內容又有大致兩種不同說法。《金蓮正宗記》認為，郝大通賦詩一首就教於重陽，重陽以詩一首作答，大通得意而歸，師徒問答所作之詩各一首，一並收錄於《記》中；而《金蓮正宗仙源像傳》、《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則說，重陽授大通以“二詞”，但“二詞”之內容為何，並沒有記載；《七真年譜》在此基礎上，認為除了“二詞”之外，重陽還授大通以“口訣”，口訣內容也沒有記載。

如果重陽在感發大通時，曾授其“二詞”與口訣，則其內容今皆已不詳，史料保存下來的，只有《金蓮正宗記》所載之詩。師徒問道的大致經過，先是大通試探重陽，獻詩一首，請問希夷之道、知白守黑之理為何；然後重陽作答，指出神仙、真人雖不同凡響，神奇卓異，但要達成此境地，方法亦很簡單，只不過每天常保持自己心地之清靜罷了！這次對話，是郝大通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郝大

① 《中華道藏》第47冊，第67頁。

② 《中華道藏》第47冊，第71頁。

③ 《中華道藏》第47冊，第597～598頁。

通有意探尋“黑白希夷”之路，重陽則徑直指出“清靜”乃修仙之門。重陽之詩意正切中其心扉，郝大通言下即悟，如走萬里迷途，一呼知返。當然，這個時候，雖然大通對重陽之詩有所意會，但還談不上有切身之證悟。

得重陽授詩後，郝大通雖對神仙之道有所得，但因有母在堂且年事已高，為盡人倫之孝，他沒有立即入道。不過，他與重陽的關係開始密切起來，經常去拜謁、請教重陽。金大定八年（公元1168年），郝大通老母逝世，他無牽無掛，心中嚮道情結日漸濃厚，於是在本年三月，毅然棄家人崑崙山禮重陽於煙霞洞，請求收為弟子，甘願充灑掃之役，重陽欣然應允。這一年，大通虛歲二十九。

郝大通拜師後，跟隨重陽一起修道的時間究竟有多長，是否得到重陽真傳？對於這個問題，《金蓮正宗記》認為，在出家最初的三個月，郝大通“與丘、劉、譚、馬同侍（重陽）左右。逮七月間，重陽令諸弟子皆歸寧海，惟丘公侍側。不數日，復命丘公往呼太古。既至，乃告之曰：‘我有布衲，剪去兩袖，我要替背與汝過冬，自綴袖去。’先生拜而受之。蓋象古人傳衣之法也。”^①這個記載有些問題。據其他史料，劉處玄乃重陽在返回關西途中收下的弟子，時在大定己丑年（公元1169年）九月；郝大通禮重陽入道，為金大定戊子年（公元1168年）三月，此時劉處玄並沒有拜入重陽之門，因此，就不可能與諸弟子一起在這個時候同侍在重陽左右。

按《七真年譜》，這個時候，是丹陽、長真、長春、玉陽、太古五人同侍重陽於煙霞洞。其云：“大定八年戊子，重陽祖師年五十七。……二月晦日，祖師挈丹陽、長真、長春、玉陽入崑崙山石門口開煙

① 《中華道藏》第47冊，第51頁。

霞洞居之。三月，廣寧真人來崑崙山出家……八月，祖師挈五真人自煙霞洞遷居文登縣姜實庵，立七寶會。”^①而據《金蓮正宗記》，大定八年的七月，重陽曾要諸弟子都回寧海各自修行去，只留丘處機侍於左右。故八月，重陽攜丹陽、長真、長春、玉陽、太古五弟子遷居文登姜實庵，有可能是師徒在短暫分別後的重新聚會。

“大定九年己丑（公元1169年）……春，玉陽真人辭祖師，隱居查山。四月，重陽帶丹陽、長真、長春、廣寧遷居寧海州金蓮堂。……六月，廣寧真人辭祖師，亦居查山。”^②

《金蓮正宗仙源像傳》則謂：“（重陽）乃解衲衣，去其袖而與之曰：‘勿患無袖，汝當自成。’師自攜瓦罐乞食。未幾辭重陽去，與玉陽子俱隱查山。”^③

因此，從大定八年三月禮師入道，至大定九年六月辭師去查山與玉陽一起修行，這一年多的時間，除最初的三個月外，郝大通並沒有一直隨侍在重陽身邊，這從上述幾則史料中可以推知：一是重陽曾於大定八年的七月解散眾弟子，只留丘處機隨侍，其他人則歸寧海；二是重陽授郝大通以無袖冬衣，要其“自成”；三是出家後，重陽授大通瓦罐讓其自乞食。但是，重陽在這個時期所組織的一些重大宗教活動，包括在文登創立七寶會，居寧海州金蓮堂等，郝大通都跟隨在重陽身邊。

王重陽授郝大通冬衣，仙傳以之作爲重陽傳法於大通的一個證明。因此，郝大通從重陽處得法，有所授受，當無異議。重陽授大通以衣，有領、有體而無袖，所表達的意思可能是：我把修道的大

① 《中華道藏》第47冊，第71頁。

② 《中華道藏》第47冊，第71頁。

③ 《中華道藏》第47冊，第67頁。

體傳給你，道之功用、體道的具體方法與路徑則要你自己去體味；既得道之體，就不要患無道之用，自己把袖子補上，意味着讓大通自己去尋找一個合適的修行方法。後來大通的修道經歷，似亦符合重陽的預言，在與衆師兄弟之間的接觸、交往中，郝大通並沒有得到直接指點，反而皆是受激之言。郝大通只能自己探索合適的修行路子去。

重陽傳法於大通，另一個證明，就是爲大通所題之“頌”或“絕”。《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記載：“九年，寧海人有構金蓮堂以待，真君挈其徒西歸居之。師攜瓦罐乞食，誤觸之碎。真君別授一罐，題頌其上云：撲碎真灰罐，卻得害風觀。直待悟殘餘，有個人人喚。未幾，師辭真君去，與王玉陽往居查山。”^①《重陽全真集》則認爲，重陽在賜給大通的瓦罐上所題之頌有兩首，所謂《郝昇化餘打破罐因贈二絕》：“撲破真灰罐，卻得害風觀。真待悟殘餘，有個人人喚。”“欲要心不亂，般般都打斷。子午卯酉時，須作骷髏觀。”^②衆仙傳所說大通首次參重陽，曾得“二詞”，不知是否即指重陽在此瓦罐上所題之“二絕”，如果是這樣，則大通剛參重陽時，只得一首詩，而並未得“二詞”。

在“二絕”中，“撲破真灰罐”，“灰罐”代表身形，“撲破”有“忘”的意思；忘身形，就能得重陽真意，即所謂“卻得害風觀”，害風是重陽自嘲之號，“觀”有觀點、智慧之意；不以四大假緣所成之身見妨礙本來真性，這就是“直待悟殘餘”；此本來真性就能呈現，即“有個人人喚”。

① 《中華道藏》第47冊，第131頁。

② 《中華道藏》第26冊，第334頁。

重陽認為，每個人都有其本來真性，發明本來真性，要通過修心。修心首先要斷去塵緣，所謂“欲要心不亂，般般都打斷”；其次，要忘形去執，為此，“子午卯酉時，須作骷髏觀。”王重陽開導郝大通，罐碰碎了沒有關係。有一個本來真性，不生不滅，人人具有，悟透這個本來真性，修行即可成功。

郝大通得“頌”之後，可能一時還未理解其中祕意。故重陽羽化後，郝大通又就師友問道，但為師友所勸激。後來，大通在沃州橋下靜坐，志在“忘形”，則可能與悟得重陽此“頌”之真意有關。

三、師友勸激，當頭棒喝

金大定九年（公元 1169 年）六月，在得王重陽傳授心性修持之理後，郝大通辭師往查山，與王玉陽一起結伴修道。

關於大通為師友所勸激，衆仙傳有如下記載：

《金蓮正宗仙源像傳》謂：“玉陽以師不立苦志，忠告而勸激之，師遂西訪四師。四師方廬於重陽墓，普禮終，師欲與同處，譚長真激以‘隨人脚跟轉’之語，明日即東還。至岐山，遇神人，為改今名及今號。”^①

《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云：“未幾，師辭真君去，與王玉陽往居查山。……十一年，師聞真君上仙，四子已入關，遂西遊以訪之。十二年葬真君於祖庭，師欲與四子同廬墓側，長真激之曰：‘隨人脚跟轉可乎？’師明日遂行。至岐山，遇神人，授今名字及

① 《中華道藏》第 47 冊，第 67 頁。

道號。”^①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郝大通》謂：“九年秋，馬、譚、劉、丘四師從祖師西去，留師與玉陽居查山。後玉陽以師不立苦志，忠告而勸激之，師遂西訪四師。四師方廬於祖師墓，喪禮終，師欲與同處，聞譚長真激以‘隨人脚跟轉’之語，明日遂行。至岐山，遇神人，復授以易之大義。”^②

郝大通為王玉陽所勸激的經過，在諸仙傳中沒有詳細記載。王玉陽《雲光集》中，有《贈卜者》的一首詩，可能即為勸激大通所作，其云：“推窮天理甚分明，特與時人決困程。解察陰陽時否泰，能通日月數虧盈。順行九曜災難及，復變三陽禍不侵。莫待無常天限至，和賢盡總落深坑。”^③

郝大通本以卜肆為業，其善卜在當地早已為衆人所知。大通出家後，未及離鄉，只在寧海、文登之間，後居查山，與玉陽一同修道，大通居查山時，來找大通預決吉凶之人，當不在少數，大通可能也來者不拒，給予指點。

大通一邊修煉，一邊還為人卜筮吉凶，這種修煉方式，與王玉陽頗不相同。在全真七子中，玉陽在修煉方面極其刻苦，《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王處一》云：“師隱於雲光洞，常臨危崖，翹足駐立不移者數日，人以鐵脚仙人目之。……二十二年秋，居寧海，丹陽師來自關中，同宿於金蓮堂，從容謂師曰：重陽祖師不遠數千里，提挈吾儕，吾儕殊無以報，不愧於心歟！且得道之士苟利其身，功不及物，恐非弘濟之旨，誠欲光昭先師之德，莫若彰玄應而福生靈。

① 《中華道藏》第47冊，第131頁。

② 《中華道藏》第47冊，第598頁。

③ 《中華道藏》第26冊，第650頁。

公今抱道藏器而獨善其身，無乃不可乎？師曰：且道無同異，緣有行否，先生道備一身，德光四海，使天下之人望風而敬服者，無他，是道興而緣行也。今貧子緣之未行，姑猖狂以混世耳。”^①丹陽以玉陽為抱道之士，希望他不要藏器，當功及於物、弘濟天下；玉陽則認為道之行藏有緣，緣之未行，則混世而已。玉陽以個體證道為首要之事，弘教則需待其緣而後行，此亦可見其修行刻苦之因。

玉陽為了修煉，甘於寂寞，不慕虛名。大通總想為人預決吉凶，玉陽認為這是沒有立下大志，不能喫苦的表現，於是以同門師兄弟之誼，忠告而勸激大通。如果王玉陽《贈卜者》之詩為勸激郝大通所作，則他們之間為此似曾交換過意見。大通之意，可能認為卜筮乃推窮天理的行爲，可以察天地陰陽之變，能通日月盈虧之數，推人事之吉凶否泰，為人決困解疑，應該屬積功累德之事。玉陽則認為，雖然卜筮可能覺察事之吉凶，但真正要做到趨吉避凶，只有出家修行，斷除塵緣，體內由至陰變一陽來復，由一陽來復而至於三陽地天交泰，纔可能真正做到禍不侵體。他勸告大通要下苦功儘早修行，不要等無常天限來到，自己和常人一樣陷入輪迴之中，不得解脫。

我們認為，王玉陽此詩內容基本符合其勸激郝大通之意。雖未題《贈太古》，而曰《贈卜者》，一方面可能是慮及同門師兄弟之誼，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玉陽想加強勸激的效果。因為大通居查山時，已從重陽入道，大通與玉陽，應是師兄弟關係，此詩云“贈卜者”，只把大通看成是卜者，而不是同志，大通受激之情，可想而知！

玉陽這首勸激詩，對大通的規勸可謂嚴厲，甚至可說是當頭棒

喝。受玉陽勸激後，大通離開查山，決定訪師問道。得知重陽仙逝後，便西入關，禮重陽墓，訪四位師兄弟，討問修道之法。

郝大通在關中的遭遇，比在查山更具戲劇性。西行至關中禮重陽墓後，郝大通欲與四位師兄弟一起同處修道，但譚長真以激將法激之，說修道不能隨人脚跟轉。郝大通受激之後，第二天即離開關中。東歸途中，路過陝西岐山，遇神人授以易之大義。

按常理，郝大通千里迢迢來到關中禮師父之墓，並向衆師兄弟叩問修道大旨，修行人慈悲爲懷，對於衆生尚要接引其入道，何況自己師兄弟來問道，更應義不容辭，予以指點。大通千里問道，卻喫了一個閉門羹，被激以“隨人脚跟轉”，原因何在？

張廣保先生認爲：“按照中國古代的禮制，一般來說師徒之間只有擁有正式的名份，纔有廬墓守喪的義務和責任。四子在終南劉蔣村爲王嘉廬墓守喪三年，標誌這種師徒名份的最終確立。明白這一點，我們就能理解爲什麼郝大通在獲知重陽仙逝的訃聞，千里迢迢入關致唁，亦欲廬墓守喪，而譚處端卻要將他趕走……譚處端驅趕郝大通說明四子並不認可他的弟子身份。”^①

我們認爲，此事背後應另有其他深意。王重陽傳教，其特點是針對不同對象採取不同方法。尹志平《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卷二曾記載這樣一件事：

“祖師（指重陽）在崑崙山日，長春師父從之已三年，時年二十三。祖師以丹陽師父宿世功行至大，常與談論玄妙，以長春師父功行未至，令作塵勞，不容少息。一日祖師閉戶，與丹陽論調息法，師

^① 張廣保：《金元全真教史新研究》，青松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77 ~ 178 頁。

父竊聽於外，少間推戶入，即止其論。師父內思之，調息爲妙，則吾之塵勞事與此正相反。自此之後，有暇則力行所聞之法。後祖師將有歸期，三年中於四師極加鍛煉，一日之工如往者百千日。錯行倒施，動作無有是處，至於一出言一舉足，未嘗不受訶責。師父默自念曰：從師以來，不知何者是道，凡所教者，皆不干事。有疑欲問之，憚祖師之嚴。欲因循行之，而求道心切，意不能定，憤悵之極。一日乘間進問，祖師答曰性上有，再無所言，師父亦不敢復問。後祖師臨歸，正臘月中，四師乞到錢物，令多買薪炭，大燃於所寢之室。室甚小，令丹陽、長真立於內而不任其熱，令長生、長春立於外而不任其寒，內不敢出，外不敢入。如此者久，長生師父不堪其苦，乃遽去。”^①

重陽化丹陽，盡日與其談玄論道，還密授調息之法，而對於長春，則日令其作塵勞之事，不得少息，對弟子有訶責、有辱罵，甚至還有虐待，這些都是重陽根據弟子們自身不同情況所採取的不同教授方法。重陽對大通，則責令其“自成”，重用“勸激”之法。這裏有一個問題，重陽根據什麼要求大通“自成”？而衆位師友爲什麼要一再勸激大通？

之所以要採取這種辦法，可能有三個原因：其一，大通“家故饒財”、“家財甲一州”，平時生活比較優越，即刻立苦志修行，對他來說比較困難；其二，郝大通在出家前可能性格高慢，比較好面子，不大容易做到低聲下氣向人討教；其三，郝大通喜易，由易理進而解悟修煉之理對他來說更爲順理成章，但重陽可能並不精於易，有待於大通自己習而得之，這應是一個較長期的學習、積累過程。

^① 《中華道藏》第26冊，第735頁。

針對這種情況，重陽認為，非激之則大通不能立下苦志修行，非讓其疑到極點則大通不能心解神悟。當年，他在寧海卜肆中接引大通時，用的也是這個方法。他最後一個到，且“背肆而坐”，讓大通感覺受到輕視：“同席諸君樂太古”，你為何用這種態度待我？從而引發大通與修仙證道結下不解之緣。因此，繼續用“勸激”的辦法，對大通可能產生更好的教育效果。因大通在短時期內很難了道，必經歷千辛萬苦，纔能磨去其散慢心和傲慢心，而重陽預見自己不及指導他，故有可能安排衆弟子勸激之。

郝大通拜入師門後，首次為師友所激，是在他與王玉陽一起同修之時。王玉陽修行非常刻苦，對大通之散漫，必然給予忠告、勸激，這比重陽直接對大通說教效果更好。

在關中重陽墓，郝大通再次受激。衆師友不理會大通一起廬墓、同修的請求，並由譚處端說出修行不能隨人脚跟轉之語。郝大通在關中的遭遇，可能是重陽衆弟子按照師父之意所施行的“激將之法”。重陽贈冬衣給大通，並囑他“勿患無袖，汝當自成”。當時，丘處機曾替師父去寧海招郝大通上山，丘處機對於如何識人、接引人，有特別之處（王志謹《盤山語錄》中有許多例子），他對重陽授衣之意應該能夠理解，故有可能與衆師友語及之。於是，大家都關起門來，不明確給大通予啓發，讓他自己去摸索。這樣做，極深地刺激了大通，這對促使他立苦志、定要修行成功有很大幫助。應該說，衆師友之“勸激”與孔子“不憤不啓，不悱不發”的教育理念有異曲同工之處。

後來，大通悟到重陽和衆師友之深意，故欣然坐於沃州橋，苦修苦證，以求性命雙修。他在沃州橋的修行方法與側重點，與衆師兄友的勸激是相關的，與重陽所付之“兩絕”也是相關的。在沃州

橋靜坐的六年時間裏，郝大通持不語之偈，不“與時人決疑程”，這是對應於王玉陽的查山之激；被醉人一脚踢下橋去，亦不嗔不惱，這是培護忍辱之心，把自己先前所存的清高傲慢心去除，與關中重陽墓受激亦有關係；志在“忘形”、“絕塵緣”，則與重陽之教有關。

我們之所以說在查山、關中重陽墓，衆師友是在“勸激”大通，原因之一，還在於他們之間有一些詩詞唱答，反映了一種非常真誠的師門之誼。馬丹陽在關中有《寄譚劉郝三師友》之詞，其中對諸師弟的殷切期望和愛護之情，溢於言表。詞云：“譚風劉郝雲霞友，自在逍遙閑走。興盡好歸陝右，共話無中有。常清常淨常無漏，便覺虎龍交媾。個內不神神秀，得飲長生酒。”^①丹陽這首詞應該是給譚長真、劉長生與郝太古的，說大家結成雲霞之友，共同追求自在逍遙的神仙之道，各自雲遊參訪、隨方設教，真盼望什麼時候能夠有機會一起聚在陝右，共話修道之心得！又就修道之綱向衆友作了介紹，即所謂常清常淨，無漏無盈，修身則體內龍虎交媾，修性則個中性淨、神秀，性命雙修，可以得飲長生之酒。

尹志平《清和真人北遊語錄》亦記載一件事，其云：“玉陽大師嘗言，太古師二十八歲山東賣卜，一日偶書一詩，其語意非得道人莫能及。後遇祖師入道，便言爲道不難。沃州橋下四十日了道，非有宿積之功能至此乎？”^②

大通成道後，對衆師友亦心存感謝。有一件事，頗能說明這個問題。大通仙逝後，其門人受命持道袍贈送與玉陽，此舉當是大通之遺意。大通爲什麼要贈袍與玉陽，有可能是想表達對玉陽的感

① [金]馬鈺：《洞玄金玉集》卷十，《中華道藏》第26冊，第470頁。

② 《中華道藏》第26冊，第742頁。

激之情。玉陽亦不含糊，他借送袍之事，接引、教誨大通之徒，以盡師門之誼。《雲光集·贈郝公門人》云：“彼物回將去，分文沒往還。一靈真性在，脫盡死生關。”^①並在詩前題記云：“太古郝公昇霞，門人送道袍，不受。以此贈之。”玉陽沒有接受大通門徒所送道袍，並賦詩一首回贈，說道袍有來有回，但是，有一件東西並沒有往返，這就是每個人所具有的一靈真性。如果能深切體味此不去不來的一靈真性，就能脫盡生死輪迴。大通欲借贈道袍一事表達自己對玉陽的感謝，玉陽則借贈袍之事，啓發、指點大通弟子以修行之法，還太古之情。

重陽傳衣有體無袖，意味着傳大通道之體，道之用、修道之法則要大通自己去悟。也許，重陽並沒有傳授大通具體的修行方法，而只是把修行的大原則告訴了大通。大通對於這些大原則，一時還不能領悟，又苦於沒有下手的方法，故訪師友而受激。後來，兩次出現神人授大通以易，表明大通走了一條與衆師友不同的修道之路。

四、沃州六載，煉就真功

對於郝大通在沃州的苦修，仙傳有如下記載：

《金蓮正宗記》謂：“乙未歲（公元1175年），乞食於沃州，方悟重陽密語，渙然開發，遂往橋上默然靜坐，飢渴不求，寒暑不變，人饋則食，不饋則否，雖有人侮狎戲笑者，不怒也，志在忘形。”^②

① 《中華道藏》第26冊，第670頁。

② 《中華道藏》第47冊，第51頁。

《金蓮正宗仙源像傳》謂：“十三年癸巳（公元1173年），度大慶關，遊趙、魏間。十五年乙未（公元1175年），坐沃州橋下，不語不動，河水泛溢，亦不少移，人饋則食，不饋則已，雖祁寒酷暑，兀然無變，如此者六年。”^①

《七真年譜》謂：“大定十三年癸巳（公元1173年）……六月，廣寧真人度大慶關東歸。”“大定十四年甲午（公元1174年）……二月，廣寧真人至真定，默坐於朝天門外。”“大定十五年乙未（公元1175年）……二月，廣寧真人坐沃州石橋下。”^②

《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謂：“十三年，度大慶關而東，翱翔趙、魏間。十五年，坐於沃州石橋之下，緘口不語。河水泛溢，身不少移，水亦弗及。人饋之食則食，無則已。雖祁寒盛暑兀然無變，身槁木而心死灰，如是者六年。”^③

郝大通在沃州的苦修，包括靜坐、不求、不語、忍辱、忘形、絕塵緣等方面。修行的經過是：大定十四年甲午（公元1174年）二月，至河北真定，默坐於朝天門外，如此有一年；大定十五年乙未（公元1175年），在入道七年之後，大通忽然大悟重陽之密語，心意渙然開發如冰之釋。於是，在此年的二月，他從朝天門外來至沃州橋，默然靜坐於橋上，持不語之偈，飢渴不求，寒暑不變，人有所饋則食，不饋則不食，面對侮狎戲笑亦不怒，志在忘形。如此修煉六年之久，得“不語先生”之名。

郝大通修行次序，先從理上悟得重陽密語之意；然後至沃州橋靜坐，即身證此所悟之理。大通悟得重陽密意之後，雖然心裏釋

① 《中華道藏》第47冊，第67頁。

② 《中華道藏》第47冊，第72頁。

③ 《中華道藏》第47冊，第131頁。

然，得到了一種理上的解脫，但還要以實踐求證自己所悟之理，通過即身證道，修性以了命，性命俱歸於道，方為真道。

郝大通為什麼要到沃州橋靜坐？因為人心易為外物所牽引，不易得靜，如果心不能靜，則修行不能成，正所謂“小隱隱於山林，大隱隱於朝市”，沃州橋為當地之交通要道，人來車往，音聲嘈雜，在這樣的地方靜坐，可以檢驗自己的靜定能力。最不易修行的地方，如能修成，則其效果也最好。而且，在沃州橋這樣的鬧處修行，亦是郝大通示予世人的一種“不語”之教，越是鬧處，其教之影響也越大！

在沃州橋上，大通立下苦志，持不語之戒，每天早晚只是默然靜坐，既不與人語，別人與之語，也不回答。“不語”有兩種情況：一是自己心地還沒有完全悟徹，以其誤導他人，還不如不語；另一種情況，證道的境界很難以語言來表達，因此，以不語之語，讓他人去理會其中的深意。大通應該屬於後一種情況。

郝大通在沃州橋共修行了六年之久。前三年在橋上修行，後三年，則坐於橋之下修行。從橋上到橋下，發生了一件事。據《金蓮正宗記》記載：

“一夕，天色昏冥，偶醉者過，以是蹴先生於橋下，默而不出者七日，人不知者以為先生何往。忽值客官乘馬將過，而馬驚躍，捶之不進。客遂墮馬，問左右曰：‘橋下必有怪事，不然，何吾馬之驚也？’命左右往視之，則一道者奄然正坐，問之則不語，以手畫地曰：‘不食七日矣。’州民聞之，爭往饋食，焚香請出；但搖手不應，只於橋下復坐三年，水火顛倒，陰陽和合，九轉之功成矣。”^①

① 《中華道藏》第47冊，第51頁。

有一醉酒之人傍晚從沃州橋上過，見大通靜坐，不語不動，一時酒意興起，將大通踢於橋之下。大通志在忍辱、“忘形”，平靜地接受了這次無妄之災。

被踢下橋後，大通在橋下默然靜坐。直到第七天，有人乘馬要從橋上過，馬驚叫、躍起，不往前走，用鞭繩捶之亦然，乘馬人感到奇怪，來至橋下，看見一道人正靜坐，問之亦不語，只以手畫地，云不食七日矣。此事不脛而走，附近州民認為大通乃得道高人，爭相給大通饋贈食物，焚香請大通出。但是，大通沒有出來，在橋下又坐了三年。

靜坐時，郝大通不語不動，即使是河水泛濫，溢出河堤，也不稍稍移動一下。《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郝大通》載：“十五年，坐於沃州橋下而不語。常為小兒輩戲，累磚石為塔於頂，囑以勿壞，頭竟不側。河水泛濫而不動，而亦不傷。如是者六年，其所守蓋如此。”^①大通靜坐，身如枯木，不語不動，附近小孩把大通作為遊戲對象，在其頭頂、身旁壘磚石成塔，大通一動不動，聽之任之而已。

大通在沃州橋苦修期間，斷去世緣，族屬親戚來看他，亦不顧。《金蓮正宗仙源像傳》云：“其族屬親戚來視之，師皆不答，有所贈亦皆不受。”^②《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昌邑君之季女嫁為真定郭長倩之夫人，長倩夫婦過沃州，知師在橋下，駐車拜謁，贈之衣物，所以存慰者甚厚，師藐然若不相識，一無所受。夫人感泣，長倩嗟異而去。”^③《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郝大通》載：“真定少尹郭長倩過之，下車致拜禮，所贈甚厚，覬師一顧，終不能得，嗟異

① 《中華道藏》第47冊，第598頁。

② 《中華道藏》第47冊，第67頁。

③ 《中華道藏》第47冊，第132頁。

而去。”^①

大通之兄昌邑君的女兒嫁給真定少尹郭長倩為夫人。一次，長倩夫婦抵沃州，停車馬去拜謁大通，贈送衣物，存慰甚厚。但大通藐然不顧，對所贈物品一無所受。長倩夫婦嗟異不已，嘆服而去。

在沃州橋的六年時間，大通心如磐石，以忍辱、“忘形”為目標，持不語之戒，不動不搖，立下苦志，一定要修成功。在此期間，大通修持功夫有長足進展，達成水火顛倒，陰陽和合，九轉之功成，性命俱了。

五、利物度人，闡全真風

在沃州橋六年刻苦修煉，郝大通九轉丹功成就。大定二十二年（公元1182年），大通不再默坐，因為功已成，身心俱釋然，他忻然而起，杖履北遊，在真定等地開始闡揚教法，並大興宮觀，昇堂說法，誘化與道有緣之人。這個時候，來向大通問道的人也非常多，往來不知其數，一時之間，河北玄風為之熾盛。

在這一時期，大通有一次經過灤城，又與神人相遇，得授大易祕義。從此之後，大通為人說未來之事，不差毫髮。大通曾以《悟南柯》一詞示眾人，詞中說：“地肺重陽子，崑崙太古仙，二人結約未生前。託居凡世，飛下大羅天。共闡玄元教，行藏度有緣，奈何不悟似流泉。別後相逢，再約一千年。”^②大通作此《悟南柯》，既表明

① 《中華道藏》第47冊，第598頁。

② 《中華道藏》第47冊，第51頁。

自己看破紅塵，走修道之路的決心，也強調了自己與王重陽的師徒之緣。

在河北，大通往來於真定、鎮陽之間，興觀立廟，昇堂闡演道法，遠近來聽的人，常有數百人之多，他教化諸方，專以利物度人爲己之責任，由此，郝太古的名聲聞於天下。

明昌元年（公元1190年），郝大通東歸，回到寧海故鄉，曾一朝作易圖三十三幅。當時，咸平有一個高尚之士名叫王賢佐，平時精於《周易》占筮之法，與大通相見後，佩服得五體投地，拋棄自己過去所學，而向大通請教。此後，王賢佐占筮的技巧進步神速，其名聲至於皇宮、朝堂之上。大通占筮的靈異之跡也很多，例如，他在天長觀駐足時，曾經預告侯子真要注意火災之事，後果應驗，這樣的事不可殫記。

大通回到寧海之後，也大力闡揚全真之道，修建全真的宮觀，廣開法門，普度衆生，並預知自己歸期。去世前三年，他請徒衆、匠人開鑿一個地宮，用磚砌成整齊的牆壁。地宮砌成後，大通每天都去一次，並在裏面休息。人們不解此意，問他開鑿地宮幹什麼用，大通回答說：“我這是爲臘月三十日做準備的。”三年時間裏，大通身體很健康，每天也還去地宮休息。崇慶元年臘月晦日，大通把門人、弟子招來，說：“師真與我有蓬萊之約！”卧而登真。正如其預言，於臘月三十日仙蛻於寧海州之先天觀，春秋七十有三。

《金蓮正宗記》說大通“享春秋八十有四”，不知據何史料而得出此結論。如果大通生於金天眷三年，昇仙於金崇慶元年臘月晦日，那麼，大通應該是春秋七十有三，《金蓮正宗記》此記載有誤。

《金蓮正宗記》後有一讚，對大通一生修道、傳道事業作了一個很好的總結。其云廣寧道人窮神知化，探賾索隱，究《周易》之象，

構內丹之理；飄然有出塵之志，離俗發登真之願，慕玄風而喜受簪冠，棄俗服而稱黃冠；歸隱於煙霞洞中，恭禮於重陽席下，為修真歷經艱難、幾經挫折，沃州橋下身外觀身，持不語之偈，修性以了命，寄跡人間，心通象外，積功累德，闡全真風；功成後，赴師真蓬壺之舊約，並預占臘月之盡期。元世祖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己巳正月，郝大通被褒贈為“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金蓮正宗仙源像傳》還記載，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二月，元室加贈其為“廣寧通玄妙極太古真君”，由當時的“玄門演道大宗師掌教凝和持正明素真人”苗道一收執此加封聖旨。^①由此亦可見郝大通在全真教史上的重要影響。

① 《中華道藏》第47冊，第56頁。

第二章 郝大通及其後學的傳教事業

學道之難，大要有三：“一曰悟理，二曰弘教，三曰付畀得人。”^①悟理就是要參透性命之玄理，弘教就是弘揚全真之道，在這兩件事之外，還有一件重要的事——“付畀得人”。

郝大通在這三件大事上都處理得當，故其傳教事業成就顯著，門下弟子中高人輩出，能將其道業不斷推向前進。

第一節 郝大通的傳教事業

一、郝大通的傳教活動

關於郝大通的傳教情況，除衆仙傳之記載外，陳垣先生《道家金石略》收元好問《太古觀記》，亦有所載，其云：

“全真師郝君，初自寧海來趙州，坐州南石櫟下六年。姪婿郭長倩爲真定少尹，過州問知師處，率家人致謁，師瞑目不爲答，長倩夫婦流涕而去。州人始知敬之，請師住真定之太古觀，不之許。及長倩赴召，乃往居之。師燕坐既久，心光內映，大易之學，恍惚有神

^①〔元〕李道謙：《甘水仙源錄》卷四，《中華道藏》第47冊，第142～143頁。

受之。其教督嚴揮斥，公人以爲玄門之臨濟。間一二言休咎，如期而驗。道價重聞達京師，衛紹王崇慶初賜號廣寧全道太古真人，自是四方皆以郝太古目之。師東歸不五六年，而觀廢於貞祐之兵。歲丁酉，師之高弟范煉師自東原來，裴回遺址，有復修之意，而未暇也。幕府參佐趙侯國寶之夫人冀氏，出奩中物，直百金，起中殿、堂廡、齋廚，下及用器，無所不備，堂衆歲費，亦時給之。癸卯冬，予自燕都南歸，煉師館予於慶源道院，爲予言：‘冀今歿矣。致力於吾門者，宜不可忘，子幸以文記之。’往予小功兄寂然亦爲全真道，予嘗問子之道奈何，寂然舉女几野人辛願敬之之言曰：‘全真家其謙遜似儒，其堅苦似墨，其修習似禪，其塊然無營，又似夫爲渾沌氏之術者。’予北渡後，從煉師遊既久，益以敬之之言爲然。是家自皇統以來，起於丘、劉、譚、馬諸師，而郝君於諸師爲方外眷屬。今《太古集》所載言詞，往往深入理窟，其以古道自任，有不可誣者。世人知君之道蓋寡，冀特女士，乃能知之，至捐所甚愛爲起庭宇、治場圃，若營其居室然者，豈以名取之乎？冀氏龍山大族，名士京甫之伯姨。煉師說其誠實知義理，中歲授道書即有所得，其尊師重道，蓋有所本云。”^①

從元遺山《太古觀記》所述，結合《金蓮正宗記》等其他史料，可以得知：

其一，郝大通首次公開弘教、傳法的地域乃河北真定，以真定太古觀爲中心，時間爲金大定二十二年（公元1182年）。此後，他往來乎河北，以真定、鎮陽爲中心，向周圍地區傳播全真之道。

^① [元]元好問：《太古觀記》，載陳垣《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482頁。

郝大通沃州六年苦修，對道已有深切體證，能够勝任闡揚道法的責任。其時，大通姪女婿郭長倩任真定少尹，為有實力之地方官，應信眾之請，當然也包括其姪婿郭長倩之請，大通忻然杖履至真定，居太古觀，弘法闡教。在真定期間，大通不再默坐、不語，而是昇堂說法，積極闡揚全真教義，並大興宮觀，化導有緣之人。又從真定往鎮陽傳教，教化諸方，專以利物度人為己任。這一時期，向郝大通問道、請教的人往來不知其數，一時之間，河北玄風為之熾盛。

其二，在河北傳教八年後，郝大通回到山東寧海，居先天觀，弘法利生。

明昌元年（公元1190年），大通從河北東歸，回到寧海。回寧海後，大通仍然大力闡揚全真之道，修建宮觀，廣開法門，普度眾生。公元1196年，范圓曦年19歲，徑至寧海，拜謁郝大通，請執弟子禮，後來，范圓曦主持東平上清萬壽宮，使之成為山東傳播全真之教的一個重鎮。這一時期，大通還接引了其他一些重要弟子，包括棲雲子王志謹等，成為弘傳其教法的中堅力量。

其三，郝大通授道之法嚴峻，督嚴揮斥，時人謂之為玄門之臨濟。

大通傳教方法比較嚴厲，號稱“鐵面”，有玄門臨濟之稱。這可能從兩個方面表現出來。一是他不拘俗禮。尹志平在《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卷一中回憶七真逸事，其云：“太古最似坦易，然受人一食，必默與經十卷。”^①說大通素不拘俗禮，但受人之饋，雖當面無所示，亦必暗誦經為人祈福。於其中，我們可以窺見郝大通的授教風格，即信眾、弟子以禮敬之，他卻可能並不以俗禮往，故給人一種嚴

① 《中華道藏》第26冊，第729頁。

峻、不易親近的表象。當然，究其實，則如尹志平所說，其內心另有一番古道熱腸。二是大通教人常以“不語”。其高弟王志謹（棲雲真人）就深得此法個中三昧，志謹亦常要求其徒衆修“不語”，如陳垣先生《道家金石略》第778頁載袁桷《通玄觀賈道士記》（《清容集》卷二下），其云賈道士（名志福）修學以“不言”爲宗，有人問道，不以言對，賈志福弱冠得法於棲雲王真人志謹，志謹囑其“不語”。郝大通不拘俗禮的性格，加上其獨特的“不語”之教，以及有時接引人所表現出來的督斥，都使其教法顯得嚴謹，令人感到敬畏。

其四，郝大通教授徒衆，內容包括其易學、內丹心性思想。

郝大通所謂“易”學，往往不同於一般經學家之言，而是深入理窟，發天人之蘊，旨在以古道自任。故尹清和嘗云太古爲其所說易之義，皆世所未聞。^①

大通除弘道、接引信衆外，也把自己修道體會和心得訴諸筆端。他平生所作之歌、頌，內容深明內丹龍虎顛倒之說，其特點在於論說內丹之理時，將《周易》卦爻之象、昇降之數，納入其內丹的理論體系中。大通之著述，據其徒范圓曦於《太古集·序》所述，有《三教入易論》一卷，《示教直言》一卷，《解心經》、《救苦經》各一卷，其中大通最重要的一部書名之爲《太古集》。《太古集》一十五卷（內附《周易參同契簡要釋義》一卷等），總三萬餘言，今僅存四卷，收在明《正統道藏》太平部，有不少遺佚。其著述之特點在於“粹之以易象，廣之以禪悅”，^②陳垣先生《道家金石略》載元好問《太古堂銘》，其云：“廣寧全道太古真人寧海郝君初入道，習所謂以

① 《中華道藏》第26冊，第736頁。

② 《中華道藏》第26冊，第688頁。

苦爲樂者，塊坐趙州南石樑之下六年。……真人平生篤於大易之學，其以古道自期者蓋天性然。余嘗讀《太古集》，見其論超詣，非今日披裘擁絮、囚首喪面者之所可萬一。”^①對郝大通的道行及其著作《太古集》評價甚高。大通亦間或爲人言休咎禍福，以此爲傳教手段。這也是他與其他全真宗師傳法的所異之處。

其五，郝大通在燕趙間信衆中的影響巨大，甚至達於京師。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郝大通東歸五、六年之後，金發生貞祐兵亂，真定太古觀毀於兵火，幕府參佐趙國寶之夫人冀氏，出奩中物，重修此觀，駐觀堂衆的歲費，她亦時時給予接濟，大通在燕趙信衆心目中的崇高地位，由此可見一斑。另外，崇慶初年（約爲公元1212年），金衛紹王賜號郝大通爲廣寧全道太古真人，亦可見其對金皇室的影響。

因此，綜合上述內容，我們認爲，郝大通弘傳全真道教，其範圍在燕趙與魯之間，主要包括今河北、山東等地，以真定之太古觀、寧海之先天觀等爲中心，向周圍地區輻射。其傳教特點是：風格嚴峻，號稱鐵面，不拘小節，以誠待人，後人喻之爲道門之臨濟。其傳教內容：包括授人以易，其易之內容獨特，不同於一般的經學易，亦包括內丹心性之學。

二、郝大通所授弟子傳承譜系

關於郝大通的傳法譜系及所授弟子情況，綜合《道藏》、陳垣先生編《道家金石略》、王宗昱先生編《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等有關

① [元]元好問：《太古堂銘》，載陳垣《道家金石略》，第483頁。

史料,我們可以看出,郝大通所授弟子中,有資料可考者主要可以歸為三系:范圓曦一系;王志謹、姬志真、徐志根一系;李同塵一系。其他弟子則因資料缺乏,傳承體系不是太明確。

郝大通所授門徒中,以范圓曦、王志謹、李同塵三系為影響最大,人才輩出。現將有資料可考的郝大通所傳弟子中最主要三系,列表敘其傳承情況如下:

第一系:

郝大通——范圓曦——王裕中
高道宣——徐居仁

第二系:

郝大通——王志謹——姬志真——李妙元——李妙常
王守志(妙元母)
李志居
徐志根——孫履道
論志元
魏志言
劉公先生
孤峰道人
論志煥
任公先生——李志勤
溫志清
崔志隱
管志道
董道亨
李志希

李志端(志柔之兄)

李志藏(志柔之弟)

李志雍(志柔之弟)

韓志久

韓志元

張志樸

李守寬

郭守冲

李志堅

李志補

李志元

李志實

李志真

成志遠

仕志安

郝大通另外還有其他系傳授法脈：如郝大通——劉志甫(抱陽子)——朱志明(葆光大師)——劉知觀(不知其道號)；郝太古——李圓明。等等。

郝太古傳抱陽子劉志甫，劉志甫傳葆光大師朱志明，事見元姬志真著《雲山集》。《雲山集》說歷亭之北，有一聚落之墅稱為“屯莊”，有一道觀額曰“南昌”，為葆光大師朱志明所建。朱志明為本土人士，葆光為其道號，他盛年穎悟，捐去塵俗，慨然入道，師事抱陽子劉志甫，得以親炙左右，大蒙抱陽子印可。中年後，朱志明遊道復經過故鄉父母之邦，周覽其故居，荒蕪四塞，僅存基址。於是，他率徒就荒，開徑墾墾，修之築之，經之管之，經過艱苦努力，大成

其事，太上有殿，雲會有堂。甫成之後，請觀額之名於掌教大宗師，得額之名曰南昌。就得法譜系而言，葆光大師朱志明師事抱陽子劉志甫，而劉志甫乃郝太古之高足。^①

郝大通傳李圓明一系，據王宗昱先生編《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所載虛舟道人太原李鼎之和撰《長真觀碑記》（選自明嘉靖《固安縣誌》），其云：“燕京霸州固安縣治東北隅，有觀曰長真。蓋燕南教門提點蓬萊洞主圓明大師李公之所建也。公諱志，圓明其號，族出蒲察氏，遼東咸平人。……及冠，父母以婚事相迫，至親迎之夕，公遂逃去，遇太古真人。太古一見，即重其氣格不凡，又能激流中勇退，知方寸必有受道之地，乃授之正法。公得法，克養精進，遊歷四方，三十餘年間，屢以己之所得，質之於長春大師席下。歲庚辰，大師起海濱赴闕，還。……遂授公燕南提點。公甲午（公元1234年）至固安，依附本縣長官張仲，達魯花赤脫演，令史彭瑞、張文正、王文進、張安仁輩，建立此觀。……經始於甲午（公元1234年），至乙未（公元1235年）落成。……中統元年（公元1260年）八月二十三日。”^②

另外，七真弟子中就郝太古問學有得者還有丘處機弟子尹志平、李志源、孟志源等。《甘水仙源錄》卷四收朝請大夫翰林修撰同知制誥賜紫金魚袋張邦直撰《真常子李真人碑銘》，李真常即李志源，為丘長春弟子，亦曾向郝太古請教。其云：“真人之時，馬已謝世，而丘、劉、王、郝尚無恙，真人歷扣四君，見者皆以為可教，乃抽關啓鑰，不少靳固。……既而即大梁之丹陽觀居焉，所至則徒衆奔

① 〔元〕姬志真：《雲山集》卷八，《中華道藏》第27冊，第56頁。

② 王宗昱：《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

走往來，願受教門下者無虛日。”^①《甘水仙源錄》卷六所載太原虛舟道人李鼎撰《重玄廣德弘道真人孟公碑銘》，說孟志源（字德清，號重玄子）：“雖得法於長春，充養之際，亦嘗質於玉陽、太古二師真，玉陽賜號開真子。太安己巳，長春應詔京師，還住玉清，知公有所得，乃賜重玄子號，蓋嘉之也。”^②而丘長春真人高足尹志平亦曾從郝太古受教，《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卷二：“吾生於大定九年，十年祖師昇，是以不得親奉，以次師真，皆所親奉。太古師特為我說易，皆世所未聞。玉陽師握吾手談道妙，長春師父所授不可具述。”^③

向郝大通請教得益者，還有女煉師奧敦弘道。此據陳垣先生《道家金石略》所載《女煉師奧敦君道行碑》，其云：“師姓奧敦氏，肅慎人，始諱妙善，後更弘道。……泰和四年甲子，舉家著道士服，長春真人丘公，敬其厲節不凡，舉措剛毅，易之道名曰希道。玉陽真人王公見而奇之，號曰開真子。太古真人郝公復授以口訣。”^④

又王宗昱先生編《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載清光緒增修《登州府誌》有《靈源觀記》一篇，文下注云：同治《黃縣誌》卷一云：觀為道士王志全所建。記中稱王志全於泰和元年（公元1201年）始禮沖虛大師趙公為師，又嘗禮丘處機、王玉陽、郝太古為師。元初建靈源觀以居，弟子有戰道清（崇和大師）、宋道靜、趙志雲、程志靜等。王志全為黃縣人，亦嘗禮郝太古為師，但事跡

① 《中華道藏》第47冊，第142～143頁。

② 《中華道藏》第47冊，第165頁。

③ 《中華道藏》第26冊，第736頁。

④ 陳垣：《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686頁。

不詳。^①

第二節 郝大通弟子的傳教活動

關於郝大通弟子們的傳教活動及範圍,《甘水仙源錄》卷二收錄有嘉議大夫嶺北湖南道提刑按察使東平徐琰撰《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對大通仙逝後,其弟子傳教事業有一說明。其云:“師逝之後,弟子行緣四出,能世其業者甚衆。高弟范玄通與棲雲王宗師,又其尤者。當中原板蕩,國朝隆興之初,一居東平,一往來乎燕汴,建琳宇,開玄壇,聚徒講說,貴賤欽仰,宗風大振,道價增崇,不減太古。”^②

此外,郝大通還有一系,即由開玄李公志實傳同塵子李志柔,在全真教史上也影響較大。下面,我們主要對郝大通後學范玄通(范圓曦)、王棲雲(王志謹)、李同塵(李志柔)三系的傳教事業,作一個述評。

一、范圓曦的傳教活動

《甘水仙源錄》卷四收錄有上黨宋子貞撰《普照真人玄通子范公墓誌銘》^③,對范圓曦生平、修道及傳教事業有一說明。

范圓曦(1177~1249),號玄通子,山東寧海州人,為前宋范文正公范仲淹之後裔。他性有夙慧,幼時嘗見有人殺豬,其憐憫、慈

① 王宗昱:《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第7頁。

② 《中華道藏》第47冊,第132頁。

③ 《中華道藏》第47冊,第148頁。

悲之心油然而生，從此不食葷腥。范圓曦從小業儒，也喜歡涉獵各種書、傳，探究其中大義。入道前，以孝聞名於鄉里。他母親去世後，圓曦為居母之喪，露宿於墓之側；其父去世，他每天穿着孝服去往墓前祭拜，即使天氣不佳、大風大雨，亦不間避。

年十九歲（公元1196年），范圓曦跟從郝大通學全真之道。大通對他非常器重，不僅傳授修道祕訣，而且還囑他管理道觀日常事務，為其嗣教弟子。大通仙逝後，范圓曦又參禮丘長春，並入關謁拜重陽之墓，又應東平行臺嚴實之請，居東平上清萬壽宮弘教。經十有二年，上清萬壽宮之事基本就緒，范圓曦東遊海上，拜謁先師太古之祠，謁祭先師之壠，又徑往真定，築太古觀，並修趙州之天寧觀，時時往來其間。金元時期，山東、河北兩地全真教事，實有賴其奔走、努力而得以闡揚。

其修道、傳教事業大致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概括：

（一）整理《太古集》等師說文獻，奠定弘傳教法的理論基礎。

宗教就其作為人的一種精神信仰來說，核心乃其教義思想與理論。沒有系統、完善之教義思想，則宗教難有大的發展空間。范圓曦對此深有體會，他對全真教教理、信仰的建設極為重視，表現之一就在於他對其師郝大通遺文之哀集、整理上。

范圓曦曾說：“宗風準的、道學淵源，在則人，亡則書，蓋不可須臾離也。雖髣髴浮圖增九級之高，曾未若心印書傳無片言之誤。衆人徒見圓曦營建葺纍之勤，孰知於《崑崙文集》補綴闕遺，改正差繆，亦頗有一日之勞焉。”^①（《太古集·前翰林學士馮璧序》）全真之宗旨、道學之淵源，其傳承、維繫，依靠什麼？范圓曦認為，一靠

① 《中華道藏》第26冊，第687頁。

人，二靠經書。人能弘道，道由人顯，故道門之巨匠、大師，能弘傳其教，不斷推之至於新的發展境地，范圓曦稱頌其師郝大通住世之時，對傳播全真之教實有功焉；其二，弘道亦有賴於經書。因為歷代祖師之書、傳亦是載道之器，書之所在，道則在焉。所以，范圓曦雖營建葺纍之勤，亦不敢忘“心印書傳”之整理。他認為，雖甃甃浮圖增九級之高，曾未若心印書傳無片言之誤。故郝大通仙逝之後，范圓曦於其師所著之《崑崙文集》補墜闕遺，改正差繆，不憚其勞。

郝大通之著述，在歸寧海前，已在河北真定等地刊行；歸老寧海後，大通又多有撰述，且對舊有文集時有改定。而世俗抄錄，又往往訛舛。圓曦以其師後來所正，及世所未見者，點校精審，按為定本，刻而傳之。之所以要整理其先師文集，范圓曦說：“先師之道，獨得於曠代不傳之妙，粹之以易象，廣之以禪悅，精微宏廓，遺世獨立，法言遺論，人所願見。”^①（《太古集·范圓曦序》）認為其師之書，以易象、禪悅闡曠代不傳之妙道，通過書中法言遺論，可探精微宏廓之道旨。針對世人以是否“華采”論其師著述水平之高低，范圓曦力斥之，認為得道之言，非必駢四驪六、抽青配白，以聲律意度相誇，學人要尋言以究意，得其言外之旨，如此，方能有得於道。所以，“夫至人達觀，物無不可。故辭旨所發，務以明理為宗，非必駢四驪六、抽青配白，如世之業文者以聲律意度相誇耳。在禪學則曰：‘麤言及細語，皆成第一義。’在孔門則曰：‘辭達而已矣。’又曰：‘以意逆志，為得之矣。’學者不志於道，而惟華采是求，豈‘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之道乎？向上諸師聞師一言一句，即以神仙許之……師之書故在也，試取而讀之，意必有目直而不能視、口呿而不

① 《中華道藏》第26冊，第688頁。

能言者矣。”^①因為道門祖師之論著，不同於世之業文者，其辭旨所發，務在明其理以傳其心，著書、修書的目的皆在於使此道不至於湮沒無聞。如不志於道，僅論之以“華采”，則屬於捨本以逐末，豈能得古賢聖之心。

范圓曦通過修訂其先師文集，致力於構築全真信仰之教理體系，旨在為教門發展奠定一堅實之理論基礎。對范圓曦此舉，馮璧感慨道：“語錄記述，以傳心也；功德興建，以示跡也。余年七十有五，回首向來燕趙傳聞，如隔再世。非大師哀集遺文、追錄行實，則真人之遺風餘烈無自發明。”^②“傳心”與“示跡”，皆是弘教的重要手段，而“傳心”則尤為重要，不籍書、傳，先輩之“心”難以傳於世，其遺風餘烈亦無以發明之。范圓曦整理、修訂《太古集》，為全真教理的系統化、理論化，作出了貢獻。

范圓曦之所以能擔當起編輯修訂《太古集》、弘傳師說之使命，在於他於全真心性之學尤下功研習，思想深刻而有洞見。據宋子貞所作范圓曦《墓誌銘》，在他門下受戒籙稱為門弟子者不可勝計，四方請益之士很多，圓曦為人題詩文思泉涌，其布紙落筆動不動達數百幅之多，殊不致思，且文采可觀，人得其片言隻字，皆藏之以為祕寶。

（二）參謁長春、禮重陽墓，對全真教自我認同意識增強，進一步凝聚教團實力。

據宋子貞撰《普照真人玄通子范公墓誌銘》，范圓曦在郝大通羽化後，曾至燕地參禮丘長春，大蒙長春印可。

① 《中華道藏》第26冊，第688～689頁。

② 《中華道藏》第26冊，第687～688頁。

金貞祐初有“紅寇”之亂，山東局勢混亂，范圓曦由東平入覃懷，復登太行，下遼山至於邢臺。此時，邢臺已歸屬元，圓曦從邢臺遷徙至趙州，在趙州築環堵，閉關不出。居趙州大約有一年的時間，聽說丘長春真人奉詔南下，他因此至燕山禮拜長春，大蒙印可，長春任命圓曦充任河間、真定等路道門提點官。

現存史料中，郝大通與丘長春之交往，僅有幾則。其一是秦志安《金蓮正宗記》的記載，云金大定八年（公元1168年）三月，郝大通入崑崙山煙霞洞禮王重陽入道，曾與馬丹陽、譚長真、丘長春、王玉陽一道，侍於重陽之側，時間大約為三個月左右；另一則還是《金蓮正宗記》的記載，王重陽傳法授衣予郝大通，其時，丘長春侍於師側，師命其至寧海喚郝大通上山；再有就是郝大通至關西禮重陽墓，又普禮四友，其中當然也包括丘長春。除此之外，史料關於郝大通與丘長春之交往記載較少。

郝大通羽化後，范圓曦至燕地參禮長春，這個事件可以看作是全真教內部各系之間自我認同加強的一個重要表現。直接之師承，當然是維繫教團、增強其凝聚力的一個重要手段，但共同的宗教文化心理，是更為重要的一個因素。從師承看，范圓曦出於郝大通，後雖受教於丘長春，尚不能算作其入室弟子。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其參禮長春，實乃其內心對全真宗教文化的一種強烈認同，而文化、心理的認同是比師緣認同更廣泛、更長久、更深遠的認同。丘長春有見於此，故廣開教門，普施教化。范圓曦也因有此宗教文化之自我認同意識，故參禮長春等全真先輩祖師，以求其“心印”。

南宋淳祐戊申（公元1248）年，范圓曦遊訪關中，拜祀重陽祖師墓於終南。這亦是其朝聖認祖的重要活動。全真教徒朝禮王重陽祖師墓，不僅是一種宗教情懷使然，在當時仍然是凝聚其教團實力

的一項重要活動，有利於增強不同法系間的自我認同意識。在這次關中朝聖過程中，因范圓曦之高節，奉命鎮守隴地的軍帥太傅濮國公耶律寶儉曾請其提點重陽萬壽宮祖庭之事。這在全真教史上，亦為一有意義之事件。郝大通一系門弟有機會提點重陽萬壽宮祖庭，表明全真道內部之整體自我認同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因有宗門之自我認同意識，故范圓曦從不限於狹隘門戶之見，而是站在全局之高度，以推進教門事業的發展。他在主持東平上清宮期間，惜人重賢，大度容人，如其禮遇洞真真人于善慶。于善慶首師丹陽，後又禮長真、長春、玉陽等師，“天興癸巳（1233）春，汴京納款，聖朝遣使訪三教人，以師（于洞真）為之冠。秋七月，由中樂北渡……於是挈眾達大名。玄通范圓曦時主東平上清宮，聞師至，率在府僚屬道眾備車騎來迎，虛席引避。師辭，不得已，乃弘教於東原。”^①公元1233年，于善慶挈眾至於大名，范圓曦聞于善慶至，率眾備車騎而迎，並虛席以引避。于善慶屢辭不得，感圓曦之厚意，乃駐東平弘教濟眾。又《甘水仙源錄》卷之八載濟南杜仁傑撰《泰安阜上張氏先瑩記》，其云：“東平嚴武惠公以寧海范普照住持萬壽上清宮，與議以謂，治軍民如武惠，掌道教如普照，可謂無前矣，必得峻潔知辦如張志偉者以貳宮政，斯可矣。至三謁然後惠然。”^②則范圓曦執掌東平上清宮期間，道士張志偉曾協助他共同管理宮中教事。早期全真教內像范圓曦這種不以師承不同而有所迴避、薦賢引能之舉措，有力地促進了全真道在這一時期的發展。

（三）與士大夫、知識精英交流，奠定弘傳教法的社會基礎。

① [元]李道謙：《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下《洞真真人》，《中華道藏》第47冊，第101頁。

② 《中華道藏》第47冊，第185頁。

范圓曦在弘教過程中，注意與當時的士大夫、知識精英建立起良好的個人關係，此舉為教門贏得了很多發展機會。

范圓曦與士大夫交往，關係密切者，首推東平地區大行臺官嚴實。據宋子貞所作范圓曦《墓誌銘》，正大三年丙戌（公元1226年），東平地區大行臺官嚴公迎圓曦回，準備修建上清萬壽宮並設置道教都提點，時常遣人問候圓曦，關心他的日常起居生活，或就圓曦諮詢一些事情，致禮意勤。這種殊遇為其他人所不可比，圓曦亦傾心相待，所諮詢之事，無不直言論列其利害，對於嚴公理政，多所裨益。

其次，范圓曦與當時奉命鎮守隴地的軍帥太傅濮國公耶律實儉亦有交往。濮國公素來為人刻薄、傲慢，從未嘗禮賢下士。公元1248年，范圓曦遊訪關中、拜祀重陽基於終南。其與圓曦相見後，不覺膝屈下拜，三次反復致疏信，請圓曦提點重陽萬壽宮之事，圓曦辭以年老，他發下檄文，命令關吏不放圓曦出城。此亦見范圓曦對其影響之深遠。

再次，范圓曦與真定慕府參議趙振玉、左司郎中賈道成等交往密切。陳垣先生《道家金石略》載元好問《太古堂銘》，其云：“廣寧全道太古真人寧海郝君初入道，習所謂以苦為樂者，塊坐趙州南石梁之下六年。羽化之後，高弟范煉師復來趙州築環堵而居之，官吏士民請住州之天寧觀。後十年，真定慕府參議趙振玉起堂於天寧，名之曰太古，左司郎中賈道成因立真人像於中，使其徒事之。”^①

范圓曦與人交往，必盡誠以待，振乏急難，輕財如糞土，喜歡與

^① [元]元好問：《太古堂銘》，載陳垣《道家金石略》，第483頁。

士大夫交遊。汴梁既下，士大夫北渡黃河之後往依圓曦的人很多。圓曦傳道，所至之地，等候的人馬車騎絡繹不絕，幢蓋塞路，以至馬首不得前。所至之地，自郡守、縣令而下，莫不奔走致敬，北面師事之，圓曦公為時人所重達到了這般的地步。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四月，元皇室追敕封范圓曦為“玄通普照惠和真人”，見於陳垣先生《道家金石略》所載《范圓曦封真人敕並延住持上清觀疏》，其云：“長生天氣力里皇帝聖旨：東平府上清萬壽宮故范圓曦可追號玄通普照惠和真人，准此。至元十一年四月日”，“丙戌年七月日，崇進東平行尚書省嚴疏。”^①

范圓曦亦非常重視與知識精英的交往。著名學者元好問與其關係密切，元好問在《遺山先生文集》卷三五《太古觀記》中，認為范圓曦有女几野人辛願敬之所言“全真家”風，即所謂“其謙遜似儒，其堅苦似墨，其修習似禪，其塊然無營，又似夫為渾沌氏之術者”，他說：“予北渡後，從煉師遊既久，益以敬之之言為然。”^②前翰林學士馮璧對范圓曦的評價是：“君為人聰明照了，八窗玲瓏，其在東平之正一也，道俗瞻依，風聲千里，雲集檀施，興建道場。”^③認為范圓曦聰明、睿智，在道俗中聲望頗高。渾水儒者劉祈亦云：“大師道價甚高，且好賢喜事，為東州冠，四方遊士多往依之，師皆振恤不厭……其言議宏深，胸懷灑落，飄飄然非塵土中人。……而范公能發揚其師之道，使大振於時，而又刊定遺文，以開悟晚學，俱為方外偉人！”^④

① 陳垣：《道家金石略》，第550頁。

② 〔元〕元好問：《太古觀記》，載陳垣《道家金石略》，第482～483頁。

③ 《中華道藏》第26冊，第687頁。

④ 《中華道藏》第26冊，第688頁。

據宋子貞所作《墓誌銘》，范圓曦爲人開明，崇尚禮義，汲汲於濟世利物。雖爲出家之人，但疾惡如仇，有志於應世；與人交往，談笑壺壺可愛，間有意見不合，也面折力爭，絲毫不讓步。但因其胸中無輕人、害人之心，性情所致，發於內而形於外，沒有任何滯疑，所以圓曦雖然言語切直，但無人認其爲攻訐於己者。

因爲范圓曦與士大夫、知識精英之交往，爲全真教在山東、河北兩地的發展爭取了一個較大的空間。在嚴實的支持下，東平上清萬壽宮成爲山東全真道傳播的中心之一；范圓曦又先後修復真定太古觀、趙州天寧觀；《太古集》刻版重修，在知識界亦獲得不少讚譽。元好問認爲：“今《太古集》所載言詞，往往深入理窟，其以古道自任，有不可誣者。”^①

范圓曦仙逝後，其後學高道宣（1201～1276）承其傳教事業。王宗昱先生編《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載清道光《鉅野縣誌》中有《純正昭慧冲和真人高君道行碑》，題諸路道門元（玄）學提舉王道明撰，此碑對高道宣的生平與修道事跡有所介紹^②。高道宣承范圓曦在東平萬壽宮所奠定的基礎，與東平嚴行臺保持密切接觸和良好關係，嚴行臺曾命其改充東平路道教講議，兼知上清萬壽宮事，以示對其之尊重，而高道宣也不辱教命，努力爭取地方政府對全真道發展的支持。元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答刺伯大王令旨，追贈高道宣真人號，加冲和於昭慧之下，以崇其德業而發其潛暉。這表明高道宣在元皇室中亦有相當之影響。

在教門中，高道宣亦大起塵勞，得到當時李志常、張志敬兩任

① [元]元好問：《太古觀記》，載陳垣《道家金石略》，第483頁。

② 王宗昱：《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第38～39頁。

全真掌教大宗師的肯定。公元 1254 年，時全真掌教宗師李志常奉旨於大長春宮修普天大醮，召高道宣赴京，委充東平路道士提領及玄壇侍經，道衆咸服，以其爲稱職。普天大醮事畢，道宣蒙恩賜金、紫服，得賜師號，加純正於昭慧之上，由是道價益隆。不久，受誠明真人張志敬信札，充東平路都道錄，兼提領東嶽廟事。其《道行碑》後有銘稱：“東海七蓮植亭亭，擢真秀者郝廣寧。普照傳來道彌亨，復有昭慧能襲明。……道化宏闡來東平，麟臺兩觀堂構成。”^①碑銘肯定了高道宣承繼范圓曦之道業，上紹郝太古之法裔，並以重陽爲祖，宏闡全真道教於東平之教跡。范圓曦後學衆多，但限於資料不足，無法一一作詳細考察。現擇其一作主要介紹，以示其弘教之功。

二、王志謹的傳教活動

（一）王志謹的傳教活動

李道謙編《甘水仙源錄》卷四收錄有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王鶚撰《棲雲真人王尊師道行碑》^②，對王志謹生平、入道及傳教事業有一個說明。

王志謹（1177～1263）祖籍東明之溫里，出身於農家，夙與道有緣，爲逃婚而徑往山東，時郝太古演全真之教於寧海，於是請執弟子禮，得太古親炙，口傳心授。王志謹凡得師一語，即銘之肺腑，自此修行日進，大蒙太古印可。

① 王宗昱：《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第 39 頁。

② 《中華道藏》第 47 冊，第 149～151 頁。

太古仙蛻之後，志謹一人隻影西去，行無方，止無所，輶光晦跡。嘗遇兵亂，爲盜賊所執縛，將殺而烹食之，志謹神色不變，言辭慷慨、陳說利害，群盜知其爲異人，釋之。金元禪代，大亂剛定，志謹跟從長春真人北遊燕、冀，後徜徉於盤山西澗之石龕，草衣木食，隱居修道，四方學者就其質疑問道者絡繹不絕，道價愈增，名聞遐播。長春仙逝後，志謹出山弘教，後至汴就重陽昇遐之所修朝元宮，又西入關朝禮重陽墓，其門弟子衆多，散於各地，立觀度人。王志謹發揚王重陽、丘處機、郝大通等全真先輩的內丹心性之說，與其高弟姬志真等創系統之盤山派心性論思想，對全真教義理論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統二年辛酉(1261年)，元世祖忽必烈詔賜盤山棲雲道人王志謹之號爲“惠慈利物至德真人”；至元六年己巳(1269年)，詔贈棲雲之師廣寧郝大通之號爲“廣寧通玄太古真人”；至元二十三年丙戌(1286年)，詔賜棲雲弟子洞陽徐志根之號爲“崇玄誠德洞陽真人”，以旌有德。

王志謹的傳教事業可歸爲如下幾個方面：

其一，對全真心性理論的建構、闡揚。

一般說來，宗教皆有一最高信仰，全真道教亦不例外。全真道以“道”名教，“道”乃其最高信仰。對於此形而上的“真常之道”，王志謹將之看成爲人的心性本體。“或問曰：如何是真常之道。答云：真常且置一邊，汝向二六時中理會自己心地，看念慮未生時，是個甚麼？念慮既生時，看是邪是正，邪念則便泯滅者，正念則當用者。如何是邪念，凡無事時，一切預先思慮，皆是邪妄。如何是正念，目前有事，合接物利生，敬上安衆，種種善心不爲己事，皆是正念也。其靜則體安，其動則用正，不縱不拘，無晝無夜，

絲毫不昧，常應常靜，平平穩穩，便是真常之道也。”^①形上道體不是獨立於世界萬物和人類社會之外的理體，它即是人所稟受的先天真性。

既然“真常之道”乃心性本體，那麼，所謂“體道”，即是“體究自己”。其云：“修行人常常心上無事，正正當當，每日時時刻刻體究自己本命元神端的處，明白不昧，與虛空打作一團，如此纔是道人底心也。積日累功，自有靈驗，所以見種種作為，不如休歇，體究自己去。若一向物上用心，因循過日，卻與俗心無異也。”^②

體究自己，就是要通過做功夫，時刻護持自己所稟先天之性，修性以了命。“或問曰：性命之事如何護持。答云：若在萬塵境界內來去袞纏，雖相應和，要自作得主，不一向逐他去，事不礙心，心不礙事。……如此保護，久久見功，但心有受，即被他物引將去也，便作主不得。”^③故“學道之人，先要歸宗祖，次要有志節，須要識通變，專一勤行，久久不已，無不成就也。”^④所謂歸宗祖就是要明確識心見性在修持中的重要地位，自做主宰，不逐物不歸。在此基礎上，通過立志、通變、久久勤行，以成就道業。

王志謹此論，可能受郝大通全真心性論之影響。《郝太古真人語》云：“修真之士，若不降心，雖出家多年，無有是處，為不見性。

① [元]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論志煥編次），《中華道藏》第26冊，第788～789頁。

② [元]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論志煥編次），《中華道藏》第26冊，第791頁。

③ [元]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論志煥編次），《中華道藏》第26冊，第785頁。

④ [元]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論志煥編次），《中華道藏》第26冊，第788頁。

既不見性，豈能養命？性命不備，安得成真？”^①強調修性、降心對於出家的重要意義，志謹亦持此觀點。

王志謹之後，其高弟姬志真，對形上心性本體有進一步的闡發。姬志真所著《雲山集》卷一《七言律詩》中有《讀道》一篇，其云：“浩蕩神光徹太虛，主張高厚定元初。大包宇宙極無外，細入毫芒光有餘。萬象斡旋通造化，群生出沒賴吹噓。物情不許通消息，動植飛潛各自如。”^②此說亦可能受郝大通《太古集》“金丹詩”以“虛無之神”為“萬象主”觀點的影響，郝大通說：“虛無之神，統御萬靈。先天地祖，運日月精。列光垂象，造物變形。推遷歲紀，應用生成。旁通恍惚，鼓蕩杳冥。乾坤布化，導引群情。幽玄奧妙，賢劫聖因。”^③

道為宇宙萬化之本，此先天地生之“神光”，亦即“道性”之呈現。何謂“道性”？姬志真《道性》詩云：“明明不是物，了了亦非心。浩浩通天地，冥冥貫古今。有無常顯化，生滅妄浮沈。神鬼莫能測，聲聞何處尋。”^④又作《性賦》，將人所稟真性看作是形上之本體。其所謂“性”，“輝前照後，博古明今，出為生而入為死，靜乃性而動乃心，窮浩劫之靈源，幽深恍惚；體無生之妙用，隱顯浮沈。……故用有動靜語默，即體非味色聲香，縱之則蕩於遠邇，收之則入於毫芒。”^⑤認為此形上性體“作止萬殊，根源一共”，“物來斯照，

① [元]海天秋月道人玄全子：《真仙直指語錄·郝太古真人語》，《中華道藏》第27冊，第85頁。

② 《中華道藏》第27冊，第6頁。

③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四，《中華道藏》第26冊，第701頁。

④ [元]姬志真：《雲山集》卷三，《中華道藏》第27冊，第17頁。

⑤ [元]姬志真：《雲山集》卷一，《中華道藏》第27冊，第1頁。

感而遂通”；萬物皆稟有此性體，故“巨細洪纖，頭頭至道，飛潛動植，色色真如”。姬志真在郝大通、王志謹所論基礎上，區分道、性、心、情四個概念，《雲山集》卷一之《心賦》云：“性本於道，情生乃心。”^①以性言之則謂道，以情言之則謂心，心念念遷流、為想為識，出則麗事而著物，動則隨聲而逐色。修行人塵慮靜盡，神明晏居，則可以明心復性，混乾坤為一體，奪造化與同功。故心性實乃五常百行之樞機，萬聖群真之總要。

為復此“道性”，要通過修行，洗心、滌慮以求其真，則能得真功、法身。姬志真《修行》詩云：“修行何處最相親，清淨無為達本真。妙理亘初元具足，幻塵消盡復渾淪。靈根秀發隨時現，大用全彰逐日新。若向一邊求所得，到頭虛妄不關身。”^②通過清淨心地，消盡幻塵，無慾無為，使心性之靈根秀發，從而得亘初之本真。故其《洗心》詩云：“心田荆棘剪除平，火棗交梨二樹生。靈物本然無少剩，空花銷落自分明。若珠若璧圓而靜，如玉如冰潔又清。莫道又玄傳不得，活機時復向人呈。”^③要除去心田之荆棘，銷落其空花，使心性如明鏡、玉珠，玉潔冰清，內真誠清靜，外公正仁慈，外行、內功俱積，則亘初面目得見，法身呈現。其《法身》詩云：“無位真人體若虛，物來不已應斯須。舒開寶藏乾坤窄，放出圓光日月俱。巨細洪纖同蘊此，有無高厚莫非吾。茫茫沙界彌羅極，頃刻收來黍米珠。”^④姬志真此論，與其師王志謹觀點頗有相近者。

王志謹心地修行功夫至深，故其接引他人，所發之論無不中

① [元]姬志真：《雲山集》卷一，《中華道藏》第27冊，第2頁。

② [元]姬志真：《雲山集》卷一，《中華道藏》第27冊，第8頁。

③ [元]姬志真：《雲山集》卷一，《中華道藏》第27冊，第8頁。

④ [元]姬志真：《雲山集》卷二，《中華道藏》第27冊，第12頁。

的。《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乃其講學之言，由其門弟子劉公先生記錄、論志煥等編纂成書，書中對其內丹心性思想有精深闡揚。張廣保先生《金元全真道內丹心性學·心性篇》將全真內丹心性學理論分成四系：“丹陽派清淨本色心性論”、“龍門派內道外儒心性論”、“盤山派以道合禪心性論”、“後期江南全真道性命雙修心性論”。^① 郝大通弟子王志謹及其後學姬志真便是“盤山派以道合禪心性論”的主要代表，其思想對全真心性理論的建構具有重要的意義。

其二，以誠格人、感物，濟世利人。

王志謹弘道傳教成效顯著，與其個人人格魅力有極大關係。他性格謙下、禮讓於人，即便是丫童來見，亦即時以禮相答。在他看來，凡隸屬於玄門之下者，皆為太上之徒，道性人人具足，豈分長幼。故其車轍所經之地，願為門弟子者動以千數。

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王鶚與志謹為鄉里同宗，相從甚密。王鶚曾與志謹討論，認為其年事已高，當深居簡出，坐以傳教，如果普受人請，車無停轍，人無寧跡，如此授道是否有失於輕易。志謹則認為，全真之宗旨就在於急於利人，如果一個人朝為盜跖，暮為伯夷，則此教化之功大焉！且教化千百人，中有一人嚮善，亦是教化、引導之力，故不敢稍安以自便。王鶚對之嘆服不已，認為志謹所存之心乃天地之心、父母之心！

王志謹門徒眾多，有所作為者亦不在少數。如以汴之朝元宮為中心，姬志真、李志居、徐志根等先後執掌其本宗之教門，徐志根

^① 張廣保：《金元全真道內丹心性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1頁（目錄）。

的門弟孫履道還曾作為全真大宗師掌全真教事；其他如崔志隱、管志道、董道亨、李志希以及王、楊、江、李數子居洛陽棲雲觀；任公居終南山，傳李志勤、溫志清；張志信（逍遙子）居開州河南濮陽神清觀，傳趙志完；周妙元（女冠）、韓妙溫（女冠），居汴梁城隍廟；鄧志迴、卜志平、楊志友居高唐大元都宮；李守正（女冠），居陝西金粟蒲城太清觀，傳張惠全（惠通散人），居河南濟源陽洛山桃花洞；張志格居河北漁陽之盤山；賈志福傳王道深，居燕京通玄觀；宋志瑩居山西榮河棲雲觀，傳張志覺、王志瑞（清風觀）、周從善；劉之至居河南孟縣王屋山天壇；陳志昂居河北衛州玉清觀；楊志谷傳張志淨、王道瑞，居遼寧錦州阜新縣；論志元、魏志言、劉公先生、孤峰道人、論志煥、儒志久（儒公大師）、程志保、吳道素、李志方（北京）、李守遷（大名）、楚志雲、耿道明等等，皆有碑史資料，記錄其弘道事跡，光大郝大通、王志謹一系的道業。

王志謹認為，出家人不僅要重個人修持，更要安人利物，故有一毫利人利物之事，一定親躬為之。陳垣先生《道家金石略》載《棲雲王真人開澇水記》^①，記載了王志謹朝關中禮重陽宮，引澇水環宮、濟民一事。終南澇谷之水為關中有名之河，但因為缺乏疏導之功，不能為民所用。丁未（公元1247年）春，棲雲真人王志謹率領門眾百餘人，自汴梁至陝西重陽宮祀香祖師王重陽，駐於會仙堂之西廡，愛其山水明秀，一天，杖藜緩步，周覽四境，對其隨行徒眾說，此地形勝，真是天下少有！宮垣西邊，有甘水為其翼羽，這是難得的狀觀景象；如果能開鑿一條河水，使之由東向來，環抱本宮，可謂是雙龍盤護，真能造就萬世之福田！此後，志謹將此想法與其他道

① 陳垣：《道家金石略》，第620～621頁。

門尊宿言及，并親自勘察地勢，至東南澇谷之口，計算、規劃其地，計劃鑿渠引澇水而致之。經過近三旬勞作，大功告成，澇水源源而來，自宮東而往北，縈紆周折，復於西與甘水相合，實現了雙龍護盤、衛繞宮室的設想。終南秦土雖膏沃，但因雨澤不恒、多害耕作，引澇工程連延二十餘里，穿村度落，故民衆得以集居於此處，農勤其務，闢荆榛之野，爲桑麻之地，歲時豐登，了無旱乾之患。因此，本地居民都舉手加額，感戴之心，誠有不能已者。此事，至元己卯（公元 1279 年）由志謹之高弟安西道錄吳道素持秦蜀道教提點真人李天樂所紀本末而誌於石。

其三，廣開教門，立宮觀以度人。

重陽仙逝後六十四年，汴梁降於元。王志謹率其徒經過此地，決定於此興修宮觀，紀念祖師。經過十多年的努力，於此興建起巍峨的殿宇，其壯麗氣勢壓於諸方，志謹不以此爲自己之功勞，將之歸爲衆人之力。在他的倡導下，其門人、弟子在各地興建大小道觀，其中有史料記載者達十數處，且一般以其師之號“棲雲”命名之，由此可見王志謹弘道之功。

王志謹與北京白雲觀亦有密切關係。王宗昱先生編《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載《元一統誌》中有《重修天長觀碑銘》^①，題元貞二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鄂撰，云：“燕京之會仙坊，有觀曰天長，其來舊矣。肇基於唐之開元（唐玄宗開元元年爲公元 713 年），復於咸通七年（公元 866 年）。及遼（公元 916 年耶律阿保機建契丹國，公元 947 年改國號爲遼）摧圮，金大定初（大定元年爲公元 1161 年）增修。泰和壬戌（公元 1202 年）正月望日焚燬殆盡。貞祐（公元 1213

① 王宗昱：《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第 110 頁。

年爲貞祐元年)南遷,止餘石像,觀額爲風雨所剝,委荆榛者有年。聖代龍興,玄風大振,長春應聘還,命盤山棲雲子王志謹主領興建,垂二十年,建正殿五間,即舊額曰玉虛,妝石像於其中。層檐峻宇,金碧爛然。方丈廬室,舍館廚庫,奐然一新。凡舊址之存者,罔不畢具。永爲聖朝萬世祈福之地,顧不偉歟!”

王鶚撰《元重修亳州太清宮太極殿碑》^①,載王志謹與張道素受誠明真人張志敬之託,修復亳州太清宮。王志謹不僅自己勤修宮觀度人,亦薦舉賢能之士住觀修行,王宗昱先生編《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載《元一統誌》中有《十方昭明觀記》,云:“十方昭明觀,在舊城金廢宮北闕,內有道館曰昭明。乃修真道人弘玄子及其徒郭志真所建。其地則平章軍國重事密里沙公初以施棲雲真人,棲雲聞弘玄名,遂以地請居之。”^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二)王志謹後學姬志真、徐志根的傳教活動。

全真教大行於汴,始於王志謹。王志謹禮重陽弟子郝太古爲師,又從丘長春問道,他在汴梁築朝元宮,爲此宮開山祖師。志謹弟子中,有姬志真、李志居、徐志根等,此爲其一系道派之嫡。王志謹逝前,囑教事於其高弟姬志真。

《甘水仙源錄》卷八收有《知常姬真人事跡》^③。姬志真(1192~1268),名翼,字輔之,澤州高平縣人。家族係出長安雍氏,爲有唐一代的名門望族。前朝汴州別駕雍府君,即姬志真之祖,故其出身於官宦之家。至金世宗完顏雍即位,爲避御諱,舉家易爲姬姓。

① 《中華道藏》第48冊,第653頁。

② 王宗昱:《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第108頁。

③ 《中華道藏》第47冊,第188頁。

姬志真四歲開始讀書，九歲時，其父母俱逝，十三歲時便能詩賦，弱冠之年，他對天文、地理、陰陽、律曆之學無不精究。辛巳（公元1221年），元朝大軍南下河東澤潞，志真孑然一身，流離於外鄉，寓於冀州之南宮。甲午（公元1234年），棲雲王真人志謹演教諸方，道過南宮，志真與棲雲一言相契，遂向其執弟子之禮，棲雲賜其名爲志真，號知常子。

姬志真文采斐然，其修道生涯與傳教事業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在於其對構建全真心性理論所作出的貢獻，其所著詩文稱《雲山集》，另有《道德經總章》、《周易直解》等書；此外，姬志真曾於壬子（公元1252年）歲，應當時全真掌教大宗師李志常所邀至燕京長春宮，與四方師德一道遞相主持玄學法席，後學之士多賴此有所進益。

至元四年丁卯（公元1267年）春二月，元朝皇帝降詔，特賜姬志真“文醇德懿知常真人”之號。至元五年戊辰（公元1268年）十二月三十日，志真示微疾而逝，春秋七十有六。

陳垣《道家金石略》載有劉將孫撰《汴梁路棲雲觀記》（《養吾齋集》卷十七），記姬志真女弟子李妙元、王守志之事。其云全真教在汴以朝元宮爲盛。距朝元宮數百步之遠，在汴城之西北隅的大寧坊迎秋門街左，有棲雲觀，爲女冠居之，皆祖禮重陽真人。觀由姬志真之徒李妙元母女所創，李妙元爲南宮人，其父名寬，早逝，妙元與母王氏俱歸入道門之中。中統癸亥（公元1263年）年，母女兩人至汴禮姬志真爲師。至元甲子（公元1264年）年，姬志真名妙元母爲守志，授地三畝，使之創庵居之。母女兩人日闢以至爲觀，幾十年間，構前殿奉玄元老子，後堂祠全真列祖，齋壇蔬圃悉備，又拓地十畝多，觀成於甲申（公元1284年）。李妙元之徒李妙常具觀始末

請劉將孫記之。劉嘗遊南昌西山，見許旌陽淨明之教以孝道爲道，感嘆神仙之說其實皆有其本與原，並不皆爲荒奇之事。李妙元母子，雖孤子而奮其志，相爲依倚，淡泊明志，經營節縮，以有棟宇，傳之後來，而且廣施博濟，母子至情，孝節一理，劉將孫認爲探本其母女人道之初志，則棲雲之道爲可傳。^①

姬志真精於玄思，在棲雲之後執掌汴之朝元宮教事，其徒衆應不少，限於資料不足，故不能廣而述之。

姬志真之後，李志居、徐志根先後執掌汴之朝元宮教事。元代學者程鉅夫作《徐真人道行碑》^②，對徐志根的傳教事業有一概要說明。

徐志根(1213 ~ 1304)，梁之扶溝人，其父在金朝曾任昭武將軍。志根沈靜、質樸，魁偉高大，弱冠之年，即出家學爲道士，以郝太古爲法祖，以王志謹爲師父，以姬志真、李志居爲師兄。

徐志根爲弘教所做的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完成王志謹的遺願，修成汴之朝元宮。朝元宮廣袤七里有餘，因工程巨大，宮之工事未竟，志謹即仙去，此事便由志謹傳之姬志真，志真傳之李志居，志居傳之徐志根。志根接任此事後，勤心勞力，率役夫早作夜休，遠近信衆慕向、雲歸川赴宮之役，終於使此宮之工程得以完工。完工之後的朝元宮，雄偉壯麗，甲於四方。

徐志根爲弘教所做的第二件重要事情，就是遠紹其法祖郝大通，請徐琰爲郝大通撰《道行碑》。他在汴梁朝元宮任本宗掌教期間，曾請嘉議大夫嶺北湖南道提刑按察使徐琰爲郝大通撰《道行

① 陳垣：《道家金石略》，第646頁。

② 陳垣：《道家金石略》，第712 ~ 713頁。

碑》。徐琰本儒生，對全真道學知之不多，但因與徐志根為同宗且兩人相處素厚，故據徐志根所供郝大通行教事跡，撰成《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因徐志根為此《碑》文提供資料，故碑文中的一些思想可能出於徐志根。

徐志根請徐琰撰郝大通《道行碑》，其貢獻在於：

第一，對於全真道的宗旨，有一個說明。此《碑》明確指出，全真道“其修持大略以識心見性、除情去慾、忍恥含垢、苦己利人為之宗”^①。認為全真道修持首重“心性”，強調識心見性。全真此宗旨源出於老、莊，老子所謂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莊子所謂遊心於淡，合氣於漠，是全真心性修持之學的先聲。

全真教在行功上以除情去慾、忍恥含垢、苦己利人為宗風，亦以老莊思想為其基礎。所謂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榮守辱，首在於知，知其為雄、為白、為榮，但甘於守雌、守黑、守辱。因為“反者道之動”，“物壯則老”，守雌乃守母，母乃萬物之源，守其源，甘於居下，有如江海可以容納百川，故知止可以不殆。全真心性學向內探求，修其心而養其性，柔弱不與世爭，損己之貪心、慾望，合於自然、無為，正是老莊學旨的體現。

第二，對當時全真七子的提法，有一個說明。《碑》文認為，重陽與馬譚劉丘王郝六子，天下之道流祖之，是謂七真。碑銘曰：“崑崙山高天比崇，左顧右瞰搏桑宮，上有一洞煙霞封，重陽發之魔鬼工，紫炁直與閭浮通，馬譚劉丘王郝從，六子矯矯皆人雄，縹緲至自蓬萊峰，驚見碧海磨青銅，煌煌七朵金芙蓉，信哉仙人出於東。”碑

① [元]李道謙：《甘水仙源錄》卷二，《中華道藏》第47冊，第132頁。

文又說：“（重陽）起於終南，達於崑崙，招其同類而開導之、鍛煉之，創立一家之教曰全真。……重陽唱之，馬譚劉丘王郝六子和之，天下之道流祖之，是謂七真，師其一也。非天授之，其孰能與於此哉？”^①“七真”，指的是重陽與馬譚劉丘王郝六子。

徐琰乃儒生，可能對全真道思想與發展情況並不十分清楚。此“七真”的說法，代表了郝大通後學，尤其是徐志根的觀點。孫不二一系可能以婦女居多，在金元動蕩的亂世時期，婦女拋頭露面機會較少，風險也大，在社會中影響就不如重陽及其他弟子，故徐志根所謂“七真”之說，沒有將孫不二包括在內。不過，孫不二創下女性修丹之榜樣，在道教史上無疑具有重要地位。後來，中國道教協會第二任會長陳撝寧先生系統闡發孫不二女丹思想，更顯其理論之獨特價值，亦表明其可真正無愧於“七真”之號。

第三，對於郝大通弟子弘教傳道的情況，尤其是大通門下最著名兩大弟子范玄通（即范圓曦）與王志謹（即王棲雲），有一個說明。認為在當時中原地區動蕩不安的戰亂歲月，范圓曦居東平傳教，王志謹則往來乎燕、汴，即今之河北、河南等地，修建琳宇道院，開玄壇聚徒講說全真教義，得到信眾的欽仰，使全真之道風大振，在社會上的影響日增，其功效不亞於太古。

徐志根於元至元年間，制授為本宗掌教真人。他老成、慈愛、敦厚，剛毅木訥，當釋道紛爭，全真道遭兩次焚經之難、受到沉重打擊之際，以他為首的郝大通這一派全真道徒，寂然守之以謙沖，處之以鎮靜，精進不輟。乙酉年（公元1285年），志根被元室賜號為崇玄誠德洞陽真人；壬寅年（公元1302年），元皇室又優詔存撫志

① [元]李道謙：《甘水仙源錄》卷二，《中華道藏》第47冊，第132頁。

根。在這一艱難時期，徐志根益加奮勵，以弘道濟物自任，力求振興道風，這件事之難，實不下於前賢。

徐志根慧眼識才。其門弟孫履道歸河東，志根知其賢能，屢請而得孫履道至朝元宮主事，並賜其號為泰定虛白文逸真人，因其道甚高，孫履道後得以嗣全真掌道教事。陳垣先生《道家金石略》載吳澄《封孫真人制》，其云：

“大道先天地而混成，至德正性命而順受，其能凝神守一，則可保身全生。我家啓運之初，異人乘時而出，素行上孚於睿鑒，玄功下濟於寰區，繼繼逮今，繩繩嗣教。以爾泰定虛白文逸真人孫履道，恬淡抱樸，謙沖葆光，方外從遊，早逍遙於冀北，環中善應，晚楷式於豫南。屬長春之席暫虛，幸太古之傳未泯，遠尋支派，丕闡宗風，可特授神仙玄門演道大宗師，泰定虛白文逸明德真人，掌管諸路道教所，知集賢院道教事。於戲！心齋而有吉祥，爾懋明於寧極，年熟而無疵癘，朕永賴於蕃釐。宜令孫履道。准此。”^①

元朝時期，孫履道可能是太古門下任全真掌教大宗師之唯一者。徐志根慧眼識之，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

（三）王志謹其他法裔的傳教事業

第一，《終南山棲雲觀碑》^②所載任公先生道業之事。

姬志真《雲山集》卷七存《終南山棲雲觀碑》，載有棲雲道人王志謹高足任公先生的修道、傳道事跡。

任公先生族為相臺人，志向不凡，捨棄世俗之事，投於玄門之中，北遊燕薊，師事棲雲王志謹真人，從王真人學道有年，密得其傳

① 陳垣：《道家金石略》，第768頁。

② 〔元〕姬志真：《雲山集》卷七，《中華道藏》第27冊，第48～49頁。

之妙。乙酉(公元1225年)春,下山行化於秦、晉之間,來到終南山重陽萬壽宮。重陽萬壽宮東約五里,有地名曰梁家莊,世人傳說古有洞清庵,爲重陽神化之所立,未詳其實。世事更易,此地四合荒蕪,但因有洞清庵、重陽神化等跡,任公得京兆府總管給據,蒙宣差權省移刺公主張、贊成其事,於是率門弟李志勤、溫志清等數十輩,同心戮力,經營建立,復成是觀。前後約七十餘畝,徑穿修竹,環以清流,堂殿僅完,廊廡序列,方壺在後,特室處幽。清和尹志平真人爲之題觀額曰棲雲,以爲祝延聖壽之鄉,薦享祈禳之地。

第二,《洛陽棲雲觀碑》^①所載崔志隱、管志道、董道亨、李志希的道業之事。

姬志真《雲山集》卷七載《洛陽棲雲觀碑》,其中論及王志謹法裔崔志隱、管志道、董道亨、李志希的傳道事業。其云,元朝聖祖皇帝尊崇道教,長春真人應召而起,化洽無垠,此後道日重光,玄風大振,道衆霧集雲臻,宮觀星羅棋布,遐荒之地,中夏之土,在在皆是。

在洛陽城之南,有一古墅名曰朱葛,其地左連嵩陽少室山,右顧洛陽龍門山,萬安之山峙其前,伊洛之川注其北,中立一道觀額曰棲雲。此觀由棲雲王志謹真人門下四子修築而成。辛巳(公元1221年)秋,王真人志謹開道盤山,修煉之士多往盤山問道質疑,由此,王志謹的道令聞遠,黃冠、野服遊其門下者不可勝計。當時,輔志謹之教者有四位,一名崔志隱,一名管志道,一名董道亨,一名李志希,四人俱在棲雲子席下參學有年,皆蒙師之印可。

四子在學道過程中,其心莫逆,相與結成雲朋霞友。甲午(公元1234年)秋九月,四人共議外出雲遊參訪,於是自北而南,遍歷

① [元]姬志真:《雲山集》卷七,《中華道藏》第27冊,第49頁。

燕、趙、齊、魯之間。當是之時，中原地區始經壬辰（公元 1232 年）之革，戰亂造成河南、拱北等地城郭墟厲、居民索寞。自陝西往東，千有餘里之地，悉爲兵士屯戍之地，路徑荒蕪，雜草塞路，人煙杳絕，偶有一些荷戈服兵役者於其間往來而已。丙申（公元 1236 年）夏四月，崔志隱等數子渡過黃河孟津口岸，遊於洛陽，又從洛陽及於陳昌，在陳昌得遇故人石公，雙方相見，驚喜異常，石公待四子甚厚，留居於家數月。期間，四子周覽本地山川明秀，留心是否有佳處以安身。當四子來到朱葛這個地方，顧視其四方，有深山、大澤，且迴絕人境，這對於棲真養浩，有如天助。尋訪鄰近居人，得知此地居然乃董道亨之故里。因此地土壤肥沃，樹木四塞，鬱鬱參天，乃無主之地，惟存廢址瓦礫而已。於是，崔志隱、董道亨等數子商議於此建道觀以爲修煉之所。此後，有王、楊、江、李等數子亦來到此地，大家同心戮力，有作爭先，摧枯拉朽，剪荒榛枳棘之叢，解穢除紛，樹火棗交梨之木，朝勤暮止，日改月化，經過近二十年的努力，此觀終於修建而成，額之曰棲雲，這是取其師王志謹之道號，以此表明不忘師恩。觀附近門牆，膏腴之田六百畝，栽培覆護果實之木千餘株，取諸左右而豐，敬接方來，兼有自他之利。洛陽棲雲觀建成之後，崔志隱、管志道、董道亨從棲雲歸於汴，留李志希主持此觀。

第三，《盤山棲雲觀碑》^①所載張志格等的道業之事。

姬志真《雲山集》卷七載《盤山棲雲觀碑》，其中論及王志謹法裔張志格的傳道事業。

在此碑文中，姬志真先述及盤山的歷史。其云在燕之漁陽西

① [元]姬志真：《雲山集》卷七，《中華道藏》第 27 冊，第 50 頁。

北有山，本名四正山。古時候有一位田盤先生，姓田，不能詳知其為何時代之人，自齊地來至漁陽，棲居此山，歲歷既久，得道成真。周圍民衆，雖獵人、樵夫，對田盤先生沒有不敬仰的，由是遠近風化，人因名此山爲盤山。此山之顏紫峰下，有一地懷抱爽塏，明秀端正，號稱“中盤”，實乃縹緲雲霞之洞府。一個較長的時期，爲浮圖氏僧人所居。值金朝失馭天下，劫火流行，陵谷推遷，物更人換，此地復爲茂林豐草及豺虎之所據。

時元朝興起，棲霞長春真人起而應成吉思汗召。甲申（公元1224年）正月，長春復還燕地，建長春宮，由是玄風大振，四方翕然，道俗景仰，學徒雲集。棲雲子王志謹頂禮長春後，頗喜盤山林泉之地，來此隱居修行，這緣起於志謹徒衆中一個名叫張志格的人。庚辰（公元1220年）歲，張志格先行到達此山，開荒闢徑，披尋故址，巧與心會，遂在此居之。辛巳（公元1221年）年春，他與本州同志許公等一起，議請棲雲王真人來住持此山。志謹應邀而至，在盤山時期，四方參學者奔赴就志謹問道，大家懷着疑問而來，卻總能得到滿意答復而歸，由是志謹法席之下，皆茂德耆宿之士。因徒輩日增，大家商議就此地築爲道觀，以方便衆人參學。後丙戌（公元1226年）春，志謹請長春真人作醮事，長春真人因題其額曰棲雲觀。此盤山棲雲觀的由來，於此，張志格爲有功焉。

第四，《咸寧清華觀碑》^①所載儒志久等的道業之事。

姬志真《雲山集》卷七載《咸寧清華觀碑》，其中論及王志謹法裔儒志久的道業之事。

陝西京兆之西約四十里，有川名華嚴，山水明秀，竹木鬱茂，左

① [元]姬志真：《雲山集》卷七，《中華道藏》第27冊，第52～53頁。

連杜曲，右接白雲，玉案之平極於南，鳳棲之原倚其後，中有一地名爲夏侯，其間有道觀名曰清華。

清華觀之所起，得力於宣差總管田雄以及儒公大師志久之力。田雄，祖籍全州，以勇武故，壬午（公元 1222 年）間擢爲隰州元帥，兼節度使；癸巳（公元 1233 年）秋九月，以征討有功，遷陝西五路總管。他與儒志久有昆弟之舊。儒志久亦爲全州人，自幼好道，師事棲雲真人，親炙有年，密通其奧，杖履諸方，西遊吉隰。丙戌（公元 1226 年）間，鄉中耆艾請他住祈真觀。癸巳（公元 1233 年），田雄請儒志久住京兆迎祥觀。此後，儒志久尋及夏侯之里，躊躇四顧，覺其清絕可觀，不忍視其蕪沒，意在營其爲名公、達士遊息采真之地，於是垣而限之，經內外之田，以畝計者二百八十有餘，儒公乃卜築於是，經之營之，以至聖宇真堂，靖廬特室，隨宜序立，足以棲遲清侶。落成之始，儒志久請志謹王宗師命名，得額曰清華觀。咸寧清華觀之落成，儒志久有其功。

第五，《開州神清觀記》^①所載逍遙子張志信的道業之事。

姬志真《雲山集》卷八存《開州神清觀記》，載有棲雲道人王志謹高足逍遙子張志信的修道、傳道事跡。

張志信，號逍遙子，彰川人。賦性剛決，芥視塵累，時值金貞祐（公元 1213 年）亂世，居民嘯聚，互相攻剽。志信慮禍將及，以生死爲大患，自逸到深山窮谷之中，思所以能够出離此世間之方法，而無所得。

後來，聽說棲雲王志謹老師開道於盤山，去往盤山學道的人很多。志信遂不遠千里，前往盤山禮拜棲雲，久之，獲預席棲雲門下。

① [元]姬志真：《雲山集》卷八，《中華道藏》第 27 冊，第 58～59 頁。

張志信對老師鄭重參謁，不倦怠、不鬆懈，曲盡師意之妙。後辭棲雲下山，其心之所存，非向之有“我”者之所能為，達到以宇宙天地為蓬廬，以自身形骸為逆旅的境界。衣絮帶索，面垢首蓬，雖歲時寒暑變易，志信未有所改，一如自性，自始及終，其志不變。好像有人之形，而無人之情。其視塵物之往來，人事之膠擾，猶如鳥雀蚊虻之過，未嘗介意。如果不是有得於心之人，是不可能達到這種境界的。世人以其行跡觀之，特見其戒行清苦，為人所不堪，又怎能窺其內在守神藏身深玄之處，得其所謂大本大宗、自亘古以固存者。

丁亥(公元1227年)秋七月，張志信來至澶淵。縣令趙侯拜見張志信後，敦請他留居於本縣靈顯真君之廟，並時往餉之。自此後，及其門請教者眾多，其徒眾達數百人，虛往實歸者頗多。安撫使王公嘉志信之制行嚴謹，於是給予資費幫助，選取一地，於其上崇修正殿，以奉三清；次建堂廚，以延靜侶；丈室序列，以宜福地。告成後，請志信住持，額之曰神清觀。對此，姬志真評價道：人由道立、道由人弘。修道之人，有得於其中，必然可以應而發之於外。通過存己之性，以己性混合天地萬物之性，則天人之間，無所不通。通過保己身之和，以己身之和合天地萬物之和，則無所不至。逍遙子張志信，可謂就是這樣的人。張志信之徒有趙志完者，請姬志真為文以記其師之事。

第六，《玉清觀碑》^①所載陳志昂、耿道明道業之事。

陳垣先生《道家金石略》載《玉清觀碑》，內言及清真大師陳志昂、誠明大師耿道明之道業。

① 陳垣：《道家金石略》，第654～655頁。

陳志昂世爲相臺之鶴壁里人，號清真大師，禮惠慈利物至德真人王志謹爲師。親炙於師日久，深蒙印可。後辭師雲遊，至於衛州。衛州西北大約一舍之遠，在太行山蒼谷之中，本有一祠堂，當地民衆事之惟謹。壬辰（公元1232年）兵變，此祠亦廢棄。陳志昂遊歷於斯，見其山水明麗，梅竹叢茂，遂有卜築終老於此之志。於是，在此廢祠的基礎上，加以修復，以奉香火，不久，又即祠之東創構道院。經過數年，道觀之殿宇、齋廚、庫廊煥然一新，名之爲玉清觀，實爲河南汴梁朝元宮之別院。丁卯（公元1267年）歲，陳志昂無疾而逝，春秋八十。此後，其法弟煙霞子楚志雲繼其事。不久引退，狀請於朝元本宗掌教崇玄誠德洞陽真人徐志根，命志昂高弟耿道明來主是觀。大元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七月，知觀誠真大師耿道明等立《玉清觀碑》，記載玉清觀興修之事和傳法情況。此碑陰額有宗師、道衆、官僚士庶之名，其中包括：宗師惠慈利物至德真人（王志謹）、清真大師宗主陳志昂、誠真大師知觀耿道明、希真大師副觀魏志夷、夷然虛靜大師提點楚志雲、希望子前知觀齊道寧；另有南關棲雲觀都事韓志仙、王志敬；南關棲雲庵康志寧、張道清；唐村棲雲觀徐志靖，等等，皆這一地區奉王志謹法脈的道衆，由之可見郝大通所傳王志謹一脈在衛州的傳承與發展情況。

第七，王宗昱先生編《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等所載王志謹傳法弟子的情況。

清道光《高唐州志》中有《增修長春大元都宮碑》^①，題亞中大夫禮部侍郎達莊康璧撰，記志謹弟子鄧志迴、卜志平、楊志友營修長春大元（玄）都宮事。其云高唐西南方，有福地名爲長春大元

① 王宗昱：《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第20頁。

(玄)都宮，此宮在宋、金時期，名為慧雲觀。辛卯(公元1231年)之歲，盤山棲雲王真君高弟鄧志迴、卜志平、楊志友，對之大為經營，廣其觀制。大宗師李真常真人承制，革斯宮額，名為長春大元(玄)都宮。其知宮大師楊道明謁三洞講經師知常子姬志真，撰文記此事於石。後有通妙頤真重顯大師劉公志和、守正盟真沖和大師兼道門提點史公志照等在宮之舊址舉廢益新，又立石以記之。

清光緒《文登縣誌》中有《重修修真觀碑》^①，其云通妙大師王道深，為本邑城南車河莊人，七歲師道士王志謹於鐵槎山雲光洞延壽宮，其宮乃玉陽真君得道之所，聖水玉虛萬壽宮之派。王道深後為棲霞縣道宮威儀，文登東南三十里舊有修真觀，耆宿王世賢請王道深住持斯觀，王道深重修殿廡，繪飾聖像，刻石以傳不朽。陳垣先生《道家金石略》載袁桷《通玄觀賈道士記》^②(《清容集》卷二十)，其云通玄觀道士賈志福，年八十三，化於其居。有徒名王道深，言其師以“不言”為宗，其學澄寂寡約，不為翕翕詭幻。楮衣草食，寒暑自得。有人問道，不以言對。機藏龕啓，指喻微密。賈志福為汝南人，弱冠得法於棲雲王真人志謹。志謹嘗言於賈志福說，知者不言，你遊道四方，能不能做到以“不言”而自全？賈志福謹守師訓，後遊南陽，遇軍帥，脅以言語，賈志福不對以言，兵卒復辱以捶打，志福正顏色，畫地作“無語”二字，軍帥竦然愧謝以白金，築室以奉之。賈志福遊京兆，復遇其師志謹，志謹對他說，你守志“不語”，其功已完，但忍辱易，忍寵難，現要你居京師，以觀你之修行境界是否有成。於是，賈志福歸於京師以居，後有數君薦他於先朝，

① 王宗昱：《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第51頁。

② 陳垣：《道家金石略》，第778頁。

賈志福不受，遜去其名。其居通玄觀而號清靜散人，實應洞明祁公志誠之所強請。袁桷於《記》之後，爲詞讚道：“……知者不言，納息於踵，養神於淵，匪曰不言，其道已完。道豈文傳，文實累智，虛辭藉浮，一跌千里。竊陰據陽，詭立名字，誇者逐魂，固者死技。……不懈其躬，不喪其寶。心焉死灰，頭若蓬葆，藏明委順，是曰至道。……”^①不知賈志福之徒王道深與前修真觀之王道深是一人耶，亦兩人耶？如果是一人，則王道深應爲棲雲之孫，其師賈道福爲棲雲之門徒。

明永樂《順天府誌》中有《真元觀記》^②，記志謹弟子李志方修真元觀事。其云，舊都城廣陽坊之地爲故孝靖宮，是金世宗爲其嬪妃年老而無子者所興建的養老之所。因金亡失天下，變故之後，此地屋宇榛蕪。棲雲真人王志謹命其徒李志方度材用工，極力三十年，成真元觀。李志方祖爲沃州人，禮棲雲王公志謹爲師，學其道。丁未（公元1247年）之歲，因普度天下道流，志謹率徒衆來燕。閑暇之日，路過此地，棲雲說，此地現雖爲瓦礫之場，其實真乃祈福之地。因即其地建爲觀，名曰真元觀。

成化《山西通誌》（《全元文》）中有《創修棲雲觀記》^③，段成己撰，記志謹弟子宋志瑩創修榮河棲雲觀事。其云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五月甲午，榮河棲雲觀張志覺與清風觀主人王志端、鄉進士周從善，狀其師宋志瑩立榮河棲雲觀之始末，就段成己請爲記。稱其先師宋志瑩，出於當地世家，爲邑之德門。年幼失怙，於是死心向道，其他事不能亂其求仙之志。出外求訪真訣，遇盤山王真

① 陳垣：《道家金石略》，第778頁。

② 王宗昱：《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第113頁。

③ 王宗昱：《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第134頁。

人，請而師之。宋志瑩從志謹處不僅得呼吸吐納之術，乃至於人所不可得而聞的“齊得喪”、“一死生”之理，亦默得師傳。歲癸巳（公元1233年），宋志瑩辭志謹，歸於故里。故里城邑原有大寧宮，乃此地之大觀，故制宏麗，但因戰火，僅存舊之一二，廢不復興。宋志瑩乃剝闢朽壤，剪焚榛穢，披而攘之，南構殿三架，宇前後各二，立元始道君老子像，後爲堂，與殿相稱，列七真人於座。榮河棲雲觀亦是王志謹一系在山西傳承的一個重要根據地。

清康熙《交城縣誌》中有王構撰《玄禎觀至德真人記》^①，記志謹弟子程志保（1202～1280）之事。其云，程志保，字德全，通真子爲其道號，出於祁丘程氏。出家後，禮棲雲爲師，在棲雲席下，程志保日奉几杖，備服勤勞，析薪汲井之役，亦無所憚苦。每當志謹昇堂演法時，程志保必心領其師緘要，爲棲雲所讚許，認爲此子他日可以繼其道統。既蒙志謹印可，程志保希冀棲神異境、歷試諸法，以驗自己所得於心者，故辭師雲遊各地，都邑、山巖、深谷、峭壁，乃至人跡所不及者，志保疊石爲龕，塊然獨處，晝夜不卧，勤修功行。元帥覃公與志保相見如故，一遇便盡素契，請志保於奉仙庵居。大約有一年多的時間，志保告元帥覃公說，立觀度人，爲道家之盛事；一物不棄，纔是真正的大智慧。於是，於本地創玄元殿，翼之以東西洞房，聖座雲敷，後闢道院，構真堂，祖東華，亞棲雲，各依傳緒之次。至元庚辰（公元1280年）春二月九日，程志保召門弟子劉志訓，囑以後事。翌日黎明，具湯沐，易冠服，枕肱而逝，春秋七十有八。

① 王宗昱：《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第136～137頁。

另清乾隆《孟縣誌》中有古燕姬元撰《重修長春觀記》^①，碑後移在孟縣西北三十五里治墻村朝真觀中，記志謹弟子劉公之事。其云太行之腹，孟水之陽，有地名河陽，河陽之北，不及三舍，有地名爲治鄉，治鄉之中有長春觀。觀自古有之，志謹弟子劉公重修之。劉公世爲東原之安樂人，家世爲官。當貞祐（公元 1213 爲貞祐元年）之亂，聞棲雲王真人之名，往而師焉，側聆警咳，有悟玄旨。後遊王屋天壇，至本地，築觀於“長春”之故址，遂營葺之，時爲乙未（公元 1235 年）之秋九月。庚申冬（公元 1260 年）十二月甲午朔，古燕姬元記此事。大元中統二年（公元 1261）歲次辛酉二月某女冠立石。

鶴遊野人明真子論志元撰《大元國廣寧府路尖山單家寨創建大玄真宮祖碑》^②，記志謹弟子楊志谷（1185 ~ 1258）之事，論志元亦爲志謹門弟子。其云棲雲大師王公門下有名爲楊志谷者，本爲深州東鹿縣人氏，節行清高，全家入道。丁亥（公元 1227 年）之後，逍遙於雲水之間，寓泊於林泉之下。經過廣寧府路，見此地民風淳樸，於此徘徊良久，感嘆道：此地雄藍巨剎，樓閣相望，家庠戶序，學校如林，儒之與釋，皆有其傳，獨無道院，未知其可。於是，於本府單家寨下，擇其乾爽之地，後高前平，左崇右卑，陽光充足之地，卜築而居。因爲剛歷戰事不久，此地荒蕪，楊志谷與同志二三人，經之營之，經過幾年的辛勤勞作，於此地建起七真堂、三清殿等。北京路都元帥兀也兒，本府主官失剌萬戶，爲本宮外護功德主，此地官員士民或施之財，或助之力，贊成此勝事，清和尹志平真人題其

① 王宗昱：《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第 157 頁。

② 王宗昱：《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第 232 頁。

額爲玄真。楊志谷住持此宮近三十年，外修萬物，恤孤憐貧，書符療病，接待方來，內修一真，道隆德進，自始及終，未嘗稍衰其志。楊志谷於戊午（公元 1258 年）十一月二十有一日時方午刻仙逝，春秋七十有三。王宗昱先生編《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有載。

志謹門弟子中，女冠亦爲數不少。清道光《河內縣誌》中有樗庵道人張道亨子通記，松巖野逸張道選書《桃花洞記》^①，其云孟州濟源縣東北有山名爲陽洛，爲往昔晉朝王良真人飛昇之所。此山面視黃蓋峰，背倚隱元臺，西接道山靈沅，東連沐澗金壇，中有一洞，名爲桃花洞，爲女真慧通散人張惠全修道之所。張惠全爲寶定滿城人，祖出於當地世家，總角之年即有慕道、悟真之志，未及笄即遜而尋師訪道，於金粟太清觀禮女冠李守正爲師。李守正爲棲雲王真人之高弟，張惠全侍李守正歸寂之後，厭市塵，樂山水，歷覃懷西北河內宋寨村小谷重陽觀，訪桃花洞主松曩子任君先生，接話心會，故居桃花洞修道。至元十八年（公元 1281 年）歲舍辛巳姑洗月清明日樗庵道人張道亨子通記此事，至元十八年（公元 1281 年）三月十二日桃花洞女真張惠全立石爲記。王宗昱先生編《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載有此事。

王惲撰《汴梁路城隍廟記》^②記志謹女弟子周妙元、韓妙溫之事，其云汴梁有廟祀城隍之神，歷史悠久。壬辰（公元 1232 年）兵後，廢撤不存。河南路兵馬都總管劉侯有意興建之，於是在新昌選乾爽之地約七里有餘，環起崇垣，中起正殿，像設有儼，左右則環齋構室，敦請女冠孟景禮、向妙順、朱妙明等人相與住持。後孟、向皆

① 王宗昱：《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第 176 頁。

② 王宗昱：《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第 190 頁。

順化，歲甲辰（公元 1244 年），劉侯命其侍人周氏、韓氏披戴，禮棲雲王真人為師，訓周名為妙元，韓為妙溫，與朱妙明為徒侶。後劉侯第四子卒，其夫人單氏亦出家，法號妙真。妙明、妙溫相繼蟬蛻，妙元致力於重修，蒙洞明真人稱賞，加妙元以純貞素德散人之號。大德三年（公元 1299 年）十二月吉日記。王宗昱先生編《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有載。另陳垣先生《道家金石略》載夷山知常老人撰《大元國寶峰觀記》^①，其云林州之南四十里，有鄉名仙巖，有墅名元康，中有一道院名寶峰觀。原寶峰觀之始，是由女冠安真散人李守遷至此地而修建之。李守遷，其祖為大名人，盛年穎悟，覺塵境之靡常，遂捐俗而入道，剖心穢跡，參禮棲雲王真人修煉忘物、忘我之道。李守遷修寶峰觀，功未及圓，順化而往，其後人范妙奇、韓妙溫繼而主之。不知此韓妙溫與上文所載者是否為一人，姑存疑。

以上據各種碑誌，錄郝大通所傳棲雲子王志謹一系的法脈承傳之大略，可備將來進一步研究之資料。另外，由這些碑記資料，我們可以得出王志謹一系弘法之特點：

其一，以廣立道觀度人為主要弘法手段。上述碑記材料基本上屬於王志謹門弟子在各地修觀、築觀以度人之事跡，可見當時立觀為其弘教的一個主要手段。究其原因，宮觀是弘道的基地，立一處宮觀，便相當於在此地設立了一個弘道的中心，以之為根據地，可以向當地信眾乃至周圍地區輻射其影響。在那個戰亂年代，人煙荒蕪，宮觀往往成為某一地區人數相對集中的區域，成為亂世時期民眾的一個避難所，這對於當時穩定民心，恢復社會經濟文化生活正常秩序，可以起到一種良性促進作用。有宮觀作為基礎，修道

① 陳垣：《道家金石略》，第 609～610 頁。

者便有了經濟上的保障，因為居有定所，生活可以安定下來，立觀者往往還以宮觀為依託，在其周圍開闢田地，進行一些自助性生產活動，使宮觀經濟得以自給自足。有經濟的保障，則全真傳教事業就有了一個堅實的物質基礎。其所立宮觀，一般都有三清、七真之殿。祀三清，是全真道自覺向傳統道教復歸的一個重要表現。重陽立教之初，“三教搜來作一家”，在教門歸屬上尚不是十分明確。重陽的弟子們，尤其是七真的弟子中，在記述其教派源流時，如《金蓮正宗記》、《金蓮正宗仙源像傳》、《七真年譜》、《甘水仙源錄》等，則明確將教派歸於東華帝君、鍾離權、呂洞賓、劉海蟾等。故志謹一系的弟子們，立觀塑像，既有全真七子、重陽祖師，亦有三清道祖、東華帝君等。這表明全真教傳至三代、四代之時，其教門宗旨已趨於明確，其傳法體系也得到完善。

其二，汴之朝元宮是本宗的祖庭之一，朝元宮在當時有不少下院，祖庭對其所屬下院，有權任命其主持人，決定其重大教務事宜。這可以從《玉清觀碑》所載陳志昂、耿道明道業相承之事反映出來。衛州西北的玉清觀，為清真大師陳志昂所建，是河南汴梁朝元宮之別院。陳志昂丁卯（公元1267年）歲，無疾而逝，由其法弟煙霞子楚志雲繼其事，不久楚志雲引退，狀請於朝元本宗掌教崇玄誠德洞陽真人徐志根，徐命志昂高弟耿道明來主是觀。此碑陰額所提如南關棲雲觀、南關棲雲庵、唐村棲雲觀等等，皆這一地區奉王志謹法脈道眾所修，可能是汴之朝元宮的子孫廟，朝元宮可以對其所屬子孫廟施加重要影響，當屬事實。

其三，汴之朝元宮亦有關於本宗掌教宗師的傳承制度。此宗以棲雲大師王志謹為首任掌教，其後為姬志真，姬志真掌教時間不長，他去世後，由其同門師兄弟李志居攝掌教事，李志居傳徐志根，

姬志真、李志居、徐志根皆為王志謹門下弟子。徐志根仙壽長，年九十一歲而化，在歷任掌教中，掌教時間可能為最長。徐志根自覺歸宗郝太古一系，請徐琰為太古作《道行碑》。如果結合朝元宮自行任命其下院主持一事，則至於徐志根掌教時，郝太古一系已經開始較為自覺地明宗立派。徐志根之後，其徒孫履道繼掌教門，他與當時的玄教大師吳全節友善，得吳全節舉薦，孫履道還曾作為全真掌教大宗師主持教事^①，孫履道執掌全真教時間是元泰定元年，即公元1324年。這可能是郝太古一系執掌全真教門的第一例。孫履道之後，因資料不足，此系傳承法脈不是很明確。但因其教門內自有師徒傳承之慣例，故我們可以推知其傳承當不絕如縷，一直有所延續。如陝西樓觀明代的一些碑刻資料，反映出太古一系的門弟傳承，自有其緒統。

其四，王志謹一系門弟，對太古之風有所繼承。志謹誨徒，亦有以“無語”告者，此與太古在沃州石橋持“不語”之偈可能有關聯。在弘法利生過程中，他們既比較重視取得當地權貴的支持，也重視一般信眾的護法作用。他們的修持，不僅重呼吸吐納的命功，更重視齊死生、萬物，與天地相為始終的心性修持，這是否也意味着此系修持有性命兼修的趨向，當然還要有待於更多資料來說明之。

三、李志柔的傳教活動

大通之徒孫，出於范圓曦、王志謹之外，著名的還有李志柔。

^① [元]虞集：《河圖仙壇之碑》，記載此事；見陳垣《道家金石略》，第

《甘水仙源錄》卷七載有宣授陝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提點天樂真人李道謙撰《終南山樓觀宗聖宮同塵真人李尊師道行碑》^①，李尊師即李志柔。

（一）李志柔的修道、傳教活動

李志柔(1188 ~ 1266)，字謙叔，其先祖為洺水人，世代業農桑，以門地清白見稱於鄉里。志柔有昆季四人，志柔是家中次子。據說他生有宿慧，長大之後，雅好林泉山水之地，蕭然有出塵之意趣。其父李志微平素嗜好玄學，跟從趙州臨城縣郝太古之高弟開玄真人李志實參悟，得以授受全真教法。學成之後，開玄真人命其作詩以表參道所見，史稱其所作歌詩深契玄理。

金泰和辛酉(公元 1201 年)歲，志柔亦師事開玄真人，執弟子禮。服勤日久，開玄真人認為李志柔為受道之器，故將修道之真筌、祕訣付授志柔，一無所隱。志柔得開玄真人印可之後，乞食於邢洺之間，勤於煉心養性，雖然有時數日喫不上飯，但立志修道，毫不動搖。此後，又隱居仙翁、廣陽兩山，謝絕人事十有二年，潛心探究道德性命之學，大有所得。

開玄真人與志柔父李志微羽化登仙後，志柔兄李志端、弟李志藏、李志雍皆跟從志柔修習，兄弟間相尚以道。西山有盜賊興起，志柔遷往邢臺，在邢臺築通真觀居之，在邢臺通真觀期間，其道價日隆，遠近嚮慕志柔之為人、願為其門弟子者眾多。

至元三年丙寅(公元 1266 年)夏六月二日，志柔沐浴正襟，儼若平日，集徒眾於面前，戒眾以修身利物為念，以後事嗣弟子石志堅主領，安然順化，享年七十有八。

^① 《中華道藏》第 47 冊，第 176 ~ 177 頁。

根據仙傳記載，我們概括其修道、傳教活動如下：

其一，三禮長春，參證心印。

郝大通門下三系，范圓曦、王志謹、李志柔，皆曾禮丘長春，得其教誨。其中，李志柔三次禮拜長春，獲教益尤多。

據李道謙所作《道行碑》，庚辰（公元1220年）春，長春宗師從膠東拔起，往西域大雪山覲見成吉思汗，道經燕、趙，李志柔以禮為丘祖餞行。此“禮”乃教門之禮，因志柔為太古之孫，故以長春為祖。因時間倉促，此次拜見，李志柔可能不及向長春仔細請益。

癸未（公元1223年）八月，長春從大雪山回，奉詔南下，李志柔復拜長春於宣德之朝元觀。此次拜見，時間較為從容，長春對志柔道行深加讚賞，以志柔為道門之碩德、宿望，賜其道號“同塵子”，並囑李志柔立觀度人，以迎往來道眾為務。長春掌教，有為之事十之九，故急需弘教人材，得志柔為之助，其欣喜之情可知。志柔恪遵長春宗師之玄訓，始建長春觀於漳川，建奉天觀、棲真觀於大名，接引信眾。

第二次拜見，志柔已被長春許為道門之碩德、宿望。丙戌（公元1226年），李志柔復覲見長春宗師於燕之寶玄堂。此次覲見，目的在於就長春以參證心印。從初次的“以禮餞行”，至第二次許以“道門之碩德、宿望”，第三次則徑直“參證心印”，每次拜見，志柔之道業皆有進步。此次，李志柔居留燕京，直至明年（公元1227年）秋長春宗師返真，纔杖履南歸。居燕近一年時間，李志柔親近長春的時間當不少，獲教益亦可能為最多一次。

志柔得法於郝太古門人開玄真人李志實，其父李志微對他影響亦頗深遠。志柔第一次拜見長春，年約三十二歲，第二次拜見時已近三十五歲，第三次拜見已至於三十八歲，這三次拜見長春，志

柔有得於心者蓋不少。故其得法於太古之門，而成道則與長春之教誨有關。

其二，立觀度人。

長春仙逝後，李志柔南歸。一路上，聞風嚮化者益衆，志柔建觀度人，所建之觀，如磁州之神霄，相州之清虛，林慮之天平，廣宗之大同，燕都之洞真，皆次第而成。王宗昱先生編《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載《元一統誌》中有《洞真觀記》，云：“按舊記：燕京奉仙坊面街而北，有觀曰洞真，乃施主劉巽道之別業。以己丑歲改爲道院，清真大師同塵子李志柔創建。”^①

在志柔的影響下，其門下弟子在各方起建大小庵觀二百餘所，化度道流無數。樊光春研究員在其《全真道龍門派在西北的傳承》一文中指出：“據《大元重修古樓觀宗聖宮記》碑陰所列‘同塵真人門下宮觀綱首名氏’統計，李志柔門下弟子在樓觀的執事有 75 人，另有 186 處道觀分布於邢州城及邢臺、廣宗、平鄉、南河、內丘、沙河、醴泉 7 縣，大名府城及大名、魏縣、蒲城、清豐、南樂、東明 6 縣，洺州城及永年、雞澤、曲周、洺水、成安 5 縣，彰德府城及安陽、輔巖、臨漳 3 縣，磁州城及滏陽、武安、邯鄲 3 縣，林州林慮縣，輝州山陽縣，河南府孟津、福昌 2 縣，南京中牟縣，博州城及柳城、寇氏、館陶、陽谷、朝縣、齊河 6 縣，東平府城，泰安州奉符縣，冀州南宮縣，燕京城，平定州樂平縣，遼州城及遼山、和順 2 縣，淇州城及柞城、獲嘉 2 縣，寧州真寧縣，成都府城，參與樓觀重建的綱首（連同樓觀下院）284 人。按照現在的行政區劃，這些道觀分布於陝西、河南、河北、山東、遼寧、甘肅、四川和北京等 8 省市，道觀總數 216 處，參

① 王宗昱：《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第 116 頁。

加樓觀重建的代表 359 人，可見當時李志柔門下傳承的盛況。”^①

其三，主修樓觀宗聖宮，雄樓傑觀燦然一新。

丙申（公元 1236 年）年，清和真人尹志平宗師自河北入陝西，興復終南劉蔣村重陽祖庭，志柔亦侍行。適逢樓觀宗聖宮道士張致堅以樓觀廢址乃係玄元道祖老子演《道德》兩篇之聖地，因兵亂而宮觀焚燬殆盡，具狀懇請清和尹宗師，乞為重建。尹宗師認為，如無丹山，不能棲彩鳳，需有高道大德，乃能擔當此重任，即以張致堅此狀付與志柔，希望志柔能充任其職。志柔奉命率徒劃荆蕪，陶瓦甃，經之營之，使樓觀日漸成序。丁酉（公元 1237 年）冬，李真常宗師署志柔大名、邢洛兩路教門提點，暨清真大師之號，要志柔往來於秦魏趙之間以辦其事。不到十年，雄樓傑觀燦然一新。庚戌（公元 1250 年），洛州牧石德玉慕志柔之名節，詣闕保奏志柔，皇帝特賜志柔黃金冠服，加號“同塵洪妙真人”。甲寅（公元 1254 年）春，元皇帝詔燕京大長春宮修普天大醮，志柔列為高道之人選。普天大醮事竟，志柔盤桓於邢、洛諸觀院，看有未完工者，例為補葺。中統癸亥（公元 1263 年），誠明宗師命志柔督還樓觀，凡有闕略之處，悉加修飾，使樓觀較之前代，增益數倍之多。

志柔興修終南樓觀宗聖宮，陳垣先生《道家金石略》載太原李鼎撰《大元重修古樓觀宗聖宮記》（《古樓觀集》卷上）詳記此事，其云：“於時清和大宗師以真仙之胄，掌天下教……歲丙申（公元 1236 年），自燕來秦……時有前道士張致堅狀其舊業以獻，宗師深稽冥數，每得人於詞色之表，顧謂同塵真人李公曰：‘祖道中興，玄功是

^① 劉鳳鳴、慕旭、趙衛東主編《丘處機與全真道——丘處機與全真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 467 頁，中國文史出版社 2008 年版。

勳，紹隆修建，公不宜後。’乃以觀事付之，公謝不敏不獲命，受之……公於是率徒千指，以宗師所委大師韓志元、張志樸糾領其事……由是觀之，非清和不能知同塵，非同塵不能了此緣，故一時有‘尹李古今仙契’之語，非偶然也。中統元年（公元1260年）夏六月，以朝命易觀爲宮，仍舊宗聖之名，作大齋以落之。公之門人提點成志遠、知宮仕志安等……乃狀其本末，詣燕之長春宮，請記於掌教誠明真人。……諸方建立，若宮、若觀、若庵，殆三百餘區，然皆以是宮爲指南。”^①陳垣先生《道家金石略》載《樓觀先師傳碑》，將掌教大宗師清和尹真人（尹志平）、同塵洪妙李真人（李志柔）列爲歷代樓觀宗師之一。並云：“樓觀爲天下道林張本之地，自文始上仙之後，登真之士，無世無之。閱諸仙史，不一而足。始以太和尹君別作《樓觀先師傳》於晉，次則精思韋法師述之於後周，末則尹尊師文操續之於唐，合三十人，各一列傳，爲書三卷，垂世久矣。至元己卯（公元1279年），象先來自浙右，往禮祖庭，因坐夏於經臺，得熟其書。……第以韞之編牘，未洽見聞，遂節其緩九，錄其要一，各繫以讚，總爲是碑。……茅山朱象先拜識並書。”^②

上述記載表明：一、樓觀宗聖觀經李志柔領命修建，規模宏大，後由觀陞爲宮，李志柔以之作爲樣版，凡所營修之宮觀，皆以此作爲指南，成爲志柔一系的祖庭之一。二、尹李古今仙契。尹志平作爲掌教大宗師能識人，李志柔則不負其望，能擔此重任。樓觀本來即因老子、尹喜之間道業授受之傳說而建，並得名曰樓觀。所謂尹李古今相契，古之尹李相契，指尹喜結樓觀望氣，見紫氣東來，識老

① 陳垣：《道家金石略》，第551頁。

② 陳垣：《道家金石略》，第679頁。

子爲聖人，請老子著《道德》五千言，成千古之佳話。今之尹李相契，指的是尹志平識李志柔，成樓觀之勝業，爲道門中興之基地，亦成一時之佳話。三、李志柔以樓觀宗聖宮爲基礎，弘傳道法，其門人如提點成志遠、知宮仕志安，繼李志柔主持教事之石志堅（石廷玉）等，皆在樓觀宗聖宮禮道弘法，傳後嗣不絕如縷。陳垣先生《道家金石略》所收《終南山古樓觀宗聖宮圖跋文》（《古樓觀集》卷中）謂“至元二年十月二日石廷玉題”，^①此石廷玉即石志堅。

從相關史料看，李志柔無論在道門中，還是在地方軍政界，皆有重要影響力。他有卓越的領導和組織才能，理財能力也十分突出，故不僅能修復古樓觀，使之由觀陞格爲宮，而且在各地興修宮觀二百餘處，傳授弟子衆多，在全真教史上影響深遠。據李道謙撰《道行碑》，至元改元（公元1264年），李志柔奉命禁民侵擾，使臣、軍旅等無聽留宿樓觀，以便道衆焚誦。此亦可見李志柔對地方軍政界所具有的影響力。

（二）李志柔後學的傳教活動

郝大通門下，李志柔一系長期以終南樓觀宗聖宮爲中心，弘傳全真教法，其影響及於陝西、甘肅、山西、河北、河南等地。志柔後學中，亦有不少傑出之士，能承其事業而興旺之。現據相關碑刻資料，述之如下：

其一，《終南山宗聖宮主石公道行記》^②所載李志柔嗣法弟子石志堅道業事。

陳垣先生《道家金石略》載李道謙撰《終南山宗聖宮主石公道

^① 陳垣：《道家金石略》，第577頁。

^② 陳垣：《道家金石略》，第637頁。

行記》，記李志柔弟子石志堅事。

石志堅(1205~1277)，字庭玉，汾州西河人，世習儒業。其祖榮、其父萬皆隱德不耀。石志堅生於金泰和乙丑(公元1205年)歲，從小有夙慧，與道有緣，天資穎悟，性情淵靜，寡於言笑。貞祐丙子(公元1216年)，河東兵亂，石志堅流寓於覃懷之間。不久，去家至邢臺通真觀，師同塵真人李志柔，究全真性命之學，數年不怠。同塵察其可教，遂授之以修身至道，志堅服膺師之說，力踐行之，其志力非其他諸子所能及。後恒山公叛亂，西山寇起，邢臺為兵亂所擾攘，於是志堅曳杖掛瓢，避地於山東東平之上清宫，依玄通真人范圓曦。圓曦委予志堅以監齋之職，由此得以日聆教誨，於道大有所悟。

志堅對於老莊諸經，罔不涉獵，而且皆能造其極致。在東平上清宫期間，圓曦委托志堅修復郝大通曾居之寧海先天宮，由石志堅與提點張天倪一道負責此事。石志堅拜命東行，依行臺李全作大功德主，適逢山東道門有遷葬丹陽、長生、玉陽、廣寧四子仙蜕之盛事，石志堅正其時來至寧海。當時，供奉者與道俗往來者甚衆，志堅將迎於館穀，莫不得衆人之歡心，由此可見其人情練達之處。

後同塵真人李志柔譴人召志堅至邢臺，提點通真觀。不到三四年時間，功成事遂。後志柔又命志堅入關，提點終南宗聖宮。志堅不負師命，凡所動作，則以身先之。至元丙寅(公元1266年)，同塵在仙逝前，遺命石志堅嗣主本宗法席，志堅乃敬領其事。石志堅嗣主樓觀宗聖宮法事後，大起塵勞，功效顯著，未及十稔，宗聖之因緣增盛，內外無間言，四方法屬，翕然輻湊，咸服志柔付畀得人之明。

全真掌教張志敬曾請石志堅隨行訪問各地名山大川、諸大宮觀，又例起玄庠，教育後進，石志堅得與李道謙等同主祖庭講筵。

李道謙評價石志堅：“公凝然靖空，密若無言，及其扣口，三洞四輔之奧，重玄衆妙之微，歷歷洞明其要。蓋涵養敦厚，所謂良賈深藏若虛者也。”^①石志堅仙逝於丁丑（公元 1277 年）二月二十九日，虛歲七十有四，葬於宮之西南隅。門人有張志進、陳志希、董道弘等。陳垣先生《道家金石略》載大德七年癸卯（公元 1303 年）九月望日計籌山人杜道堅記並書《大宗聖宮重建文始殿記》^②，立石者中有提舉董道弘，疑即石志堅門人董道弘。

其二，《長垣縣岱嶽觀記》^③所載李志柔弟子李志堅、李志樸、李志元、李志實修長垣縣岱嶽觀之事。

王宗昱先生編《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載清咸豐《大名府誌》中有《長垣縣岱嶽觀記》（《全元文》），杜仁傑撰，記載李志柔弟子李志堅、李志補、李志元、李志實修長垣縣岱嶽觀之事跡。其云蒲之西有一地稱爲呂墅，原來有嶽廟一區，此嶽廟與衛靈公祠相鄰，廟貌頗爲宏麗。由於歷經劫火，嶽廟大部破壞，失於修復，居民亦少有至此禮拜者，故香火稀少，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碩德之士爲之主領。壬辰（公元 1232 年）兵後，道士李志堅來到此地。李志堅本爲汴之陳留銅牙城人，出身孝悌世家，世從事田畝之業。因遇喪禮，棄親戚北渡至於呂墅，就駐錫於此嶽廟。居此不久，李志堅同門之友，三三兩兩來到此地，其中有李志補、李志元、李志實等，皆李姓。後來，他們相與訪道於大名，遇郝太古門下同塵洪妙真人李二老，即李志柔，於是李志堅等諸人乃師事李志柔，甚得其所傳之祕。後來，李志堅等遂改造其嶽廟，創建爲觀，稱岱嶽觀，猶採用其

① 陳垣：《道家金石略》，第 637 頁。

② 陳垣：《道家金石略》，第 710～711 頁。

③ 王宗昱：《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第 162～163 頁。

舊額，表示不忘其本。此觀以三清殿爲主，又有七真之堂，另有靈官等殿、方丈之室，外加桑棗之土、蔬菜之圃，齋廚之類，使之成爲一方弘道之所。

其三，《崇真觀碑》^①記李志柔弟子李志真修崇真觀事。

清嘉慶《長垣縣志》中有《崇真觀碑》，題濟南杜仁傑撰，宣授奉訓大夫滕州知州劉謙書丹，記李志柔弟子李志真修崇真觀事。其云金亡元興之際，蒲城之邑乃陞縣爲州，道門於是乎始興，玄門以之而大啓。夷山道士李志真，從小出於孝悌之家，以農畝爲業，成人之後，從事於商販之業，能輕貨而重義。一次，偶遇翟仙翁，仙翁以杖畫地，作頌言曰：奉君大藥，保爾靈龜，要知南離北坎之相交，認取東九西七之本意。此意微密，北坎南離喻腎與心，亦喻精氣與神；東九與西七，爲木、金之成數，通過坎離交媾，木金相合，結就靈丹大藥，保爾靈龜。志真聞知此頌，乃大開悟。於是在壬辰（公元1232年）年北渡，禮郝太古門人同塵洪妙真人李二老（即李志柔）爲師，盡得志柔所傳。一日，寓於垣州，有節度使吳帥、經歷劉君等當地官員，久聞志真德業之尊，於是擇高明之所，於其地東北隅修築崇真觀以居之。志真賴信衆之力，經十年修築，成斯觀。凡所營爲，志真皆親身從之。所度門弟子百餘人，造其深者，有嗣崇真觀宗主通真子李志成、提點觀門事洞霄子李志玄等，另有太醫侯居敬、道士曹志寬、馮志誠，與志真善，爲修此觀出有大力。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辛未八月望日，知觀侯志珪、黃志忠立石，提點觀門事洞霄子李志玄、道士貴志清、郭志聰、嗣崇真觀宗主通真子李志成、前道正端靜子張志全與其事。王宗昱先生編《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有載。

① 王宗昱：《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第163～164頁。

其四,《修建大同觀記碑》^①所載志柔兄李志樸之道業。

1933年《廣宗縣誌》中有《修建大同觀記碑》,題董樸撰,記載李志柔兄李志樸住大同觀之事。其云順德某里有一人群聚落之所,名之爲柏社,同塵洪妙真人李志柔以之爲觀,題其名爲大同觀。之所以題名爲大同觀,因道教以虛無爲宗,以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生而萬物與道相塞。人與萬物修虛無之道,故可以形化爲氣,氣化爲神,神化爲虛,虛明而可以與道相通。修道者窮究通塞之因,直探造化之源,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虛實相通,故爲大同。大同觀之“大同”,寓意如此。因爲志柔的父親素喜道家之沖淡,曾師事開玄真人李志實,志柔亦拜開玄李君爲師,後志柔之兄志樸,弟志藏、志雍,皆從志柔入道。志柔因受清和真人尹志平之命,住持終南樓觀宗聖宮,李志樸則住持此大同觀,建三清正殿、七真之堂,志柔弟志藏住持大名奉□萬壽宮,志雍住持順德府通真觀。據1933年《廣宗縣誌》稱,此碑元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正月由知觀孫德□、李志信、廣宗縣前威儀李志堅、住待李志鄰同立石。王宗昱先生編《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有載。

其五,《順德府通真觀碑》^②所載志柔弟李志雍之道業。

《甘水仙源錄》卷之十,有平章政事宋子貞撰《順德府通真觀碑》,其云通真觀在郡城之西南隅,辛巳(公元1221年)之歲,同塵真人李志柔至順德府,依當地之城隍廟,聚衆而居之。後出錢購地於城隍廟旁邊,廣之以爲道觀,取其名爲通真觀。本擬構此觀,但僅及一室,掌教尹清和請志柔居終南之宗聖宮。志柔即以觀事囑於弟志雍

① 王宗昱:《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第222頁。

② 《中華道藏》第47冊,第202~203頁。

暨韓志久。志久潞之長子人，為大宗師李真常之所知，真常賜其號為通真大師。李志雍與韓志久兩人皆道念深重，恪守師訓，並得郡守安國軍節度使趙侯伯元為功德主，於是緣力日振。通真殿規模宏大，先於東首建三清殿，七真祖堂築於西，方丈、靜室、蔬圃等，應有盡有。所建房屋有四十間之多，塑神像二十一軀，為地合六十畝。大殿告成後，李志雍仙蛻去。觀之餘事，皆韓志久為之。庚申（公元1260年）之夏，宋子貞自覃懷應聘於上都，嘗過其地，故特書之。通真觀亦為志柔一系法脈中，所修著名宮觀之一，宋子貞在碑文中稱，志柔及其弟子為宮、觀、庵百餘區，但“猶以通真為指南”，就是說，其門下所屬之道觀，在建制等方面，取法於通真觀者，為數不少。

其六，《玉華觀碑》^①所載志柔弟子李守寬、郭守沖之道業。

朱象先集《古樓觀紫雲衍慶集》卷中，收古邠王守道撰《玉華觀碑》，載志柔弟子李守寬、郭守沖之道業事。李志柔領尹清和之託付，擔負起興復樓觀宗聖宮之重任。當其時，志柔門弟子李守寬（悟真大師）自洛水至於終南樓觀，參禮其師，於終南山之南尋得唐玉真公主邸宮故址，於其地結庵棲止，名之為“玉華庵”。居其地十年，本欲增葺，無何羽化登真。志柔又命其徒郭守沖（貞素散人）居其所，郭守沖經營土木而鼎建之，工程從至元癸酉（公元1273年）之春始，完工於丙戌（公元1286年）之冬，得祖庭天樂李真人命其觀為“玉華觀”。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清明日，玉華觀知觀王守玄、何守真、線慧通立碑。

① 《中華道藏》第48冊，第621頁。

第三節 郝大通全真華山派傳法譜系及其 與華山道教之關係

一、《諸真宗派總簿》所載郝大通華山派傳法譜系分析

北京白雲觀收藏有道教《諸真宗派總簿》，李養正先生編著《新編北京白雲觀誌》時將其收錄。他在第八章“諸真宗派誌”中說：“北京白雲觀收藏有《諸真宗派總簿》（手抄本）。在《宗派源流目錄》之下注明：‘民國丙寅年（1926）迎賓梁至祥抄，於丁卯年（1927）冬至後之日送交客堂存。周禮鶴記。’”^①

“諸真宗派誌”第一部分為宗派源流目錄，其中與郝大通一系有關係的是：第十三，郝祖之華山派；第七二，丘郝二祖之龍門華山派；第七四，郝祖分支之華山派。另外，與華山有關係的還有：第五六，陳搏老祖之華山派；第八四，華山派。按“諸真宗派誌”的觀點，郝大通所開創的全真一系稱為郝祖華山派，位列第十三；在演變的過程中，又出現郝祖分支華山派和宗丘、郝二祖的一系道派，分別位列第七十四與第七十二。在此之外，則另有位列第五十六位的陳搏老祖華山派和第八十四位的華山派。

“諸真宗派誌”所載第十三郝大通之華山派，其宗派譜系拜廣寧祖師郝大通為開宗立派先師，其後，譜系承傳之秩序為：

^① 李養正：《新編北京白雲觀誌》，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432頁。

“至(志)一無上道,崇教演全真;冲和德正本,仁義禮智信;嘉祥宗泰宇,萬里復元亨;清静通玄化,體性悟誠明;養素守堅志,虛靈慧業生;希賢遵祕法,慎修保純貞;敬謹規良善,默功毓秀英;勤能扶世運,積久大丹成;永建根基厚,仙瀛書盛名;圓滿光華照,雲天慶上昇。”^①此譜系將無上之道看成是宇宙之本體,演全真為復歸無上之道的根本途徑;冲和德正本,仁義禮智信為世俗生活的原則;宗泰宇,泰宇為天道之常,法天道而行纔能復元亨、纔能通玄化而悟誠明之本;為此,修道者之修持,其要有四:一是要通過養素而堅守其志,纔能生虛靈之慧業;二是要通過希賢獲得修行之祕訣,遵祕訣慎修,則能保其本性之純貞;三是要規良善、毓秀英,廣開教門,弘法利善;四是強調出家人亦要扶世運,積功而纍德,纔能得大丹成就。在此基礎上,使全真之教根基厚實,修道者纔能名籍仙瀛,得圓滿之功,去而上仙。所以,“‘宗譜’是本宗派源流、信仰、子孫輩分順序的簡要文字記錄,是本宗派聯繫的紐帶。”^②

所謂龍門華山派,是宗奉丘處機、郝大通兩位宗師的一個道派。這個道派可能是在道教全真龍門派和華山派形成後,從這兩派中分出的一个支派。“諸真宗派誌”云:“邱、郝二祖在山東濟南府長清縣東南十里五峰山。留傳第七二龍門華山派。”其傳派譜系為“通玄全真冲和德,正本恒成位尚仙;仁能貞心傳義紀,世見生前浩太元;子陽遍轉歸至道,盈宿守静保丹田;情高悟開復天理,自然長顏如松年”^③。按此譜系,大約從華山派“至一無上道,崇教演全

① 李養正:《新編北京白雲觀誌》,第440頁。

② 李養正:《新編北京白雲觀誌》,第457頁。

③ 李養正:《新編北京白雲觀誌》,第452頁。

真”之“全真”開山立派，下接“沖和德正本”，將之分成兩句“通玄全真沖和德，正本恒成位尚仙”；“世見生前浩太元”，“太元”當作“太玄”，改“玄”爲“元”，乃清朝避康熙帝玄燁之諱而爲，前一句“通玄”之“玄”未改，則有可能是其抄本至於民國時期，抄寫者不避清之諱所爲。這種有避、有不避的情況，在前代經書中亦有見者。如儲華谷注《周易參同契》，經文“天道甚浩曠，太玄無形容。虛寂不可睹，匡郭以消亡”^①一句“匡”字缺筆。當然，其他幾處，如“坎離匡郭，運轂正軸”^②之“匡”，“隱藏其匡郭，沈淪於洞虛”^③之“匡”，儲華谷注則不缺筆。我們僅以儲注一處“匡”字缺筆，判定儲華谷此注爲宋代的注本，是能够成立的。因爲有時注書時間和刻書時間並不完全相同，刻書時間可能比注書時間要晚很多。如果注書與刻書爲不同朝代人所爲，那麼，在刻書時，往往對注書時之避諱的遵守就不那麼嚴格。如被陳國符先生認爲是唐注本的託名陰長生著《周易參同契注》，是一宋刻本，其經文“坎離匡郭”之“匡”缺筆，避宋太祖、宋太宗之諱，而經文“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之“淵”字，則不避唐高祖李淵之諱。^④ 而由華夏出版社 2004 年出版的新修《中華道藏》，對於上述避諱，則一概未予遵循。我們認爲，龍門華山派既有“太玄”作“太元”之避諱，亦有“通玄全真沖和德”之不避諱，究其原因，在於“寫本”爲清本，“抄本”爲民國本所造成的，“寫本”避諱，“抄本”則根據抄寫者個人的習慣、喜好，有

① [宋]儲華谷：《周易參同契注》，明《道藏》第 20 冊第 310 頁，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 年聯合影印出版。

② [宋]儲華谷：《周易參同契注》，明《道藏》第 20 冊第 297 頁。

③ [宋]儲華谷：《周易參同契注》，明《道藏》第 20 冊第 300 頁。

④ 長生陰真人：《周易參同契注》，明《道藏》第 20 冊，第 85 頁。

沿襲前朝而避諱者，亦有不沿襲前朝習慣而改定之者。但由此可知，龍門華山派的傳法譜系可能源出於清朝。

郝大通華山派“清靜通玄化”，“玄”卻未改作“元”，這意味着郝大通華山派傳法譜系不避康熙之“玄”諱，故有可能出於康熙之前，或是明朝的可能性為大。而且，如果“龍門華山派”是從華山派宗譜排行第九、十字之“全真”開始分支立宗的話，既然龍門華山派譜系出於清，那麼郝大通華山派之宗門譜系可能出於明之中期。

另“諸真宗派誌”第七十四位，記郝祖岔派之譜系。其云：“（此派）在武當山。開基於明朝，留下此派，即名為郝祖岔派。”其傳派譜系是：“道鈴治明惠，建貞一亨嘉；莫譚純翠景，兆裔永流傳；至虛無上理，澄清定寧基；沖和德正本，仁義禮智信。”^①此譜系明確郝祖此岔派開基於明朝，以武當山為中心，由此可知，郝大通一支於明朝時傳入湖北武當山，並於此開宗立派。比較其與郝大通之華山派譜系，華山派譜系前二十字為：“至一無上道，崇教演全真；沖和德正本，仁義禮智信”；而郝祖岔派之譜系為：“道鈴治明惠，建貞一亨嘉；莫譚純翠景，兆裔永流傳；至虛無上理，澄清定寧基；沖和德正本，仁義禮智信。”可以看出，岔派譜系的首字“道”，在郝大通華山派譜系中，為第五代。其後，郝大通華山派經五代傳至“沖和德正本，仁義禮智信”，而岔派譜系則另加入二十五代，至於“沖和德正本，仁義禮智信”，又有最終合流之勢。如果是郝大通華山派從第五代開始岔出武當山一支的所謂郝祖岔派，則此岔派的形成，與正派形成時間相距不會太遠。岔派形成於明代，則正派較岔派為早，至少也應該是出在明朝，因此，我們推知，郝大通後傳法裔們

① 李養正：《新編北京白雲觀誌》，第453頁。

在明朝時已經基本確定了其正派的傳法譜系。

因此，上述郝祖正派與郝祖岔派均出於明，而龍門華山派則有可能出於清，地點在山東濟南府長清縣五峰山。而清代從南方又有所謂華山派之後續的傳法體系，不知續的是陳搏老祖華山派，還是郝大通華山派。“諸真宗派誌”第八十四，記載其傳法譜系，云“此派光緒元年自南方代來，又有人云是華山後續”，傳法譜系則為：“自求精微妙，洪昌聖賢心；崑崙闡大法，咸登謁玉京；三界十方內，遍地黃茅生；龍虎盤坎離，五氣華池中；了然永解脫，道（疑作道）遙斗牛宮；位列諸勝景，光照滿乾坤。”^①而“諸真宗派誌”第八十五，亦為華山派，並稱其為南方後續，其傳法譜系為：“自求靖未樸，宏常盛有恩；崑崙重大華，瑊珂合封增；三界千古秀，極錦丹桂興；山海龍虎交，闡彪現遐齡；了然端敬建，新友廣潔勤；裕謙淵斌馥，普照滿乾坤。”^②比較南方所傳兩支華山派的譜系，其立派首兩字皆為“自求”，故兩派可能是一脈所分之兩支，而且兩支的傳法譜系每句開頭兩字，有完全相同者，如第一句之“自求”，第三句之“崑崙”，第五句之“三界”，第九句之“了然”；亦有字不同而音基本相同者，如第一句的“自求精微”與“自求靖未”，第二句的“洪昌”與“宏常”，第三句的“崑崙闡大法”與“崑崙重大華”，在南方口音中，“洪昌”與“宏常”，“自求精微”與“自求靖未”基本不分；有字音不同而意基本相同者，如末後一句，“光照滿乾坤”與“普照滿乾坤”，如此等等。這可以看作是兩派同出一系、關係密切的表徵。只是還不能據此而確定南方這兩支

① 李養正：《新編北京白雲觀誌》，第455～456頁。

② 李養正：《新編北京白雲觀誌》，第456頁。

華山派是繼郝大通之華山派，還是繼陳搏之華山派，亦或另有所承也未可知。“諸真宗派誌”第五十六，載陳搏老華山派譜系，其云：“須度玄明月，朗然雷隨風；蓬萊真清靜，道德中可東；性定發祥泰，陰陽妙法通；龍虎交變化，乾坤惟滿充；金木還本體，來往運全功。”並說“陳搏老祖係四川夔州府人”，留傳此派，稱陳搏老祖老華山派。^①

“諸真宗派誌”所引發的問題比較複雜。從有關歷史資料看來，雖然那個時候，全真諸子的弟子們在禮本師之外，有機會一般都還參禮其他宗師，如郝大通門下的范圓曦、王志謹、李志柔等皆曾禮丘長春祖師。但郝大通在當時弘道傳教，有自己一系的傳承法脈，這應該是有問題的。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沒有史料記載郝大通駐世時自己親自開創名為“華山派”這麼一個道派，那麼，郝大通的後傳法裔具體是在什麼時候開宗立“華山派”，並奉郝大通為宗師，就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從上述《諸真宗派總簿》所載華山派、華山岔派、龍門華山派等派宗譜，基本可以推知郝大通後傳法裔在明代已有其宗派傳承的明確譜系，時間往上溯可以基本斷定在明朝的中期。其次，郝大通後裔法徒為什麼要將自己這一系命名為“華山”派，其與華山有什麼關係，與歷史上居華山的高道陳搏又是什麼關係，亦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再次，郝大通華山派從什麼時候開始分支，其傳授情況如何，也需要進一步探討。這些問題都需要有進一步的資料來予以說明，於此，我們只能對之略作一些推測，尚構不成定論。

① 李養正：《新編北京白雲觀誌》，第449頁。

二、郝大通《太古集》與華山陳搏易學之關係

郝大通《太古集》卷二有所謂“河圖”，“河圖”由“天數奇象圖”與“地數偶象圖”組合而成。關於“天數奇象圖”，他說：“天爲純陽而有陽數，陽數有一、有三、有五、有七、有九，總而論之，共得二十有五，成乾之陽數而爲奇者。謂奇爲四正方，而兼乎中，此之是也。天數有五，自相乘之，則得奇數。故曰：北一、東三、南七、西九、中五，皆陽數也。陽之數，一、三、五、七、九是也。”^①關於“地數偶象圖”，其云：“地爲純陰而有陰數。陰數有二、有四、有六、有八、有十，總而論之，共得三十，成坤之陰數而爲偶者。偶者爲四正方，而兼乎中，此之是也。故曰：東八、西四、北六、南二、中央十，皆陰數也。陰之數，二、四、六、八、十是也。地本方，故稱偶，天本圓，故稱奇。”^②

郝大通從天地奇偶象數圖及其變化之河圖來說明天地交合、生成萬物的過程。在《天數奇象圖》中，郝大通認爲，天爲純陽之體，陽數爲奇，以表天之純陽。陽數有一、有三、有五、有七、有九，總而論之，共得二十有五，成乾之陽數而爲奇。

在《地數偶象圖》中，地爲純陰而有陰數。陰數有二、有四、有六、有八、有十，總而論之，共得三十，成坤之陰數而爲偶。

天地奇偶之數相交，則成《河圖》。郝大通說：“天地奇偶之數而成河圖，則有五十五數。惟此圖書則四十五數，而遍九宮，象龜

① 《中華道藏》第26冊，第693頁。

② 《中華道藏》第26冊，第693～694頁。

之形狀，頭九尾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此自然之象也。背上有五行，而可以知來，占兆吉凶，故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以爲圖書。一、三、五、七、九爲奇，屬陽也，四正方；二、四、六、八爲偶，屬陰也。惟地數十在於龍腹，不有所顯，故存之不畫也。”^①對於河圖，郝大通取“九宮說”，這同於劉牧的河圖說。於此，郝大通對天地奇偶之數本五十有五，而在圖書中，卻只顯示出四十有五，有一個解釋，即認爲地數十隱在龍之腹，故存之不畫。郝大通同意天生神物——龍馬負圖，聖人則之以爲圖書，圖書雖爲天地五十五數，但只顯其中的四十五數，四十五數之排列爲“頭九尾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象龜之形。圖書體現的是一種自然之象，龜背上有五行而可以之知來，占兆吉凶，故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

郝大通《太古集》所謂由“天數奇象圖”與“地數偶象圖”組合而成“河圖”，與陳搏“龍圖易”所謂“龍圖三變”而得“龍馬所負之圖”的說法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陳搏是晚唐五代至北宋初期的著名道士。宋以來易學中所興起的圖書易學一派，與他有着極深的淵源關係。陳搏的“易龍圖”與河洛之學是其易學的重要思想之一，龍圖，也稱龍馬所負之圖，陳搏認爲它包括“未合之數”、“已合之位”和“龍馬所負之圖”三個演化階段，是對天地生成萬物秩序與規律的說明。

《宋史·藝文志》易類有陳搏《易龍圖》一卷，《宋文鑑》卷八十五保留有《龍圖序》一文，元代張理《易象圖說·內篇》卷上亦載此文。全文如下：

① 《中華道藏》第26冊，第694頁。

“希夷陳先生《龍圖序》曰：且夫龍馬始負圖，出於羲皇之代，在太古之先也。今存已合之位尚疑之，況更陳其未合之數邪？然則何以知之？答曰：於夫子三陳九卦之義探其旨，所以知之也。況夫天之垂象，的如貫珠，少有差則不成次序矣。故自一至於盈萬，皆纍然如繫之於縷也。且若龍圖便合，則聖人不得見其象，所以天意先未合而形其象，聖人觀象而明其用。是龍圖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始龍圖之未合也，惟五十五數，上二十五，天數也，中貫三、五、九，外包之十五，盡天三、天五、天九，並十、五之位，後形一、六無位，又顯二十四之爲用也。茲所謂天垂象矣。下三十，地數也，亦分五位，皆明五之用也。十分而爲六，形地之象焉。六分而成四象，地六不配。在上則一不配，形二十四，在下則六不用，亦形二十四，後既合也。天一居上爲道之宗，地六居下爲器之本，三千地二、地四爲之用（本注：參，一、三、又天數合九，乾元用九也。兩，二、四地數合六，坤元用六也）。三若在陽則避孤陰，在陰則避寡陽（本注：成八卦者，三位也。上則一、三、五爲三位，二、四無中正不能成卦，爲孤陰。下則六、八、十爲三位，七、九無中正不能成卦，爲寡陽。三皆不處，若避之也）。大矣哉，龍圖之變，歧分萬途。今略述其梗概焉。”^①

陳搏認爲，龍馬所負之圖，天散而示，聖人（此聖人當指伏羲）觀天之象而明其用。在龍圖未合之時，只有五十五數，上二十五爲白圈，代表天數，下三十爲黑圈，代表地數。天數二十五是如何排列的呢？陳搏認爲，“中貫三、五、九，外包之十五，盡天三、天五、天九，並十、五之位”，二十五之天數，五個一組，分成上、中、下、左、右

五組，五五即二十有五，這種排列體現了什麼思想，有什麼規律呢？從上下看，五個數一組，組成三組，從左右看，亦是如此，此即為“天三”；所謂“天五”，指的是每一組天數，其數為五；“天九”則指的是天數的排列中，中間有一“十”字縱橫，其數分別為九；“外包之十五”，指的是從整體上來看，五個一組，三組無論是從上下來看，還是從左右來看，其數皆為十五。地數三十，亦分五組，每組共六數。天地之數各以五相分，以明“五”在天地之數變化中之功用。三十之地數，五分之而為六，表徵地之形象。這就是天地未合之數。

天地已合之位，是指天地之數有了交配。具體如何交配呢？有一個原則，“在上則一不配，形二十四”，“在下則六不用，亦形二十四”。“在上”指的是天數，“在下”指的是地數。天地之數交配之時，天數有一個“一”不參與與地數的交配，地數中有一個“六”，不參與與天數的交配。即天數中取一個“一”，地數中取一個“六”，作為基數在後面的變化中不動，亦不用。故言“後形一、六無位”。“又顯二十四之為用也”，指天數二十有五，其一作為基數不用，只用其二十四。地數三十，其中一個地六不配。天數與地數合後，成象如下：上一、右三、中五，為參天。其中，上一組去四餘一，右一組去二餘三，中一組五數不動，成“上一、右三、中五”之象。下二、左四，為兩地。其中下一組去三餘二，左一組去一餘四，成“下二、左四”兩地之象。已合之後的天數共十五，即五行之生數。天數中其餘之十數合於地數，地數中間六數一組，以一數合於上為七，以二數合於左為八，以三數合於右為九，下一組地六不動，則成七、八、九、六之數，此為金、木、水、火之成數。所謂“六分而成四象”，即此之謂也。這即是天地之數相配合的“天地已合之序”。天地之數既合之後，天一居上為道之宗。一為陽之始，二為陰之始，剛柔由此

而始定。陳搏自注認為，天數已合之圖中，其上天數中之一白圓圈，代表《易》之一陽爻，其下地數中之二黑圓圈，代表《易》之一陰爻；其中天數之五，代表四象和五行，具體為，左上一白圈，代表太陽，為火之象，右上一白圈代表少陰，為金之象，左下一白圈代表少陽，為木之象，右下一白圈代表太陰，為水之象，土為沖氣，居中以運四方。所謂“沖氣”，老子《道德經》曾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四十二章）。五行中之土，亦陰亦陽，為陰陽之沖氣。天數已合之圖中，中五右旁三個白圈相連，為天地人三才之象，同時也是《易》卦之所以為三畫之象的表徵；中五左旁四個黑圈，為春、夏、秋、冬四時之象，同時也是《易》之蓍之所以揲四的依據。天數已合之圖，其一、二、三、四，實際上是《易》的卦爻和揲數的一個根據。一、二、三、四為《易》卦爻和揲數之體，地數已合之位中，七、八、九、六為《易》卦爻和揲數之用。上體而下用，上象而下形，象動形靜，體立而用行，由此，天地造化生生不窮，不可窮矣。

第三變為“龍馬所負之圖”。即天象一、二、三、四、五之圖與地象六、七、八、九、十之圖進行排列組合。其原則為：“天一居上為道之宗，地六居下為器之本，三干地二、地四為之用（本注：參，一、三、又天數合九，乾元用九也。兩，二、四地數合六，坤元用六也）。三若在陽則避孤陰，在陰則避寡陽（本注：成八卦者，三位也。上則一、三、五為三位，二、四無中正不能成卦，為孤陰。下則六、八、十為三位，七、九無中正不能成卦，為寡陽。三皆不處，若避之也）。"^①在天象之圖中，一、三、五為陽數三位，二、四為陰數，居天

象之圖中，爲不中不正，一、三、五之陽數三位不能與二、四陰數組合，二、四陰數爲天象之圖中之孤陰。在地象圖中，六、八、十爲陰數三位，而七與九爲陽數，不中不正，六、八、十陰數三位不與七、九陽數組合，乃地象圖中之寡陽。因此，一、三、五爲三位，不與二、四相配，六、八、十爲三位，不與七、九相配。張理認爲，“一、二、三、四，天之象，象變於上；六、七、八、九，地之形，形成於下。上下相重，而爲五行，則左右、前後、生成之位是也；上下相交，而爲八卦，則四正、四隅、九宮之位是也。”^①按張理的理解，證之以宋末元初雷思齊所親見陳希夷之《龍圖易》，“龍圖”第三變，可以得出兩種基本的圖式：一種是關於五行生成的圖式，此圖，劉牧、朱震稱之爲洛書，而朱熹、蔡元定稱之河圖，張理稱爲“天地生成之數”圖，郝大通《太古集》則分之爲兩圖：“天地生數圖”、“天地成數圖”。另一種是九宮圖，即劉牧、郝大通所謂之河圖，而朱熹、蔡元定等稱之洛書，張理稱之爲“洛書縱橫十五之象”圖。

各種關於郝大通的傳記資料，皆言及他遇神人授“易”之事。神人授“易”至少有兩次，一次是大通西禮重陽墓東歸，在陝西岐山遇神人授“易”；一次是在河北灤城，遇神人授“易”。這兩次遇神人授“易”，其內容都不得而知，但《太古集》中由“天數奇象圖”與“地數偶象圖”組合而成“河圖”，還有其“天地生數圖”、“天地成數圖”，爲什麼會與陳搏“龍圖易”所謂“龍圖三變”後所得“龍馬所負之圖”如此相似，不能不使人產生聯想，這兩者之間是否有什麼承傳關係？

關於陳搏的生平，正史見載於《宋史·隱逸傳》；道教的仙傳史

^① 《中華道藏》第17冊，第4頁。

話，如元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和張輅《太華希夷志》等，也有關於陳搏的專門傳記。據元脫脫等撰《宋史·隱逸傳》，我們可以大致瞭解到有關陳搏生平的一些基本情況。陳搏，字圖南，自號“扶搖子”，宋太宗賜其號為希夷先生，亳州真源人（一說為普州崇龕人^①），生年不詳。陳搏少時，讀經史百家之言，頗以詩名於世。後唐長興（公元930年前後）中，舉進士不第，遇孫君仿、麀皮處士，往武當山九室巖隱居，服氣辟穀歷二十餘年。此後，移居華山雲臺觀，又棲止少華石室中。周世宗顯德三年（公元956年）被召至闕。宋太平興國（公元976年）後，兩次朝覲宋太宗。端拱二年（公元989年），化形於華山蓮花峰下張超谷中。

陳搏的學術思想源自何處，史志當中亦曾間接提到。從陳搏所交往的朋友情況來看，介於陳搏之道侶和師友之間的人物，《宋史·隱逸傳》中有孫君仿、麀皮處士，這兩人史志評價為“高尚之士”，曾指點陳搏至武當山九室巖隱居，當為陳搏之老師輩；華陰隱士李琪、關西逸人呂洞賓等，世人皆以為是神仙，亦多次來陳搏齋中，與陳搏應為師友之關係。《歷世真仙體道通鑑》提及种放曾從陳搏就學，與陳搏交往的道教人物則有鍾離子、毛女、呂洞賓、赤松

① 南宋王象之《輿地勝紀》說：“傳記皆以為先生亳郡人，或曰華人。然案祥符舊《圖經》，陳搏普州崇龕人。既長，辭父母去學道，或居亳為亳人，或居洛中為洛中人，或居華山為華州人。此說最為有理。祥符去國初甚近。李宗諤撰定《圖經》。宗諤，博物君子也，必得其實。”（《輿地勝紀》卷一百五十八，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下冊第794頁。）《仙鑑》則認為此地可能為陳搏後來的隱居之所。現代學者有關陳搏里籍討論的文章主要有：胡紹曦的《陳搏里籍考》，載於《四川文物》1986年第3期；安岳縣《文史資料選輯》第3期，1986年6月印行；李遠國《陳搏籍貫小考》，《中國史研究》1984年第2期；羊化榮《關於陳搏的籍貫》，《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2期等。

子、壺公、李八百、劉海蟾，還有“太清得道白鹿先生李阮”等。魏泰《東軒筆錄》述陳搏曾遊蜀，從邛州天師觀都威儀何昌一學鎖鼻術（即睡功），“或一睡三年”。^①《東都事略·儒學傳》謂：“陳搏讀《易》，以數學授穆修，以象學授种放，放授許堅，堅授范諤昌。”《宋史·朱震傳》：“陳搏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脩，穆脩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許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穆脩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顥、程頤。是時，張載講學於二程、邵雍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書》，牧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敦頤作《通書》，程頤著《易傳》，載造《太和》、《參兩篇》。”《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十七《陳搏》也說，“先生明易，以數學授穆伯長，穆授李挺之，李授康節邵堯夫；以象學授种放，种授廬江許堅，許授范，爲此一枝傳於南方也。”^②

《東都事略·儒學傳》與《宋史·朱震傳》關於陳搏的易學傳授體系，當然皆不及郝大通。而且，金元時期，住華山修行的全真弟子中，與郝大通一系有關者也不多見。以下幾則材料都說明了此問題：

一是尹志平執掌全真教事後，對遭連年戰火破壞的華山道教有所恢復。“若華山之雲臺、驪山之華清、太平宗聖等宮，悉擇名重耆宿以主之，興完皆踰舊。”^③

二是陳搏曾居華山之雲山觀，在金元時代，其由劉柴頭弟子劉道寧修復，劉道寧亦師事丘長春，事見《甘水仙源錄》卷六前進士王

① [宋]魏泰：《東軒筆錄》卷一第2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

② 《中華道藏》第47冊，第530頁。

③ [元]李道謙：《甘水仙源錄》卷三《清和妙道廣化真人尹宗師碑銘》，《中華道藏》第47冊，第136頁。

鶚撰《渾源縣真常子劉君道行記》^①。劉道寧之後，其門弟史志經作《華山誌》（還作有《玄風慶會圖》等），事見《甘水仙源錄》卷之八慎獨老人東明前進士王鶚撰《洞玄子史公道行錄》^②。

三是《甘水仙源錄》卷之七，宣授河南府路提舉學校官李國維所撰《頤真沖虛真人毛尊師蛻化銘》，稱毛養素：“貞祐初，適一羽客見過，風神蕭爽，師一見乃知其為異人，謹奉之久。羽客曰：此子可教。授以祕語。師問仙號，曰：我華山陳希夷也。言訖，忽失所在。自是心神渙釋，道緣漸濃。”^③按此記載，毛養素雖然不好說得陳搏所親傳，亦可以算是得陳搏一系之真傳，但毛養素在全真七子中為馬丹陽之弟子，而不為郝大通門下。

不過，對照《太古集》與陳搏“龍圖易”的內容，卻又存在一脈相承之理，對此，我們應該怎樣來理解？

從陳搏與鍾離子、呂洞賓、劉海蟾的交往，我們可以得知其與鍾呂金丹派關係密切。鍾呂金丹派採“易”學以論還丹之理，見諸其所屬多種丹經，如《祕傳正陽真人靈寶畢法》等。我們可不可以這樣來認為，唐宋時期，《周易參同契》之學流傳，其學引“易”論內丹修煉之理，鍾呂金丹派之學，陳搏龍圖易之學，張伯端的內丹之學，郝大通之《太古集》，皆與《周易參同契》有密切關係。由於張伯端偏重義理，不喜歡“泥象執文”，故其《悟真篇》雖用易圖、易象之理，卻沒有明確將之圖畫於書中。而將《周易參同契》之理以易圖的形式來表達之，此中的關鍵人物，應首推居華山修道的北宋高道陳搏。郝大通雖然沒有明確的史料表明其與華山陳搏之間有何直

① 《中華道藏》第47冊，第167～168頁。

② 《中華道藏》第47冊，第184頁。

③ 《中華道藏》第47冊，第172頁。

接的承傳關係，但其後學將郝大通一系的全真派稱為“華山派”，究其原因，可能就在於郝大通的學風與陳搏的學風相近，皆以易圖來闡發《周易參同契》的內丹之意，且郝大通《太古集》所謂合“天數奇象圖”與“地數偶象圖”成河圖，其所謂“天地生數圖”、“天地成數圖”等，皆與陳搏“龍圖易”^①同，這應該不是出於偶然。故郝大通一系的全真“華山派”，與陳搏應存在某種較密切的關係。這種關係，可能更多是一種易理上的相承，故郝大通的弟子們以“華山”命名自己這一派，就是可以理解的了。關於郝大通後裔什麼時候主持華山道教之事，就目前已發現的元代碑刻資料，還未見有明確記載。

應該說，郝大通的易圖學與陳搏易圖學一樣，在道教史上具有重要價值。他們以易論內丹修煉之理，將天地之數、九宮、五行、八卦等概念綜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種全新理論體系。天數與地數，它們代表了天地未合之前的一種宇宙存在狀態，即天數在上為陽，地數在下為陰，天地未合之數，是對天地未合前的一種理論化描述。而論及天地交合之時，則可以運用天地之數本身的相互作用來對之進行說明。天地之數的相互作用，又極容易引出五行的概念。而在中國古代哲學中，五行是構成世界的基本要素，五行與八卦的結合表明了世界的豐富多彩性。陳搏和郝大通的易圖學將易學中的天地之數、五行、八卦、九宮等概念，結合到一個理論體系中來，以說明天地未生前，到天地已生後，再到世界萬物形成過程這麼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以及人通過修煉返回於道的過程，數字變化的

① 南宋朱熹、清代胡渭以其文之內容“荒謬”，認為《龍圖易》與《龍圖序》不為陳搏所作。但是宋末元初的道士雷思齊說，他曾親見陳搏《龍圖易》全書，這可以說明《龍圖易》和《龍圖序》為陳搏所作。

規律性和精確性使得這種世界觀更具理論價值，這在道教教義中實為一種獨特的理論體系。

陳搏和郝大通的“易圖學”，將道教的內丹“方術”與作為本體的天道納入到同一個體系中去，使內丹由術上陞為學，這種對道教“方術”理論化的努力，對於道教教義本身而言，也有着重要的價值。因為道教個別性的“方術”與共性的“道”的關係是道教教義發展所要着力解決的問題。一方面，個別性的“方術”如果不能有效地與共性的“道”建立起合理的關係，在充當“道”教化世人的方式方法上就顯得底氣不足，其在道教中存在的合法性就會受到質疑，只有當個別性的“方術”被有效地納入到共性的“道”之中，它纔能獲得自己在本體論上的更深層次的存在根基；另一方面，共性的道，其外延至大至廣，非如此，不足以表明其普適性和遍在性。但在道教看來，道還有其對萬物主宰性的屬性，要體現出道對萬物的主宰性，就應該在道與萬物之間建立起聯繫。在建立這種聯繫的過程中，道也需要從形上嚮形下進行過渡，道必須既具備形上屬性，也必須同時具備形下屬性，形上與形下應該在道中得到貫通。陳搏與郝大通的道教易圖學，通過易圖來表達道與“術”的結合，體現出道所具有的形上與形下貫通的特性。共性的道因其與個別的“術”的結合，即體即用，圓融無礙。這種對概念使用的方式方法，對於道教來說，是非常必要，也是非常有效的。

三、現代全真華山派承傳情況略窺

為了說明全真七子中郝大通一系的華山派在當今之世的承傳情況，我們特錄北京白雲觀己巳壇《登真籙》（1990年5月4日夏曆

庚午年四月初十日編定)的有關資料,對之作一個說明。

李養正先生編著《新編北京白雲觀誌》時,將此《登真錄》^①收入書中。他說此份《登真錄》係中國道教協會教務處依據1989年11月12日至12月2日白雲觀傳戒盛典實況編訂。據中國道教協會教務處《關於北京白雲觀己巳壇登真錄的編寫說明》,此次傳戒中,來北京白雲觀祖庭受戒的弟子75名,不來祖庭在當地宮觀受“方便戒”的弟子54名,共計129名,登錄129位。本次《登真錄》按照《千字文》順序編號,“天字第一號”至“鹹字六十六號”,是據傳戒中“考偈”登真榜的字號,有先後次序之分,“河字六十七號”至“鳴字百二十九號”,是“方便戒”及受“小戒”等,則無先後順序之分,編定時乃依據受戒弟子申請報表日期;表中“龍門”乃“龍門派”簡稱、“華山”乃“華山派”簡稱;表中戒子出生年月日、籍貫、何地出家、度師姓名,均按照受戒弟子申請表編寫。

此份《登真錄》中,月字第十號為華山派王泰科,道號理哲子,1943年5月吉日吉時建生,係河南省南召縣人氏,在均縣武當山出家,度師李宗海;盈字第十一號為華山派馮萬瀛,道號仙洲子,1935年吉月吉日建生,係陝西省留壩縣人氏,在太白縣青峰山出家,度師葉宇森;珍字第五八號為華山派劉嘉平,道號度安子,1957年11月吉日吉時建生,係湖南省攸縣人氏,在南嶽玄都觀出家,度師黃信安;河字第六七號為華山派趙泰安,道號坦然子,1930年3月吉日吉時建生,河南省方城縣人氏,在本縣三賢山出家,度師李宗海;民字第九八號為華山派李祥興,道號度瑞子,1907年5月吉日吉時建生,河南省南召縣人氏,在方城縣三賢山出家,度師李嘉增;拱字

① 李養正:《新編北京白雲觀誌》,第255~264頁。

第一百一十號爲華山派李宗海，道號涵宏子，1908年2月吉日吉時建生，河南省方城縣人氏，在本縣三賢山出家，度師劉祥斌；愛字第一百一十三號爲華山派閔智亭，道號玉溪子，1924年農曆2月15日吉時建生，河南省南召縣人氏，在陝西華山出家，度師劉禮仙；臣字第一百一十七號爲華山派阮蓬志，道號仙境子，1925年6月吉日吉時建生，陝西省白河縣人氏，在湖北省武當山出家，度師吳赴理；戎字第一百一十九號，華山派薛泰來，道號複本子，1921年9月吉日吉時建生，河南省孟津縣人氏，在陝西省華山出家，度師李宗奎。……

其中，源出華山派的玉溪子閔智亭道長（1924～2004），1998年至2004年曾任中國道教協會第六屆理事會會長，是郝大通一系華山派弟子在當代的傑出代表。據《道教雜講隨筆》所附作者小傳^①，結合李養正先生著《當代中國道教》^②、《新編北京白雲觀誌》^③等書，我們對閔智亭道長的生平修道事跡、學術成就綜述如下：

閔智亭，俗名閔廣銓，號玉溪子，河南南召人。1924年農曆2月15日生，高中文化，素喜習陶淵明田園詩、《留侯傳》等書傳，有出塵之志。1941年，閔智亭入華山毛女洞出家修道，拜劉禮仙爲師，宗奉全真華山派，在修習道功之餘，還誦習《道德》、《南華》、《陰符》、《清靜》諸經，於道教教理、教義有深切領悟。1943年，至西安八仙宮掛單，潛心研道，習道教經韻、科儀。1946年赴武漢長春觀，時長春觀爲道教十方“經懺常住”，因此之故，閔智亭道長對道教經懺科儀漸臻熟諳，並曾在武漢長春觀榮任高功等職。1947年掛單於杭州玉皇山福

① 閔智亭：《道教雜講隨筆》，中國道教學院2000年2月版，封底。

② 李養正：《當代中國道教》，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237頁。

③ 李養正：《新編北京白雲觀誌》，第683頁。

星觀，遇清白道人周濟，從之習書畫；又結識西湖之濱半角山房古琴大師徐元白，學習其古琴彈奏技藝；還跟從江南全真道領袖、福星觀監院李理山習天文星象、奇門遁甲等。1949年冬往上海白雲觀，1950年，參與該觀珍藏明版《正統道藏》的翻檢修補工作，並結識著名道教學者陳撝寧、丁福保等先生。1951年離滬返西安八仙宮，旋任知客、總理、都管等職。1956年夏歸華山，1966年“文革”爆發，被迫下山返鄉；1978年，宗教政策落實後，閔智亭回華山，常住華山玉泉道院。1985年秋，應中國道教協會之請，赴京主持中國道教協會“道教知識專修班”教學工作。1986年當選為中國道教協會常務理事兼副秘書長。1988年，與謝宗信道長一道，應加拿大多倫多道家太極拳社、蓬萊閣道觀之邀，前往講授道教教理、教義及丹法理論。1989年北京白雲觀開壇傳戒，閔智亭為全真傳戒大師；中國道教文化研究所此年成立，他被推選為首任所長。1992年當選為中國道教協會副會長，並任中國道教學院副院長。1998年，當選中國道教協會第六屆理事會會長、兼任中國道教學院院長。此外，他還兼任陝西省道教協會副會長、西安市道教協會會長、西安八仙宮監院，為第七、八、九屆陝西省人大代表，第八、九、十屆西安市政協常務委員，任第九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

閔智亭道長在修道弘教的過程中，亦勤於著述，闡明道教之精神。其著述主要有：《華山道教歷史資料》，華山管理局印，約10萬字；《華山神話故事》，華山管理局印，約5萬字；《中國宗教六教·道教》，全書27萬字，道教部分3萬字，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3年版；《全真正韻譜輯》，中國文聯出版社1991年版；《道教儀範》，約28萬字，中國道教學院1990年首次印行，1995年臺北再版，此後宗教文化出版社亦曾將之正式出版；《道教全真派五祖七真金元高道

傳》，約 15 萬字，中國道教學院 1990 年印行；《道教全真科儀》，臺灣文津出版社 1998 年版，約 20 萬字；《道教雜講隨筆》，約 10 萬字，中國道教學院 2000 年印行。……

另其主編著作亦為數不少，主要有：主編《道教神話》，華夏出版社 1989 年版，約 16 萬字；主編《玄門日誦早晚功課經注》，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0 年版，約 20 萬字；與李養正先生、張繼禹道長共同主編《道教大辭典》，華夏出版社 1996 年版，約 278 萬字；主編《中國道教風貌》大型畫冊，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0 年版；任“十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中華道藏》（華夏出版社 2004 年版）總顧問、監修；又曾任《中國各民族宗教與神話大詞典》、《中華道學通典》等大型書籍特約審稿。

閔智亭道長是當今之世道教教門中的著名學者，其所著《道教儀範》在海內外道教界、學術界影響巨大。在此書中，他將歷來教門中密不外傳、師徒口傳心授之道教經懺科儀等絕密知識深入淺出予以講解，世人因之而得一窺道教科儀文化之精華；所著《全真正韻譜輯》，將其多年參訪教門經師所得之全真嫡傳之正韻輯錄在一起，挽救、保留了一批珍貴之全真玄門韻律，對道教全真文化之承傳，是一重要貢獻！其門弟眾多，李信軍道長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現擔任北京白雲觀副監院之職。

另外，源出華山派的坦然子趙泰安道長曾任北京白雲觀執事，其門弟子李宇林，曾任北京白雲觀副監院、代理監院之職。還有為數眾多的華山派弟子在全國各地宮觀，弘道暢玄，光大道教之事業，於此不一一列舉。

第三章 郝大通著作考略

郝大通之著述，據其徒范圓曦於《太古集·序》所述，有《三教入易論》一卷，《示教直言》一卷，解《心經》、《救苦經》各一卷，《太古集》一十五卷（內《周易參同契簡要釋義》一卷）。其云：“先師廣寧全道太古真人郝君，遇師於寧海，傳衣於崑崙，神人授之以易，大安錫之以號，略見於內翰馮公之序，不復容聲。惟是平居製作，若《三教入易論》一卷，《示教直言》一卷，解《心經》、《救苦經》各一卷，《太古集》一十五卷，內《周易參同契簡要釋義》一卷。”^①明《道藏》收錄郝大通《太古集》四卷（內《周易參同契簡要釋義》），而《三教入易論》一卷、《示教直言》一卷、解《心經》、《救苦經》各一卷，則不見收錄。

郝大通最重要的一部書，名之為《太古集》。此書以郝大通原作《崑崙文集》為基礎，補以其東歸後之“法言遺論”，經其徒范圓曦點校精審，按為定本，刻板傳於世。郝大通於金明昌初年（公元1190年）歸寧海前，已有《崑崙文集》一書，於河北真定等地公開刊行。東歸後，郝大通又有一些新的撰述，且對舊有之《崑崙文集》亦時有改定。郝大通仙逝後，其徒范圓曦對此書補綴闕遺，改正差繆，重新刊行。據《太古集·前翰林學士馮璧序》：“其先師太古真人舊有《崑崙文集》，當時刊行者，蔑裂訛漏極多。圓曦……於《崑

① 《中華道藏》第26冊，第688頁。

崑文集》補綴闕遺，改正差繆，亦頗有一日之勞焉。”^①范圓曦所作《太古集·序》亦稱：“師西來日，真定諸人已攻木行於代。歸老之後，又多所撰述。至於舊集所傳，時有改定，世俗抄錄，往往訛舛，欲改新之。”范圓曦居東平，因居有暇日，“謹以師後來所正，及世所未見者，點校精審，按爲定本，刻而傳之。”^②故郝大通《太古集》是以前其舊有之《崑崙文集》爲基礎，補入歸寧海後新增之撰述，改正差繆，由其嗣教大弟子范圓曦贊成此事，重新刊行而成書。

據范圓曦《序》，郝大通《太古集》計有一十五卷（內附《周易參同契簡要釋義》一卷）。今所存《太古集》僅四卷，收在明《正統道藏》太平部，故尚有不少遺佚。明《道藏》所收《太古集》前有《前翰林學士馮璧序》、《渾水劉祁序》、《崑崙野服嗣教范圓曦序》和郝大通《自序》；《太古集》第一卷的內容爲《周易參同契簡要釋義》；卷二與卷三均爲“易圖”，表達了宇宙生化萬物之理，以及丹道修煉之理；第四卷爲金丹詩，闡明金丹修煉之道。《太古集》卷二與卷三，共列有三十三圖。其中卷三所列之圖，一般是對卷二相應之圖內容的進一步解說。從《太古集》所列三十三圖的內容來看，大致可以將之分爲三類：第一類，是描述天地宇宙生發過程的，體現其道教宇宙論思想的圖式，如《乾象圖》等；第二類圖，主要是考察天地生成之後，陰陽兩氣消長規律之圖，如《二十八宿加臨四象圖》等；第三類圖，法天地造化生成萬物的原理，論在人體中進行內丹修煉的易圖，如《三才入爐造化圖》等。

郝大通的道教易圖主要闡述三方面思想，一是關於宇宙萬物

① 《中華道藏》第26冊，第687頁。

② 《中華道藏》第26冊，第688頁。

生成的道教宇宙論思想；二是關於天地宇宙造化生物的規律性思想；三是法天地造化生物原理以論還丹的思想。范圓曦認為，《太古集》著述之特點，在於“粹之以易象，廣之以禪悅”，凡“辭旨所發，務以明理為宗，非必駢四驪六，抽青配白，如世之業文者以聲律意度相誇耳。”^①其平生所作之歌、頌，內容深明內丹龍虎顛倒之說，並在論說內丹之理時，將《周易》卦爻之象、昇降之數，納入其理論體系之中。

關於《太古集》的成書時間，因為有修訂、重板等情況，故應該有兩個時間。李道謙《七真年譜》載：“（大定十六年丙申）六月中，廣寧真人夜夢神人復授易之大義，既寤，明朝揮三十三圖，事見《太古集》。”^②但現存《太古集》中，未見有郝大通作此書於大定十六年（公元1176年）的記載。這說明《道藏》所收《太古集》，與元李道謙所見之《太古集》在內容上有較大差異。

如果《太古集》作於公元1176年，則可能至1178年纔刻版流傳。郝大通所作《太古集·自序》謂“大定十八年歲在戊戌（公元1178年）仲冬望後六日自序”^③，序書是刻板流傳所要做的一項工作，如果以作《序》時間來定刻板流傳時間，則郝大通《太古集》刻板於公元1178年仲冬。而且，當刻版流傳時，除《太古集》之名外，此書亦可能還有另一個名稱——《崑崙文集》，見《太古集·前翰林學士馮璧序》^④。

現存《太古集》卷一《周易參同契簡要釋義並序》，此《序》亦應

① 《中華道藏》第26冊，第688頁。

② 《中華道藏》第47冊，第72頁。

③ 《中華道藏》第26冊，第689頁。

④ 《中華道藏》第26冊，第687頁。

爲郝大通所作，其《序》稱“時大定十八年歲次戊戌孟夏十有九日序”^①，則郝大通於大定十八年（公元1178年）孟夏時節爲其所著《周易參同契簡要釋義》作《序》，仲冬時節又爲其所著《太古集》作《序》，這表明《周易參同契簡要釋義》與《太古集》一樣，開始是獨立成書的。後來，范圓曦重新修訂《太古集》，將兩書併爲一書，《周易參同契簡要釋義》與《序》亦一併收入，因此，便形成《太古集》一書存郝太古兩《序》的情況。

郝大通回到寧海後，另多有撰述，而世俗流行之《太古集》抄本，往往訛舛，故范圓曦謹以其師後來所正，及世所未見者，點校精審，按爲定本，刻而傳之。范圓曦《太古集·序》云“歲次丙申長至日崑崙野服嗣教范圓曦謹序”^②此丙申之年應該是那一年呢？《序》稱大通爲“先師”，表明此時郝大通已經羽化登真，故此丙申年不可能爲大定丙申（公元1176年），因爲大定十六年丙申，大通尚在沃州橋默坐，圓曦尚未出生；那麼，該丙申年應該是金亡後的兩年，即1236年丙申，也就是說，《太古集》修訂、再版的時間是公元1236年。有趣的是，李道謙《七真年譜》所云郝大通作《太古集》三十三圖的大定十六年，亦爲丙申年。故在一個甲子循環的六十年中，郝大通《太古集》由初版至於再版。

在范圓曦的主持之下，《太古集》又重版，內容有調整，既有在原有《文集》基礎上的修改，也有新增加內容。至於哪些是舊有內容，哪些是新增加內容，不同仙傳說法各異。據郝大通大定十八年（公元1178年）《太古集·自序》：“予嘗研精於《周易》，刪《正義》

① 《中華道藏》第26冊，第690頁。

② 《中華道藏》第26冊，第689頁。

以爲《參同》，畫兩儀、四象、三才、八卦、六律、九宮、七政、五行、星辰張布、日月度躔、有無混成以爲圖象，述懷、應問、詩詞、歌賦共一十五卷，分併三帙，以慕太古之風，目之曰《太古集》。”^①則第一版《太古集》內容包括《周易》圖象、詩詞、歌賦等，分併三帙；而《周易》圖象又包括兩儀圖、四象圖、三才圖、八卦圖、六律圖、九宮圖、七政圖、五行圖、星辰張布圖、日月度躔圖、有無混成圖等十一種圖。我們對比《道藏》所收之《太古集》，看初版與再版之《太古集》的差異大致有哪些內容。

第一，“兩儀”圖。何謂“兩儀”？郝大通說：“且夫氣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陰陽。天地之英華，陰陽之根本，二氣之謂也。”^②則“兩儀”圖應包括《道藏》所收《太古集》卷一之《乾象圖》、《坤象圖》。至於卷二之《日象圖》、《月象圖》、《天地交泰圖》、《日月會合圖》、《變化圖》則有可能爲後來所增。

第二，“四象”圖。何謂“四象”？郝大通說：“木龍、金虎、赤鳳、烏龜，四象之謂也。六、七、八、九，其數之謂也。刀圭、鉛汞，生成備物之謂也。神遇氣交，性命之謂也。”^③此“四象”圖在《道藏》所收《太古集》中亦有相對應者，如卷三之《天地成數圖》、《四象圖》等。而卷二之《天數奇數圖》、《地數偶象圖》等則可能爲後來所增。至於卷二之《二十八宿加臨四象圖》，則有可能是後來再版時對原圖所作的改進。

第三，“三才”圖。《道藏》之《太古集》卷二有《三才入爐造化圖》、卷三有《三才象三壇之圖》可與之對應。前面論及，明《道藏》

① 《中華道藏》第26冊，第689頁。

② 《中華道藏》第26冊，第689頁。

③ 《中華道藏》第26冊，第689頁。

所收《太古集》中，卷三所列之圖，一般是對卷二相應之圖內容的進一步解說。我們推測，“三才”圖中，卷二之圖有可能為第一版《太古集》所收，卷三之圖則可能是修訂、重刻《太古集》時所增收者。

第四，“八卦”圖。《道藏》之《太古集》卷二有《八卦收鼎煉丹圖》，卷三有《乾坤生六子圖》、《八卦數爻成歲圖》、《八卦反復圖》可與之對應。同理，“八卦”圖中，卷二之圖有可能為第一版《太古集》所收，卷三之圖則可能是修訂、重刻《太古集》時所增收者。

第五，“六律”圖。《道藏》之《太古集》無“六律圖”，但有《十二律呂之圖》，我們推測，“六律”圖再版時有所改進，更名為《十二律呂之圖》，故原有“六律”圖不再收入。

第六，“九宮”圖。《道藏》之《太古集》無“九宮圖”，但有《河圖》，可視為再版時之改進。

第七，“七政”圖。《道藏》之《太古集》無對應者，可能遺佚。

第八，“五行”圖。何謂“五行”？郝大通說：“紫府丹宮、靈臺翠宇、瓊樓絳闕、玉洞珠簾、玄關陽道、地戶天門、玉液金精、黃芽白雪、真水真火、姤女嬰兒、石人木馬、九蟲三尸、金翁黃婆、芝草丹砂，皆五行造化之謂也。”^①《道藏》之《太古集》卷二有“五行圖”，又有《天元十干圖》；卷三有《五行悉備圖》、《五運圖》等，與之對應。

第九，“星辰張布”圖。《道藏》之《太古集》卷二有《二十八宿加臨四象圖》，與之對應，但可能在內容上與初版有所改進。如前所述，將“二十八宿”與“四象”結合，成《二十八宿加臨四象圖》。

第十，“日月度躔”圖。《道藏》之《太古集》卷三有《北斗加臨月將圖》、《二十四氣日行躔度加臨九道圖》等，與之對應。

^① 《中華道藏》第26冊，第689頁。



第十一,“有無混成”圖。《道藏》之《太古集》卷二有《變化圖》,疑即此圖。

至於《道藏》之《太古集》所收《二十四氣加臨七十二候圖》、《二十四氣加臨乾坤二象陰陽損益圖》、《六子加臨二十四氣陰陽損益圖》、《六十甲子加臨卦象圖》、《二十四氣加臨卦象圖》、《六氣圖》等,從初版郝大通《太古集·自序》中,則不見其述之,疑為重版時所新增者。

因此,《太古集》初刻時,其中就包括有許多幅《周易》圖。至於是是不是如《七真年譜》所說的“三十三圖”,或者什麼時候郝大通作“三十三圖”,則不同仙傳說法有所不同。《金蓮正宗仙源像傳》謂:“明昌元年(公元1190年)庚戌秋,還寧海。一日遽索紙筆,揮染疾若風雨,成易圖三十三,皆天人之蘊,昔賢所未發者。”^①

《廣寧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謂:“明昌初,東還寧海。一日欲作易圖,遽索紙筆。適粥熟,弟子不即與,請俟食已。師曰:‘速持來!我方得意,何暇食粥。’筆入手,布紙揮染,疾若風雨,不終朝,成三十三圖,其旨意皆天人之蘊奧,昔賢所未發者。”^②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載:“二十二年,居真定,每昇堂講演,遠近來聽者常數百人。有問答、歌詩、《周易參同》演說、圖象,總三萬餘言,目曰《太古集》。……師嘗欲作易圖,遽然索筆。其徒范圓曦以粥熟告,師曰:‘速持來!我方得意。’筆入手,一朝揮三十圖。”^③

① 《中華道藏》第47冊,第67頁。

② [元]李道謙:《甘水仙源錄》卷二,《中華道藏》第47冊,第132頁。

③ [元]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三,《中華道藏》第47冊,第598頁。

由此看來，與《七真年譜》的記載不同，大部分仙傳肯定郝大通一朝揮“三十三圖”之事是在其東歸寧海之後。那麼，初版《太古集》（或謂《崑崙文集》）所載之易圖，與東歸寧海後一朝所揮“三十三圖”是什麼關係呢？如我們前面所述，郝大通在初版《太古集》所作易圖的基礎上，對原有之圖又有所完善，構成其完整的道教易圖理論；也即是說，其一朝所揮“三十三圖”，既包括《太古集》初版的一些圖，也包括其東歸後對原有之圖所作的改進，還包括新創的一些易圖。

據郝大通初版《太古集·自序》，除《周易》圖象外，此書還收有述懷、應問、詩詞、歌賦等內容。明《道藏》所收《太古集》卷四有三十首“金丹詩”，而述懷、應問、詞、賦等內容則不見收錄，可能大都已遺佚。郝大通有一首詞《無俗念》，元仙遊山道士彭致中集《鳴鶴餘音》卷一^①收錄。至於郝大通《三教入易論》一卷，解《心經》、《救苦經》各一卷等書，明《道藏》未收。

另外，海天秋月道人玄全子集《真仙直指語錄》中收有《郝太古真人語》。此書“卷上輯錄馬丹陽、譚長真、劉長生、丘長春、郝太古五人語錄。卷下輯錄尹清和語錄。內容皆述全真道理論及修煉方法。大致勸人修道當先修心，以清靜無爲，除情去慾，識心見性，見性養命，慎言節食，含垢忍辱，煉神養氣，修煉內丹爲主。其所輯內容或不見於本人著作，故對研究以上六人之思想有一定參考價值”^②。

其卷上所收《郝太古真人語》，有一段論“全真五祖七真”之語

① 《中華道藏》第27冊，第629頁。

② 任繼愈主編：《道藏提要》，第995頁。

旨。任繼愈主編《道藏提要》認為，此段文字往下，乃是此書編輯者玄全子的跋文。其云：“卷上‘郝太古真人語’後段，實為作者之跋文。文云：全真道七真五祖之語，皆演性命之端的。後學者多求小法邪徑，致使祖師全真之理滅而不顯。全真道‘以開通為基，以見性為體，以養命為用，以謙和為德，以卑退為行，以守分為功’。而今之學者是非利害好惡貪嗔不離於心，虛披鶴氅，枉玷教門。作者企圖重振教風而編輯此書。”^①

《道藏提要》此說，有一定道理。此文對當時教門一些流弊的批評，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對當時一些人不務求明全真教理之流弊的批評。“夫七真五祖之語，皆演性命之端的。後學者多求小法邪徑，或用心引氣，或數息忘心，或運水火交馳，或究龍虎會合，萬端不可盡錄，致使祖師全真之理滅而不顯。夫吾道以開通為基，以見性為體，以養命為用，以謙和為德，以卑退為行，以守分為功，久久積成，天光內發，真氣沖融，形神俱妙，與道合真。”^②

二是對教門風氣敗壞之批評。如“今之學者，是非、利害、好惡、貪嗔不離於心，心既如是，性豈能定，氣豈能和，自然走失，去道愈遠矣。虛披鶴氅，枉玷教門。見高明者，嫉妬百端，見老幼者，欺誑百狀。有小利處，覓縫鑽頭，問大道者，耳聾眼瞎。機心巧詐，好佞狂圖，不當來出家，望做神仙，不肯降心，恣縱今時情性，已作兇徒，不通經義，呼牛作馬，不知道理，轉黑為白。師父開下教門，望個個修仙。吾今遍觀門人多多造業，妖言妖語，或作入夢出神，蓋

① 任繼愈主編：《道藏提要》，第995頁。

② 海天秋月道人玄全子：《真仙直指語錄·郝太古真人語》，《中華道藏》第27冊，第85頁。

觀修堂，記師家名姓，引著一隊業家婆，將著幾個憨漢子，胡言亂語，說誘他人，合眼緘唇，推心辨道，惑昧會首。假聰明、強知解，只知說是說非，不知罪福，不思辨道，縱頑心而不善，將來陰司業報，看待推誰。……今之學者，不奉師，不敬友，見賢則有憎妬之心，見愚則有戲狎之意，不學好事，徒生勝心，此等之輩，生為教中魔軍，死作地獄種子。兩枝角或有或無，一修尾千定萬定。九玄七祖，盡遭涂炭，冰池有寒冷之苦，鑊湯有熱惱之憂，劍樹刀山，千生萬死，莫待臨時悔也。”^①

我們讚同《道藏提要》說法，認為這一大段議論不為郝太古語，而是編輯此書的海天秋月道人玄全子所為。

因為首先全真道“五祖”“七真”這種宗祖譜系之說，在郝太古駐世之時，雖略有輪廓，但其說尚不明確，故太古自言“全真五祖七真”的可能性不大。

張廣保研究員《金元全真教史新研究》第三章“蒙元時期全真宗祖譜系的形成”，認為根據對現存元代全真教史文獻、碑銘的考述，“七真、七子一語的形成可追溯至金末元初時期，亦即當王嚳再傳弟子主教時期”。“在現存早期全真文獻例如教祖王嚳《重陽全真集》、馬鈺《金玉集》、《漸悟集》、《神光燦》、《重陽教化集》，丘處機《磻溪集》、譚處端《水雲集》、劉處玄《仙樂集》，甚至王處一《雲光集》、郝大通《太古集》都很少見有“七真”一語，諸書也很少將上述七人並論。”^②那麼，“七真”之說，是什麼時候開始流行起來呢？張先生認為，“從現存文獻的載述來看，至遲在丘處機傳人尹志平

① 《中華道藏》第27冊，第85～86頁。

② 張廣保：《金元全真教史新研究》，第174頁。

大宗師掌教期間，‘七真’或‘七朵金蓮’作為全真道的一專門術語即已確立。”^①至於“五祖”，《重陽全真集》中《了了歌》王嘉曾對自己的師承有一說明：“漢正陽兮為的祖，唐純陽兮做師父，燕國海蟾是叔主，終南重陽兮弟子聚。”論及“五祖”中的鍾離權、呂洞賓、劉海蟾、王重陽，而為“五祖”之首的東華帝君王玄甫，則未及之。張廣保先生認為，“從現存全真教史文獻看，劉處玄嫡傳弟子、全真第三代高道宋德方《全真列祖賦》將東華帝君尊為全真道第一祖”^②。“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頒降的崇道詔書及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宣示的加封祖真詔標誌着全真道宗祖譜獲得官方的正式認可，由此也得到教內、教外的一致認同。”^③

既然此批評語中有“七真五祖”之說，那麼，混入《郝太古真人語》的這一段話，應不是郝太古所語，而有可能是海天秋月道人玄全子之跋文。

其次，對教門流弊這兩個方面的批判，從內容看，應是在全真教團有大的發展之後，因暴露出一些問題，作者針對這些問題，有心糾偏，故發此語。這也從一個方面佐證了此段話不是郝太古之語，因為郝太古修道、弘道、傳教於全真道發展之初期，上述這些問題在他駐世時，尚未明顯表露出來，他不太可能去針對這些後出問題來進行批評。

因此，正如《道藏提要》所說，因玄全子處於全真教的一個大發展時期。在這個發展過程中，因教門中暴露出很多問題，他因此而編輯此書，希望糾正這些問題，振興全真道教。故在這一段文字

① 張廣保：《金元全真教史新研究》，第182頁。

② 張廣保：《金元全真教史新研究》，第190頁。

③ 張廣保：《金元全真教史新研究》，第173頁。

中，他表達了自己對教門中所出現問題的憂慮，希望通過列舉全真宗師的語錄，返本以還源，對其時之教門宗風起一個糾編的作用。故我們同意《道藏提要》的說法，認為《郝太古真人語》從“夫五祖七真”起，後一段不屬郝太古之語，乃此書編輯者海天秋月道人玄全子對所集之文作的一個跋文。除去所混入的玄全子跋文外，其餘部分應視作為郝大通所作。

然考范圓曦《太古集·序》所云郝大通著作，未見有《郝太古真人語》一書，倒是其《示教直言》一卷從書名來看，似乎與此《語錄》的內容可以脗合。因《真仙直指語錄·郝太古真人語》的內容主要是針對教門中人修持過程中的流弊來“直言”抨擊的，因此，我們猜測，也許《真仙直指語錄·郝太古真人語》即為郝大通《示教直言》內容的一部分，亦未可知。



第四章 郝大通全真內丹心性理論

《太古集》為郝大通的代表作。雖《道藏》本有佚，但從其所保留的內容中，我們可以一窺郝大通的道教易圖學與內丹修持的思想。另海天秋月道人玄全子集《真仙直指語錄》收《郝太古真人語》，其中有些內容體現出郝大通全真心性理論的特點。結合《太古集》和《郝太古真人語》等，我們對郝大通的全真內丹心性思想分道教易圖理論、內丹修煉理論、全真心性理論三個部分作一闡述。

第一節 道教易圖理論

《太古集》現僅存四卷，第一卷的內容為《周易參同契簡要釋義》。卷二與卷三均為“易圖”。表達了宇宙生化萬物之理，以及丹道修煉之理。第四卷為金丹詩，闡明金丹修煉之理。《太古集》卷二與卷三，共列有三十三圖。對比《太古集》之卷二與卷三，可以發現，卷三所列之圖一般是對卷二相應之圖內容的進一步解說。如卷二提出乾天“取坤為妻，而生六子也”^①。但在卷二中，並未出現乾與坤合如何生六子之圖，而卷三篇首即為《乾坤生六子圖》，對此進行了說明。卷二有《天地交泰圖》、《日月會合圖》，講天地日月交會成歲月，卷三則有《八卦數爻成歲圖》，對此進行補充。此外，卷

①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二，《中華道藏》第26冊，第692頁。

二有《五行圖》，卷三則有《五行悉備圖》，卷二有《天數奇象圖》、《地數偶象圖》，卷三則有《天地生數圖》、《天地成數圖》，卷二有《三才入爐造化圖》，卷三則有《三才象三壇之圖》等。

前文敘及，從《太古集》所列三十三圖的內容來看，大致可以將之分爲三類。第一類，是描述天地宇宙生發過程的，體現其道教宇宙論思想的圖式。如《乾象圖》、《坤象圖》、《日象圖》、《月象圖》、《天地交泰圖》、《日月會合圖》、《天數奇象圖》、《地數偶象圖》、《河圖》、《變化圖》、《五行圖》、《乾坤生六子圖》、《八卦數爻成歲圖》、《五行悉備圖》、《天地生數圖》、《天地成數圖》、《八卦反復圖》等。第二類圖，主要是考察天地生成之後，陰陽兩氣消長規律之圖。由陰陽兩氣消長成五運、六氣、十二律、二十四氣、七十二候、六十甲子，並結合天象十干、二十八宿、地象十支等來對照說明陰陽兩氣的變化，以易圖的形式，對這些變化進行學理的探討、歸納而形成的圖式。如《二十八宿加臨四象圖》、《二十四氣加臨七十二候圖》、《二十四氣加臨乾坤二象陰陽損益圖》、《六子加臨二十四氣陰陽損益圖》、《二十四氣加臨卦象圖》、《二十四氣日行躔度加臨九道圖》、《天元十干圖》、《十二律呂之圖》、《六十甲子加臨卦象圖》、《五運圖》、《六氣圖》、《四象圖》、《北斗加臨月將圖》等。第三類圖，法天地造化生成萬物的原理，論在人體中進行內丹修煉的易圖。天地造化以天地爲鼎爐，以陰陽爲藥物，萬物造化於其中。法此原理而論修丹，則有《三才入爐造化圖》、《八卦收鼎煉丹圖》、《三才象三壇之圖》等圖。

通過對《太古集》所載三十三圖的三部分內容的大致分類，我們對郝大通的易圖學思想基本有一個大體的瞭解。他的思想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關於宇宙萬物生成的道教宇宙論思

想。第二個方面，是認為天地宇宙造化生成萬物雖然複雜多變，但有其規律可循，此規律也是內丹修煉所應遵循的規律。第三個方面，是法天地造化生物的原理以論還丹之爐鼎的思想。下面，我們分述之。

一、具有“易”道特徵的道教宇宙論思想

內丹修煉的目的是要修成與天地齊壽，因此內丹修煉要法天地造化之理而進行。天地從何而來？又是如何化生萬物的？為什麼說天長地久，天地是不老的？這都是丹家所應該關心的問題。丹家也正是通過對這些問題的探討，總結出內丹修煉的原理來的。

在探討天地從何而來，天地化生萬物的原理過程中，丹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道教宇宙論思想。郝大通道教宇宙論的特點有二：

（一）道生化萬物是一個從無到有，又從有到無的過程

天地源出於道，道生天地、生萬物。“虛無之神，統御萬靈。先天地祖，運日月精。列光垂象，造物變形。推遷歲紀，應用生成。旁通恍惚，鼓蕩杳冥。乾坤布化，導引群情。幽玄奧妙，賢劫聖因。”^①道為虛無之神，先天地而生，為天地之祖。道生天生地，運日月之精，造化生物，導引群情，這是從無而到有。郝大通認為乾坤造化，還有自有以歸無的一面。他說：“大道恍惚，從無而入有；乾坤造化，自有以歸無。夫有人於無，故無出乎有。”^②大道本無形，大道生成天地萬物，是從無而到有；天地形而乾坤位，有形有象，為有，有形有象變化

①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四，《中華道藏》第26冊，第701頁。

② [金]郝大通：《太古集·序》，《中華道藏》第26冊，第689頁。

而趨於無，是有人於無。無與有是相待而存在的。道作為生成的存在有“有”與“無”兩種形式，之所以稱之為生成的存在，是因為從無到有是一生成的過程，從有到無亦是一生成的過程。從無到有，是大道作用的結果；從有到無，也是大道作用的結果。

大道從無到有，又從有到無，化生宇宙萬物。但有與無只是對道的存在狀態和功用的語言描述，是一種方便設教，並不能把有與無就看成是道的本身。在《周易參同契簡要釋義》中，郝大通認為，“道”本無名，強為之名曰道，此強為之名的行為即為“教”。“道”由“教”而顯，“教”則假言辭以明。郝大通說：“教者，道之所以生也。道本無名，強名曰道；教本無形，假言顯教。教之精粹，備包有無。故以無言之，存乎道體；以有言之，存乎器用。體之以為無，用之以為利。若曰有形生於無形，則乾坤安從而生？用教化於無知，則真知安從而出？”^①道是宇宙化生的根本，既是根本，則以任何一內涵有限的概念命名於它，均為不妥，故其本無名。以“道”命名宇宙化生的根本力量，是一種方便的約定，名不能盡其意，故為強名，這即為教。教以顯道，因教化之需要而有“道”之名，有“有”、“無”之名。因“道”為宇宙化生之根本，既涉有，亦涉無，故顯道之“教”備包有無。因不定為無，亦不定為有，故就本質而言，教乃無形。以教言之，無乃言道之體，有乃言道顯化的器用之實，故道就體而言為無，就用而言為實有之利。然道並不就是無。道是宇宙化生的根本，有其實實在在的功用，只不過它是天地萬物最終極的原因，名辭概念不能規範它。在現實中，不能像一般的形而下的物質那樣能指實於它，道無形無名，但無形無名並不同於道。如果說

①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一，《中華道藏》第26冊，第690頁。

道即無形無名，那麼，有形有象的天地乾坤怎麼能從無形中產生出來呢？以無名、無知來指定道，那麼，道作為無名無知之物，又從何而生真知真識呢？因此，對於道，只是用“無”來言道之體，“有”來言道之用。“無”並不是指的無形，也不是指的無知，實則含有“體之以為無，用之以為利”^①的蘊意在其中。道生萬物，是從無到有，萬物復歸於道，則也可以看作是從有以歸無。郝大通的這種道教宇宙觀為道教修丹以歸道提供了理論的說明。

（二）自然天道與“易”之道、還丹之道

在天地之先，年代極為久遠的時代，道就存在並發生着作用。《太古集》成書的主旨即在於揭示此宇宙生化的自然天道。郝大通認為，《太古集》意在“慕太古之風”，“務使將來慕道君子知其不虛為者也”^②。化生宇宙的大道歷經古遠而常新，即便是將來的慕道君子所體所悟，仍然不離此道，這也表明自然天道是亘古而常存的。

此亘古常存之自然天道生化天地萬物的過程又是一個“變易”的過程，即“易”的過程。郝大通釋《太古集》中之“太古”說：“夫太古者，太謂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古謂遠古、上古、邃古、亘古。”^③太易、太初、太始、太素與太極一起構成“五太”，而遠古、上古、邃古、亘古，也是對年代久遠的一種描述，它們構成了天地之前道演化生成的各個不同階段。^④《太古集》卷二中有《變化圖》，描繪了

①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一，《中華道藏》第26冊，第690頁。

② [金]郝大通：《太古集·序》，《中華道藏》第26冊，第689頁。

③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一，《中華道藏》第26冊，第689頁。

④ 金代長筌子在《無始天尊說太古經註》中，釋經題“太古”二字曰：“太古者，無名無象，不變不遷，虛空同體，歷劫長存，先天地而不為老，後六極而不為下，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經陰陽而不殆，不生不死，無往無來，卓然安靜矣。”（《中華道藏》第6冊，第113頁）與郝大通釋“太古”意略同。

道以“無”、“有”生成天地、日月，從而陰陽交泰的過程。其文字解說曰：“夫易之道，非神功而不可測，非聖智而不可知。故有太易，乃未見之氣也；有太初，氣之始也；有太始，形之始也；有太素，質之始也。氣形質具，未相離者，謂之混沌。混沌既判，兩儀有序，萬物化成。混沌已前則爲無也，混沌之後則屬有也，一有一無而爲混沌，混混沌沌，天地、日月會合，交泰之時也。”^①從未見氣之太易，至混沌天地、日月會合交泰之時，都是自然天道的演化過程。這個過程是一變易的過程，故可以“易”道來概括它。

郝太古並不諱言自己將易學與內丹學進行結合的努力，他說：“予嘗研精於《周易》，刪《正義》以爲《參同》，畫兩儀、四象、三才、八卦、六律、九宮、七政、五行、星辰張布、日月度躔、有無混成以爲圖象，述懷、應問、詩詞、歌賦，共一十五卷，分併三帙，以慕太古之風。”^②又說：“且夫氣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陰陽。天地之英華，陰陽之根本，二氣之謂也。木龍、金虎、赤鳳、烏龜，四象之謂也。六、七、八、九，其數之謂也。刀圭、鉛汞，生成備物之謂也。神遇氣交，性命之謂也。紫府丹宮、靈臺翠宇、瓊樓絳闕、玉洞珠簾、玄關陽道、地戶天門、玉液金精、黃芽白雪、真水真火、姹女嬰兒、石人木馬、九蟲三尸、金翁黃婆、芝草丹砂，皆五行造化之謂也。”^③其所謂《正義》，不是指唐孔穎達所謂《周易正義》，而是指一般學者所認同的對《周易》的理解。郝大通研究《周易》的目的在於以其易理來指導內丹修煉的實踐，以《周易》之理來論黃老與煉丹。這取的是和《周易參同契》相同的思路。所謂“參同”，即在於融《周易》、

①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二，《中華道藏》第26冊，第694～695頁。

② [金]郝大通：《太古集·序》，《中華道藏》第26冊，第689頁。

③ [金]郝大通：《太古集·序》，《中華道藏》第26冊，第689頁。

黃老、爐火三道於一理中，三道由一，故謂“參同”。郝大通述自己與易的關係，說自己曾精研《周易》，刪《正義》以爲《參同》，因此，郝大通所畫之種種易圖，都不是如一般學者那樣對《周易》卦爻辭直接進行注釋，而是抽繹其理，旨在用來指導道教的內丹修煉的實踐。這種易學與內丹結合爲什麼是可能的，它究竟是如何達成的呢？郝大通認爲，《周易》所講無非是天地陰陽變化之原理，此原理乃宇宙間所存的至大道理。氣象以天地爲大，變通以陰陽爲最，天地、陰陽、氣象的變通，成四象、五行而生成萬物。內丹法天地陰陽之氣而變通，其所謂採天地之英華。何謂天地之英華？就是指的陰陽之根本，而在《周易》則言陰陽二氣。內丹言木龍、金虎、赤鳳、烏龜，所謂和合四象，其四象即如《周易》之言老陰、老陽、少陰、少陽四象；內丹的六、七、八、九，言陰陽升降的數理，就如言《周易》筮法變化之數理；內丹的“刀圭”、“鉛汞”，指的是一種修煉內丹後生成的物質，在《周易》則以之謂天地生成之萬物；內丹之神遇氣交，意指《周易》的性命之道；而所謂紫府丹宮、靈臺翠宇、瓊樓絳闕、玉洞珠簾、玄關陽道、地戶天門、玉液金精、黃芽白雪、真水真火、姤女嬰兒、石人木馬、九蟲三尸、金翁黃婆、芝草丹砂等內丹的不同的名辭、術語，就其實質而言，皆如《周易》中陰陽五行造化之謂。總之，《周易》之理，是宇宙天地間的大道理，內丹之理同於此宇宙的大道理，因此，內丹之道可以用《周易》之理來論說。

（三）具有“易”道特徵的道教宇宙論

《太古集》中有《乾象圖》、《坤象圖》、《日象圖》、《月象圖》、《天地交泰圖》、《日月會合圖》，通過這些圖，郝大通描繪了天地宇宙造化生成的過程和原理。

郝大通認爲，天地爲萬物之父母。何謂天？天爲純陽之氣，清

虛高遠。郝大通於此取渾天說結合蓋天說來形容天，認為天的形狀像雞蛋，又像一個大鍋蓋。天之一氣潛運，由此，萬物得以化生。《周易》乾卦倣法天象，三畫均為陽爻，以示天為純陽之體。地為純陰之氣，敦厚寬廣，普載萬物。《周易》坤卦倣法地之象，三陰爻共六畫，示地為陰氣積聚而形成。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陰陽氣相交，形成天地萬物。就天地二氣的性質而言，天之氣純陽，地之氣純陰。在陰陽二氣的關係中，陽主陰輔，故天之陽能兼地之陰，而地之陰不能兼天之陽。乾陽三爻兼坤陰六爻，其數為九，故乾稱九。坤為陰，其責在輔陽，不得兼陽，坤有六畫，故其數為六。日月為天地之精華，日為天之精華，天為純陽之氣，又名老陽，能覆蔭生長萬物。月為地之精華，地大能容載萬物，又名老陰。《周易》離卦象日，坎卦象月。日之光明能普照天下，但其有晝夜出沒，故為少陽；月之光明能照耀無窮，但其有圓有缺，故為少陰。日月為天地之子，子從父，離卦有四畫，兼乾三畫，故離數為七，坎卦有五畫，兼乾三畫，故坎數為八。

天地日月為陰陽兩氣生成之四象，乾、坤、坎、離則是以卦象的形式來表徵此四象。對於此四者的關係，郝大通強調四者相交合，所謂“天地宜交，不宜不交”。天地交則成泰，“萬物宜泰，不宜不泰，不泰則否”^①。在《太古集》中，有《天地交泰圖》和《日月會合圖》，天地交泰，萬物生長通暢。天地不交，則萬物否閉。日月運行，形成歲月。日月隔壁，謂之朔旦。日月不相會合，有兩種情況，日月相衡，謂之望，日月以四分之一的角度相對，謂之弦。日月相會，光盡體伏，則謂之晦。

天地交合，就能生成萬物，這是一種紛繁複雜的現象性存在。天地交合如何從理論上來探討其形式，以掌握其規則，郝大通從天地奇偶象數圖及其變化之河圖與五行圖來進行說明。在《天數奇象圖》中，郝大通認為，天為純陽之體，陽數為奇，以表天之純陽。陽數有一、有三、有五、有七、有九，總而論之，共得二十有五，成乾之陽數而為奇者。謂奇為四正方，而兼乎中。天數有五，自相乘之，則得奇數。故曰：北一、東三、南七、西九、中五，皆陽數也。陽之數，一、三、五、七、九是也。在《地數偶象圖》中，地為純陰而有陰數。陰數有二、有四、有六、有八、有十，總而論之，共得三十，成坤之陰數而為偶者。偶者為四正方，而兼乎中。故曰：東八、西四、北六、南二、中央十，皆陰數也。陰之數，二、四、六、八、十是也。地本方，故稱偶，天本圓，故稱奇。在《太古集》卷三中，有《天地生數圖》、《天地成數圖》。《天地生數圖》主要講“天地之道”，天地之道主要表現在天陽、地陰相交而成萬物。在《天地生數圖》中，“天陽而地陰，相交而有所生，生而各有所。天一與地四而為生也，天三與地二為長也。凡生長之數，而天地之情可見矣。故曰：天地交而萬物通，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之故也。今則陽數一、三、五，陰數有四與二，此陽之與陰共成一十有五。陰陽各半，而成天地之道，故曰生長，而名之生數者也。”^①天一、天三為陽，地二、地四為陰，天地交而萬物通，故天陽、地陰相交而各有生，陰陽各半，成天地之道。《天地成數圖》主要講“萬物終始之道”，其云：“地者，陰也。乘天之陽氣，而可以成就萬物終始之道。始則潛伏，終則飛躍，皆物之自然也。地有陰數六、八、十，天有陽數七與九，故地六與天九

①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三，《中華道藏》第26冊，第699頁

而成，地八與天七而就。凡成之數，則見天地之情。其於天五與地十，自相交通，共成其數者，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生長成就萬物終始之道也。”^①地乘天之陽氣，可以成就萬物終始之道。地之陰數六、八、十，天有陽數七與九，地六與天九相成，地八與天七而就，天五與地十，自相交通，天地之數，共計五十有五，其陰陽相配，生長成就萬物，於此則見天地之情。

天地奇偶之數相交，則成河圖。郝大通說：“天地奇偶之數而成河圖，則有五十五數。惟此圖書則四十五數，而遍九宮，象龜之形狀，頭九尾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此自然之象也。背上有五行，而可以知來，占兆吉凶，故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以爲圖書。一、三、五、七、九爲奇，屬陽也，四、六、八爲偶，屬陰也。惟地數十在於龍腹，不有所顯，故存之不畫也。”^②對於河圖，郝大通取“九宮說”，這同於劉牧的河圖說。於此，郝大通對天地奇偶之數本五十有五，而在圖書中，卻只顯示出四十有五，有一個解釋，即認爲地數十隱在龍之腹，故存之不畫。郝大通同意天生神物——龍馬負圖，聖人則之以爲圖書，圖書雖由天地五十五數演化而成，但只顯其中的四十五數，四十五數之排列爲“頭九尾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象龜之形。圖書體現的是一種自然之象，龜背上有五行而可以知來，占兆吉凶，故其能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

《天地生數圖》與《天地成數圖》，雖然都講天地生成之數，但兩

①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三，《中華道藏》第26冊，第699頁。

②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二，《中華道藏》第26冊，第694頁。

圖和其他講天地之數的易圖又有所不同。在《天地生數圖》與《天地成數圖》之中，天地之數的配合被分成兩圖，且天一與地四爲生，天三與地二爲長，地六與天九而成，地八與天七而就。就五行生成數而言，一、六代表水，二、七代表火，三、八代表木，四、九代表金，上述數字的組合規律，也就是丹家所謂的“金水合處，木火爲侶”。五行順生，則金生水，木生火，丹家取五行反生，故求取“水中金”、“火中木”，“火中木”乃真神，“水中金”乃真精，以真神煉精化氣，氣則反旺於真神。丹家的精氣神相合，和天地陰陽氣交之理同。天地數交，表明的是天之陽氣與地之陰氣相交，生長成就萬物終始之道，於此可以見天地之情。

有宋一代，有以五行生成之數圖爲河圖者，其天地之數相合爲：天一與地六生水，地二與天七生火，天三與地八生木，地四與天九生金，天五與地十生土。如蔡元定、朱熹認爲所謂河圖實即五行生成圖，由此，形成圖書易學上的“河洛九十”之爭。宋元以後，以五行生成圖爲河圖的觀點，隨着程朱理學成爲主流意識形態，也佔據了主導的地位。郝大通的《太古集》卷二中，亦有《五行圖》。在《五行圖》中，郝大通指出：“五行者，水、火、土、金、木是也。凡天地之數而各有合，生於五行者，所謂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生成五行，五行之數可見矣。七言得之水，九言得之火，十一數而得之木，十三數而得之金，十五數而得之土，此爲天地而生五行也。”^①郝大通《五行圖》並未以黑白點的純數字圖來進行表達，因此，《五行圖》與《五行生成數圖》並

①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二，《中華道藏》第26冊，第695頁。

不完全相同。從現存《太古集》的四卷中，自始至終也未出現《五行生成數圖》，因此，郝大通可能和雷思齊在《易圖通變》中的觀點相同，即認為河圖即是九宮圖，無五行生成圖。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河圖只顯四十有五之數，雷思齊以河圖中虛五與十，故河圖之數只四十有五。而郝大通則認為是地數藏在龍腹，顯現不出來，故存之不畫。可能在道教的傳承中，龍圖就是指的九宮圖，而無五行生成圖。但我們也可以看出，郝大通所論述的天地之數組合而成五行，也即朱熹、蔡元定所認為的河圖。對於此《五行圖》，郝大通完全是從煉丹的角度進行說明。其《五行悉備圖》云：“五行悉備，三才衆象之宜，八卦四維之屬，以明變化之功。有類一方之所，自有生尅而為順逆之時。且如目主肝，以情怒者，必可以引金；金主肺，以情哭而誠勸，因此自相感而為相尅之勝負。若不以金，則用火，火主心，以情笑而接之，其怒情漸去者，為相生之故也。他皆倣此，以明五行順逆生尅之道也。”^①天、地、人三才的種種現象，皆可納入五行中。五行之間是循環流轉而生生不息的，其中，五行有生有尅，有順有逆。如目主肝，位東方為木，於人之情為怒。金主肺，位西方為金，於人之情為哭。五行關係中，金尅木。故以情怒者，欲息其怒，可以情哭而誠勸之，此相感而為相尅勝負之道。如若不以金則用火，因木能生火，火主心，位南方，於情為笑，以笑待其怒，怒情漸去，則又為木、火相生之故也。其他依此理可推之。郝大通以此來明五行順逆生尅之道，當然，最主要的還是用之於還丹的理論建構，以指導其實踐。他認為，三與八合，位於東，東方屬木，為龍；一與六合，位於北，北方屬水，為龜；二與七合，位於南，南方屬火，為

①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三，《中華道藏》第26冊，第698～699頁。

鳳；四與九合，位於西，西方屬金，爲虎；五與十合，位於中，中間屬土，以一圓圈被十字分爲四部，表明土王四季。從東方木中，即龍中，產出鉛，從南方火中，即鳳中，產出汞。龍虎鉛汞合，即可煉丹。

總之，郝大通以易圖表現出來的道教宇宙論思想，利用《易》的卦爻象和卦數，組成不同的易圖，以論宇宙萬物化生之理和道教的內丹修煉之理。其宇宙論思想以天地爲萬物之父母，日月爲天地之精華；並以《周易》之乾、坤、坎、離表示天、地、日、月；以卦爻畫之數來論乾、坤、坎、離、震、巽、艮、兌之卦數。因此，天地交泰，宇宙化生的過程，也可以用《易》之卦爻象與卦數來表徵。不同卦爻象和卦數的排列、組合形成了不同的易圖，表明了天道的不同內容。同時，郝大通的道教易圖學理論，以《易》的卦符、卦數來論道教的內丹修煉之理，在宋元道教易圖學中獨樹一幟，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以易圖解宇宙生化萬物的規律性與道教內丹修煉

郝大通認爲，道以一氣化生天地萬物。天、地、人和萬物形成之後，不斷地生生化化，形成了它們之間“有生有尅，有利有害，有順有逆，有好有惡，有是有非”的關係。《太古集》云：“元之一氣，先天地生，既著三才，浸成萬物。萬物之動，有生有尅，有利有害，有順有逆，有好有惡，有是有非。方而類聚，物以群分。尊卑有序，泰道將興；上下失節，否時斯遘。臨事之始而可潛，當事之期而可躍。履霜致堅冰之至，龍戰則其血玄黃。屯利居貞，訟孚窒惕。矯世以童蒙而處，申令取毒蠱而明，剛進待需柔而行。有剝出門，貴乎同人。禍發基於大過，艮止之，兌說之，賁華而離麗，蹇滯而坎陷。睽，背也；恒，久也。取新可以固鼎，失律所以覆師。光明則海內可

觀，晦跡則山林可遯。非神化靈通，其孰能與於此乎！”^①天地之前混沌的存在狀態為先天地而生之一氣，它化生成有形有象的天、地、人三才，並形成萬物。先天一氣即是形成天、地、人三才和萬物的一個基始因。同時，在生成天、地、人和萬物之後，它又浸著存在於其中，不即不離。所謂不即，因有天、地、人和萬物之名，故先天之氣未必就直接等同於天、地、人和萬物。所謂不離，則謂天、地、人和萬物中，又都蘊有先天一氣。天地萬物根據其性質而分類，可劃分為不同的群體。由於事物的性質不同，所形成的群體各異，故形成了宇宙間事物有規律之秩序，並由此形成了宇宙間的和諧發展。

對於天、地、人和萬物在生化過程中的種種關係，都可以易理來規範。郝大通說：“若夫太極肇分，三才定位，布五行於玄極，列八卦於空廓，發揮七政，躋次紀綱，垂萬象於上方，育群靈於下土。”^②因道的化生作用，太極開始陰陽分化，陰陽分化產生了天、地、人三才，定三才之位，布五行之序，列八卦之方，發揮七政，躋次紀綱，垂萬象於上方，育群靈於下土，均是道的作用。“是故聖人仰觀俯察，裁成輔相。信四時而生萬物，通變化而行鬼神。通精無門，藏神無穴，寂然不動，感而遂通。”^③聖人通過對天地運化規律的探究，順之而行事，裁成輔相，變通以適道之神妙莫測的變化。聖人之精神不散，不為物所轉，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聖人作易，易理即包天地萬物之理。郝大通倣《周易·雜卦傳》之形式，來論卦理所展示的事物發展中種種複雜的聯繫，以及在這種聯繫之中人

① [金]郝大通：《太古集·序》，《中華道藏》第26冊，第689頁。

②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一，《中華道藏》第26冊，第690頁。

③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一，《中華道藏》第26冊，第690頁。

們的行為規則。如事物各循其序而發展，其理為泰；事物的發展進入到一種無序的狀態，其理則否；一事物在開始生長和發展之初，就如乾卦初九爻辭所言，應潛龍勿用，故臨事之始適宜於潛而不發；當事物發展進入到即將成熟的階段之後，如乾卦九四或躍在淵，則應及時進德修業而有所作為；在冬天，霜降之後，則知寒冷的“致堅冰”的日子將要到來；如此等等。因此，事物的發展是有其內在規律的，掌握易理的聖人能順此規律而行，運用易理來指導自己的行為，因而可以理解事物的發展過程，從而神化靈通，處於任何境地，都能立於不敗之地。

宇宙生化萬物存在種種的規律性，《太古集》以易圖的形式對之進行了概括。其一，認為天象二十八宿與日月、五行、七政相經緯，成宇宙時空循環周度的變化。《太古集》卷二中有《二十八宿加臨四象圖》：“天象有二十八宿，度則三百六十五又四分度之一者，分布於十二分野之中而經，星之常道也。所以日月、五行、七政為緯，循環周度，變化生焉。以分四維、四正之義者，東方、南方、西方、北方，自得其數，同天地日月之功。有蒼龍焉，有白虎焉，有朱雀焉，有玄武焉，此者亦象春之與夏，秋之與冬也。”^①從天象來看，二十八宿分布在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的區域，從地象來看，則以十二地支將二十八宿劃為十二分野。以二十八宿為經，以日月、五行、七政的循環運行為緯，則有不同的天象和地象有規律地發生。最典型的，如天象的春、夏、秋、冬四季的變化，就與二十八宿中蒼龍、白虎、朱雀、玄武的變化有關；地象的東、西、南、北、東北、東南、西北、西南之四維、四正，合於《周易》八卦之方與數。宇

①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二，《中華道藏》第26冊，第694頁。

宙時空的形成與循環流轉，是由天象二十八宿與日月、五行、七政相互作用而成的。《二十八宿加臨四象圖》既論宇宙時空運轉的規律，亦含有道教的內丹修煉之理在其中。《周易參同契》云：“青龍處房六兮，春華震東卯；白虎在昴七兮，秋芒兌西酉；朱雀在張二兮，正陽離南午；三者俱來朝兮，家屬爲親侶。本之但二物兮，末乃爲三五；三五並爲一兮，都集歸二所；治之如上科兮，日數亦取甫。”^①《周易參同契》不明言煉丹之方，故託天象二十八宿以喻，《太古集》則以二十八宿爲經，以日月、五行、七政爲緯，論宇宙時空運轉的規律和道教的內丹修煉之理。

其二，認爲一年之中，物候自來，爲應時之氣。《太古集》中有《二十四氣加臨七十二候圖》，“天地定位，日月運行，八節四時，自然運轉，所以暑往則寒至，春去則秋來，而成一歲之功。歲功之內，有七十二候焉。候謂應時之候，明物有自然應節氣，則五日七分而爲一候者也。自立春至大寒之後，凡爲一年，則有之十二次，物候自來，應時之氣也。”^②此圖僅就時間循環來探討天地的運轉規律。對於時間問題的討論，中西文化和哲學有所差異。西方哲學用理性去追溯和展示時間之源，最後與希伯來的宗教合流，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的上帝爲時間之源。中國哲學對於時間只把它作爲一種宇宙的現象肯定下來，然後探討時間以一種什麼樣的方式存在。《太古集》以爲時間的存在是一種循環的現象，天地定位後，日月自然運轉，形成時間。時間“暑往則寒至，春去則秋來”，是一種循環的存在。對於時間的存在，分得細一點，則有所謂“二十四節

① [五代]彭曉：《周易參同契分章通真義》卷下，《中華道藏》第16冊，第109頁。

②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二，《中華道藏》第26冊，第694頁。

氣”、“七十二候”之說。一年有十二月，一月有一節一氣，又六分每五日爲一候，一年有七十二候。所謂候，“謂應時之候，明物有自然應節氣”^①。就是說，在一年節氣變化的過程中，自然有和節氣變化相應的物候出現。如“水泉動”、“蚯蚓結”之類，共有七十二物候。物候主要是爲了測量時候、節氣的變化，故以物候來表徵“應時之氣”。而在道教內丹修煉中，物候以及應時之氣可以用來表徵天地運行的節度。修丹者應因循此節度以調修煉之火候，不過亦不能不及，纔可望修成大丹。

第三，天地間陰陽兩氣的消長遵循“物凡損之而益，益之而損”的原則。《太古集》卷之三中有《二十四氣加臨乾坤二象陰陽損益圖》，此圖則實以“十二辟卦”結合二十四氣論一年之間陰陽兩氣的循環消長。其言曰：“冬至之日，一陽始生而成復卦；大寒之日，二陽始生而成臨卦；雨水之日，三陽始生而成泰卦；春分之日，四陽始生而成大壯卦；穀雨之日，五陽始生而成夬卦；小滿之日，純陽而成乾卦；夏至之日，一陰始生而成姤卦；大暑之日，二陰始生而成遯卦；處暑之日，三陰始生而成否卦；秋分之日，四陰始生而成觀卦；霜降之日，五陰始生而成剝卦；小雪之日，純陰坤卦用事。所謂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也。”^②其原則爲“物凡損之而益，益之而損”，這又是老子《道德經》的思想。但《二十四氣加臨乾坤二象陰陽損益圖》，以乾坤兩卦的變化來論一年二十四氣的變化，只能表徵天地運動之“大用”，即陰陽兩氣變化的大的原則，而不能對於其中的細微處的原理，如日月之運行，風雷之出沒，山澤之通塞等等的原理

①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二，《中華道藏》第26冊，第694頁。

②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三，《中華道藏》第26冊，第697頁。

有所揭示。《太古集》卷三中還有《六子加臨二十四氣陰陽損益圖》，認為“乾坤二象，象天地之大用，由未盡其理者”^①，因此，“再明日月之運行，風雷之出沒，山澤之通塞。據此六卦三男三女所行之道，亦自冬至之日爲首，以陽變陰，以陰變陽；至夏至之日爲首，以陰變陽，以陽變陰。陽陰錯雜，各有所變，變而通之，以明化物之功本自無爲之治，出於自然而然也。”^②此圖，震、坎、兌居右下方，巽、離、艮居左上方。如自震、坎、兌開始，向左運行，第一組卦爲豫、節、困；第二組卦爲解、屯、萃；第三組卦爲恒、既濟、咸，此三組卦外卦均爲震、坎、兌。向右運行，第一組卦爲履、渙、噬嗑；第二組卦爲睽、蒙、無妄，第三組卦爲損、未濟、益，此三組卦內卦均爲震、坎、兌。如自巽、離、艮開始，向左運行，第一組卦爲謙、豐、井；第二組卦爲蹇、革、升，第三組卦爲咸、既濟、恒，此三組卦內卦均爲巽、離、艮。向右運行，第一組卦爲小畜、旅、賁；第二組卦爲家人、鼎、大畜；第三組卦爲益、未濟、損，此三組卦外卦均爲巽、離、艮。《六子加臨二十四氣陰陽損益圖》是以六子卦的陰陽運行為主，據此六卦三男三女所行之道，亦自冬至之日爲首，以陽變陰，以陰變陽；至夏至之日爲首，以陰變陽，以陽變陰，陽陰錯雜，各有所變，變而通之，以明化物之功本自無爲之治，出於自然而然也。

郝大通認為，《周易》六十四卦除去坎、離、震、兌四正卦後，共餘六十卦三百六十爻，其分布在一年中，一爻管一日，亦可以盡一年之陰陽消長。《太古集》卷三中有《二十四氣加臨卦象圖》，最裏一圈爲一白圈；第二圈爲坎、震、離、兌四卦分居北、東、南、西之位；第三圈爲

①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三，《中華道藏》第26冊，第697頁。

②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三，《中華道藏》第26冊，第697頁。

十二地支成一圓形；第四圈爲二十四氣成一圓形；第五圈爲“公、辟、侯、大夫、卿”組成一圓圈；第六圈爲六十卦周。這可能是解釋《周易參同契》“六十卦周，張布爲輿”之句。此圖解曰：“起自冬至之日，以中孚有信，陽氣始生；至夏至之日，以咸相感，一陰始長。故知卦有六十，經遊二十四氣之間，凡三百六十而成一歲之功。一年之內，則有三百五十四日，積之閏餘，故知自冬之日至滿一歲，度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每一日管行一爻，六日七分而成一卦，內有閏餘，共成其數也。惟坎、震、離、兌而歸四正，不在其間者也。”^①此圖以坎、離、震、兌爲四正之卦，和漢代象數學的觀點接近。值得關注的是，此圖所體現出來的思想，冬至之日，值中孚與復，中孚有信，陽氣始生，爲復。夏至之日，以咸相感，一陰始長，爲姤。卦有六十，每卦六爻共三百六十爻，一日行一爻，六日七分而爲一卦。

《周易》十二辟卦、六子卦等以及六十四卦除坎、離、震、兌四正卦外的卦爻變化，以《周易》卦爻象變化的形式表徵天地間陰陽兩氣有規律的消長。其陰陽消長的原則就在於“物凡損之而益，益之而損”。天道有陰陽的消長，內丹的修煉亦要法此陰陽的消長，以和天道的運行同步。因此，對於天道陰陽運行規律的探討，對道教內丹修煉而言，不僅在於滿足一種力圖瞭解外部事物、探尋未知世界的願望，更在於對於這種規律進行掌握和運用，以達成天人合一、與天地同在的宗教理想追求。

第四，《周易》六十四卦通天地萬物之情性。《太古集》卷三中有《六十甲子加臨卦象圖》，其云：“夫天地之道而生萬物，貴無過於人也，則成三才之道，而配支干、納音，爲六十甲子。故有乾坤二卦而生

①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三，《中華道藏》第26冊，第698頁。

六十有四，數則有萬一千五百二十，象萬物之數也。衆象之內，以屯爲初。法此，甲子有六十，而自相配偶六十四卦，而通萬物之情性，以存品類之吉凶、悔吝、憂虞、存亡、得失，無不備矣。”^①天地之道生萬物，而人最爲貴。人與天地並而爲三才，天干爲天象之反映，地支爲地象之反映，人合天地之道，以天干、地支相合，組成六十甲子，並納音以紀年之陰陽五行。《太古集》以《周易》六十四卦與六十甲子相配，六十四卦中，乾之策二百一十四，坤之策一百一十四，陽卦三十二，陰卦三十二，六十四卦共得萬一千五百二十，象萬物之數。寅月爲一年之始，以屯卦值寅之月，布六十四卦於六十甲子中，成《六十甲子加臨卦象圖》，甲子、乙丑、丙寅、丁卯四年各納兩卦，甲子納乾、中孚，乙丑納坤、小過，丙寅納屯、既濟，丁卯納蒙、未濟。目的在於“通萬物之情性，以存品類之吉凶、悔吝、憂虞、存亡、得失”。通天地萬物之性情對於道教內丹修煉來說，意義重大。因爲道教內丹的修煉與天地造化同途，亦有吉凶、悔吝、憂虞、存亡、得失等各種情況。對於這些情況處理妥當與否，直接關係到內丹修煉成功與否。而《周易》六十四卦通天地萬物之情性，故可以通過引《易》入道，以《易》之理釋道教內丹修煉之理，從而做到趨吉避凶。

其他如《十二律呂之圖》、《五運圖》、《六氣圖》、《四象圖》、《北斗加臨月將圖》、《二十四氣日行躔度加臨九道圖》、《八卦數爻成歲圖》、《天元十干圖》等，皆有釋義，從八卦五行，天文曆法之圖像，研究其間運動流轉之象數規律，以用之於煉丹。

爲什麼《太古集》要對天地自然運轉的規律進行探討？這要從煉丹的理念和指導思想入手，纔能得到合理的解釋。煉丹家認爲，

煉丹與天地造化同途，是一種天人合一的行爲。天人合一是指天人遵循同一原理進行運轉或生長，天地不老的原因是煉丹家所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天地不老的一個最明顯的表現，即是斗轉星移、四時運轉的規律性和循環性。因其是循環的和有規律的，故古人認爲天地不老。按丹家的觀點，人與天地均是道化的產物，不管此道是元氣或是某種精神性的存在，都是同一源頭的產物，其產生的原理是相同的，故而人與天地齊壽在理論上是可能的。如何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達成人與天地的齊壽，在這個問題探討的過程中，煉丹學不僅實驗了各種煉丹和養生的方法，並且更爲重要的是，對天地不老的理論進行了探討。從《周易參同契》開始，道教就已經以日月象結合五行、六律、天干、地支、二十八宿對天地運行的規律進行探討，並以易卦、易爻、易理來說明天地運行的模式。如比較著名的“月相納甲法”、“十二辟卦”、“十二律呂”結合“十二地支”明陰陽兩氣的循環消長說、“四時刑德說”等等。^①可以說，《周易參同契》的內容，對後世修丹的理念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而郝大通《太古集》法《周易參同契》之學，以易圖來發明天地陰陽運行之理，並以之指導內丹修煉，對於道教內丹學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三、法天地造化生物原理以論還丹之爐鼎的思想

《太古集》卷三有《三才象三壇之圖》。“夫三才者，天一、地

① 宋儲華谷注《周易參同契》謂：“剛柔迭興，更歷分部。龍西虎東，建緯卯酉。刑德並會，相見歡喜。刑主伏殺，德主生起。二月榆死，魁臨於卯。八月麥生，天罡據酉。子南午北，互爲綱紀。九一之數，終則復始。含元虛危，播精於子。”見《中華道藏》第16冊，第164頁

二、人三也。今則不然，所謂天在上，地在下，人立乎中，以象三才，非取一、二、三，惟取上、中、下品是也。故知上品類天之萬象，以明十干之類是也；中品類人有萬事，此者皆自天之下，自地之上而居於中，以明八卦、五行之屬是也；下品類地之萬物，以明十二支位是也。此具三品以證三才。《易》曰：‘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天道廣矣，地道大矣，人道備矣。天道雖廣，若不以人法之，而天道不能顯著；地道雖大，若不以人則之，而地道不能成就。惟人道獨能法則於天地，變化於萬有，興廢於萬事者，亦自此而然也。”^①

人法天地造化生物的原理來修煉內丹。在天、地、人三才中，人的地位非常重要，因為修煉內丹的最後落腳點是人。天地之道，只有在人道的介入下纔是有意義的。此圖對“三才”的解釋和以前有所不同。《道德經》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對於天地人三者的關係，郝大通認為存在一種觀點，認為天排第一、地排第二、人排第三，天地人三才，人為最末。在對此圖的解釋中，郝大通取天在上、地在下、人在中的觀點，以上中下三品以象天地人三才。天圓而地方，天有十干，天之萬象，以天干類之，地有十二支，地之萬物，以地支類之，人有萬事，以五行八卦類之，共同組成此圖。此圖特別強調人的作用，認為天道和地道雖然廣大，但如果不以人法則之，則仍然處於一種不能“顯著”和“成就”的“遮蔽”狀態。天地之道的意義在於人道對之的理解和取法。人道能法則天地，變化於萬有，興廢於萬事。人道是一種在法則天地的實踐活動中生成和表現出來的，這就凸現了人的主體性、能動性，但這種主體性和能動性又是建立在對天地進行取法的基礎上的，認為人道

①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三，《中華道藏》第26冊，第700～701頁。

之法則源出於天地之道，只有和天地之道和諧一致，人道纔是有可能的。因此，天地人三才之道是一個和諧的統一整體。這是一種系統論的觀點，同時，也表達了一種可貴的人學思想。

宇宙秩序和法則源自於道，受道的支配。有一個永恒的道在生成和發展萬物。人對於此道的領悟是通過對天地之理的領悟來得以實現的。人和天地一體，人道是依自然天地之道而建立起來的一種秩序，是形而上之道的直接顯現。道是宇宙間秩序和法則的惟一來源，但人同時又能分有這種法則和秩序。人道法天地之道而形成，但人道本身又是自足的。所謂自足指的是人道和天地之道相比，並無不足之處，沒有缺陷，能够完整地把握生天生地之道的內容。故一方面人道源出於天地之道，直接和形而上的大道相通。但另一方面，人道也能通過天地之道把握無限之永恒大道，天人之間是相溝通的。郝大通法天地造化生物的原理以論還丹之爐鼎的思想就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

因為天人之理是相通的，因此，對於天地造化的法則和原理，修練者可以以一己之心和一己之神去對之進行體會。這和孟子的“盡心、知性、知天”思想有着異曲同工之處。郝大通認為，對於道的認識，如道之教與化、道化生天地萬物的功用，均必須通過人，特別是通過人的心神纔能進行理解。在《〈周易參同契〉簡要釋義並序》中，郝大通說：“易之道，以乾爲門，以坤爲戶。以北辰爲樞機，以日月爲運化。以四時爲職宰，以五行爲變通。以虛靜爲體，以應動爲用。以剛柔爲基，以清淨爲正。以雲雨爲利，以萬象爲法。以品類爲一，以吉凶爲常。以生死爲元，以有無爲教。故知教之與化，必在乎人；體之善用，必在乎心；變而又通，必在乎神。以一神總無量之神，以一法包無邊之法，以一心統無數之心，自古及今，綿

綿若存，是謂《周易參同契》簡要釋之義也。”^①易道是對天地之道的闡發。道體雖然言之以虛無，但其作用於器物，器物應道之動就能為用。《周易參同契》所言之道，以乾坤為門戶，以北辰為樞機，法日月之運化，行天地四時之序，和合變通五行，這都是對天地之道的闡明和循行。故修道人要以天地萬法為象，以虛靜為體，以應動為用，以剛柔為基，以清淨為正，以雲雨為利，以品類為一，以吉凶為常，以生死為元，以有無為教。這樣，就能體味道之精髓。天地之理雖然既廣且大，修丹者心體清靜，以一己之心、一己之神來對天地造化之理進行領悟，以己之一心，代天地間無數之心，以己之一神統天地間無量之神。因為雖然自然之神妙變化莫測，人身體內的變化亦無窮，但天、地、人三才都是大道化現的產物。所以，修真之士修持之時，就能以一神總無量之神，以一法包無邊之法，以一心統無數之心，從而與道相契。郝大通認為，此精神自古及今，綿綿若存，這就是內丹的法訣，也是《參同契》的精神實質。

以一神總無量之神，以一法包無邊之法，以一心統無數之心，就能法天地造化之理以論還丹。《太古集》卷二中有《三才入爐造化圖》，對於內丹的原理，有所闡發。郝大通說：“夫三才之道者，天、地、人也。天元有十干之屬，地元有十二支之屬，人元有五行、八卦之屬。此三才而配於支干、五行、卦象之屬，而入乎虛，而出乎無。虛無之間，而生長成就萬物之功不有怠倦者，因造作而必得所化，化之與造，為者本無為之化也。爐有三層、十二門，火居於中，煉乎三才之真氣而合成道也。”^②即認為道本身是一種形而上的存

①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一，《中華道藏》第26冊，第690頁。

②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二，《中華道藏》第26冊，第695頁。

在，它和有形有象的實有天地萬物不同，道表現出來好像是既虛且無，但是，道生長成就萬物之功卻無有怠倦。因道之造作而使得天地萬物生化萬變，但化之與造，都是道的產物，道作為造化之主宰，作為“為者”，本質上又是無為的，是一種“無為之化”。人法道的“無為之化”，配天道以天干，配地道以地支，配人道以五行、八卦，入乎虛而出乎無。內丹修煉中，所謂天干、地支、五行、八卦之屬，即是對天、地、人三才之道的表述。“三才入爐造化”，即指人法天、地之道而煉丹，煉天地人三才之真氣而合於道。三才入爐造化產出白雪，“無為之化”的“虛無大道”就是“爐中產白雪”的原因。於此，郝大通以《周易》之革卦象喻“白雪”，以歸妹卦象喻煉丹之爐。對人而言，火為心火，澤為腎水。平常時，人的心火處上，腎水處下，修丹時，使心之火嚮下，腎之水處上，火在澤下，則水火交媾，產出“白雪”，故革卦為“白雪”，“白雪”當為煉丹之藥。雷行澤上，謂之爐，於卦為歸妹。因爐為煉還丹之所，合歸妹之“歸”意，且歸妹卦雷行澤上，澤應雷而動，有爐中物熟之象，故以歸妹卦喻爐。《太古集》卷二中還有《八卦收鼎煉丹圖》，此圖與《三才入爐造化圖》一樣，亦是論內丹修煉之理。在此圖中，郝大通提出“清淨”作為“鼎中有黃芽”的一個條件，認為：“八卦收歸於鼎者，謂乾象天，坤象地，震象龍發乎雷，巽象虎生乎風，坎象雲降乎雨，離象電閃乎光，艮象山通乎氣，兌象澤說乎物。因乾健而運，自坤順而動，得此三男三女，妙乎大用而利於萬物。此則明雷、風、雲、雨、電、閃之屬，本自晴空而來，復歸晴空而去，故謂之鼎。鼎之為器，下存於火，中煉其天、地、雷、風、火、山、水、澤而成大丹也。”^①其以《周易》

①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二，《中華道藏》第26冊，第695頁。

恒卦論丹之“黃芽”，認為“黃芽”乃天氣下降，與地氣相交變化而成。它與“白雪”相應，“白雪”為地之水氣與天之火氣相交變化而成。震為雷，震卦一陽二陰，天之陽氣始交陰；巽為風，巽卦二陽一陰，地之陰氣始交陽。陰陽初交，在內丹景中，則謂之“黃芽”，故以雷風恒卦喻之。鼎卦有“鼎”之象，故以鼎卦喻丹之“金鼎”。八卦收歸“鼎”內煉造，合成大丹。

從上述這些易圖中可以看出，郝大通認為天地人三才之道是相通的，人們所得之道與宇宙化生萬物之道同。對於此道，人們的態度有二：一是順此道而行，一是逆此道而動。郝大通此論順逆和一般之內丹家有所不同。通常認為，內丹修煉為逆常規而行，所謂“順則生人，逆則成仙”。順是人體精氣神三寶嚮外，從而生人生物，逆是精氣神三寶保持在身體之內，神氣相合，精氣互化，從而成仙成道。郝大通的宇宙觀認為，道生宇宙萬物，萬物中有道，萬物只要隨順此道，法道之自然，就能陰陽和順而百物興，這就是道之清靜；如果逆此道而行，恣情嗜慾，則五行運行混亂，四方上下六合相傾，天地顛倒。因此，道是至極玄妙之物，不可以須臾離。他說：“是道也，用之以順，兩儀序而百物和；行之以逆，六位傾而五行亂。”^①因此，修真達道之士一方面法聖人之仰觀俯察，順天地自然之道以生物、成物，德化十方；另一方面其精神不妄為，故能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從而慧超三界，直入玄都。《道德經》有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郝大通以道法自然為內丹修煉的最高境界。西方的哲學和宗教在談及造化者與造化者所生成之物時，通常有這麼一種觀點：即認為造化物的生成是對造化者的分有和

摹擬。因此，相對於造化者而言，造化物是不完滿的。分有和摹擬的層次越多，其完滿性就越差，由此形成了從造物主到各級造化物在完滿性上從高到低順序遞減的一種狀況。如柏拉圖的摹本、理念說，基督教的原罪說等，都認為現實的事物是由其形而上的理念所決定的，現實事物相對於其所摹仿的理念來說，是不完善的，而理念本身則是完善的。郝大通的道法自然說，雖然認為天地人和萬物均由道演化而來，但其完滿性並不比作為萬物主宰的道差。人和萬物順道之自然，就能與道相合，達到與天地並存的境界。

人要法天地自然之道，也是非常簡單的。郝大通說：“大抵動靜兩忘，性圓命固，契乎自然。”^①就是這麼簡單易行。但人們對此簡單易行之道似乎不能理解，“自然之道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者”，其原因何在，郝大通認為是“蓋情慾緣想害之之謂也。人若去妄任真，超塵離法，混俗而不凡，獨立而不改，抱一而不離，周行而不怠，於仙道其庶乎！”^②儒家本重綱常倫理政治，佛教重寂滅，但郝大通將儒、釋之學均納入到道教“道法自然”中來，他說：“顏子有坐忘之德，孟軻有養素之功，蓋亦專於一事也。今舉其大綱，開諸異號，所謂同歸而殊途，名多而理一。示之可以益於後學，能使道心堅固，真正無私。若執志待終，則位標仙籍，永作真人，神通萬變，羽化飛昇矣。”^③顏淵的“坐忘”，孟子“養浩然之氣”，均和道教的內丹修煉去妄存真，抱一而不離，獨立而不改，專於一事相同。而佛教禪宗“所謂毛吞大海，芥納須彌，木馬嘶鳴，石人唱

① [金]郝大通：《太古集·序》，《中華道藏》第26冊，第689頁。

② [金]郝大通：《太古集·序》，《中華道藏》第26冊，第689頁。

③ [金]郝大通：《太古集·序》，《中華道藏》第26冊，第689頁。

和。此皆開悟後覺，不得已而爲言。”^①這都是通過不同的道路，達到相同的目的，名辭不同，道理則一。

郝大通謂自己作此書的目的在於使後學者受益，使他們道心堅固，與道合真，無私妄而循正道而行。後學者如能堅定其志嚮，自始至終，勤於修行，則可以位入仙籍，永作真人，神通變化，羽化飛昇。“如是則非我門而不入，非我道而不然，然而然，然於不然而然也。”^②這段是就《太古集》一書對弘道所具之功能而說的。郝大通曾持不語偈，坐於趙州橋下，六年不語亦不動，其姪女和姪女婿，過而視之，禮拜有加，他不介意，終無一語，讓姪女與姪女婿嗟嘆而去。但對於宣教，則又極顯其迫切心理。認爲其所作此書對於道門的後學者有極大的益處，能使之趨入道教之門，非道教之道而不信。而於道教之道，又是自然而然地去信，不會有任何強迫之感，是非常圓滿的。

郝大通的《太古集》，借易圖、易理論天道運行之理和道教的修煉思想。認爲道生萬物是一個從無到有，又從有到無的過程。這個過程是大道作用的結果。天地自然之道、易道、大丹之道，其理是同一的。《易》之乾坤坎離，即代表了自然的天地日月；《易》之卦爻象及其數的變化，代表了宇宙化生萬物的不同情況和規律。人通過習易之理進而達到悟天地自然之理，就可以貫通天地人三才，修成大丹。而易之理主要是通過易圖表現出來，通過賦予各種易圖以煉丹的理念，郝大通將宋元道教易圖學又推向了一個新的發展高峰，在道教史和易學史上做出了突出貢獻。

①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一，《中華道藏》第26冊，第690頁。

② [金]郝大通：《太古集·序》，《中華道藏》第26冊，第689頁。

第二節 內丹修煉理論

郝大通《太古集》卷四有三十首《金丹詩》，集中反映了他的內丹學理論思想。我們擬從五個方面，對郝大通內丹學思想作一個闡釋。

一、論內丹之藥物

關於內丹藥物的思想，郝大通第三首《金丹詩》云：“紅鼠黑蛇越世奇，神仙此際泄天機。雷聲一震三山裂，日出同光四海知。是說老人呈皓首，又聞赤子掛青衣。先生謂彼敷真理，報道郎君來得遲。”^①

這首詩主要講內丹之藥物。郝大通的內丹學將內丹之藥看成是一種陰陽的和合物，即陰中應該有陽，陽中應該有陰，而不僅僅是單純的陰與陽。陰陽交媾，則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周易》中，坎、離兩卦即有此意，坎為陰中有陽，離為陽中有陰，坎離相合，則結金丹。郝大通以“紅鼠”與“黑蛇”，喻指丹藥中的陰中陽、陽中陰。其中，鼠地支屬子，方位屬北，在《易》為坎，紅則為南方之色，此喻陰中有陽；蛇地支屬午，方位屬南，在《易》為離，黑則為北方之色，此喻陽中有陰。

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陽相交媾，成就金丹希世之奇功。雷指震卦，“雷中一震”，指震卦初位之陽爻，代表內丹修煉中的一陽來復；“三山裂”，指內丹一陽來復之功效，也喻指內丹修煉中打通

①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四，《中華道藏》第26冊，第701頁。

人身後督脈尾閭、夾脊、玉枕之三關。得金丹一粒之後，金丹在人身有如日出，能使身體百骸血脈通暢，此即“四海同光”之意。皓爲金白之色，喻指西方，青爲木之色，喻指東方；赤子爲陽，老人爲陰。結合起來，“老人呈皓首，赤子掛青衣”，喻指內丹金木相逢、陰陽相合。此詩對內丹之藥物，有一說明，所說之理乃入道門徑之一。

大通第四首金丹詩云：“黃羊化作白猿猴，猛虎留蹤待赤牛。兔在穴中狸在火，玄通妙處道根由。誕靈降跡推遷運，十二春還六十秋。道氣歸身逢至友，蓬萊會上約瀛洲。”^①這首金丹詩既是郝大通對金丹藥物的說明，也是對自己生死之事的一個預言。於地支而言，黃羊指未，白猿猴指申，猛虎指寅，赤牛指丑。丑與未皆爲土，申猴指金而猛虎指寅木，此詩意指在中央意土的作用下，金木性相逢之意。又兔喻陽而狸喻陰，兔在穴指陽中有陰，狸在火指陰中有陽，還是喻指的內丹藥物陰陽相媾之意。而十二春還六十秋，既指內丹火候之七十二候，也預言大通七十二年的修道、弘道生涯。大通虛歲爲七十三，周年則七十二，七十二歲昇仙羽化，所謂“道氣歸身逢至友，蓬萊會上約瀛洲”。

大通第二十八首金丹詩對於煉丹的藥物，有更直接的說明，其云：“三一壺中景異常，長眉翁坐看松篁。六銖絳彩裝金相，十二重樓飲玉漿。白鶴樹邊頻俯仰，烏龜池畔任低昂。靈童坎步前來立，獻與先生續命湯。”^②“三一壺”，“三一”指的是精氣神三者合而爲一，聚於丹田之中，丹田有精氣神三寶，號稱“三一壺”。此壺中景色異常，中有長眉壽翁閑坐聽松。六銖指《周易》卦之六爻，喻人身

①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四，《中華道藏》第26冊，第701頁。

②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四，《中華道藏》第26冊，第703頁。

之前三三，後三三，裝金相指純陽之象；十二重樓飲玉漿，喻指人咽津吞液，白鶴、烏龜都代表長壽之象，詩意指得丹後可以長生久視。靈童出現，指真性呈現，性明則命壽而長。

二、論內丹之鼎器、火候

大通第八首金丹詩談論煉丹之鼎器和火候問題，其云：“鼎器從來六有三，一欵一側一安鑲。金鉉玉質通嘉致，供聖養賢煉瑞丹。風火家人能返照，變形易體改容顏。須知烹飪成新法，傳得鍾離道不難。”^①“六有三”，六為總數，包括前三三，即上中下三丹田；後三三，即尾閭、夾脊、玉枕三關。六者的位置各不相同，由任督兩脈貫通，有欵、有側、有鑲轉。因烹煉精氣神的場所各不相同，故有玉液還丹與金液還丹之不同，但三丹田與三關皆為人修丹之重要部位。風火乃起火、運火之象徵，上風下火在《易》乃家人之卦，家人最重要的是“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陰陽相得，以不同於世俗法則的方法烹煉藥物，能得鍾離神仙之道。

大通第九首金丹詩：“兌家有卦號歸魂，返老延齡別有門。少女聘時須待命，長男交日見重孫。口中安口如何說，身外有身豈可論。休道神仙無覓處，蛻形忘跡道常存。”^②“兌家有卦號歸魂”，此指的是《周易》八宮卦說之歸妹卦，雷行澤上，謂之爐，於卦為歸妹。因爐為煉還丹之所，合歸妹之“歸”意，且歸妹卦雷行澤上，澤應雷而動，有爐中物熟之象，故以歸妹卦喻爐。又雷澤歸妹，上震下兌，

①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四，《中華道藏》第26冊，第702頁。

②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四，《中華道藏》第26冊，第702頁。

長男少女。少女指兌，西方；長男指震，東方。東西交，龍虎鬥，陰陽合。身外有身，是金丹之效。蛻形忘跡，但道常存。

丹田乃煉藥歸爐之所，藥不歸爐，則容易傾覆，勞苦而無功。大通第十一首金丹詩：“蒼龍鬥虎不曾閑，少女驅回六長男。會向黃庭頻俯仰，寧知玉戶默包含。寶瓶頻綻紅蓮朵，獅子潛行黑玉潭。力士擒將歸洞府，萬神羅列競來參。”^①龍虎相鬥，東西相合，少女爲兌屬西，長男爲震屬東，東西合，龍虎鬥，會於黃庭，皆指內丹藥物陰陽交媾。但這都應該在丹田鼎爐中才能進行，寶瓶、黑玉潭、洞府，皆指煉丹之鼎爐，陰陽交媾，得金丹寶珠一顆，將之收入洞府丹田，身中有寶，性上光明，萬神豈不競相來參拜。

大通第十二首金丹詩，則有調和內丹火候之意。其云：“八卦相乘定主賓，五行生剋驗君臣。青鸞撞入火龍窟，赤鳳飛吞金虎身。夫婦相交調律呂，父男和順得中純。皆因神氣能常守，一息沖融一寸真。”^②八卦相乘，八指三畫的八經卦，八經卦相乘，得六十四卦。六十四卦中，乾坤坎離爲鼎器、藥物，餘六十卦張布爲火候，故卦有主賓之分。五行指金、木、水、火、土，五行有生有剋，故可以分君臣。主賓、君臣之分，是調和陰陽之意。青鸞撞入火龍窟，青屬東方木之色，代表木，鸞爲鳥，代表南方雀之象；火爲南方，龍屬東方，東南交，代表龍從火裏出，表明木火爲侶。赤鳳飛吞金虎身，赤鳳爲陽中陰，金虎爲陰中陽，陰陽相交合，有如夫婦琴瑟之調，調律呂，喻指陰陽相交合之火候。要體化純陽，又不能至於亢龍有悔，必要父男和順得中，纔能體化純陽，“中”乃易之精神，無過無不及，

①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四，《中華道藏》第26冊，第702頁。

②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四，《中華道藏》第26冊，第702頁。

體中道而丹成。以上諸多術語，究其意，不過是神氣常相守而已，一息沖融，息不同於風與喘，常人呼吸，不能歸根，即歸於命蒂，皆不能算作是真息，真息深而綿長，有如《莊子》中所說“真人之息以踵”，真息出現的前提是神氣相融相守，神與氣不相融，則真息難出現。真息出現，神氣相抱，則一息沖融一寸真。

郝大通內丹理論還有類似於邵雍易學式的“天根”“月窟”之說。大通第十六首詩：“刀圭元屬甚人家，赤鳳端眸看落霞。岸上草逢添瑞色，灘頭石遇結靈砂。北溟幾度鋸犀角，南浦屢曾摘象牙。更有一般堪賞處，天池裏面放金花。”^①刀圭喻丹頭，大通認為怎麼樣纔能結丹頭呢？要“赤鳳端眸看落霞”，落霞為西屬金，赤鳳為南屬火，西南之位，如果對應於邵雍的先天六十四卦圓圖，則正好是“乾遇巽時觀月窟”之“月窟”之所在；同時，南浦屬離，象與西南有緣，亦喻指內丹之退陰符。這也表明，金要得火，纔能鍛煉成材，金丹不離火。岸上草，灘頭石，草與石，草為木屬東，金與石同性屬西，“岸上草逢添瑞色，灘頭石遇結靈砂”，代表內丹中的“以東合西”、“北溟鋸犀角”，北溟屬坎，犀與牛同性，喻北偏東，合於邵雍先天六十四卦圓圖中“地逢雷處見天根”之意，喻進陽之火。丹頭得火烹煉，舉東與合西，更兼進火與退符，就可以天池裏面放金花，得金丹大成。

以“月體納甲”來論說內丹之火候，也是郝大通內丹學理論的一個重要特色。大通第十三首金丹詩：“欲識丹砂分兩齊，西南北位配三奇。九陽宮裏開金戶，陰六堂前攪玉池。銖別三百八十四，斤分十六兩須知。午前子後隨時用，萬道霞光罩玉輝。”^②丹砂指煉丹之藥

①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四，《中華道藏》第26冊，第702頁。

②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四，《中華道藏》第26冊，第702頁。

物，三奇，一說爲甲戌庚、乙丙丁、壬癸辛，陽九而陰六，九爲老陽之數，六爲老陰之數，銖分三百八十四，指火候，斤分十六兩是藥物，陰陽各半之意，午前子後，進火退符，萬道霞光指丹成之功效。此詩之意含月體納甲之說，與魏伯陽《周易參同契》“三日出爲爽，震受庚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蟾蜍與兔魄，日月氣雙明。蟾蜍視卦節，兔者吐生光。七八道已訖，屈折低下降。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艮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節盡相禪與，繼體復生龍。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①同旨。其中，以震、兌、乾、巽、艮、坤代表月亮之盈虧，以說明煉丹之火候。初三日，月現於西，象震納庚；初八日，月上弦現於南方，象兌納丁；十五日，月滿於東，象乾納甲；十六日，月居西，象巽納辛；二十三日，月居南，象艮納丙；三十日，月晦而喪明於東北，象坤納乙。乙丙丁、甲戌庚、壬癸辛三奇皆可用之於月體納甲，以說明丹道的火候。

三、論內丹修煉之步驟

（一）絕外緣，不動心。

學道修仙先要絕外緣。大通第二十五首金丹詩：“學道先須絕外華，修真養素屬仙家。忘情蓋爲烹金液，息慮都緣煉紫砂。一性朝元攢五氣，萬神聚頂放三花。從茲得達長生路，永向清霄混彩霞。”^②修心性之真，見素抱樸，絕外緣是外功，外功還須內功相應，

① [五代]彭曉：《周易參同契分章通真義》卷上，《中華道藏》第16冊，第86頁。

②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四，《中華道藏》第26冊，第703頁。

內在修心性要忘塵情，息紛紜如野馬之思，這就需要煉紫金丹。真性返歸於內，則能攢五氣於一體，使之朝元。氣聚則神旺，神聚則精氣神三花貫頂，從此可以達至長生之路，得道成仙。

絕外緣，最便捷的方法就是離塵俗。大通第五首金丹詩：“一七元中九六年，始知我命不由天。炎風鼎內消紅雪，偃月爐中煉瑞蓮。斜枕曲江方睡覺，海經三度變桑田。南柯昔日黃糧夢，說與崑崙太古仙。”^①九為老陽，六為老陰，九六為陰陽交媾。一為天一之簡稱，天一生水，此水屬先天之水，七為天七之簡稱，天七為成火之數，一七元中，指水火交媾。通過陰陽交媾，水火交媾，纔能煉就金丹，金丹成方能我命由我不由天。炎風鼎、偃月爐指煉金丹之處，紅雪，紅屬陽，雪屬陰，乃陰陽之合，蓮屬陰，瑞屬陽，亦是指的煉陰陽。金丹成就，丹田有寶，曲江鳥飛，可以逍遙。大通此詩要世人不要留戀塵世，塵世生活不過是南柯或黃粱之夢，虛幻不實，不如修煉神仙，得自在逍遙，長生久視。

絕外緣的目的是為煉就“不動心”作準備，心不動則意不外馳，意不外馳則身內坎離交媾，從而結就真胎。大通第六首金丹詩：“恒星不現即如來，靜止安恬別立階。四變艮宮成妙體，返形革命達真胎。學人悟此通心印，覺者知之理性才。解得個中弧矢意，千經萬論一齊開。”^②恒心不現，指心恒不動，不隨物轉，此即是如來。心靜性止，精神安恬，可以確立一種有別於塵世的生活。按《周易》八宮卦說，“四變艮宮”，指艮宮四爻變，由艮變為睽，天地相睽，萬物化生；男女相睽，其志相通；陰陽相睽，可以結而成丹。金丹一粒

①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四，《中華道藏》第26冊，第701頁。

②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四，《中華道藏》第26冊，第701頁。

吞入腹，成妙體而我命在我。心不動，即可修身養性。悟此覺此得心悟神解，千經萬論皆爲此心之腳注。

但是，正如大通第二十九首金丹詩所說：“元氣混成清淨體，彩雲突出五方霞。金丹結就純陽子，玉液澆開不夜花。無相門中堆白雪，虛空藏裏產黃芽。長生路上行人少，只是仙家與道家。”^①元氣混成，就是《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二十五章）之意。道由虛無而生混成之元氣，人稟元氣而成清淨之性。人稟陰陽五行之氣而生，返根復命，由五行而歸於陰陽，由陰陽而結成金丹，成就純陽之身。通過無相而得實相，虛空而產黃芽，這就是長生之路。世人不識此長生之路，只有仙家、道人纔毅然決然地罷去塵世之緣，而踏上此長生成仙之路。

（二）訪真師，得真訣。

內丹修煉，還需得真師、明師的指導，方能得訣下手。大通第二十六首金丹詩：“出家稟意望求仙，必在真師口訣傳。爐內飛鉛常固濟，鼎中結汞永新鮮。流金作屑銷龍骨，滴露爲霜長玉涎。心鏡一磨明照徹，本來面目自然圓。”^②全真出家之意，在於求得成仙之道，這需要有真師口傳心授。心鏡磨得明明徹徹，纔可以窺見自己的本來面目自然圓成。修丹還要修命，要爐內飛鉛，鼎中結汞，龍虎相鬥，成就金丹。

爲什麼修煉內丹要有明師指點呢？因爲其中有祕意，不知則難以下手。大通第十四首金丹詩：“鉛汞須分陽與陰，半斤銀合半

①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四，《中華道藏》第26冊，第703頁。

②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四，《中華道藏》第26冊，第703頁。

斤金。火雲飛入牛郎鼻，霜月穿開織女心。神水貯藏金井滿，道源澄照玉泉深。昇沈顛倒明離坎，未悟之人何處尋。”^①煉內丹的過程，不純是“無爲”，其中還包含“有作”，必須得明師指點，方能涉險過關。煉丹藥物分陰與陽，如《悟真篇》所說：“報言學道諸君子，不識陰陽莫亂爲。”陰陽各半，調停水火，精氣神不外泄，神水貯藏金井滿，道源澄照，喻指修性，玉泉深，了性可以了命。了命要通過坎離昇沈，顛倒主賓而爲，命功要有明師指點，不然無下手處。

身中有祕，最祕莫過一陽來復。大通第七首金丹詩：“三月雷轟一二聲，始知天下鬼神驚。風乘雲勢三千里，虎假龍威九萬程。萬化門中爲主宰，八紘境裏作經營。震之內象爻俱動，上德皇君具姓名。”^②暮春三月，雷轟是陽動，陽動於暮春，是身返純陽的一個標誌，身變純陽，盜天地之精，故天下鬼神皆驚，震之內象，喻陽動。陽動是修行最基礎的一個階段，陽動就爲昇仙境奠定了基礎。萬化門是造化之門，於其中有道作主宰。震之內象，指震卦下之陽爻，一陽來復，可與上德仙官相齊名。

（三）顛倒陰陽，逆施造化。

如何結成丹頭，這要通過顛倒陰陽、逆施造化來達成。大通第二十二首金丹詩：“如何得得飲刀圭，無血羊兒是可刳。山澤氣通雲出谷，地天交泰木生梯。坎離匹配知顛倒，龍虎回還顯悟迷。解得於中消息理，管教平地踏雲霓。”^③山澤氣通，地天交泰，坎離匹配，龍虎回還，要顛倒五行，由迷達於悟，纔能成仙得道，平地踏雲霓。

①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四，《中華道藏》第26冊，第702頁。

②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四，《中華道藏》第26冊，第701頁。

③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四，《中華道藏》第26冊，第703頁。

內丹修煉，要逆修五行，顛倒乾坤，這是唐宋內丹家們的通識。大通第十首金丹詩：“三千甲子一仙人，天地之根造化神。把握陰陽都一指，斡旋萬象統微塵。多應父少兒還老，料想邪魔卻是真。解得神機顛倒理，壺中長是笑欣欣。”^①天地之根造化神指的是玄牝之門，內丹所謂玄關一竅。父少兒還老，是內丹陰陽顛倒之理，同於《悟真篇》所謂“兩物總因兒產母，五行全要入中央”。兒產母與父少兒還老是同一個意思，聽起來不可思議，但其真實意卻十分明白暢曉，就是內丹中陰陽顛倒之理，能够體證此理，就可以還丹入口，壺中盡是長生酒，飲之無有不長樂而笑欣欣者。

通過顛倒陰陽、逆施造化，就可以運轉“河車”，使“三花聚頂”、“五氣朝元”。大通第二十一首金丹詩：“五氣同宮共一家，相資運斡霧生涯。何車不離長安道，寶貨常留桂月華。鉛汞混融成上瑞，氣神靈慧結丹砂。全真妙用符玄用，爛飲流霞穎彩霞。”^②五氣同宮喻指五氣朝元，何車即“河車”，河車運轉是鍛煉金丹的重要方法，不能使之偏離正道，使精氣神不外泄，這是人身之三寶，此三寶要常存於身，並鍛煉使之昇華。鉛汞混融與神氣相抱是同一個意思，這樣就可以結成靈砂、聖胎，全真之妙不離此，金丹成就後，性命可以雙修，達到神穎身健的效果。

但顛倒陰陽、逆施造化，雖是“有作”，卻又不離本性之清淨、“無爲”。“有作”與“無爲”並不矛盾，修煉內丹最重要的是發明人之本來真性，此本來真性爲人人所具，亘劫不離。大通第十五首金丹詩：“日精東畔月華西，正是丹天壯盛時。二八佳人呈雅態，九三

①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四，《中華道藏》第26冊，第702頁。

②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四，《中華道藏》第26冊，第702～703頁。

君子聘容儀。水晶簾掛珍珠砌，碼碯幢懸翡翠帷。試問本來歸甚處，七星樓上不曾離。”^①大通此詩可能受張伯端《悟真篇》的影響，日精東畔，指東方蒼龍，月華西指西方白虎，龍虎相交而丹田壯盛。二八佳人指陰，九三君子指陽，陰陽相合，可以彰顯人的本來面目，此本來面目，不去不來，沒有離開過。

（四）雲遊，訪道。

修行要修性，修性要磨性。大通第二十七首金丹詩：“修行休強做逍遙，莫向空房守寂寥。紫府不令群虎鬥，丹宮能使萬神朝。遊山每達青霄路，渡水常登剝木橋。採得靈芝頻服餌，何須林下掛簞瓢。”^②故修行不能僅僅是處空房，守寂寥，也不能強求逍遙。磨性不離坐世，但又不能為塵世所染，因此，紫府不能令群虎相鬥，要收心攝性，纔能使丹宮有萬神相朝。遊山渡水，雲遊訪道，就得道高人問道，對自己修道有很大的幫助，可以採得靈芝而服，沒有必要獨處枯坐，認為這纔是修道。

（五）恒存本來真性。

大通第二十四首金丹詩：“閑引金烏宴月宮，偶然會合便圓融。神光照徹靈空體，妙道衝開造化籠。心識始知蝸舍客，慧眸方見主人翁。從茲啓悟身為患，不執虛名是大通。”^③

金烏宴月宮，喻陰陽水火交媾，“閑引”是指不刻意的意思，偶然會合，也是無意而成的意思。修丹不能刻意，刻意則火太旺，有可能使丹傾覆。大通此詩重修性，靈空體指的是心性本體，神光照徹，指覺照此心性本體靈空自在，誰能覺照，真意綿綿能覺照。得

①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四，《中華道藏》第26冊，第702頁。

②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四，《中華道藏》第26冊，第703頁。

③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四，《中華道藏》第26冊，第703頁。

識本來心性本體，體悟此妙道，就能超出三界之外，妙道衝開造化籠。從此知道本來真性纔是真正的主人翁，身體不過是主人翁的蝸居之所。凡人執身為實，由此帶來種種禍患，只有不執世俗之虛名，纔能與道相通，與道相通纔是大通。

四、論得丹後之功效與境界

大通第三十首金丹詩：“天風吹綻洛陽花，六合同塗意不差。閑採牡丹烹嫩藥，靜收芍藥煉英華。調和二物清神氣，溉濟三田餌麥麻。攜酒宴闌乘興逸，坐騎白鹿入雲霞。”^①這首詩講煉丹有所收穫。六合指東西南北上下六方，閑採牡丹，靜收芍藥，調和陰陽二物，神氣清邁，得丹使之溉濟上中下三丹田，在人間積功累德之後，逍遙乘興，歸於神仙之鄉。

修煉內丹，可以除去凡情，生起道情。大通第二十三首金丹詩：“常聽壺中金石聲，凡情除去道情生。陽神全後渾無寐，陰魄消時更覺清。火裏生蓮猶是可，水中搏塊決然成。圓融二物常相會，穩駕雲車赴玉京。”^②壺中有金石聲，喻壺中有丹，這要除去凡情，凡情去除後，道情則可以生成。要消去陰魄，纔能渾全陽神，陽神渾全則神清氣爽而無寐。火裏生蓮，喻指求取火中木，水中搏塊，喻指求取水中金。火中木與水中金二物常相會，就可以成仙得道，穩駕雲車赴玉京。

所以，大通認為，人生何事最相宜，就是修成金丹，奪得天地神

①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四，《中華道藏》第26冊，第703頁。

②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四，《中華道藏》第26冊，第703頁。

功造化。他在第十七首金丹詩中說：“問云何是最相宜，奪得神功造化時。虎踞碧潭風颭颭，龍蟠朱洞雨淅淅。雲英散卻雷霆息，露滴成須星斗移。直待東方橫素練，彩霞捧出一輪曦。”^①通過什麼方式纔能達到此目的呢？虎踞碧潭，龍蟠朱洞，虎爲西，屬金，碧潭屬水；龍爲東，屬木，朱洞屬火。此喻求取水中金、火中木，龍爭虎鬥。雲英散卻雷霆息，東方橫素練，素練爲西；彩霞捧出一輪曦，彩霞屬西，捧出一輪曦，屬東。東方有西，西方有東，還是喻指陰陽相合。

淳風高曠的得道境界，與世俗世界是不一樣的。大通第十八首金丹詩：“淳風高曠世非同，不達幽微止謂空。得意詩情惟自樂，知心道話幾人通。都緣執性迷真性，盡散淳風味教風。一粒金丹爐內有，料無仙骨卒難窮。”^②此詩應是大通得道後的感懷，體味道之境界，心中恬樂，只能以詩情來喻，但詩之情所表達的高深意境，卻很難有幾個人能够明白，幽微處有無窮樂趣，不僅僅是一般所說的“空”。常人執著於外緣而不明自己的本來真性，使自己淳樸的本性散而嚮外，不能明曉金丹之理。金丹之理，一個人如果無仙緣是不可能窮盡它的。

達到修內丹的究竟境界時，不論佛與道，皆是相通的。大通第十九首金丹詩：“陽九宮中大覺僧，擎拳端坐誦《黃庭》。神光射透虛空藏，瑞氣清凝聚寶瓶。遊宴洞天呈手段，遍資法界聘威靈。從茲解得西來意，混沌之前豈有形。”^③陽九爲純陽，大覺僧誦《黃庭》，不論佛道，在此境界皆可以相通。虛空藏喻人之心性，心性中有神光射透；聚寶瓶喻指人之身體，身體中清清瑞氣凝結。得丹之

①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四，《中華道藏》第26冊，第702頁。

②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四，《中華道藏》第26冊，第702頁。

③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四，《中華道藏》第26冊，第702頁。

後，遊宴洞天，遍資法界，心身俱得解脫，這纔是道門中真正的性命雙修。到此境界，可以知曉達磨西來之意，發明自己的本性，本性不來不去，不生不滅。

所以，大通奉勸世人學仙要煉金丹。他第二十首金丹詩：“學仙須是煉金丹，鉛汞將來鼎內安。用火周天依次敘，添功歲月莫盤桓。存神先使心頭靜，養氣休令舌下乾。十二時中無懈怠，自然性命保全完。”^①何謂金丹，重陽曾說：“本來真性，喚作金丹。”學仙要修性，性可兼命。修丹離不開藥物，因此要煉鉛汞；亦離不開火，要適時進火、退符，故要調停火候。修丹不離神氣，要存神養氣，存神之法在於心靜，養氣之效在於舌頭下津液不乾。修丹不能懈怠，自然可以性命雙修。

五、論修煉內丹的理論原則

修煉內丹，目的在於與大道相通。大道即虛無之神，《太古集》卷四之《金丹詩》開篇首云：“虛無之神，統御萬靈。先天地祖，運日月精。列光垂象，造物變形。推遷歲紀，應用生成。旁通恍惚，鼓蕩杳冥。乾坤布化，導引群情。幽玄奧妙，賢劫聖因。”^②認為宇宙的根本是虛無之大道，大道之功用神妙莫測，故謂道為虛無之神。萬物皆源出於道，因道而生，因道而靈。大道統御萬物，乃萬物之本源，為先天地而生的根本性存在，是先天地之祖。大道運行日月，日月光輝垂布，生成天地萬象，造物流形，生生變易不已。道推

①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四，《中華道藏》第26冊，第702頁。

②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四，《中華道藏》第26冊，第701頁。

動萬物生成，萬物皆稟道而生，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作用，恍恍惚惚，杳杳冥冥，在這個過程中，道發揮其創生萬物的作用，鼓之蕩之，以物作用於物，旁通而生情，天地因道而布化，群情因道而得以成。道之理幽玄奧妙，但卻是宇宙歷劫變化的根本原因。

大道為純陽之精，降形生成萬物，造化不已。其中有陰陽交媾之理，得此理而修之，可以與道相合，長生久視。大通第二首金丹詩云：“五五純陽足有功，大圓乾象以為宗。降形直入滄溟窟，混體攸躋窈漠中。有遇坎男騎白鹿，無為離女跨青龍。當期一邁三千日，鶴化烏龜石化松。”^①五五相乘，得數是二十五，此在《易》，乃天地之數中的天數，天數一、三、五、七、九，合之為二十有五。天數皆奇，代表純陽，《周易·彖傳》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則宇宙開創之初，不過是一純陽之乾元，此純陽之乾元，為宇宙萬物之始。五五純陽，以《易》言之，就是大圓乾象，天圓而地方，別卦之乾，乃兩個經卦乾象合成，代表天行健健不息的圓周運動，所以稱“大圓乾象”。“大圓乾象”乃五五純陽之象，五五純陽乃“大圓乾象”之宗。此純陽之乾，降形於滄溟窟中，滄溟乃無形無象、杳杳冥冥的虛無，只是一個虛無廣大，故稱“滄溟窟”。白鹿喻西方，坎男喻北方，離女喻南方，青龍為東方，四象和合。不過，大通以白鹿取代白虎，這種說法與其他丹經略有所異，其他皆同。坎男、離女、青龍、白鹿，四象和合。坎離相媾，此一期當值三千日，功成可以得長生久視。

大道是宇宙萬化的根本，人只有與道相合，纔能從塵世的種種束縛中解脫出來。但是，塵世之人總是不能覺悟，不肯奮勇下決心

①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四，《中華道藏》第26冊，第701頁。

修道、了道，因為修道乃神聖之事，只有真正的大丈夫，纔能親身去踐履此難行之行。大通在第一首金丹詩中說：“宇宙之中幾丈夫，惟神惟聖法規模。無爲善入群生性，獨立能開造化爐。不逐東風吹柳絮，休教秋月照冰壺。金丹運至泥丸穴，名姓元來記玉都。”^①修行人與道相通，得不變之真性，故能不逐春花與秋月，真性長存，這全賴金丹之功。金丹運至泥丸穴，這是內丹周天運轉之功效的表現，金丹功成，就可以名姓記於玉都，玉都乃仙之勝境。但與此同時，郝大通又感嘆道：有多少人能決然嚮道，法道而修行！道門中決然修行之人，乃人中之神聖，他們法道而行，不主觀妄爲，故能够真正做到“無爲”，因其能“無爲”，從而善於教化衆生，能因衆生之性而開導之。不僅如此，因與道相通，所以他們能與天地相參，與開地同功，因勢利導，化萬物而成造化，他們纔是真正的大丈夫。

第三節 全真心性理論

姬志真在其所撰《終南山棲雲觀碑》中云：“全真之旨，醞釀有年，薪焰相傳，古今不絕。……其教以重玄向上爲宗，以無爲清淨爲常，以法相應感爲末。摭實去華，還淳返樸。”^②其中，“重玄向上”爲明體，指通過明心見性，直探虛無道體；“無爲清淨”爲功夫，指通過降心離塵、除情去慾，得本來真心、真性呈現；“法相應感”爲應物，指在日用常行中體味道性之恒常。故全真之教，應物、出世、證道爲其教門的三個重要方面，構成其心性理論之統一整體。

① [金]郝大通：《太古集》卷四，《中華道藏》第26冊，第701頁。

② [元]姬志真：《雲山集》卷七，《中華道藏》第27冊，第48頁。

《太古集》和海天秋月道人玄全子集《真仙直指語錄》卷上所收《郝太古真人語》等書，就重玄向上之“道體”、無爲清淨之“修持”、法相應感之“應物”等三個方面對郝大通的全真心性理論有一個提綱契領的論說；其後學王志謹、姬志真等又對其論說加以闡述，由此構成了郝大通一系獨具特色的全真心性論思想。現試論之：

一、論形上之“道”：道爲造化之根源

《郝太古真人語》云：“道沖而無慾，神定而氣和，爲造化之根源，窮陰陽之返復。”^①又《太古集》云：“元之一氣，先天地生，既著三才，浸成萬物。”“虛無之神，統御萬靈。先天地祖，運日月精。列光垂象，造物變形。推遷歲紀，應用生成。”^②認爲道爲天地造化之根源，乃虛無之神，道生陰陽之氣，陰陽之氣沖和而萬物生。這是一個自然過程，故謂“道沖而無慾”。陰陽有返復，故萬物有生死，其終始原因即在於道。人與萬物皆道化之產物，人無慾則“神定而氣和”，可與道相通，心定、性閑則爲仙。

關於道爲天地造化之根源，郝太古之後，其再傳弟子姬志真對之有所發揮。姬志真在《鄮陵黃籙大齋之碑》中云：“道運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之變而有巨細洪纖，飛潛動植。氣之運則有昇沈消長，生滅廢興。若萬象之斡旋，無首無尾；若四時之代謝，不古不今。此天理之常然，造物者之無盡藏也。”^③認爲道與氣乃造物之本。道運行而形成氣，氣變化而成有形之世界、萬物。萬物形氣各

① 《中華道藏》第27冊，第84頁。

② 《中華道藏》第26冊，第689、701頁。

③ [元]姬志真：《雲山集》卷七，《中華道藏》第27冊，第53頁。

異，變化無窮，無始無終，但氣運又是有規律的過程，有如四時之代謝，此即為天理之常，也即是道。故道斡旋萬象。姬志真這個觀點，與郝太古所謂道“為造化之根源”，“窮陰陽之返復”，其意正同。姬志真認為，物莫不稟道而生，道遍及萬物，所謂“道無棄物，物無非道，通六合之内外，貫萬有之洪纖，莫不皆存。……道無增損，用有行藏。”^①天地、日月、星辰、四時皆因道而各自成就其性，東西南北上下六合之中，世間萬有，不管洪大與纖細，皆有道一以貫之。包括人類社會中聖人垂世立教皆稟有道之功，如伏羲之時的鬱華子，神農之時的大成子，黃帝之時的廣成子，顓頊之時的赤精子，高辛之時的錄圖子，堯之時的務成子，舜之時的尹壽子，禹之時的真行子，湯之時的錫則子等等，皆以道輔政。故萬物之妙用，自然造化之神功，聖人之垂世立教，皆因道而顯。道體無增損，道用則有行之時，亦有藏之時。

當然，與郝太古相似，姬志真也引入“氣”的概念來對“道”的存在狀態進行說明，認為道運則生氣，氣有變、有化，有運、有行，成就萬物。氣化之理，可謂之“天”或“天理”，人對之不可以有所違背。他在《京兆普度碑》中說：“嘗試言之，天地一氣，物我同根，方萬化之弛張，布衆形而區別，雜以五行之生剋，均以四序之推遷，其變日新，化亦罔極，此氣動用之常也。……殊不知氣之所役，時之所運，數之所存，理之所在，一償一起，有始有終，得失存亡，天之所造，孰能禦之？”^②天地萬物與人皆一氣所化而成，故為同源同根。氣化流行，形成五行生剋、四序推移，布衆形而有區別，成萬化而有張馳。

① [元]姬志真：《雲山集》卷八，《中華道藏》第27冊，第55頁。

② [元]姬志真：《雲山集》卷八，《中華道藏》第27冊，第54頁。

氣之變日新而不息，物之化亦罔極而無限，於變之中即存有其常。所謂氣之所役、時之所運、數之所存、理之所在，皆天之所造，非人力能得以改變。故爲之者敗，執之者失，逆之者滅，順之者昌，角智者窮，角力者負。人有強烈的執“我”之意，總想以“我”來改變氣的“動用之常”，逆“天”、“天理”而行，所謂“在氣運故新之革，時數終始之交，未有安而待命，順而不悞者也。”^①在姬志真看來，氣有終始之革，物有時數之定，人類社會的發展亦有規律。然世人執“我”有，故不能安以待命，總是逆天、背時而行。就個體的人而言，因人執“我”而不知行藏，故昧其理而失其真。就人類社會整體而言，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有雖當其時者，但人亦急於得而以力爭之；至於差其時者，也以力爭而力圖挽其所失。故革故鼎新之際，時數終始之交，禪代之時，皆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應該說，姬志真肯定了元對宋、金的禪代，認爲道運而有氣，氣運而有理，天理之常即道，道不可違，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是氣運流行之當然。但他對宋、金、元之朝代更迭所採取的暴力流血形式，深不以之爲然，認爲是統治者逆天道之常所犯下的重大過失。

太古弟子、姬志真之師王志謹，對形上道體的論述，則側重於心性。有人問他，修行人要抱元守一，這個“一”是什麼。志謹回答說：“乃混成之性，無分別之時也。既知有此即墮於數，則不能一矣。……不若和一也無。故祖師云：抱元守一是功夫，地久天長一也無。這個一也無處，卻明出自己本分來，卻不無也。”^②《道德經》將先天地生的混成之道，作爲萬化之根本。王志謹將此混

① [元]姬志真：《雲山集》卷七，《中華道藏》第27冊，第53頁。

② [元]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論志煥等編次），《中華道藏》第26冊，第787頁。

成之道直接與人之性相聯繫，認為混成之性、無分別之時是形上之道本體，而抱元守一只是達成此混成之性的方法之一。“抱元守一”是為了體無，不能體無，則一生二、二生三，因此，最後連“抱元守一”亦無，則道本體可明，此道雖無分別，乃混成之性，卻又是最實在之本體。故在答人問如何是真常之道時，他的回答是，人之心性絲毫不昧，常應常靜，即是真常之道。王志謹將人的心性視為形上之道本體，心性有體有用，其體則靜而安，其用則動而正，念慮未生則合於體，念慮既生則適於用，念慮生而有邪正，修行人閑邪存正，心地不昧、常應常靜，則可以發見自己本來真性，這便是真常之道。王志謹以心性作為修行之根本，認為不能離開心性而語道，這是對郝太古以虛無之神為“道”、為“先天地祖”理論的深化。他說：“這個有體用、沒爾我，正正當當底真心，自從亘古未有天地已前稟受得來，不可道有，不可道無。古今聖賢，天下老道人，皆得此然後受用。千經萬論，乃至一大藏經，只是說這些子。上天也由這個，入地也由這個，乃至天地萬物虛空無盡際，亦是這個消息主宰。會得底不被一切境引將去，不被一切念慮般弄，不被六根瞞過，這個便是神仙底日用，便是聖賢底行蹤，便是前程道子也。”^①道即是“真心”，此真心亘古未有天地之前即已存在，它不生不滅，不有不無，有體有用，天地萬物乃至虛空無盡藏，皆由之消息主宰。此“真心”人人具足，但易為六根、念慮所瞞，修行人會得此“真心”，存之而不昧，則能於一切境上得逍遙自在，這便是神仙。要會得此“真心”，就要除情去慾，情

①〔元〕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論志煥等編次），《中華道藏》第26冊，第794頁。

慾既去，“真心”即顯，此真心、真性即是道，即是天理。故有人問：“修行人多說除情去慾，此已上更有理麼？”其回答說：“除了情，到無情，除了慾，得無慾，無情無慾底，則汝道這個是甚麼。”^①王志謹堅持王重陽本來真性即金丹之說，“或問曰：道家常論金丹，如何即是？答云：本來真性是也。以其快利剛明變化融液，故曰金；曾經鍛煉，圓成具足，萬劫不壞，故名丹。體若虛空，表裏瑩徹，一毫不掛，一塵不染，輝輝晃晃，照應無方。故祖師云：本來真性號金丹，四假為爐煉作團。不染不思除妄想，自然袞出赴仙壇。”^②認為金丹即本來真性，本來真性圓明之後，則萬事不干、諸塵不染，與天地相通，快利剛明，故喻之為金。真性、真心之呈現，需要除情去慾，此即是鍛煉，因鍛煉而真性、真心圓成具足，亘古不壞，故喻之以丹。志謹強調，修行人要側重向自己心性處去體究，得真性、真心圓成，則此真性、真心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就能通貫天地人三才而成仙。

對郝太古所謂“道”為造化之根源，其弟子王志謹以心性喻之，認為人之道不離人之心性，此真心即道，真心有體用，無區別，亘古以固存，天地萬物無盡虛空，皆此真心為之消息主宰。而其徒孫姬志真則引入道運而生氣的氣化之說，並以天、理等概念來對本體之道進行說明。因此，對於郝太古之所謂“道”，王志謹側重從心性方面對之予以闡發，姬志真則在心性的基礎上，又引入氣、理等概念來對之加以說明。這表明，在形上本體這個問題上，

① [元]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論志煥等編次），《中華道藏》第26冊，第785頁。

② [元]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論志煥等編次），《中華道藏》第26冊，第798頁。

從郝太古道爲造化之源、道爲虛無之神說出發，其後學對之進行闡發，形成兩條演進的路綫，一條是王志謹走心性即道的內丹心性論的路子，一條是姬志真走理、氣等宇宙生發論並結合心性修養論的路子。當然，姬志真論宇宙生發與其內丹心性理論並不截然分開，而是有機聯繫在一起，故其心性理論在王志謹所論基礎上，又有新的發展。

二、論修道之本：“降心”、“見性”

在性命問題上，郝大通繼承其師王重陽的“性真命假”、“先性後命”理論，認爲修行重在修心性，要降心纔能見性，見性纔能了命，性命雙修，方能成真。《郝太古真人語》云：“修真之士，若不降心，雖出家多年，無有是處，爲不見性。既不見性，豈能養命？性命不備，安得成真？”^①道性常存，此爲修行之本，修行人要以清淨無爲爲宗，要忘憂絕慮，知足常足，身外之物，與本來心性無關，求之無益。明心性 is 修行的關鍵，修真之士通過降心、去慾，纔能明心而見性，養命以成真。故在修行次第上，郝大通要求修行者先識性命宗主，通過降心以求見性，性見則命功圓融，達成性命雙修。

在《語錄》中，郝大通提出，修行人之所以不明自己本性，在於不能降心，而心之所以不能降服，在於有心病，並列舉了修行人容易犯的五種“心病”。其云：“第一心病，見他通達性命之理，自己欲參，不肯低下，他人不肯說，心生怨謗。”^②他把不肯低下參問，徒自

① 《中華道藏》第27冊，第85頁。

② 《中華道藏》第27冊，第85頁。

心生怨謗作為修行人的第一心病，其表現是修行人心高氣傲，雖欲聞道、修道，但不能存低下之心，不肯向通達性命者虛心請教，且因自己傲慢不得法而生怨謗之心。產生的原因在於其有人我之心，因求法不得而生怨謗，心高氣傲。此為一種心病。

“第二心病，他人有緣，不思自己無，復不能化人生善，徒生惡念，損人道緣。”^①郝大通所謂第二心病，指修行人心生惡念，損人道緣。修行人看到他人與修仙有緣，自己無之，不去思考自己為什麼無此仙緣，只是徒生惡念以損他人之道緣。他認為，此道緣之有無，皆在於能否勸化衆人生起善心，因此之因，得此之果。如果自己不能化人生善，只是詬病他人有此仙緣而損之，則與修仙背道而馳。

“第三心病，見他人看經書，自己不通而生謗心，此等之人，永不得大智慧，天眼自昧之徒也。”^②第三心病，指不習或不通經書，昧卻自有根本智慧。道門中有些人看見他人讀經書而有心得，自己不懂、不通經書之奧，由此而生謗心。這種情況，太古認為根本原因是缺乏智慧，不能發起本有之智，把原本自己所具有的“天眼”給蒙蔽了。因本心不明，故不能生起大智慧，且心生謗心，這對修行來說，是莫大的悲哀。

“第四心病，緣未起行，而強起緣動衆，擾亂他人，是不良之人也。”^③第四心病，是指強起緣動衆，擾亂他人。此病可能與宗門教化之事有關。如有人強欲別人從己，卻不管因緣、時勢之可否，在緣未至時而強行，擾亂他人修行的階次與規律，此亦為不識時務

① 《中華道藏》第27冊，第85頁。

② 《中華道藏》第27冊，第85頁。

③ 《中華道藏》第27冊，第85頁。

者，故爲不良之人。

“第五心病，是心不足，反致心亂，是不足之人也。”^①第五心病，指修行人不知修行即修心，心常不足，嗜慾強盛，心亂而不得心定，此在修行中爲心“不足之人”，亦是一病。

心既有病，不除不能修行。《語錄》謂除去上述五病，修行人應該態度低下、誠心參訪高道大德，必能訪得其真；雖打坐一時未能入於大靜，亦不用着急，且守本分，日積月累，自有效驗；心性未明，不通大理，可以常看教門經典，經爲入道之門徑；弘教不得緣，未能以理動人，不能常得大眾擁護，就應該守靜待緣，稍得薄緣之後，亦不能忘乎所以，應牢記性命爲修道之宗本。修行人如果能如此修心煉性，就能進道積德，尅日成聖。

修道以修心性爲本，修心性要除去五種心病。這是太古對修行的一個總體的理解。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一些關於修道的具體方法與路徑。《郝太古真人語》云：“既是出家，須要忘憂絕慮，知足常足。一日二升之糧，積之何用？一年端布之裝，身外何求？一日之閑，一日之仙。”^②又云：“勇猛剛強，不肯而低心而下意；遊歷他方，不如獨坐而守道；浮名浮利，不如逍遙而寂淡；飽食珍羞，不如糲飯而塞肚；羅綺盈箱，不如粗衣而遮體；榮華宴樂，不如超然而守靜；當春登臺，不如安閑而有素；非義得財，不如貧窮而自樂；口能辨論，不如終日以無言；說古談今，不如抱元而守一；多技多能，不如絕學以守拙；常懷舊怨，不如洗心而悔過。道氣綿綿，行之得仙，得意忘言，出入涓涓太虛妙本，得魚忘筌，牢拴意馬，壓定心猿。

① 《中華道藏》第27冊，第85頁。

② 《中華道藏》第27冊，第84頁。

守拙而萬物皆成，守道而千祥自降也。”^①

從上述《郝太古真人語》兩段話中，我們可以歸納出郝大通關於修道方式、方法的一些具體要求，包括：要“低心下意”、“洗心悔過”；要“牢拴意馬”、“壓定心猿”；要“安閑守靜”、“貧窮自樂”；要“忘憂絕慮”、“知足常足”；要“抱元守一”、“絕學守拙”；要“得魚忘筌”、“得意忘言”。有得於此，則能“道氣綿綿”、“行之得仙”。

對於心性修養的階次及所得之境界，郝太古有一首詞《無俗念》，對之有所描述，其云：

“十年學道，遇明師、指破神仙真訣。一句便知天外事，萬載千年疑絕。見色明心，聞聲悟道，此理難言說。玄關斡運，心生無限歡悅。

放開匝地清風，迷雲散盡，露出青霄月。萬里乾坤明似水，一色寒光皎潔。玉戶推開，珠簾高捲，坐對千巖雪。人牛不見，悟個不生不滅。”^②

郝大通認為，心性修養是要悟個“不生不滅”的道體，此道體在人則為心性，要明自己心性，先要立志學道，所謂“十年學道”，即指此意。其次要得明師指點，得明師訣破一句，便可知曉超出世間法的方法，通天外之事，萬載千年的迷團也可因此而得消解。修待重在修心性，要見色明心，聞聲悟道，能明自己本心，心明性清則氣和，故可以玄關斡運而命功有濟。性明心定的境界，有如迷雲蔽月，得清風吹散，則迷雲散盡而露出青霄之月，在此性月照耀之下，遼闊萬里的天地一色寒光皎潔，皆入於自性不生不滅中。

① 《中華道藏》第27冊，第85頁。

② [元]彭致中：《鳴鶴餘音》卷一，《中華道藏》第27冊，第629頁。

對於郝大通所論修道之本與修道之方，其弟子王志謹在他所論基礎上作過進一步闡發。

王志謹同意郝大通所謂修道之本為降心、見性的說法。他說：“如何是自己本分事？只這主張形骸底一點靈明，從道裏稟受得來，自古及今，清淨常然，更嫌少甚？自激理得明白，便是超凡入聖底憑據。若信得及便截日下功理會去。自家亦有如此公案，更數他別人珍寶作甚麼？快便自受用去，管取今已後，不被他人瞞也。”^①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本分事”，這就是人的心性。修行就是自煉本心，使之由凡轉聖。如果只向古人言句裏或紙上文字裏搜尋，不肯以自己本心為事，這是作葛藤而自纏，雖費盡工夫，亦不濟事。人之心性從道中稟受得來，自古及今，常清常淨，無少欠餘，是作聖的根基。修行人要着重理會自己的心性，從此下功，不為外物牽引，則遇事不動心，心不動則難為他人所瞞，可以自作主宰。故修行之人，要煉心以應事，而心性之修，關鍵在人身內有主宰。真心、真性即身內主宰，心性清淨，則身自在安和。由此發而向外，應事接物，無不中的。

修行即是體究自己的本心，心虛纔能發現本命元神。道人心，應與虛空相似，常不為外物所牽引。為此要時刻體究之，日積月累，則靈虛而有功。如果心執著於外物，則形成各種染習，產生種種煩惱障礙，此真心即化成俗心、頑心，不能自作主宰。為此，就要通過修行，將此俗心、頑心換過，纔能使自己本來真心呈現。如何纔能換過頑心，王志謹認為：“煉此頑心，要般般與俗顛倒，方可

^①〔元〕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論志煥等編次），《中華道藏》第26冊，第787頁。

中用。”^①一般人心中有情，性上有塵，欲從情塵中解脫，則要修行自己心性，情塵隨遇即遣，遣之又遣，以致絲毫不存，得心性本源清淨。也就是說，要把心上因種種染習而生的煩惱、念慮一一除盡，通過做功夫，用氣力鍛煉，將那些難捨物事捨去，身外一切事、一切物皆不足留心，使心地無煩惱障礙，乃至生死境中，巍然不動，種種結縛，一時解脫。因此，修行人窮究生死大事，要從自己的心性下功夫。

修行要“正心”，以何為“正心”的標準？王志謹認為，正心有如木匠正墨，木匠通過正墨，可以加以斧斤，使材之偏邪悉歸於正。心亦有心墨，通過心墨，使心之不正歸於正。“修行之人，如大匠斲木，先正心墨，然後於偏邪分處漸加斤斧，就正成材，隨宜使用。不得動着心墨，若失了心墨，則無所取法矣。偏邪削盡，心墨端然，自與他相應，可以成就一切器用也。”^②王志謹認為有一“心墨”，此“心墨”即人心所具之“覺性”、“照心”，能發見情塵，辨識真偽。通過去除情塵，存真黜偽，可以復明真性、真心。對如何是覺性，王志謹通過舉例來說明，人心之中所有各種情慾、煩惱以及人我、無明等，就好比一眼大琉璃滑井，如果絲毫不在意，則墮在裏頭而不得出。如果先識破此為陷井，方欲下脚時，則急須退步。心所具有的這個急退步、在意照顧的意識，便是“覺性”。心又分“動心”與“照心”，逐物之心為“動心”，覺察之心為“照心”，修行人要“滅動不滅照，更要會得這個滅動底是誰，得，則權柄在手，滅也由汝，不滅也

① [元]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論志煥等編次），《中華道藏》第26冊，第789頁。

② [元]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論志煥等編次），《中華道藏》第26冊，第791頁。

由汝”^①，從而自作主宰。

如果說“心墨”即心之“覺性”或“照心”，但“覺性”與“照心”亦知覺之一種，存之豈不是病？對此，王志謹說：“真知以不知之知，真覺以無覺之覺。元本真靈，蒙昧萬劫，今方省悟，乃名為覺。一切知見皆從此生，若言有知有覺，又專欲常知常覺，乃是自纏自縛，無病自灸也。若一向不知不覺，卻一向透入別殼也。既悟本宗知覺，皆是用處，當用即用，不可為常也。”^②“覺性”、“照心”乃心性之用，非心性之體，用不即是體，且應當用而用，故用不能常。修行之人塵心頓歇，俗慮消亡，孤然顯出自己元本真宗、先天主人，得逍遙自在，種種法界一時透徹，若到此地，更要韜光晦跡，保護涵養，因事之輕重緩急，從緊處應之，心平平穩穩，不動不昧，達於常應常靜的境地。

關於“修道”的具體要求，王志謹對郝大通之說亦有所發揮。

首先，王志謹對於那種勇猛剛強、不肯低心而下意的修煉者亦不認同。他認為，修行者之所以不肯低心下意，是因為其內心存有一種“勝人之心”，這種“勝心”與修持功夫高低有一定聯繫。他說：“修行人有一分工夫，便生一分勝心，有十分工夫，便生十分勝心。既有勝心，則有我相，我相、勝心作大障礙，如何得到心空境滅也？卻要重添決烈，把自己身心挫在萬物之下，常居人後，自念千萬不如人，然後可以遣卻勝人底心。心同太虛，則無我也，無我則與道

① [元]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論志煥等編次），《中華道藏》第26冊，第798頁。

② [元]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論志煥等編次），《中華道藏》第26冊，第792頁。

相應矣。”^①修行不能存“勝人之心”。為說明此問題，他舉例予以解釋，從前山東有道人於其師處自言煉盡無明火，師密遣人試之，日暮造其庵，厲聲以杖大擊其門，至堂上不脫履便跳上座，道人大怒，其人拱手而笑言：師令某來校勘先生不動底心來。志謹認為，修行人雖有功夫，但不能存自矜、自誇之念，所謂物來要識破，境來要應過，道心應與俗心有異，心常不動，無爭無鬥，則近於道。

故日用當中，以明心為上，要牢拴意馬，壓定心猿。王志謹說：“有慾情者，人事也；無塵心者，仙道也。”^②修道者抱樸含淳，除情去慾，於物無私，曲己從人，修仁蘊德，做到絲毫之過必除，細微之功必積，就能發起嚮道之心。王志謹在答人問“初心學人，修煉心地，如何入門”時說：“把從來恩愛眷戀，圖謀較計，前思後算，坑人陷人底心，一刀兩段去。又把所著底酒色財氣，是非人我，攀緣愛念，私心邪心，利心慾心，一一罷盡。外無所累，則身輕快。內無所染，則心輕快。久久純熟，自無妄念。更時時刻刻護持照顧，慎言語，節飲食，省睡眠，表裏相助，塵垢淨盡，一物不留。他時自然顯露自己本命元神，受用自在，便是個無上道人也。”^③又答“如何得清靜”時說：“心不逐物，謂之安心。心不愛物，謂之虛心。心安而虛，便是清靜。清靜便是道也。”^④認為仙道與人事有別，人事中有

① [元]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論志煥等編次），《中華道藏》第26冊，第791～792頁。

② [元]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論志煥等編次），《中華道藏》第26冊，第793頁。

③ [元]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論志煥等編次），《中華道藏》第26冊，第785頁。

④ [元]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論志煥等編次），《中華道藏》第26冊，第785頁。

情有慾，仙道則無塵無情，從人事至於仙道，就要罷去私心邪念，包括各種酒色財氣、是非人我、攀緣愛念、坑人陷人、利心慾心等等，一一罷盡，使心外無所染，內無所累，無有妄念，還要通過慎言語、節飲食、省睡眠等外在手段，來培護真性、本心，使心安而虛，從而達至清靜，本命元神呈現，成就道功。

郝大通認為，修道者要習慣過一種艱貧的生活，所謂糲飯塞肚、粗衣遮體、守靜安閑、貧窮自樂等，對此，王志謹亦認同，他認為修煉人之所以習慣過一種貧寒的生活，與其通過此境來修煉自己心地等有關。“或問曰：學道之人，甘受貧寒，其理安在？答云：若但認貧苦飢寒為是，則街頭貧子艱難之人盡是神仙也。蓋修行人以道德為心，以清淨為念，削除詐偽，貪求妄作，一時遣盡，忘形忘我。身外之物，未嘗用心。故有云：遮皮蓋肉衣，更選甚好弱，填腸塞肚飯，更擇甚精粗。惟救生死、煉心為事，故不念形骸之苦也。”^①修道者甘於過貧寒的生活，是因為通過這種境界，可以使自己捨去貪求妄作，忘形忘我，對身外之物不動心，達到心如止水之目的。但如果認為甘於過貧寒生活、修苦行就可以成為合格的修道者，則不盡然。貧寒只是檢驗不動心的一種方法，如果於此境中不能做到不動心，心不能止，則與道遠矣。故學道之人，心存至道，遇苦不苦，心得自在，是謂真樂。而世之人被慾心牽引，專求世樂，不得則憂苦膠擾心靈，永無自在，是謂大苦。

郝大通認為，修道首重修心性。修行者過分追求外在的物質享受、功名富貴、技能口辯等，可能會蒙蔽本性、真心，心逐外物，性

^①〔元〕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論志煥等編次），《中華道藏》第26冊，第796頁。

變而生塵情，則成生死流轉。故守拙而萬物皆成，守道而千祥自降。王志謹也認同郝大通關於修道要守愚拙的看法，認為說古談今、口能辯論不如終日無言，多技多能不如絕學守拙。他說：“修行之人，當本出家爲此性命事大。歲久不覺，爲物所移，卻學口頭伎倆，百種所能，只是爲奴作婢之事。何以知之？但凡伎藝，必欲人前呈，似此不是爲人所役也，豈是清淨無爲主人之事？所以道，智者不爲智者所用，而愚者用之。巧者不爲巧者所使，而拙者使之。謂如辯者說之，默者聽之，仔細詳之，孰忙孰閑。凡欲修行，心地明白而守愚拙，則天下之智巧皆爲之使用矣。”^①之所以要守愚拙，是因爲修行人以性命事爲最大，因專注於此大事，則不暇顧及其餘小事。心性爲身之主宰，心性清淨則爲有主，不明心性，學百種技能，亦只是認奴爲主。

郝大通認爲，道無言說，得意忘言。修道要神氣合一，所謂道氣綿綿，行之得仙，既得此意。故能忘言，則本來真性可以出入涓涓太虛，與大道妙本合而爲一。修道有路徑、方法，但路徑、方法本身不即是道，道是超越性的形上存在，要得此超越之道，就要捨棄形下之事，得魚而忘筌。對此修道理論，王志謹亦認可。他在答人問“心無染着，放曠任緣，合道也未”時說：“起心無着，便是有着。有心無染，亦着無染。纔欲靜定，已墮意根。縱任依他，亦成邪見。無染無着，等是醫藥。無病藥除，病去藥存，終成藥病。言思路絕，方始到家，罷問程途矣。”^②認爲“無着”、“無染”還不是道，起心動

① [元]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論志煥等編次），《中華道藏》第26冊，第795頁。

② [元]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論志煥等編次），《中華道藏》第26冊，第797頁。

念即已墮於意根，雖放曠任緣，亦成邪見；“無着”、“無染”好似療病之藥，針對的是“有着”、“有染”，病除之後則藥亦無用，如病去還存此藥用，則成所謂“藥病”。他強調修行人要大開正眼，發起圓機，不能只向蹤跡上尋覓，言句上裁度，要向自己心地上下功夫，達於言思路絕處，方可入於道。故論教化則要辨明善惡，論精神所達成的終極境界，則善惡都不思處，別有嚮上事在。當然，修行亦有節次，王志謹總論其修行大旨說：“修行人先要明自己本分事，次要通教化。若本宗不通，如人無目，不分道路，舉足差訛。若教化不明，如人有目而坐黑暗中，則有偏執我見。須要俱通，方得圓應，若俱不通，如大暗中坐而又無目，何時得出也。”^①又說：“學道之人，先要歸宗祖，次要有志節，須要識通變，專一勤行，久久不已，無不成就也。”^②歸宗祖就是歸心性之本真，此是修行之第一要，知修行即修心性，則得修行之正宗。其次，在明修行之宗祖之後，修行人要立志節，所謂立志節，就是無論在動處還是靜處，一切境界中，行住坐臥中，念念在道，逢魔不變，遇害不遷，安穩處亦如此，戲險處亦如此，精進直前，生死不懼，此為有志之人。再次，立志節之後，還要去“執固”，人之心執固於事上、物上，則不能通變。第四，識通變之後，還要專一勤行。他認為現實中學道者如牛毛，達道者如麟角，究其原因，就是其於“歸宗祖”、“立志節”、“識通變”、“專一勤行”這四個方面不能皆落於修行之實處有關。一些人雖立下苦志，卻不明修行之根本是修心性；一些人雖知修行要修心性，卻不能立

① [元]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論志煥等編次），《中華道藏》第26冊，第798頁。

② [元]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論志煥等編次），《中華道藏》第26冊，第788頁。

志節苦修；一些人在現實中不識通變，不能很好地體究自己的真性、真心，將之付諸實行；另一些人雖上述三個方面的條件都能具備，但又行之不能勤久，故皆不能入於道。

因此，郝大通與其弟子王志謹皆認為，本來真性，人人具足。但因凡心未經鍛煉，喻如石中雖有礦，未經鍛煉，只是頑石。只有將之置於大冶洪爐中煉去滓穢，纔能分出真物。修行人將自己蒙昧染着之凡心，以志節為大冶，以慧照為工匠，殷勤鍛煉，一毫不存，煉出自己本初無礙之真心，此便是亘古圓明的無價寶珠。

三、論“應物不昧”與道之“體”、“用”

郝大通提出，日用常行、行住坐卧皆是道。《郝太古真人語》云：“日用者，靜處煉氣，鬧處煉神，行住坐卧，皆是道也。晝夜見前，須要不昧。若睡了一時，無了一時，日日有功無睡，千日功夫了也。”^①又說：“道不遠人，人自遠道。日月不速，人自速之。”^②道不離日用，日用間無非動與靜，人於靜處可以煉氣，鬧處可以煉神，日日都能如此，即可與道相合，故不論行住坐卧，皆可以體道。於此，郝大通區分了卧與睡之不同，卧是身體躺倒的一種形式，睡是心性昏昧的一種表現，卧不同於睡。日用中有道，故道不遠人，一般人因心性不明，在日用中不能體道，故人自遠道。

道不離日用常行。為了強調在日用常行中體道，郝大通認為，與其用“不來不去”論道，不如以“來去分明即是”論道更為貼切、有

① 《中華道藏》第27冊，第85頁。

② 《中華道藏》第27冊，第84頁。

味。《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卷二載：“太古得道之後，嘗問於衆曰：教言中何者最切於道？或對以不來不去。太古笑曰：此教法也，來去分明即是也。”^①道“不來不去”，從理論上說，表明其恒常性、不變性。郝大通認為，“不來不去”只是教法，教言中最切於道之義者乃是“來去分明即是”。來去分明即是，就是所謂行住坐卧皆是道的體現，不分晝夜、動靜，心性不昧，皆要見道。

郝大通認為，修道人要“應物不昧”，為論證其觀點，提出“行住坐卧皆是道也”、“靜處煉氣，鬧處煉神”、“道不遠人，人自遠道”、“來去分明即是”等要點。對此，其弟子王志謹亦認同。

對於郝大通所提出的“行住坐卧皆是道”，王志謹進一步作出論證，提出“道無不在，頭頭皆是”，道有體有用的觀點。其云：“道無不在，頭頭皆是，色色俱真，惟在自己，臨時驅用，更別有甚麼。”^②天地萬物皆有道，道在物之中，只要人心不昧，不逐物而去，就可以體物之道，從而萬化隨機，心不為物所轉。所以，王志謹強調從日常生活中“信得及處”去體察“心”之機用。“大凡初機學道之人，若便向言不得處理會，無着落，沒依倚，必生疑惑。為心上沒工夫，便信不及，信不及必不能行，行不得則胡學亂學，久而退怠。今且說與汝等，眼前見得底，耳裏聽得底，信得及處行去，從粗入妙亦不誤汝。雖是聲色，便是道之用也。”^③聲色乃道之用，道體即此用而顯。一開始修道，如果先去體會一個言語不到處、無着無落的形上

① 《中華道藏》第26冊，第734頁。

② 〔元〕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論志煥等編次），《中華道藏》第26冊，第795頁。

③ 〔元〕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論志煥等編次），《中華道藏》第26冊，第784頁。

道體，則“心”難能對之有所感，結果可能生疑而不能信行，不如從眼前所見，耳裏所聞的聲色日用中去體道。因為日用常行即是道之用，對此日用常行，一般來說，人們容易信得及，信得及則有可能從粗入精，由道之用進而悟道之體。

那麼，如何是“信得及處”？王志謹舉日常所見之虛空及天、地、日、月、山、水、風、雲等外境來說明之。他認為這些外境都是修行人眼前分明能見的，都可以作為修行的榜樣，成為入道的門戶。如雲從山中生起，飄飄自在，無心往來，任何境上、物上都掛它不住；風鼓動、吹噓萬物，忽往忽來，略無凝滯，不留影跡，劃然過去，草木、叢林也礙它不得。道人心就應法雲、風之所為，歷物、應物而不滯、不礙。又如，大山巍巍峨峨，穩穩當當，不搖不動，一切物來觸它不動；水性柔就下，利益群品，不與物競，隨方就圓，本性澄湛，積成江海，容納百川，不分彼此，魚鰲蝦蟹盡數包容。道人心亦當如山之不動不搖，如水之隨方就圓，包容萬物。其他如天之在上，清而能容，無所不覆，於彼萬有，利而不害；地之在下，負荷萬物，無黨無偏；日月之明，容光必照，公而無私；虛空廣大，無有邊際，無所不容。道人心亦當如此，要不即萬事，不離萬事，非動非靜，不有不無，有天之清，有地之容，有日月之明，有萬物之變化，無所不包。道之用，不離天地萬物，於其中細細體之，功夫到處，自然心性豁然會得，做到動用合道。若一開始，便離物而去覓一個言思路絕的形上道體，則失之空疎。

在日用中，怎樣纔能做到應物不昧呢？於此，王志謹更為強調郝大通所謂的“鬧處煉神”，對其“靜處煉氣”則述之不多。大概他認為既能做到“鬧處煉神”，則靜處自能煉氣。這也是他在繼承太古之風的過程中，自己所作的重要發揮。王志謹云：“凡日

用者，心無雜念，意不外遊，放而不逸，制而不拘，明心識法，去智離空，十二時中，念念現前。若滯現前，亦非其理，若離現前，無有是處。會動靜，知去來，般般放下，無掛無礙，便是個逍遙自在底人也。但說皆非，自當消息。”^①心無有雜念，意不外馳，但這並不意味着心、意皆不能應物。不應物，何來心意？心、意皆應物而有，雖應物但不“逸”，可以“制”物而不為物所“拘”，明心而識性，既不住於智，亦不住於空，十二時中，心、意皆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心、意既不滯於現前之物，又不離於現前之物而覺，離現前之物而別去覓個清淨之所，則修煉無有是處。心、意要會通動與靜，要能知物之去與來，在這個過程中，應物而不昧，般般放下，無掛無礙。

故修行人立得心性之本，於此無虧，則可以應物而不昧。王志謹云：“修行人本宗上無虧，行業上用意，物境上速過去，人事裏不住着，私邪念不起，纖毫不立，微塵不染，晃朗虛明，不着空，不着有，不執法相，不執我見，兼衆人之光明，久久相資，融通表裏，便是聖賢地位，更有甚可疑也。”^②應物過程中，因心性之本宗明朗，故可以物境上不滯，人事上不住，私邪念不起，纖毫微塵不染，不空不有，無法相，無我見。應物功夫久長之後，心性愈明，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皆到，得自在逍遙，即此便是聖賢地位。應物不昧，先要發起心之知覺，心之知覺不起，則昧了心地。但是，如前所述，修行人又不能專用知覺，知覺是識物者，乃合道之工具，合道以後，則此工具

① [元]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論志煥等編次），《中華道藏》第26冊，第795頁。

② [元]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論志煥等編次），《中華道藏》第26冊，第795頁。

亦應捨棄，所謂識物之後，要輕快過去，心不爲知覺點污，不爲一切物點污，則能應物不昧。

王志謹認爲“外緣雖假，不可不應”^①。因爲通過外緣的檢驗，纔能確知心性修煉至於何種程度。心是否爲外物所礙，不接觸外物，這個問題就無從知曉。心之動，只能在與外物的對接中方能識之，在大衆中、在作務中去看心是否有動，這對於修行纔是真正的考驗。自心明瞭，諸境萬塵不逐，如此纔能獲功。“應外緣”的一個重要方面，不僅在於其能驗修行人心之動與不動，而且還有“安人利物”之功。王志謹說：“往昔在山東住持，終日杜門不接人事，十有餘年，以靜爲心，全無功行，向没人處獨坐，無人觸着，不遇境，不遇物，此心如何見得成壞？便是空過時光。若天不利物，則四時不行，地不利物，則萬物不生。不能自利利他，有何功德。”^②有人認爲，修行即應終日杜門不接人事，以靜爲心。由於無外緣接觸，此心修煉之成壞，不能驗知，王志謹認爲這是空過時光。修行人心要應物，應物不僅可以修心，還可以積累功德，當然在這個過程中，要法天地之所爲，利萬物而不以之爲己功，方得真清靜。王志謹針對一些修行人心地不明、玄關不通，不能做到無爲，認爲可以通過立功德等“有爲”來作爲自己進道之處。他說：“修行之人若玄關不通，心地不明，忙忙業識，不能無爲者，蓋爲無福德故也。乃當於有爲處，教門中隨分用力，立功立事，接待方來，低下存心，恭敬師友，常行方便，屏去私邪，久久緣熟，日進

① [元]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論志煥等編次），《中華道藏》第26冊，第791頁。

② [元]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論志煥等編次），《中華道藏》第26冊，第794頁。

一日，自有透得處。”^①真正的應物，重要的是要在教門中隨分用力，立功立事，接待方來，恭敬師友，常行方便，屏去個人之私邪，如此行久，自能從“有爲”達於“無爲”。應物當然不是指的“閑管世事”、“鬧處出頭”、“穩處着脚”、“甜處着口”、“恣縱身心”、“不懼神明”等行爲，而是要通過“教門用力大起塵勞”，來達到“心地下功全拋世事”的功效。所以，在應物的過程中，要順其自然，安以待命，使內功、外行皆圍繞修養自己心性而轉。如果教門不開，則隱伏而心與天通；教門既開，則功不厭多，行不厭廣，合天以應人。只要修煉自己心地堅固，則行與不行，皆可成就。所以，對於何爲“功行”，志謹說：“合口爲功？開口爲行。如何是合口爲功？默而得之，無思無慮，緘口忘言，不求人知，韜光晦跡，此是合口爲功也。如何是開口爲行？施諸方便，教人行持，利益群生，指引正道，是開口爲行也。”^②功在心地之修，行在應事之效。心無思無慮則有功，教人行持，利益群生，施諸方便，則爲行之效。功行雙全，則既能修心，又能利人。

郝大通認爲，以“不來不去”語道，只是教法，道“來去分明即是”。在這裏，有一個問題值得探討，行住坐臥、視聽食息中皆有道，是否可說行住坐臥、視聽食息即是道呢？王志謹在思考這個問題時，將“不來不去”視爲道性之體，將“來去分明即是”視爲道性之用，對郝大通之說有所完善。人問：“視聽食息，手拈足行心思，此是性否？”王志謹說：“道性不即此是，不離此是。動靜語默，是性之

① [元]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論志煥等編次），《中華道藏》第26冊，第794頁。

② [元]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論志煥等編次），《中華道藏》第26冊，第789頁。

用，非性之體也。性之體，則非動非靜，非語非默。古人有言：大道要知宗祖，不離動靜語默。若認動靜語默，便是認奴作主，主能使奴，奴豈是主哉。一切抬手動足，言語視聽，千狀萬態，及良久不動，皆是奴僕，非主人也。主人堂上，終不得明示於外，然得其用使者，則自承當作主矣。”^①應物不等於物即是道，道性不即物是，但又不離物是，道與性有體、有用，動靜語默、行住侍卧、視聽食息等，於其中可以表現出道性，此中有道性之用，但非道性之體。論此道性之體，則其非動非靜、非語非默、非行住坐卧。因道體之難言，需要通過道用來展示之，故大道要知宗祖，不離動靜語默，“來去分明即是”。但動靜語默，包括抬手動足，言語視聽，所有一切的千狀萬態，乃至良久不動，皆是道之用，而不是道之體。道之體有如心性之主，是“不來不去”的，“不來不去”為體，“來去分明”為用，要以體統轄用。

對此體用，志謹有時亦用“妙本靈源”與妙本靈源之“跡”來分別之，認為體同而用異。他說：“向上師真所傳要妙，行事之際，密符天意，豈可執一端便為道哉。以跡觀之，古人用處各各不同，妙本靈源，未嘗有異。喻如人心之用，在目為見，在耳為聞，在口為言，在心為思，在手為拈，在足為行，所用不同，心體無別。況今師真密旨，所謂教外別傳，言思路絕，悟者自得，乃是真師密傳之妙也。”^②靈源妙本，明明白白，清清淨淨，其行事則有用，用是體之顯，因用以見體，但不能執固某一“用”並以之為體。以用觀之，用各不

① [元]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論志煥等編次），《中華道藏》第26冊，第789～790頁。

② [元]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論志煥等編次），《中華道藏》第26冊，第795～796頁。

同，如目能視，耳能聽，口能言，心能思，足能行，手能拈，其跡各有所異，以目之視爲性，則耳之聽、口之言、心之思等不爲性？道性之用，跡各不同，皆爲道之顯現，究其靈妙妙本則同。此靈妙靈本，則言思路絕，超言絕相，方可近之。所以，王志謹說：“吾道密傳，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以不知而知，以無得而得。世之惑者，以服色求道，以言說求道，以威儀求道，以法相求道，俱不得其大全。殊不知無蹤跡，以跡求之，非道也。復究此跡自何而來，知其所從來，則有非聲色，非做造，非威儀，非法相者存於中。蓋不可知知識識也。只是這個本分圓成，真真實實，合天地，合聖賢，合鬼神，合萬物，如此一大事因緣，豈容塵垢聲聞蹤跡而能見之哉。”^①服色、言說、威儀、法相等，皆道性之顯現，而道性則無蹤跡、非聲色、非做作、非威儀、非法相，不可以有心求，又不可以無心得，本分圓成，真實無妄。

所以，修行心性，要達到“不即動靜”、“不離動靜”，纔可謂功夫有成。無爲、清淨尚只及於道之體，還不能說已達於道之用。人問：“若到清靜無爲處，是徹也未？”王志謹答說：“此以體言，似是而非也。至於端的處，則不可言，不可思，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妙絕名言，方始相應，不即動靜，不離動靜，豈可以無爲、清淨而定之哉。”^②動靜之中皆有道，雖在稠人鬧市，冗攘之間，亦要保持自心清靜；雖在環堵靜室，無人鄉里，一似十字街頭，對聖對真，不敢起絲毫妄念，則可以做到在動境裏不礙，靜境內亦不礙。修行人雖在

① [元]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論志煥等編次），《中華道藏》第26冊，第796頁。

② [元]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論志煥等編次），《中華道藏》第26冊，第797頁。

萬塵境界內，卻能和光同塵，自作主宰，事不礙心，不為俗染；雖歷物萬殊，卻能以道一體同觀之。王志謹認為：“無為者，天道也。有為者，人道也。無為同天，有為同人。如人擔物，兩頭俱在則停穩，脫卻一頭即偏也。若兩頭俱脫去，和擔子也無，卻到本來處。”^①要將“無為”與“有為”結合在一起，僅有“無為”或僅有“有為”皆不即是道，究竟的境界則是“無為”與“有為”俱棄脫，達到無分別之境，則與道本體相契合。

通過上述考察，結合《太古集》、《真仙直指語錄·郝太古真人語》等資料，我們認為，郝大通提出了一個系統的全真心性理論框架。此框架得到其後學王志謹、姬志真等的闡揚，從而建構起獨具特色的全真盤山派道禪融全心性學思想，為整個全真心性理論的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

我們根據郝大通全真內丹理論的不同特點，將其概括為三個類型，即道教易圖理論、內丹修煉理論和全真心性理論。其中道教易圖理論主要以易圖的形式對天道之理進行理論探討，以為道教內丹修持提供天道的依據；內丹修煉理論則主要以個體為本位，對易圖學所闡發的天道之理進行切身之體悟，以求得個體與天道相通、相融的具體方法和路徑；全真心性理論則主要是對上述這種天人之學的理論綜合，以體用的方式來貫通天與人、道體與器用，溝通形上與形下。本學案對郝大通全真修煉思想作此種分類研究，目的在於準確把握其思想特點，從而幫助我們確定其在全真教史和金元學術史上的重要地位。

^① [元]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論志煥等編次），《中華道藏》第26冊，第793頁。

第五章 學術界關於郝大通研究狀況綜述

對於全真七子之一的郝大通，張應超先生《郝大通——全真華山派開派祖師》一文作過介紹，詳見《中國道教》1993年第4期第45頁。另外，一些學者在對全真道進行研究的過程中，對郝大通及其弟子等情況順帶作過一些探討。但由於資料缺乏，從總體看來，目前的研究還有待於進一步深入。下面，我們對學術界關於郝大通研究的狀況作一個簡要介紹，為進一步研究奠定基礎。

一、總論全真教史過程中涉及對郝大通及其門弟子的相關研究

（一）卿希泰先生主編《中國道教史》第3冊，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第八章“道教在金與南宋的發展、改革及道派的分化”第三節“王重陽與全真道的創立。全真道在金代的發展”，介紹王重陽弟子，及於郝大通，並介紹其弟子范圓曦與王志謹。對郝太古《太古集》的內丹學思想作了特別介紹，認為郝大通精通易學，善於用易學闡釋內煉原理。其《周易參同契簡要釋義》以多幅易圖配以簡說，從天地日月、乾坤坎離、天元十干、乾坤生六子、八卦數爻成歲、二十四氣加臨乾坤二象、八卦反復、六十甲子加臨卦象、五行悉備、五運六氣等多方面，闡述內煉所遵循的基本法則，以示大小天地一

體不二之理。以“無”爲道之體，爲天地萬物之始源，須以心體之，以“有”爲道之用，須循陰陽八卦之數，合天地日月四時變化之度。強調以一真心、元神爲統御主宰，清淨以修心，虛靜以修定，應動爲用以煉化精氣，交媾陰陽，最終達到“動靜兩忘，性圓命固，契乎自然”的境界。其內丹詩與重陽《五篇靈文》之說相近，故其內丹思想最爲豐富，獨具特色。^①

第九章“道教在元代的興盛與道派的合流”第一節“丘處機際遇成吉思汗。全真道大發展局面的開創。尹志平、李志常的嗣教。全真道發展至鼎盛”，論及郝大通弟子王志謹（棲雲）門下也發展了大批門徒，有徐志根、論志元、魏志言、姬志真、賈志福、崔志隱、管志道、董道亨、李志希、張志信、李志居、儒志久等，其後之再傳亦有傑出者，如徐志根所傳弟子孫履道（明德），後曾作全真道一代掌教。又論及此時全真著名道觀，燕京地區，提及王志謹弟子李志方建真元觀；河北、河南地區，提及郝大通所傳弟子李開玄門人李志柔所建宮觀數目很多。在對全真掌教宗師作考察時，提及郝大通一系孫履道繼任全真掌教。^②

（二）張廣保先生《金元全真教史新研究》，青松出版社 2008 年版。

全書除導言外，共分十章。第一章，祖庭與堂下——全真教各宗系的整合。作者於此章提及位於今河南開封的朝元宮，因爲此係教祖王重陽的昇霞之地，加之郝太古一系的全真高道王志謹曾長期棲居此地並開山立派，隨着王志謹及其盤山派勢力的不斷

① 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第 3 冊，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5、37、41、47、50、79～80 頁。

② 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第 3 冊，第 192、195～196、236 頁。

增加，朝元宮作為盤山派的本山，其地位也隨之顯貴。又提及郝太古一系的范圓曦住持山東東平上清萬壽宮，亦為當時著名的全真教道觀。而據朱象先《古樓觀紫雲衍慶集》之《玉華觀記》所載，郝太古、李志柔一系弟子李守寬、郭守沖於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創建玉華觀，為樓觀宗聖宮之下院。郝大通門下范圓曦曾受耶律寶儉強命，任重陽萬壽宮提點住持（短期），另一門徒王志謹受全真掌教張志敬之託，與張志素共同主持修復亳之太清宮。^①

第二章，論述元代全真教大宗師的傳承。作者於此章對全真歷代掌教宗師的宗系歸屬作了分析，並對來自郝太古一系的掌教宗師孫履道（公元1324～1328年）掌教情況作了簡要說明。^②

第三章，論述元代全真宗祖譜系的形成。此章作者專門對“七真之形成”有一個探討，引徐琰撰《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重陽唱之，馬譚劉丘王郝六子和之，天下之道流祖之，是謂七真。”對王玉陽、郝太古、孫不二除重陽之外的師承作了考察，認為就現存教史材料看，王重陽不擅長易學，很顯然郝太古的易道當另有授受。至尹志平掌教，“七真”一語在教門中得到正式承認，《金蓮正宗記》、《七真年譜》等道史有載。元世祖頒詔書褒封五祖七真，“全真七真”一語在社會上廣為傳播。^③

第四章，早期全真教戒律形成研究。對郝太古一系王志謹《盤山錄》關於外在戒律對修持的作用有所說明。^④

① 張廣保：《金元全真教史新研究》，第22、55、62、96頁。

② 張廣保：《金元全真教史新研究》，第160頁。

③ 張廣保：《金元全真教史新研究》，第183、185、187頁。

④ 張廣保：《金元全真教史新研究》，第225頁。

第五章,金元全真教徒的修煉生活。對郝太古一系王志謹論述勞作與煉心的關係有一個介紹,認為這是對全真教修行觀念所作的新解釋。^①

第六章,全真教性命雙修的内丹學。此章論及郝大通的“石橋靜坐”是典型的“清靜煉心”,“全拋世事,心地下功”的心性修行之法。^②

第七章,論述元代兼容并包的道教管理政策;第八章,論述全真教與元皇室諸系的關涉;第九章,論述元代宗王、世侯對全真教的護持與崇奉。此章提及元世祖之孫、皇太子真金之子、武宗海山之父答剌麻八剌對全真高道郝太古、范圓曦一系的道士高道宣簽發令旨,加封其真人之號。又論及遷葬丹陽、長生、玉陽、太古四師遺蜕,實由李志柔門下石志堅主持。嚴實與全真教一節,論及其與郝太古門人范圓曦之關係。^③

第十章,金元全真著述考。論及郝大通之《太古集》。^④

(三)卿希泰先生主編《中國道教》第一冊,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

此書介紹王重陽七大弟子,及於郝大通;又論及明朝全真道衰微,全真道分成諸多小派進行獨自活動,其中即有郝大通之華山派。^⑤

① 張廣保:《金元全真教史新研究》,第255~256頁。

② 張廣保:《金元全真教史新研究》,第279頁。

③ 張廣保:《金元全真教史新研究》,第396、412、415頁。

④ 張廣保:《金元全真教史新研究》,第438~439頁。

⑤ 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第1冊,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170~182。

(四)牟鍾鑒、胡孚琛、王葆玟等先生著《道教通論——兼論道家學說》，齊魯書社 1991 年版。此著中篇有“金元道教”一章，對郝大通亦有所介紹。

二、在概論全真大旨中所及郝大通與其門弟子的思想研究

(一)張廣保先生《金元全真道內丹心性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95 年版。

全書包括引言，歷史篇 4 章(含附錄：王重陽名號籍貫辯析)，心性篇 4 章，比較篇 2 章。

在歷史篇中，作者認為，郝太古雖經重陽點化，但其學問淵源實不專源於重陽，而是另還有師承；其門下道脈宏大，著名者有嗣教弟子范圓曦和盤山真人王志謹，認為王志謹的全真心性論近禪。^①

在心性篇中，作者在探討性與命時，引《真仙直指語錄·郝太古真人語錄》：“修真之士，若不降心，雖出家多年，無有是處，為不見性。既不見性，豈能養命？性命不備，安得成真？”認為修性纔能養命，見性與養命是體用關係。郝太古這種重性功的思想在他的後學傳人王志謹的思想中得到進一步的展開。王志謹後開盤山派，以明心見性為內丹修煉的核心。以心括性、道、神諸範疇，以真心、本心與塵心、邪心對舉，以蕩滌邪心，透悟本心。以空、虛這兩個概念規定心體。在心性問題上把傳統道教理論與禪宗、大乘空

① 張廣保：《金元全真道內丹心性學》，第 15、28、34 頁。

宗理論相互融合，以性統命，以性代命，認為明悟本心必須磨盡塵心，要就心煉心，提倡看念慮未生與既生，境中煉心，表現了很强的人世傾嚮。認為心性、性體與道是一體而三名，都歸於明心見性之功夫。^①

（二）陳耀庭先生著《全真教派的發展和演變》，青松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一個問題探討了海內外有關全真教派的發展和演變研究的主要成果，包括對全真道派發展史的分期問題研究、各家對全真道派各個歷史時期的研究概括。第二個問題探討了全真道研究中發現的一系列問題，認為關於全真道內部宗派的演變，至今還脈絡不清。而在全真道內各派的傳承關係問題中，提及郝大通所屬“華山派”，宗派雖有其名，但其傳承、活動皆不清楚。全真道派的文獻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深入，全真道的其他文獻還沒有得到充分研究和利用。第三個問題對全真道發展和演變的一些歷史特點提出了初步看法。

（三）盧國龍先生著《全真宗旨論》，青松出版社 2004 年版。

作者認為，早期甚至全部全真教派的歷史，都可以說是追尋“全真”意義的一段經歷。如果不滿足於對全真教派的知識性瞭解，而試圖深入到它的精神世界去理解其全真之道，那麼，推闡“全真”意蘊，解讀全真宗旨將是最直接的途徑。在論及全真宗師對研習經書的看法時，作者以郝大古弟子王志謹為例，以其為主張不習經書的典型代表，並認為習經與不習經的分歧只是全真教文化的

① 張廣保：《金元全真道內丹心性學》，第 85、122 ~ 123、127、137、141 ~ 143、152 頁。

表層現象，是體悟“全真”之道在入門方法上的差異而已，實則殊途同歸，百慮一致。在全真道討論從“我”中走出，將嚮何方的問題，作者引王志謹弟子姬志真《滿庭芳》一詞：“全本無虧、真元不妄，從來何少何多？靈源亘古，天地與同科。”對重陽“一脚不移”作了經典詮釋。^①

（四）胡孚琛、呂錫琛兩教授著《道學通論：道家、道教、仙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二部分道家篇，作者論及郝大通弟子王志謹“以性統命”的心性之學。首先，將體認自己的真性、真心作為內丹修煉的核心。“心”具有先天地而生、有體有用、不分人我、非有非無等特性，性主宰人的言語行動。能否把握自己的心與性，是一個關係生死的大問題。修心與性有其不同的境界，修行的方法有去除妄念，積德累行，求實去華，責己棄爭，境上煉心，常應常靜。^②

（五）呂錫琛教授著《全真道心性思想的心理治療智慧》一文^③中提到，全真道認為修道即修心，並引《真仙直指語錄·郝太古真人語錄》闡述此問題。郝太古意識到，“好惡貪嗔”等心理問題是修道的障礙，故提出“欲入吾教，先要修心”，必須“治心”、“煉心”、“降心”。太古進一步將修煉實踐中的“心病”歸為五類，並提出了調治的主張。

① 盧國龍：《全真宗旨論》，青松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7～38、75～76 頁。

② 胡孚琛、呂錫琛：《道學通論：道家、道教、仙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34～242 頁。

③ 收入丁鼎、趙衛東、于建平主編《崑崙山與全真道——全真道與齊魯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15～121 頁。

該文又引郝太古弟子王志謹《盤山語錄》，認為修道要對自己的心理言行進行反省、調整，克制惡念，並提出了具體的方法。

三、對《太古集》、《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雲山集》的“提要”研究

(一)任繼愈先生主編《道藏提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3 年版。

1. 提要 1152 號介紹郝大通之《太古集》^①，認為此書原有十五卷，現存四卷，又把現存全書內容分三部分。其一為《周易參同契簡要釋義》，謂道以無為體，以有為用，而體之用之，必在乎心，變而通之，必在乎神，以一神總無量之神，以一法總無量之法，以一心統無數之心。乾為萬物生生變化之本，其為體靜專不移，其運動正直不邪，內則存乎剛健，外則用乎柔弱，能正定萬物性命。坤者，其用德厚，雌極化雄，厚能載物，品類熙沖。認為此《釋義》論乾坤之德用，於魏伯陽之《周易參同契》隻言未提。其二為周易圖象，凡三十三圖，皆有釋義。其三為金丹詩三十首，皆述內丹，其說概以存神守氣為要。

2. 提要 1049 號介紹郝大通弟子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②，認為此書為王志謹門人劉公記師之言，由論志煥編次，書言全真道派煉心修性之真功真行，其說以《清靜經》為宗，兼融禪宗心

① 任繼愈主編：《道藏提要》，第 916 頁。

② 任繼愈主編：《道藏提要》，第 805 ~ 806 頁。

性本淨之說，道禪渾融色彩甚濃；謂修行人先要明自己本分事，此是主張形骸底一點靈明，從道裏稟受得來，自古及今，清淨常然，要通教化，因為心上有塵，性上有情，要譴之又譴，真宰自明；真心從未有天地已前稟受得來，性本虛空，修行人常思己過，忌矜己能，故得本性虛寂澄湛，得往來無礙。

3. 提要 1131 號介紹郝大通一系姬志真《雲山集》^①，全書有賦兩篇，碑文十四篇，詩詞四百餘首，宣傳遯世學仙，修心煉性；從體用、動靜等方面闡發心性本寂本淨之理，融會三教心性之學，尤近於禪；碑記有《重陽祖師開道碑》、《長春真人成道碑》等，有一定史料價值；對金元之際，戰亂影響民生的悲慘情景有所揭露。

（二）潘雨廷先生著《道藏書目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

1. 第 226 號，介紹郝大通《太古集》^②，認為郝大通年少朱熹十歲，雖未嘗往來，學本於《周易》則有所同。郝大通自序，上半言《易》，皆準於卦爻辭，由觀象而玩辭，非空言可比。下半言道，皆準陰陽生生而及五行，則通於《靈寶度人經》之旨。以為郝大通既得重陽之道，復至灤城南，得神人（實當時通易理者）以陳搏先天圖授之，始能易道一致，開七真中易象一派；先天圖傳入儒家後，朱子晚年雖注意於《參同契》之實質，而於當時道教之南北宗尚有一間，此自為理學所限，亦有不得不然之勢，然《周易啓蒙》之象數實已相通，惟於卦爻對偶之理，當時之理學似尚未悟，此所以郝大通之易較南宋理學之易為圓融。

① 任繼愈主編：《道藏提要》，第 895～896 頁。

② 潘雨廷：《道藏書目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47～249 頁。

2. 提要 238 號, 介紹郝大通弟子王志謹《盤山棲雲真人語錄》^①, 認為全真合禪幾而一之, 此書可見一斑。但提要以王志謹為馬丹陽門人, 生於 1188 年, 則有誤。

3. 提要 240 號, 介紹郝大通再傳弟子姬志真《雲山集》^②, 此書以日用、性命、全真、玄妙、真空、沖和、精神、無為、識心、見性、魂魄、覺照、藏天下於天下、體用、無人無我、孤峰、生死、主賓, 是其重振全真教之思維綱領; 此集詩文, 對反身內觀者尤多作用。

四、對郝大通後學的研究

(一) 對郝大通後學范玄通、王棲雲、姬志真、李志柔等的研究。

日本北海道文教大學教授野間晃所著《日本有關全真道研究論考簡介》^③, 介紹了近年來日本學者對全真道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其中介紹了《東北大學文學部研究年報》第 45 號 1996 年 3 月所刊三浦秀一《金元之際之全真教——由范玄通、王棲雲至姬知常》, 此文作者認為, 宋元之際, 伴隨着時代的發展, 全真教也有了巨大變化。全真教與程朱理學相交融, 作為“地”之全真教中收納了作為“圖”之程朱學, 而此“地”與“圖”在互相影響的過程中, 各自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作者為了概

① 潘雨廷:《道藏書目提要》, 第 266 頁。

② 潘雨廷:《道藏書目提要》, 第 268 ~ 270 頁。

③ 劉鳳鳴、慕旭、趙衛東主編:《丘處機與全真道——丘處機與全真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 246 ~ 249 頁。

觀此時期全真教之發展趨勢，闡明時代思潮發展之大勢，考察了三位道士之行跡及思想，即全真教祖王重陽再傳弟子范玄通與王棲雲、姬知常。對姬知常遇王棲雲前之行跡，范玄通之弘教活動與全真教之變革、知識分子對其變革的看法，王棲雲之思想與世人之評價，姬知常之思想的後期發展等作了考察。認為金亡後，全真教徒掌握到時代的變革，思想上也由士大夫轉而為全真教徒。

尹志華博士《清同治十二年北京白雲觀傳戒考述》^①一文，對清代同治十二年（公元 1873 年）傳戒情況進行了探討，對此次傳戒的《登真籙》進行了分析，包括傳戒方丈和八大師，戒子的人數，年齡構成，派別，地域分布，傳戒程序，所用戒本，所持誦的經典等。其中提到此次受戒弟子 106 人，年齡最大者 62 歲，最小者 16 歲，戒子分派情況分別是：龍門派 68 人，華山派 14 人，尹喜派 7 人，鶴山派 4 人，金山派 3 人，隨山派 3 人，崑山派 2 人，蓬萊派 2 人，遇仙派 1 人，三丰派 1 人，天仙派 1 人。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授戒弟子中，全真華山派弟子人數居第二位，可窺當時華山派在整個全真道發展中的一個基本情況。

樊光春研究員《全真道龍門派在西北的傳承》^②一文，將全真道龍門派分為廣義和狹義兩個概念。廣義龍門派指由丘處機親傳弟子向後傳續的譜系。而狹義的龍門派，則是指明清時期以“道德通玄靜”百字譜向後傳續的譜系。支持陳教友《長春道教

① 劉鳳鳴、慕旭、趙衛東主編：《丘處機與全真道——丘處機與全真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 233～245 頁。

② 劉鳳鳴、慕旭、趙衛東主編：《丘處機與全真道——丘處機與全真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 233～245 頁。

源流》所言“龍門派起源於華山”的論點，其中將從丘處機問道的郝大通弟子范圓曦、王志謹，郝大通再傳弟子李志柔等，皆歸為丘處機弟子，並對他們的承傳弟子情況列表作了介紹。

五、論郝大通與華山之關係研究

樊光春研究員在其《長安·終南山道教史略》一書和《全真道傳承關係研究芻議》^①一文中認為，華山派教內相傳是郝大通創立於華山，但經他考證，發現此說很難成立。他有二個論據，一是從現有史料來看，郝大通本人和他的親傳弟子都沒有在華山居留的經歷，也沒有發現其再傳弟子居留華山的信息。二是華山道教至今仍以元代道士賀志真為華山派開山祖師，但碑石文獻明確記載賀志真是丘處機的法孫。^② 故歷史上華山道教與郝大通之關係並不直接。

我們認為，郝大通的道教易圖學，與陳搏的“易龍圖”，在內容上有相承襲之關係。衆仙傳云郝大通入關中禮重陽墓，過岐山遇異人授易，後過灤城，復與異人遇而授易，這兩次神祕授易于郝大通者，為何人，是什麼身份，現在已不得而知。但從郝大通與陳搏易學在內容上的相承、相通，則這個問題又似乎可以迎刃而解，他們的易學從內容上看基本屬於同一個傳授系統，同出一源的可能性相當大。

① 丁鼎、趙衛東、于建平主編：《崑崙山與全真道——全真道與齊魯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25頁。

② 見《太華山創建朝元洞之碑》，載陳垣《道家金石略》，第769頁。

六、全真道其他研究中涉及郝大通及其弟子的相關問題

欽偉剛先生《俞琰〈參同契〉注解所見全真教文獻》^①一文中提到，俞琰所著《周易參同契發揮》所引全真文獻二十一條，涉及著者八人，其中有郝大通和他的《太古集》、王棲雲和他的《盤山語錄》。其中，俞著卷五《參同契》經文“易行周流，訕信反覆”後注引“《太古集》云：周天度數還知道，關節燠蒸處處通”。欽偉剛先生經校勘，發現《道藏》太平部所收《太古集》未見此詩。另俞著卷六《參同契》經文“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後注引“《太古集》云：金丹運至泥丸穴，名姓先將記玉都”，據其校勘，《道藏》太平部所收《太古集》卷四《金丹詩》其一作“金丹運至泥丸穴，名姓先將記玉都”。他認為，俞注所引兩條《太古集》文獻，一條可在《道藏》本《太古集》卷四《金丹詩》中檢出，另一條卻無法查證，說明俞琰所見《太古集》與現存明《道藏》本不同，但他不能肯定俞琰所見《太古集》本是否就是十五卷本。

郭武教授《全真七子“入門”次序略考》^②，認為“全真七子”皈依王重陽門下的正確次序應該是：馬鈺、丘處機、譚處端、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劉處玄，並對之分別進行考述。

應該說，目前為止，尚沒有專門對郝大通及其思想進行研究的

① 丁鼎、趙衛東、于建平主編：《崑崙山與全真道——全真道與齊魯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308頁。

② 丁鼎、趙衛東、于建平主編：《崑崙山與全真道——全真道與齊魯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29頁。

專著。章偉文博士曾著《宋元道教易學初探》一書(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2005 年版),於其中篇“宋元道教易圖學”中,闢專章對郝大通《太古集》的道教易圖學思想作過探討,並將其分為三個部分:郝大通具有“易”道特徵的道教宇宙論思想,郝大通以易圖解宇宙化生萬物的規律性與道教內丹修煉之理,郝大通法天地造化生物的原理以論還丹之爐鼎的思想。這個研究還很不够,有待於在原來基礎上作大的修改。此次,香港青松觀組織學者撰寫全真學案,以學案的形式對全真道重要宗師的思想、道派發展等進行研究,相信將會有力地促進全真教思想和教史研究向縱深發展!我們樂觀其成!



第六章 太古真人郝大通年譜

金熙宗天眷三年庚申，南宋紹興十年，公元1140年。

金熙宗天眷三年庚申，農曆正月初三日，郝大通出生於寧海州（今山東省煙臺市牟平區）。元劉志玄等撰《金蓮正宗仙源像傳》載：“師姓郝名大通，字太古，號廣寧子，寧海人也。生於金熙宗天眷三年庚申正月初三日。家財甲一州，事母孝，儵然有出塵志。”^①

元樗櫟道人秦志安編《金蓮正宗記》卷五《廣寧郝真人》載：“先生諱璘，號恬然子，自稱太古道人。家世寧海，歷代遊宦，先生朝列之從弟也。事母至孝。”^②

元李道謙編《七真年譜》云：“天眷三年庚申，重陽祖師年二十九。正月初三日，廣寧郝真人生於寧海州，初名昇，字則未聞也。”^③

元李道謙編《甘水仙源錄》卷二嘉議大夫嶺北湖南道提刑按察使東平徐琰撰《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云：“師姓郝，名大通，字太古，道號廣寧子，寧海人。家故饒財，為州首富。兄俊彥登進士第，官至朝列大夫、昌邑縣令。師初諱昇，少孤，事母孝。稟賦穎異，識度夷曠，蕭然有出塵之資。”^④

元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撰《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

① 《中華道藏》第47冊，第67頁。

② 《中華道藏》第47冊，第51頁。

③ 《中華道藏》第47冊，第70頁。

④ 《中華道藏》第47冊，第131頁。

云：“師名大通，字太古，寧海人，廣寧其號也。金熙宗天眷三年正月初三日生，世爲宦族，郝朝列之從弟。少孤，事母甚孝。”^①

是年，王重陽年二十九。

金熙宗皇統元年辛酉，南宋紹興十一年，公元 1141 年。

郝大通二歲。

是年，王重陽年三十。

金熙宗皇統二年壬戌，南宋紹興十二年，公元 1142 年。

郝大通三歲。

是年，“重陽祖師年三十一。其年三月十八日，玉陽王真人生於寧海州。”^②

金熙宗皇統三年癸亥，南宋紹興十三年，公元 1143 年。

郝大通四歲。

是年，王重陽年三十二。

金熙宗皇統四年甲子，南宋紹興十四年，公元 1144 年。

郝大通五歲。

是年，王重陽年三十三。

金熙宗皇統五年乙丑，南宋紹興十五年，公元 1145 年。

① 《中華道藏》第 47 冊，第 597 頁。

②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 47 冊，第 70 頁。

郝大通六歲。

是年，王重陽年三十四。

金熙宗皇統六年丙寅，南宋紹興十六年，公元1146年。

郝大通七歲。

是年，王重陽年三十五。

金熙宗皇統七年丁卯，南宋紹興十七年，公元1147年。

郝大通八歲。

“皇統七年丁卯，重陽祖師年三十六。七月十二日，長生劉真人生於東萊之武官莊。”^①

金熙宗皇統八年戊辰，南宋紹興十八年，公元1148年。

郝大通九歲。

此年，“重陽祖師年三十七。是年正月十九日，長春丘真人生於登州棲霞縣之濱都。玉陽真人年七歲，按真人《雲光集·自序》云：余七歲遇東華帝君於空中，警覺不令昏昧。”^②

金海陵王天德元年己巳，南宋紹興十九年，公元1149年。

郝大通十歲。

是年，王重陽年三十八。

①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0頁。

②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0頁。

金海陵王天德二年庚午，南宋紹興二十年，公元 1150 年。

郝大通十一歲。

是年，王重陽年三十九。

金海陵王天德三年辛未，南宋紹興二十一年，公元 1151 年。

郝大通十二歲。

是年，王重陽年四十。

金海陵王天德四年壬申，南宋紹興二十二年，公元 1152 年。

郝大通十三歲。

是年，王重陽年四十一。

金海陵王貞元元年癸酉，南宋紹興二十三年，公元 1153 年。

郝大通十四歲。

是年，王重陽年四十二。

金海陵王貞元二年甲戌，南宋紹興二十四年，公元 1154 年。

郝大通十五歲。

是年，王重陽年四十三。

金海陵王貞元三年乙亥，南宋紹興二十五年，公元 1155 年。

郝大通十六歲。

是年，王重陽年四十四。

金海陵王正隆元年丙子，南宋紹興二十六年，公元 1156 年。

郝大通十七歲。

是年，王重陽年四十五。

金海陵王正隆二年丁丑，南宋紹興二十七年，公元1157年。

郝大通十八歲。

是年，王重陽年四十六。

金海陵王正隆三年戊寅，南宋紹興二十八年，公元1158年。

郝大通十九歲。

是年，王重陽年四十七。

金海陵王正隆四年己卯，南宋紹興二十九年，公元1159年。

郝大通二十歲。

“正隆四年己卯，重陽祖師年四十八。此年六月望日，師飲酒於終南甘河鎮，會二仙人被發披氈，而年貌同一。其人徐曰：此子可教。因授以口訣。故師《遇真》詩云：四旬八上始遭逢，口訣傳來便有功。其所遇者，純陽呂真君也。”^①

金海陵王正隆五年庚辰，南宋紹興三十年，公元1160年。

郝大通二十一歲。

“正隆五年庚辰，重陽祖師年四十九。中秋日，師於醴泉縣再遇真仙傳祕語五篇，且曰：速去東海，投譚捉馬。已而真仙忽失所

^①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0頁。

在。”^①

金世宗大定元年辛巳，南宋紹興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

郝大通二十二歲。

“世宗大定元年辛巳，重陽祖師年五十。於終南山南時村鑿墳丈餘，封高數尺，以活死人目之，坐於墓中。又於四隅各植海棠一株，人問其故，答曰：吾將來使四海教風為一家耳。”^②

金世宗大定二年壬午，南宋紹興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

郝大通二十三歲。

“大定二年壬午，重陽祖師年五十一。是年坐活死人墓中。”^③

金世宗大定三年癸未，南宋隆興元年，公元1163年。

郝大通二十四歲。

“大定三年癸未，重陽祖師年五十二。秋，填活死人墓，遷劉蔣村，結茅與玉蟾和公、靈陽李公三人同居，即今之祖庭重陽萬壽宮也。”^④

金世宗大定四年甲申，南宋隆興二年，公元1164年。

郝大通二十五歲。

“大定四年甲申，重陽祖師年五十三。師《全真集·自序》云：

①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0頁。

②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0頁。

③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0頁。

④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0頁。

余嘗從甘河攜酒一葫欲歸庵，道逢一先生叫云：害風肯與我酒喫否。余與之，先生一引而盡，卻令余以葫取河水。余取得水授與先生，先生復授余，令余飲之，乃仙酎也。又曰：子識劉海蟾否？余曰：但嘗見畫像耳。先生笑之而去。”^①

金世宗大定五年乙酉，南宋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

郝大通二十六歲。

“大定五年乙酉，重陽祖師年五十四。是年於終南上清太平宮壁上書云：害風害風舊病發，壽命不過五十八。兩個先生決定來，一靈真性誠搜刷。”^②

金世宗大定六年丙戌，南宋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

郝大通二十七歲。

“大定六年丙戌，重陽祖師年五十五。是歲於長安灤村呂道人庵壁書云：地肺重陽子，呼爲王害風。來時長日月，去後任西東。作伴雲和水，爲鄰虛與空。一靈真性在，不與衆心同。此年長春真人年一十九，棄俗入道，居崑崙山。”^③

金世宗大定七年丁亥，南宋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

郝大通二十八歲。

此年，郝大通於山東寧海州賣卜於市，受重陽祖師感發，得授“二詞”，因家有老母，未即入道。

①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0～71頁。

②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1頁。

③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1頁。

《七真年譜》云：“大定七年丁亥，重陽祖師年五十六。於四月二十六日將劉蔣村茅庵自焚之，婆娑舞於火邊。人問，答：茅庵燒了事休休，決有人人卻要修。是日宿甘河鎮，辭衆曰：余東海捉馬去。五月過北邙山上清宮，題其壁云：丘譚王風捉馬劉，崑崙頂上打玉毬。你還般在寰海內，贏得三千八百籌。至今石刻猶在。閏七月十八日，抵寧海州。會丹陽真人泊高巨才，邀師於范明叔怡老亭。九月，長春真人自崑崙山來謁祖師於全真庵，請爲弟子，祖師訓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乃贈之以詩。祖師又於廣寧真人卦肆前背坐感發之，廣寧從至朝元觀，祖師授以口訣及以二詞付之。祖師於十月一日就丹陽宅內，鎖門居環，百日爲期，約五日一食，化丹陽夫婦。是冬，長真真人就環內出家，祖師訓名處端，字通正，號長真子，時四十五歲矣。”^①

《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云：“大定七年，重陽真君王祖師自關西寧海遊行於市，見師言動不凡，仙質可度，思所以感發之者，遂背肆而坐。師曰：‘請先生回頭。’真君應聲曰：‘君何爲不回頭耶？’師悚然異之。真君出，師閉肆從之，及於館所而請教焉。真君授以二詞，師大悟，不覺下拜。自是日往親炙，以有老母，未即入道。”^②

尹志平《清和真人北遊語錄》卷三云：“玉陽大師嘗言：太古師二十八歲山東賣卜，一日偶書一詩，其語意非得道人莫能及。後遇祖師入道，便言爲道不難。沃州橋下四十日了道，非有宿積之功能

①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1頁。

② [元]李道謙：《甘水仙源錄》卷二，《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中華道藏》第47冊，第131頁。

至此乎？”^①

金世宗大定八年戊子，南宋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

郝大通二十九歲。

此年三月，郝大通棄家人崑崙山煙霞洞，禮拜重陽入道。《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七真年譜》等說重陽訓其名爲璘，號恬然子；《金蓮正宗記》則曰“重陽乃賜之法名曰大通，號曰廣寧子”，不知孰是。

出家後，郝大通與馬丹陽、譚長真、丘長春、王玉陽侍重陽於煙霞洞。《金蓮正宗記》謂其“與丘、劉、譚、馬同侍左右”，誤。因劉處玄此時尚未拜入重陽之門。據《金蓮正宗記》，此年七月，重陽授無袖冬衣予郝大通，法古人傳衣之法。據《七真年譜》，此年八月，重陽攜五真人（丹陽、長真、長春、玉陽、大通）自煙霞洞遷居文登縣姜實庵，立七寶會。

“至來年戊子歲三月中，專往崑崙山煙霞洞，焚香敬謁，甘灑掃之役，重陽乃賜之法名曰大通，號曰廣寧子，與丘、劉、譚、馬同侍左右。逮七月間，重陽令諸弟子皆歸寧海，惟丘公侍側。不數日，復命丘公往呼太古，既至，乃告之曰：‘我有布衲，剪去兩袖，我要替背與汝過冬，自綴袖去。’先生拜而受之，蓋象古人傳衣之法也。”^②

“明年（指大定八年），母捐館。師乃棄家人崑崙山，禮真君於煙霞洞，求爲弟子。真君納之，賜名璘，號恬然子。乃解納衣，去其

① 《中華道藏》第26冊，第742頁。

② 〔元〕秦志安：《金蓮正宗記》，《中華道藏》第47冊，第51頁。

袖而與之，曰：‘勿患無袖，汝當自成。’蓋傳法之意也。”^①

“大定八年戊子……三月，廣寧真人來崑崙山出家，祖師訓名璘，號恬然子，時二十九歲。八月，祖師挈五真人（丹陽、長真、長春、玉陽、大通）自煙霞洞遷居文登縣姜實庵，立七寶會。”^②

“大定八年戊子，重陽祖師年五十七。正月初十日出環，分梨十化畢。二月初八日，丹陽真人出家，祖師訓名鉦，字玄寶，號丹陽子，時年四十六。是日，玉陽真人自牛仙山來，願為門弟子，祖師訓名處一，時年二十七歲。二月晦日，祖師挈丹陽、長真、長春、玉陽入崑崙山石門口開煙霞洞居之。”^③

金世宗大定九年己丑，南宋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

郝大通三十歲。

據《七真年譜》，此年四月，郝大通與丹陽、長真、長春隨重陽祖師遷居寧海州金蓮堂。六月，郝大通辭師前往查山修道。

此年，郝大通常攜重陽所賜一瓦罐乞食，一次不小心誤觸瓦罐使碎，重陽另賜一罐予大通，並題頌於其上云：“撲碎真灰罐，卻得害風觀；直待悟殘餘，有個人人喚。”此事見於《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的記載。《重陽全真集》則認為，重陽在賜給大通的瓦罐上所題之頌有兩首，所謂《郝昇化餘打破罐因贈二絕》：“撲破真灰罐，卻得害風觀。真待悟殘餘，有個人人喚。”“欲要心不亂，般

① [元]李道謙：《甘水仙源錄》卷二，《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中華道藏》第47冊，第131頁。

②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1頁。

③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1頁。

般都打斷。子午卯酉時，須作骷髏觀。”^①仙傳所說大通首次參禮重陽，得重陽“二詞”，有可能指的是重陽賜給大通瓦罐上所題的“二絕”，如果是這樣，則大通剛參重陽時，只得一首詩，而可能並未得“二詞”。

“大定九年己丑，重陽祖師年五十八。春，玉陽真人辭祖師，隱居查山。四月，祖師引丹陽、長真、長春、廣寧遷居寧海州金蓮堂。途中至龍泉，以所執傘柄內盛姦陽子號，乘風而起，至查山玉陽公前墮地，蓋賜公之號也。重午日，孫仙姑詣金蓮堂出家，祖師訓名不二，號清靜散人，時年五十一。六月，廣寧真人辭祖師，亦居查山。八月，祖師立金蓮會。九月，詣登州福山縣，立三光會，於蓬萊立玉華會。是月，祖師領丹陽、長真、長春西至萊州，化長生真人出家，訓名處玄，字通妙，號長生子，時年二十三。十月，於掖縣立平等會。是月挈四子至汴梁，寓磁器王氏旅邸中。”^②

“九年，寧海人有構金蓮堂以待，真君挈其徒西歸居之。師攜瓦罐乞食，誤觸之，碎。真君別授一罐，題頌其上云：‘撲碎真灰罐，卻得害風觀。直待悟殘餘，有個人人喚。’未幾，師辭真君去，與王玉陽往居查山。真君亦赴汴京，馬丹陽、譚長真、劉長生、丘長春四子實從。”^③

金世宗大定十年庚寅，南宋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

郝大通三十一歲。

① 《中華道藏》第26冊，第334頁。

②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1頁。

③ 〔元〕李道謙：《甘水仙源錄》卷二，《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中華道藏》第47冊，第131頁。

此年，郝大通受王玉陽之激，離開查山西遊。祖師王重陽仙逝。

“大定十年庚寅，重陽祖師於正月初四日召丹陽、長真、長春立於榻下，時長生遽去，曰：‘丹陽已得道，長真已知道，吾無慮矣。處機所學，一聽丹陽。處玄，長真當管領之。吾今赴師真之約耳。’丹陽請留頌，師曰：‘吾已書於長安灤村呂仙庵矣，今口授汝。’言訖而逝。是年閏五月，於正月十一日始立春，是止五十八歲矣。四子盡禮，權瘞於孟宗獻之花圃。既而丹陽真人率三友入關，謁和、李二真人於終南太平宮。會史處厚於京兆，劉通微、嚴處常於終南。二真人乃祖師之友，三子亦祖師弟子也。”^①

金世宗大定十一年辛卯，南宋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

郝大通三十二歲。

此年，郝大通聞知重陽仙逝；十月，西遊入關，訪丘、劉、譚、馬四子。

“大定十一年辛卯……十月，廣寧真人入關，乞食於京兆府。”^②

“十一年，師聞真君上仙，四子已入關，遂西遊以訪之。”^③

“大定十一年辛卯，丹陽真人年四十九。是年與三友居劉蔣祖庵，修治葬所。”^④

①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1～72頁。

②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2頁。

③ [元]李道謙：《甘水仙源錄》卷二，《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中華道藏》第47冊，第131頁。

④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2頁。

金世宗大定十二年壬辰，南宋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

郝大通三十三歲。

此年，郝大通禮重陽墓，受譚長真之激而東歸。據《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郝大通東歸，於岐山遇神人，授今名字與道號，度大慶關，遊於趙、魏間。

“十二年，葬真君於祖庭。師欲與四子同廬墓側，長真激之曰：‘隨人脚跟轉可乎？’師明日遂行。至岐山，遇神人，授今名字及道號。十三年，度大慶關而東，翱翔趙、魏間。”^①

“大定十二年壬辰……九月，廣寧真人西遊岐山，偶得名大通，字太古，號廣寧子。”^②

“大定十二年壬辰，丹陽真人年五十。春，於長安化自然錢，率三友復往汴梁，遷祖師仙樞西歸，葬於劉蔣村祖庵。”^③

金世宗大定十三年癸巳，南宋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

郝大通三十四歲。

金大定十三年癸巳（公元1273年），郝大通遊於趙、魏之間。

“大定十三年癸巳……六月，廣寧真人度大慶關東歸。”^④

“十三年癸巳，度大慶關，遊趙、魏間。”^⑤

① [元]李道謙：《甘水仙源錄》卷二，《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中華道藏》第47冊，第131頁。

②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2頁。

③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2頁。

④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2頁。

⑤ [元]劉志玄：《金蓮正宗仙源像傳》，《中華道藏》第47冊，第67頁。

“大定十三年癸巳，丹陽真人年五十一。是年四師劉蔣村居喪守墳。”^①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甲午，南宋淳熙元年，公元 1174 年。

郝大通三十五歲。

據《七真年譜》，此年二月，郝大通至真定，默坐於朝天門外。

“大定十四年甲午……二月，廣寧真人至真定，默坐於朝天門外。”^②

“大定十四年甲午，丹陽真人年五十二。……八月，丹陽、長真、長生、長春於鄆縣秦渡鎮真武廟月夜共坐，各言其志。丹陽門貧，長真門是，長生門志，長春門閑，翼旦乃別。丹陽劉蔣居環，長真居洛陽朝元宮，長生居洛陽市土地廟，長春西入礪溪。事見《金玉集》。”^③

金世宗大定十五年乙未，南宋淳熙二年，公元 1175 年。

郝大通三十六歲。

據《金蓮正宗記》、《七真年譜》等記載，入道七年之後，郝大通忽然大悟重陽真人之密語，心意渙然開發，如冰之釋，於是在此年的二月，他從真定朝天門外來至沃州石橋修煉。郝大通在沃州橋修煉期間，持不語之謁，默然靜坐，飢渴不求，寒暑不變，人饋則食，不饋則否，雖有人侮狎戲笑，亦不怒，志在忘形，如此長達六年之久。

①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 47 冊，第 72 頁。

②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 47 冊，第 72 頁。

③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 47 冊，第 72 頁。

《七真年譜》：“大定十五年乙未……二月，廣寧真人坐沃州石橋下。”^①

《金蓮正宗記》：“乙未歲，乞食於沃州，方悟重陽密語，渙然開發，遂往橋上默然靜坐，飢渴不求，寒暑不變，人饋則食，不饋則否，雖有人侮狎戲笑者，不怒也，志在忘形。如此三年，人呼爲不語先生。”^②

“十五年，坐於沃州石橋之下，緘口不語。河水泛溢，身不少移，水亦弗及。人饋之食則食，無則已。雖祁寒盛暑兀然無變，身槁木而心死灰，如是者六年。昌邑君之季女嫁爲真定郭長倩之夫人，長倩夫婦過沃州，知師在橋下，駐車拜謁，贈之衣物，所以存慰者甚厚，師藐然若不相識，一無所受。夫人感泣，長倩嗟異而去。”^③

“十五年乙未，坐沃州橋下，不語不動，河水泛溢，亦不少移，人饋則食，不饋則已，雖祁寒酷暑，兀然無變，如此者六年。其族屬親戚來視之，師皆不答，有所贈亦皆不受。”^④

“大定十五年乙未，丹陽真人年五十三。是年，長真真人乞食於磁州二祖鎮，遇一妄人毆落二齒，市人共怒之，欲明於官，真人吐之而去。二月，廣寧真人坐沃州石橋下。夏，清靜散人入關，致祭祖庭，既而出關，居洛陽風仙姑洞。”^⑤

①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2頁。

② [元]秦志安：《金蓮正宗記》，《中華道藏》第47冊，第51頁。

③ [元]李道謙：《甘水仙源錄》卷二，《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中華道藏》第47冊，第132頁。

④ [元]劉志玄：《金蓮正宗仙源像傳》，《中華道藏》第47冊，第67頁。

⑤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2頁。

金世宗大定十六年丙申，南宋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

郝大通三十七歲。

郝大通坐沃州石橋修煉。據《七真年譜》，此年六月中，郝大通夜夢神人復授易之大義，既寤，明朝揮三十三圖，事見《太古集》。但查《道藏》所收《太古集》，不見有此事的明確記載。

按郝大通在《太古集·自序》中，言其作序時間為“大定十八年歲在戊戌仲冬望後六日”，而《太古集》卷一《周易參同契簡要釋義並序》，稱“時大定十八年歲次戊戌孟夏十有九日序”，但均不及著此書的時間。范圓曦在補充、整理《太古集》時，作有一序，並標明其作《序》時間是“歲次丙申長至日崑崙野服嗣教范圓曦謹序”。該丙申應該是金亡後的兩年，即1236年丙申，因為圓曦作序稱大通為“先師”，表明此時大通已經羽化登真，故此丙申年不可能為大定丙申（公元1176年）。

據范圓曦所作《太古集·序》，修整後之《太古集》有一十五卷。郝大通《太古集·自序》亦稱其書有十五卷，現明《道藏》所收《太古集》僅四卷。故李道謙所見之《太古集》，與今本明《道藏》所收《太古集》有不同。

“大定十六年丙申……六月中，廣寧真人夜夢神人復授易之大義，既寤，明朝揮三十三圖，事見《太古集》。”^①

金世宗大定十七年丁酉，南宋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

郝大通三十八歲。

此年，郝大通於沃州橋上默然靜坐，持不語之偈。

①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2頁。

郝大通門下兩位著名弟子范圓曦、王志謹於此年出生。范圓曦號玄通子，山東寧海州人。王志謹，東明溫里人，道號棲雲子。他們出生之年係據元李道謙編《甘水仙源錄》卷四所收上黨宋子貞撰《普照真人玄通子范公墓誌銘》、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王鶚撰《棲雲真人王尊師道行碑》記載推知。

“大定十七年丁酉，丹陽真人五十五。長真真人行化於高唐縣，與茶肆吳六書‘龜蛇’字，曰：可置之壁間，以鎮火災。是年縣城大火，惟茶肆乃免。”^①

金世宗大定十八年戊戌，南宋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

郝大通三十九歲。

此年，郝大通於沃州橋上默然靜坐，持不語之偈。據郝大通《太古集·自序》，此年孟夏十有九日，郝大通為其所著《周易參同契簡要釋義》作序；仲冬望後六日，為其所著《太古集》作序，當時，《太古集》亦稱《崑崙文集》。後郝大通之徒范圓曦重修《太古集》，將兩書併為一書，郝大通所作兩序皆一併收入其新編《太古集》中。詳見《太古集·序》、《太古集》卷一有關記載。^②

“大定十八年戊戌，丹陽真人年五十六。於八月一日劉蔣出環，西遊隴山華亭行化。長生真人是年遷洛城東北雲溪洞居之，門徒日集，鑿三井洞。”^③

金世宗大定十九年己亥，南宋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

①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2頁。

② [金]郝大通：《太古集》，《中華道藏》第26冊。

③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2頁。

郝大通四十歲。

此年，郝大通於沃州橋下默然靜坐，持不語之偈。

郝大通在沃州橋一共修行了六年。前三年坐於橋之上修行，後三年，則坐於橋之下修行。據《金蓮正宗記》有一醉酒之人從沃州橋路過，見大通在橋上靜坐，不語不動，此醉酒之人一時酒意興起，將大通踢於橋之下。大通志在“忍辱”、“忘形”，平靜接受了這次無妄之災。事後第七天，有客官乘馬要從橋上經過，馬驚叫躍起，不往前走。於是至橋下，看見郝大通正在靜坐。問之，不答，僅以手畫地：“不食七日矣。”附近州民隆重焚香請出，大通沒有答應，只在橋下又坐了三年。

《金蓮正宗記》：“一夕，天色昏冥，偶醉者過，以是蹴先生於橋下。默而不出者七日，人不知者以爲先生何往。忽值客官乘馬將過，而馬驚躍，捶之不進。客遂墮馬，問左右曰：‘橋下必有怪事，不然，何吾馬之驚也？’命左右往視之，則一道者奄然正坐，問之則不語，以手畫地曰：‘不食七日矣。’州民聞之，爭往饋食，焚香請出，但搖手不應，只於橋下復坐三年。”^①

“大定十九年己亥，丹陽真人年五十七。二月十五日，於華亭縣挈李大乘同居環百日。至八月遷隴州佑德觀，居環。十一月十八日出環，宿勾兜堡，化解元李子和出家。長真真人遊歷衛州，獲嘉縣府君廟居之。”^②

金世宗大定二十年庚子，南宋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

① [元]秦志安：《金蓮正宗記》，《中華道藏》第47冊，第51頁。

②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2頁。

郝大通四十一歲。

郝大通繼續於沃州橋下默然靜坐，持不語之偈。

“大定二十年庚子，丹陽真人年五十八。是年春，京兆章臺街趙蓬萊施宅爲庵，請真人居環。八月二十四日，長安僚庶請祈雨，真人作詩，期以二十五日雨足，至期果應。見《金玉集》。長真真人西遊同州，居西里庵。長春真人自礪溪遷居隴州龍門山。”^①

金世宗大定二十一年辛丑，南宋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

郝大通四十二歲。

郝大通繼續於沃州橋下默然靜坐，持不語之偈。

“大定二十一年辛丑，丹陽真人年五十九。四月初，於鄆縣劉蔣村張朝散竹園庵內居環，中元日作黃籙醮罷，復歸祖庵。長真真人居華陰縣純陽洞，長生真人東歸萊州。”^②

金世宗大定二十二年壬寅，南宋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

郝大通四十三歲。

郝大通在沃州橋苦修六載之後，得九轉丹成，故忻然起坐振衣，應真定衆人包括其姪婿郭長倩之請，從沃州至於真定，居真定府，演全真之教。此年復過灤城，與異人相遇，得授大易祕義。

“二十二年，居真定，每昇堂講演，遠近來聽者常數百人。”^③

“大定二十二年壬寅……廣寧真人居真定府，昇堂演道，聽衆

①〔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2頁。

②〔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2～73頁。

③〔元〕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中華道藏》第47冊，598

常數百人。”^①

《金蓮正宗記》：“（大通）水火顛倒，陰陽和合，九轉之功成矣。乃忻然而起，杖履北遊，盤桓於真定間，往來請益者不知其數。”^②

“二十二年，師過灤城，又與神人遇，受大易祕義，自爾為人言未來事不差毫髮。至鎮陽居觀，昇堂演道，遠近來聽者常數百人。已而闡化諸方，專以利物度人為務，由是郝太古之名聞天下。”^③

“二十二年，師至真定，昇堂演道，聽者常數百人。復過灤城，又與神人遇，受大易祕義。”^④

“大定二十二年壬寅，丹陽真人年六十。此年四月東歸寧海，十二月行化文登，漁戶焚網者甚衆。初八日，海市見於南海之上，士人以詩慶之。長生真人居武官建庵，注《道德》、《黃庭》等經。秋，玉陽真人來寧海謁丹陽真人，同宿於金蓮堂。……十二月二十九日，清淨孫仙姑昇仙於洛陽，年六十四矣。”^⑤

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癸卯，南宋淳熙十年，公元1183年。

郝大通四十四歲。

此年，郝大通繼續在燕、趙之地傳教，往來於真定、鎮陽等地。

“大定二十三年癸卯，丹陽真人年六十一。四月行化芝陽，下元日文登作醮，祖師現於空際白龜之上。丹陽於十二月二十二日

①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3頁。

② [元]秦志安：《金蓮正宗記》，《中華道藏》第47冊，第51頁。

③ [元]李道謙：《甘水仙源錄》卷二，《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中華道藏》第47冊，第132頁。

④ [元]劉志玄：《金蓮正宗仙源像傳》，《中華道藏》第47冊，第67頁。

⑤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3頁。

昇仙於萊陽縣遊仙宮，長生、玉陽二真人同主葬事，守墳百日，各歸其隱所。”^①

金世宗大定二十四年甲辰，南宋淳熙十一年，公元1184年。

郝大通四十五歲。

此年，郝大通繼續在燕、趙之地傳教。

“大定二十四年甲辰，長真真人年六十二。是年正月十八日，長生真人於昌陽縣姜守淨家作醮。巳、午間，重陽祖師雲冠絳服，丹陽真人三髻，現於空際彩雲之上。五月旱，登郡太守請長生真人祈雨，海市現於竹島。明日，丹陽真人現於應仙橋之西北，是日雨足。”^②

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乙巳，南宋淳熙十二年，公元1185年。

郝大通四十六歲。

此年，郝大通繼續在燕、趙之地傳教。

“大定二十五年乙巳，長真真人年六十三。是歲四月初一日昇仙於洛陽朝元宮，其暢道接物詩詞，目曰《水雲集》，行於世。”^③

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丙午，南宋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

郝大通四十七歲。

此年，郝大通繼續在燕、趙之地傳教。

“大定二十六年丙午，長生真人年四十。冬，長春真人下龍門

①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3頁。

②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3頁。

③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3頁。

山，居終南祖庵。”^①

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丁未，南宋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

郝大通四十八歲。

此年，郝大通繼續在燕、趙之地傳教。

“大定二十七年丁未，長生真人年四十一。是年十一月十三日，玉陽真人奉詔至燕，帝問延生之理，師曰：惜精全神，修身之要，端拱無爲，治天下之本。上待以方外之禮。”^②

金世宗大定二十八年戊申，南宋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

郝大通四十九歲。

此年，郝大通繼續在燕、趙之地傳教。同塵真人李志柔（大通徒孫）此年出生，此據元李道謙編《甘水仙源錄》卷七所收宣授陝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提點天樂真人李道謙撰《終南山棲觀宗聖宮同塵真人李尊師道行碑》^③記載推知。

“大定二十八年戊申，長生真人年四十二。此年二月，長春真人奉詔至闕下，十一日聖旨令主萬春節醮，蒙賜巾袍。四月，敕居宮庵。五月十八日，召見於長松島。七月，應制進詞五首，中秋得旨還終南山。十二月，上弗豫，遣使復召玉陽真人，真人謂使者曰：恐不及再睹天顏矣。”^④

①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3頁。

②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3頁。

③ 《中華道藏》第47冊，第176～177頁。

④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3頁。

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己酉，南宋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

郝大通五十歲。

此年，郝大通繼續在燕、趙之地傳教。

“大定二十九年己酉，長生真人年四十三。正月初三日，玉陽真人至都，嗣君命真人爲先帝主醺而歸。”^①

金章宗明昌元年庚戌，南宋紹熙元年，公元1190年。

郝大通五十一歲。

明昌元年（公元1190年），郝大通東歸，回到寧海故鄉，居寧海先天觀，弘道傳教。據《金蓮正宗仙源像傳》等記載，郝大通東歸寧海後，作易圖三十三幅，旨意皆天人之蘊奧，昔賢所未發者。

我們認爲，郝大通此次所作易圖，既有對其原所作易圖之修改，亦有新作之易圖，詳見本書第三章《郝大通著作考略》。

至於其復作易圖的時間，《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尊師道行碑》云爲“明昌初年”。《金蓮正宗仙源像傳》云：“明昌元年庚戌秋，還寧海。一日遽索紙筆，揮染疾若風雨，成易圖三十三。”《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則謂：“二十二年，居真定，每昇堂講演，遠近來聽者常數百人。有問答、歌詩、《周易參同》演說、圖象，總三萬餘言，目曰《太古集》。”又云：“師嘗欲作易圖，遽然索筆。其徒范圓曦以粥熟告，師曰：速持來，我方得意。筆入手，一朝揮三十圖。”蓋范圓曦年十九拜郝大通入道，如果郝大通作易圖是在明昌元年或明昌初年，則范圓曦此時尚未拜入師門，以粥熟告者當不爲范圓曦。或者，郝大通東歸寧海後，曾多次作易圖，其中某一次作易圖索筆，值

①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3頁。

范圓曦侍側，告以粥熟，亦有可能，但時間應不為明昌初年。

《金蓮正宗記》：“自明昌後，復歸東州，別建琳宇，多度門衆。”^①

《金蓮正宗仙源像傳》：“明昌元年庚戌秋，還寧海。一日遽索紙筆，揮染疾若風雨，成易圖三十三，皆天人之蘊，昔賢所未發者。”^②

“明昌初，東還寧海。一日欲作易圖，遽索紙筆。適粥熟，弟子不即與，請俟食已。師曰：‘速持來！我方得意，何暇食粥。’筆入手，布紙揮染，疾若風雨，不終朝，成三十三圖，其旨意皆天人之蘊奧，昔賢所未發者。”^③

“章宗明昌元年庚戌，長生真人年四十四。重午日，萊陽縣劉植請玉陽真人齋；且以無嗣告於師，師曰：公富而好禮，未應絕也。為寫‘四四應真’四字。明年四月十四而生子，來乞名。師曰：吾已與名應真矣，今日純陽真君降世辰也。”^④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載：“二十二年，居真定，每昇堂講演，遠近來聽者常數百人。有問答、歌詩、《周易參同》演說、圖象，總三萬餘言，目曰《太古集》。……師嘗欲作易圖，遽然索筆。其徒范圓曦以粥熟告，師曰：‘速持來！我方得意。’筆入手，一朝揮三十圖。”^⑤

① [元]秦志安：《金蓮正宗記》，《中華道藏》第47冊，第51頁。

② [元]劉志玄：《金蓮正宗仙源像傳》，《中華道藏》第47冊，第67頁。

③ [元]李道謙：《甘水仙源錄》卷二，《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中華道藏》第47冊，第132頁。

④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3頁。

⑤ [元]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三，《中華道藏》第47冊，第598頁。

金章宗明昌二年辛亥，南宋紹熙二年，公元 1191 年。

郝大通五十二歲。居寧海先天觀。

“明昌二年辛亥，長生真人年四十五。是歲十月，長春真人東歸棲霞，往太虛觀。”^①

金章宗明昌三年壬子，南宋紹熙三年，公元 1192 年。

郝大通五十三歲。居寧海先天觀。郝大通徒孫姬志真此年生。此據元李道謙編《甘水仙源錄》卷八所收《知常姬真人事跡》^②記載推知。

“明昌三年壬子，長生真人年四十六。冬十月，長春真人芝陽洞作醮。”^③

金章宗明昌四年癸丑，南宋紹熙四年，公元 1193 年。

郝大通五十四歲。居寧海先天觀。

“明昌四年癸丑，長生真人年四十七。”^④

金章宗明昌五年甲寅，南宋紹熙五年，公元 1194 年。

郝大通五十五歲。居寧海先天觀。

“明昌五年甲寅，長生真人年四十八。秋九月，長春真人福山

①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 47 冊，第 73 頁。

② 《中華道藏》第 47 冊，第 188～189 頁。

③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 47 冊，第 73 頁。

④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 47 冊，第 73 頁。

縣醮，天門開，瑞鶴現，有詩見《礪溪集》。”^①

金章宗明昌六年乙卯，南宋慶元元年，公元1195年。

郝大通五十六歲。居寧海先天觀。

“明昌六年乙卯，長生真人年四十九。”^②

金章宗承安元年丙辰，南宋慶元二年，公元1196年。

郝大通五十七歲。居寧海先天觀。此年，范圓曦禮郝大通為師，學全真之道。《甘水仙源錄》卷四收錄有上黨宋子貞撰《普照真人玄通子范公墓誌銘》^③，對范圓曦生平、入道及傳教事業有一個說明。圓曦仙逝於南宋淳祐己酉（公元1249年）十月二十五日，享年七十二歲（公元1177年生）。《墓誌銘》言其年19歲，拜郝大通為師入道。

“承安元年丙辰，長生真人年五十。”^④

金章宗承安二年丁巳，南宋慶元三年，公元1197年。

郝大通五十八歲。居寧海先天觀。

“承安二年丁巳，長生真人年五十一。六月，玉陽真人被召。七月初三日見於便殿，賜坐，帝問以養生之道，抵暮方歸。翼日，賜體玄大師號及紫衣，敕賜燕都修真、崇福二觀，俾真人任便居之，月給齋錢二百緡。冬，長生真人奉召赴闕，帝問以至道，師曰：至道之

①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3頁。

②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3頁。

③ 《中華道藏》第47冊，第148～149頁。

④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3頁。

要，寡嗜慾則身安，薄賦斂則國泰。帝曰：先生廣成子之言乎。敕近侍館穀於天長觀。”^①

金章宗承安三年戊午，南宋慶元四年，公元1198年。

郝大通五十九歲。居寧海先天觀。

“承安三年戊午，長生真人年五十二。應對悉合上意，三月得旨還山，敕賜觀額五道，曰靈虛，曰太微，曰龍翔，曰集仙，曰妙真，令立觀度人。玉陽真人猶居都下。春，終南呂庵主至都，師爲請祖庵爲靈虛觀，以敕牒付呂，俾知觀事，仍以詩送行。夏，師得旨東歸侍親。”^②

金章宗承安四年己未，南宋慶元五年，公元1199年。

郝大通六十歲。居寧海先天觀。

“承安四年己未，長生真人年五十三。是年長春真人芝陽作醮。”^③

金章宗承安五年庚申，南宋慶元六年，公元1200年。

郝大通六十一歲。居寧海先天觀。

“承安五年庚申，長生真人年五十四。”^④

金章宗泰和元年辛酉，南宋嘉泰元年，公元1201年。

①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4頁。

②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4頁。

③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4頁。

④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4頁。

郝大通六十二歲。居寧海先天觀。

金泰和辛酉歲(公元1201年),李志柔師事開玄真人(郝太古弟子,姓李,名志實),請執弟子禮。此據元李道謙編《甘水仙源錄》卷七所載宣授陝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提點天樂真人李道謙撰《終南山樓觀宗聖宮同塵真人李尊師道行碑》^①推知。

“泰和元年辛酉,長生真人年五十五,是年遊廣陵,著《天道罪福論》。玉陽真人奉詔詣亳州太清宮作普天醮,有詩見《雲光集》。”^②

金章宗泰和二年壬戌,南宋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

郝大通六十三歲。居寧海先天觀。

“泰和二年壬戌,長生真人年五十六。濱州作醮,有瓊葩玉樹之瑞,有詩見《盤陽集》。長春真人芝陽作醮。”^③

金章宗泰和三年癸亥,南宋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

郝大通六十四歲。居寧海先天觀。

“泰和三年癸亥,長生真人年五十七。此年二月初六日昇仙於武官靈虛觀。玉陽真人奉詔詣亳州太清宮作普天醮,臨壇度道士千餘人。”^④

金章宗泰和四年甲子,南宋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

① 《中華道藏》第47冊,第176~177頁。

②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4頁。

③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4頁。

④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4頁。

郝大通六十五歲。居寧海先天觀。

“泰和四年甲子，長春真人年五十七。”^①

金章宗泰和五年乙丑，南宋開禧元年，公元1205年。

郝大通六十六歲。居寧海先天觀。

“泰和五年乙丑，長春真人年五十八。夏五月，萊州醮，有瑞鶴彩雲現，有詞見《礪溪集》。”^②

金章宗泰和六年丙寅，南宋開禧二年，公元1206年。

郝大通六十七歲。居寧海先天觀。

“泰和六年丙寅，長春真人年五十九。”^③

金章宗泰和七年丁卯，南宋開禧三年，公元1207年。

郝大通六十八歲。居寧海先天觀。

“泰和七年丁卯，長春真人年六十。元妃施道經二藏，一驛送棲霞太虛觀，一驛送聖水玉虛觀。”^④

金章宗泰和八年戊辰，南宋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

郝大通六十九歲。居寧海先天觀。

“泰和八年戊辰，長春真人年六十一。”^⑤

①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4頁。

②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4頁。

③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4頁。

④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4頁。

⑤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4頁。

金衛紹王大安元年己巳，南宋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

郝大通七十歲。

居寧海先天觀，戒門人營冢，預告去期。

《金蓮正宗仙源像傳》：“大安元年己巳，戒門人營冢，預告去期。”^①

《金蓮正宗記》：“預於三年以前，命匠者鑿爲地宮……日凡一往，偃息其中，告之曰：臘月三十日打算。”^②

“大安元年己巳，長春真人年六十二。是年遊龍山，有詩二十首。玉陽真人七月十四日至北京，應李術魯參政之請也，居華陽觀。是時大旱，僚庶告真人雨期，真人曰：十七日霑足矣。至日果應。”^③

金衛紹王大安二年庚午，南宋嘉定三年，公元1210年。

郝大通七十一歲。居寧海先天觀。

“大安庚午，長春真人年六十三。夏，玉陽真人薊州玉田縣醮畢，謂衆曰：北方道氣將回，空中有神明往來，刀劍擊觸之象，莫非生靈將受苦耶？”^④

金衛紹王大安三年辛未，南宋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

郝大通七十二歲。居寧海先天觀。

① [元]劉志玄：《金蓮正宗仙源像傳》，《中華道藏》第47冊，第68頁。

② [元]秦志安：《金蓮正宗記》，《中華道藏》第47冊，第51頁。

③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4頁。

④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4頁。

“大安辛未，長春真人年六十四。是年東海召至燕都，及遊德興琅山，俱有詩，見《鳴道集》。”^①

金衛紹王崇慶元年壬申，南宋嘉定五年，公元1212年。

郝大通七十三歲。於此年臘月晦日仙蛻於寧海州之先天觀。

崇慶元年臘月晦日，大通招門人、弟子於身邊云：“師父、真人與我有蓬萊之約，我要歸去！”語畢，卧而登真，如其所預言，春秋七十有三。又《金蓮正宗記》云大通“享春秋八十有四”，此說有誤。如果大通生於金天眷三年，昇仙於金崇慶元年臘月晦日，那麼，大通應該是春秋七十有三。

郝大通仙逝後，元世祖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己巳正月褒贈郝大通為“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金蓮正宗仙源像傳》還記載，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二月，元室加贈其“廣寧通玄妙極太古真君”，由當時“玄門演道大宗師掌教凝和持正明素真人”苗道一收執此加封聖旨。

李道謙編《七真年譜》云：“壬申，長春真人年六十五。是年十二月三十日，廣寧真人昇仙於寧海州先天觀，春秋七十三矣。”^②

①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4頁。

②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47冊，第74頁。

第二部分 郝大通著作輯錄

《太古集》

《太古集序》四篇

余少時在燕趙間，聞太古真人之名，然未嘗瞻拜履錫，聆警欬之音，頗爲慊恨。每一思咏風烈，如想蓬萊、瀛州、方丈中人也。今適得親見真人法嗣普照大師范君。君爲人聰明照了，八窗玲瓏。其在東平之正一也，道俗瞻依，風聲千里，雲集檀施，興建道場，廣殿、齋廚、賓寮、廩舍，纔四三年，已不啻數十百楹矣。一日過壁曰：圓曦所以區區成此功德者亡他，政欲推廣先師道範俾行爾！其先師太古真人舊有《崑崙文集》，當時刊行者，蔑裂訛漏極多。圓曦以謂宗風準的，道學淵源，在則人，亡則書，蓋不可須臾離也。雖髣髴浮圖增九級之高，曾未若心印書傳無片言之誤。衆人徒見圓曦營建葺纍之勤，孰知於《崑崙文集》補綴闕遺，改正差繆，亦頗有一日之勞焉。書已補完，子盍爲之序引？壁曰：“少時傾嚮真人風烈，以不及瞻拜履錫爲恨，今得附名於文集間，蓋甚幸也！然向所得皆傳聞語，大師實爲法嗣，親炙

日久，知真人之詳莫如大師，請追述真人道德風烈之一二，以實敘引，以信後人。”大師因手錄行實見示，其錄如左：

師俗姓郝，世居寧海，爲州人之首戶。昆季皆從儒學，兄諱俊彥，舉進士第，官至朝列大夫、昌邑縣令。師獨幼年穎異，識度夷曠，悠然有出塵之姿。祖師重陽真人大定丁亥自秦適齊，抵寧海，一見師，即以神仙許之。後於崑崙山，對衆傳衣。師自傳衣之後，亦不以得道自居，蓋自韜晦，往往乞食於真定、邢、洺間。過趙州南石橋之下，因持不語，趺坐留六年，寒暑風雨，不易其處。童子來劇者，見其土木形骸，至以瓦石周擁其旁，師居之晏如也。昌邑君之季女適真定少尹郭長倩。會郭夫婦偕往真定，車騎甚都，道出石橋，問知師在橋下，駐車拜禮，以衣物存慰者甚厚。師藐然若不相識，一無所受。夫人感泣，長倩嗟異，移時而去。師於世緣堅決乃爾，故能專意於道。歲月浸久，精神感格。一日至灤城南，神人授師大易，忽大開悟，事多前知，名滿天下。大安中，朝廷賜以命書“廣寧全道太古真人”，即其號也。自灤城授易之後，言人禍福，毫髮無差。且自知其壽數當七十有三，至期辭誠門人，無疾而逝。所著書六帙。

《實錄》所載如此。然則曩燕趙所聞，猶未盡真人之所有也。序既竟，大師謂璧曰：“子作先師文集序，而載正一興造，得無贅乎？”余應之曰：“語錄記述，以傳心也；功德興建，以示跡也。余年七十有五，回首向來燕趙傳聞，如隔再世。非大師哀集遺文、追錄行實，則真人之遺風餘烈無自發明。況後學晚生，寧易知此？大師憑藉真人道蔭，興建正一功德，照耀東方！今舉之，所以聳動學人，俾易知耳。古人有言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在。’噫！正一功德，其亦真人道蔭之典刑歟？”大師曰：“惟惟！”大師諱圓曦，前宋名相文正公之裔也。前翰林學士馮璧序。

癸巳之夏，余自大梁北遷至銅臺，聞天平有道士范公大師道價甚高，且好賢喜事，為東州冠，四方遊士多往依之，師皆振恤不厭。遂欲一識之，而未能也。已而余還鄉里，凡二年，丙申歲南遊，聞其名益甚，因至東原，得一拜下風。其言議宏深，胸懷灑落，飄飄然非塵土中人。余驚且服，遂館於其宮。踰兩旬，相與之意甚厚。將別，出一編書曰：“此予師郝崑崙太古歌詩，今將重鋟木以傳，子當為我序。”余受而讀之，則已有馮丈內翰題其首。因紬繹再四，嘆曰：“是亦古之有道者歟！何其言之精而理之妙也！”嘗謂士大夫生而為學，則曰：“吾欲兼善天下，致君澤民。”然志不與時偕，鮮克遂所願，幽憂憤恚，反自傷其身者多矣。所謂兼善不能，而獨善又失，深可嘆嗟！彼方外之士，初無濟時心，則決然修煉，惟以壽命為事，精專篤慎，其功日新，雖不能白日飛昇，亦保體完神，康強終世。與夫逐逐於外物，為虛名所劫持，耗智剝精而無補吾教者，相去亦遠矣！若今郝公幼而立志，挺挺不衰，其塊處數年，有玉潔松剛之操，一旦談玄論易，神解心融，著書立言，傳於身後。而范公能發揚其師之道，使大振於時，而又刊定遺文，以開悟晚學，俱為方外偉人！故余有激而書，以予吾儕之兩失者云。是秋八月渾水劉祈序。

先師廣寧全道太古真人郝君，遇師於寧海，傳衣於崑崙，神人授之以易，大安錫之以號，略見於內翰馮公之序，不復容聲。惟是平居製作，若《三教入易論》一卷，《示教直言》一卷，解《心經》、《救苦經》各一卷，《太古集》一十五卷（內《周易參同契簡要釋義》一卷），師西來日，真定諸人已攻木行於代。歸老之後，又多所撰述。至於舊集所傳，時有改定，世俗抄錄，往往訛舛，欲改新之，蓋未暇也。竊惟先師之道，獨得於曠代不傳之妙，粹之以易象，廣之以禪

悅，精微宏廓，遺世獨立，法言遺論，人所願見。乃今魯魚莫辨，真偽交雜，疑惑後學，在於門人弟子，寔任其責。圓曦不敏，蒙賴道蔭，今得灑掃東原之正一，居多暇日，謹以師後來所正，及世所未見者，點校精審，按爲定本，刻而傳之。敢以燕辭，冠之篇首。

夫至人達觀，物無不可。故辭旨所發，務以明理爲宗，非必駢四驪六、抽青配白，如世之業文者以聲律意度相誇耳。在禪學則曰：“麤言及細語，皆成第一義。”在孔門則曰：“辭達而已矣。”又曰：“以意逆志，爲得之矣。”學者不志於道，而惟華采是求，豈“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之道乎？向上諸師聞師一言一句，即以神仙許之，至待爲方外眷屬。生平教督嚴麾斥，公足爲玄門之臨濟。使今而尚存，必能高提正令，坐斷大千，雖師子象王，且知斂避；狐狸野犴，吾知其不能群矣！倒景滅沒，可勝浩嘆！雖然，師之書故在也，試取而讀之，意必有目直而不能視、口呿而不能言者矣。歲次丙申長至日崑崙野服嗣教范圓曦謹序。

大道恍惚，從無而入有；乾坤造化，自有以歸無。夫有入於無，故無出乎有。元之一氣，先天地生，既著三才，浸成萬物。萬物之動，有生有尅，有利有害，有順有逆，有好有惡，有是有非。方而類聚，物以群分。尊卑有序，泰道將興；上下失節，否時斯邁。臨事之始而可潛，當事之期而可躍。履霜致堅冰之至，龍戰則其血玄黃。屯利居貞，訟孚窒惕。矯世以童蒙而處，申令取毒蠱而明，剛進待需柔而行。有剝出門，貴乎同人。禍發基於大過，艮止之，兌說之，賁華而離麗，蹇滯而坎陷。睽，背也；恒，久也。取新可以固鼎，失律所以覆師。光明則海內可觀，晦跡則山林可遯。非神化靈通，其孰能與於此乎！

予嘗研精於《周易》，刪《正義》以爲《參同》，畫兩儀、四象、三才、八卦、六律、九宮、七政、五行、星辰張布、日月度躔、有無混成以爲圖象，述懷、應問、詩詞、歌賦共一十五卷，分併三帙，以慕太古之風，目之曰《太古集》。夫太古者，太謂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古謂遠古、上古、邃古、亘古，務使將來慕道君子知其不虛爲者也。且夫氣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陰陽。天地之英華，陰陽之根本，二氣之謂也。木龍、金虎、赤鳳、烏龜，四象之謂也。六、七、八、九，其數之謂也。刀圭、鉛汞，生成備物之謂也。神遇氣交，性命之謂也。紫府丹宮、靈臺翠宇、瓊樓絳闕、玉洞珠簾、玄關陽道、地戶天門、玉液金精、黃芽白雪、真水真火、姤女嬰兒、石人木馬、九蟲三尸、金翁黃婆、芝草丹砂，皆五行造化之謂也。大抵動靜兩忘，性圓命固，契乎自然。自然之道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者，蓋情慾緣想害之之謂也。人若去妄任真，超塵離法，混俗而不凡，獨立而不改，抱一而不離，周行而不怠，於仙道其庶乎！顏子有坐忘之德，孟軻有養素之功，蓋亦專於一事也。今舉其大綱，開諸異號，所謂同歸而殊途，名多而理一。示之可以益於後學，能使道心堅固，真正無私。若執志待終，則位標仙籍，永作真人，神通萬變，羽化飛昇矣。如是，則非我門而不入，非我道而不然，然而然，然於不然而然也。大定十八年歲在戊戌仲冬望後六日自序。

太古集卷之一

《周易參同契》簡要釋義並序

教者，道之所以生也。道本無名，強名曰道；教本無形，假言顯教。教之精粹，備包有無。故以無言之，存乎道體；以有言之，存乎

器用。體之以爲無，用之以爲利。若曰有形生於無形，則乾坤安從而生？用教化於無知，則真知安從而出？若夫太極肇分，三才定位，布五行於玄極，列八卦於空廓，發揮七政，躋次紀綱，垂萬象於上方，育群靈於下土。是故聖人仰觀俯察，裁成輔相。信四時而生萬物，通變化而行鬼神。通精無門，藏神無穴，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至於修真達道之士用之德化十方，慧超三界；昇沈而龍吟虎嘯，消息而蛇隱龜藏；一往一來，神號而鬼哭；一伸一屈，物我以俱忘。當是時，電激而八表騰輝，雷震而三山動色；鶴飛鳳舞，鹿返羊回；沖氣盈盈，瑞雲密密；萬神羅列，群魔遯形；玄珠迸落於靈臺，芝草齊生於紫府；覺花纔放，法海淵深；直入玄都，永超陸地。所謂毛吞大海，芥納須彌，木馬嘶鳴，石人唱和。此皆開悟後覺，不得已而爲言。是道也，用之以順，兩儀序而百物和；行之以逆，六位傾而五行亂。非夫至極玄妙，其孰能與於此乎？於是略敘玄文，刪爲節要云爾。時大定十八年歲次戊戌孟夏十有九日序。

易之道，以乾爲門，以坤爲戶。以北辰爲樞機，以日月爲運化。以四時爲職宰，以五行爲變通。以虛靜爲體，以應動爲用。以剛柔爲基，以清淨爲正。以雲雨爲利，以萬象爲法。以品類爲一，以吉凶爲常。以生死爲元，以有無爲教。故知教之與化，必在乎人；體之善用，必在乎心；變而又通，必在乎神。以一神總無量之神，以一法包無邊之法，以一心統無數之心，自古及今，綿綿若存，是謂《周易參同契》簡要釋之義也。

天體道廣，

清虛廣遠，純陽不雜。

乾用德普。

運行不息，應化無窮。

善始嘉通，

會合群靈，通理物性。

義和貞固。

協和濟利，堅固貞正。

大哉至妙！

法此行道，隨時變通。

玄元聖祖。

規矩後人，光澤天下。

資乎萬物，

衆象之宜，資取乾用。

統御雲雨。

雲氣流行，雨澤施布，總及萬靈，無有壅蔽。

克明初末，

克明萬物終始之道。始則潛伏，終則飛躍，可潛則潛，可飛則飛，是明達乎始終之道。

時乘六戶。

陽有六則，陰有六則，健用隨時，始終如一。若不以時而用者，應潛則飛，應飛則潛，應生而殺，應殺而生，六位不以時乘，而反害矣。

伏虎飛龍，

陰伏陽飛，陽生陰殺。

式宙控宇。

昇降不怠，運轉無窮。

變力化功，

應用之道，革故從新。爲之以漸，謂之變；一有一無，忽然而改，謂之化。言乾之爲道，使物漸變者，使物卒化者，莫非資始生養萬物，總統隱顯之功。

性端命輔。

乾之爲用，見乎變化，變化之功，使物各正性命。性者，天生之質，若剛柔遲速之別；命者，人所稟受，若貴賤壽夭之屬。故知無形生於有形，有形之所累也。惟天道有形，能健而不爲所累者，蓋謂乘變化而御大器，靜專動直，不失大和。乾之爲體，靜住之時，則專一不轉移也；其運動之時，正直不傾邪也。不失大利，豈非正性命之情者邪？乾能正定物之性命，物之性命各有情也。所稟生者謂之性，隨時念慮謂之情。故以真言之，存乎其性；以邪言之，存乎其情。情去性存，命自歸而輔之。

保合太和，

乾之爲用，純陽剛暴。若無和順，則物不得利，又失其正。若能保安合會，太和之道乃能永固，使物各正性命而久長也。

利貞乃甫。

貞固幹用，利益於物。

剛專柔直，

內則存乎剛健，專一不移轉也；外則用乎柔弱，正直不傾邪也。

匠衆規矩。

君子所以能行此道，匠成萬物，教化無窮者也。

君子自強，

運用不休，終而復始，強而又壯，君子之道備矣。君者主也，子者愛也。主臨上位，愛人濟物。學道之者，通乾用而行大利，晝夜不息，無有虧退。君子之人，自強勉力，不有止息，惟施於衆。

教令可取。

此明君子之人，體道用事，內剛外順，靜專動直，若雲行雨施，四時以序，萬物以生，一切群品，無不周普。

地體道大，

沈實純厚，無所不載。

坤用德隆。

柔和厚載，包容衆垢，以順群生，通理物情，猶乾之德，其德隆大。

長益群品，

長養利益，群靈品類，始生萬有，各得通暢。

事備曲通。

順時待物，屈己伸人。

攸攸君子，

柔順幹正，嘉美之功。

雌極化雄。

不爲事始，待唱乃和，謙尊卑光。己若進人，必人進己，先雌而化雄也。

西南不利，

陰柔不立，物有所害。

東北立功。

志意和同，性行柔弱，臨事決斷，不有私曲，正此義也。

乘此達彼，

得正順志，利保守常。

黃委宗風。

惟政是從，隨時渝變。

資生萬有，

妙用宏闊，無所疏遠。

承順天聰。

行不違禮，柔順不邪。

厚能載物，

至順包承，不亂群也。

至理無窮。

居中得正，任其自然。

含弘光熾，

和光同衆，俯仰不獨。

品類熙沖。

和氣沖滿，物得生存。言善則遷，道歸群品。始終不懈，君子之正。

實相非相，

依尊履正，行命有功。返視內觀，相實非有，非相之實，實非相

故。

真空不空。

不居任，不造爲，空真不存，不空之真，真不空故。

全其衆妙，

質素不奢，修仁守正。

器與玄同。

清淨精潔，固志在一。恢弘博施，中正不偏。安乎得失，變通隨時，成其道果。

太古集卷之二

乾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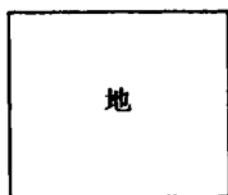


稱其
老數
陽九

乾者爲天之用，天者是乾之體。天所以清虛高遠，純陽不雜，一氣冥運，萬物化生。乃可法天之用，不可法天之體，故曰乾象，而稱老陽，其數則九，謂乾爲天，有三畫，三因之得九，此卦重之，六爻而各稱

九是也。夫天之道，勢如偃蓋，狀若雞卵，娶坤爲妻，而生六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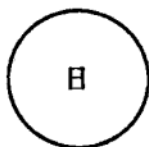
坤象圖



稱其
老數
陰六

坤者爲地之用，地者是坤之體。地所以純厚廣載，純陰不雜，二氣昇降，物有變遷。乃可法地之用，不可法地之體，故曰坤象，而稱老陰，其數則六，謂坤爲地，有六畫，象之稱六，此卦重之，六爻各稱六是也。夫天有三畫，而兼坤之六畫，故稱九也。惟地屬老陰，而不得兼陽，故稱六也。

日象圖



稱其
少數
陽七
太陽
之精

日者，太陽之精，象離卦也。其數則七，而稱少陽者，爲離卦上下俱長，中虛則短，成四畫，而兼乾之三畫，故稱七數。而爲少陽

者，乾天之道，覆蔭萬物，清虛廣遠，純陽不雜，一氣冥運，名曰老陽。日之爲道，雖無此大，而光明著於八方，普及天下，出則爲晝，沒則爲夜，故云少陽也。

月象圖



稱少陰
其數八
太陰之精

月者，太陰之精，象坎卦。其數則八，而稱少陰者，謂坎卦上下俱短，中實則長，成五畫，而兼乾之三畫，故稱其八。而爲少陰者，坤地之道，大有所載，名之老陰。月之光明，有圓有缺，出則爲夜，照耀無窮，如地之大，故稱少陰。夫日月爲天地之子，而得兼乾，而不得兼坤，所謂子從父也。

天地交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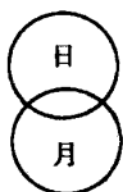


不交則否

天地交而泰，不交而否者，謂天之陽氣下降地中，地之陰氣昇

而天上，此謂天地交而成泰。若天之氣上騰，地之氣下降者，謂天地二氣不相交感，而萬物則有所否閉，不能通暢。故天地宜交，不宜不交；萬物宜泰，不宜不泰，不泰則否。故天道十有一年而泰，十有二年而否也。一紀之年，全其否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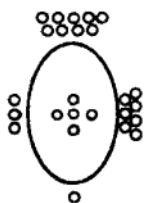
日月會合圖



會則稱朔旦
不會而稱弦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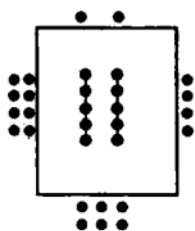
日月會而合，不相會合而成弦望。日則一年而行天之一周，月則一月而行天之一周。一歲之內，無閏則十有二月，月各會有所合，故曰日月隔壁謂之朔。朔者，旦也，旦者，每月一日，各有會合於日之下，名之曰朔。日月相衡謂之望，四分之一謂之弦，此者不相會合之時也。光盡體伏謂之晦，相近於合也。

天數奇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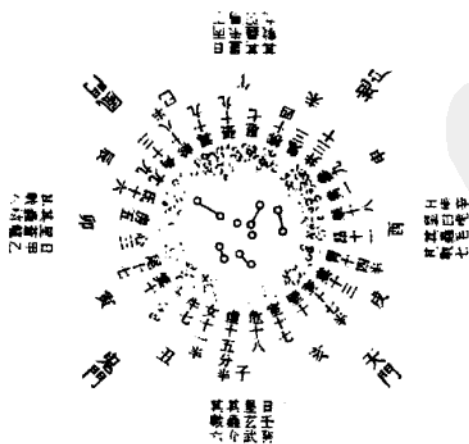
天爲純陽而有陽數。陽數有一、有三、有五、有七、有九，總而論之，共得二十有五，成乾之陽數而爲奇者。謂奇爲四正方，而兼乎中，此之是也。天數有五，自相乘之，則得奇數。故曰：北一、東三、南七、西九、中五，皆陽數也。陽之數，一、三、五、七、九是也。

地數偶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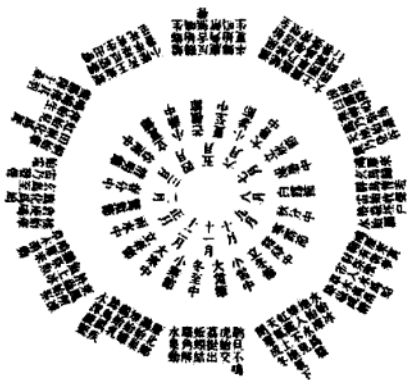
地爲純陰而有陰數。陰數有二、有四、有六、有八、有十，總而論之，共得三十，成坤之陰數而爲偶者。偶者爲四正方，而兼乎中，此之是也。故曰：東八、西四、北六、南二、中央十，皆陰數也。陰之數，二、四、六、八、十是也。地本方，故稱偶，天本圓，故稱奇。

二十八宿加臨四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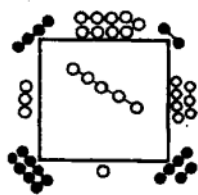
天象有二十八宿，度則三百六十五又四分度之一者，分布於十二分野之中而經，星之常道也。所以日月、五行、七政爲緯，循環周度，變化生焉。以分四維、四正之義者，東方、南方、西方、北方，自得其數，同天地日月之功。有蒼龍焉，有白虎焉，有朱雀焉，有玄武焉，此者亦象春之與夏、秋之與冬也。

二十四氣加臨七十二候圖



天地定位，日月運行，八節四時，自然運轉，所以暑往則寒至，春去則秋來，而成一歲之功。歲功之內，有七十二候焉。候謂應時之候，明物有自然應節氣，則五日七分而爲一候者也。自立春至大寒之後，凡爲一年，則有之十二次，物候自來，應時之氣也。

河圖



天地奇偶之數而成河圖，則有五十五數。惟此圖書則四十五

數，而遍九宮，象龜之形狀，頭九尾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此自然之象也。背上有五行，而可以知來，占兆吉凶，故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以爲圖書。一、三、五、七、九爲奇，屬陽也，四正方；二、四、六、八爲偶，屬陰也。惟地數十在於龍腹，不有所顯，故存之不畫也。

變化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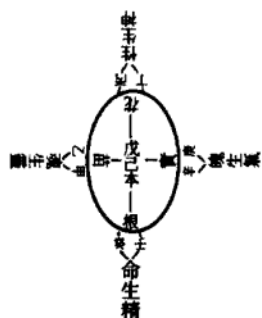
夫易之道，非神功而不可測，非聖智而不可知。故有太易，乃未見之氣也；有太初，氣之始也；有太始，形之始也；有太素，質之始也。氣形質具，未相離者，謂之混沌。混沌既判，兩儀有序，萬物化成。混沌已前則爲無也，混沌之後則屬有也，一有一無而爲混沌，混混沌沌，天地、日月會合，交泰之時也。

五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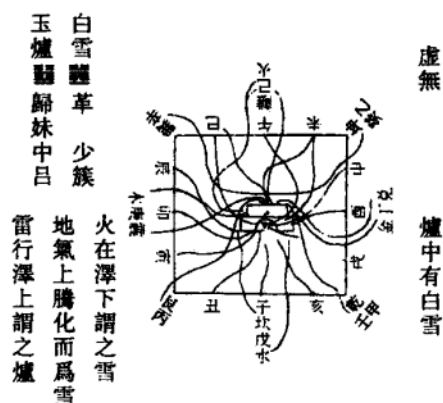
五行者，水、火、土、金、木是也。凡天地之數而各有合，生於五行者，所謂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生成五行，五行之數可見矣。七言得之水，九言得之火，十一數而得之木，十三數而得之金，十五數而得之土，此為天地而生五行也。

天元十干圖



天元十干者，謂甲乙象木，丙丁象火，庚辛象金，壬癸象水，戊己象土。夫木之為體象春，而生乎萬有，主魂而靈見於苗；火之為體象夏，而長乎萬物，主性而神見於花；金之為體象秋，而成乎品類，主魄而氣見於實；水之為體象冬，而就乎萬有，主命而精見於根；土旺象，加四季之正，逐時而有也。

三才人爐造化圖



夫三才之道者，天、地、人也。天元有十干之屬，地元有十二支之屬，人元有五行、八卦之屬。此三才而配於支干、五行、卦象之屬，而入乎虛，而出乎無。虛無之間，而生長成就萬物之功不有怠倦者，因造作而必得所化，化之與造，為者本無為之化也。爐有三層、十二門，火居於中，煉乎三才之真氣而合成道也。

八卦收鼎煉丹圖



八卦收歸於鼎者，謂乾象天，坤象地，震象龍發乎雷，巽象虎生

乎風，坎象雲降乎雨，離象電閃乎光，艮象山通乎氣，兌象澤說乎物。因乾健而運，自坤順而動，得此三男三女，妙乎大用而利於萬物。此則明雷、風、雲、雨、電、閃之屬，本自晴空而來，復歸晴空而去，故謂之鼎。鼎之爲器，下存於火，中煉其天、地、雷、風、火、山、水、澤，而成大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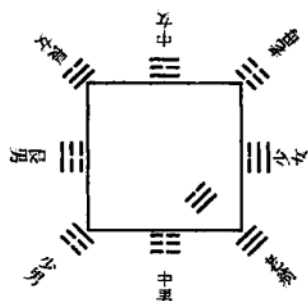
十二律呂之圖



夫黃鍾之律，以應十一月用事，則九寸；三分損一，而生林鍾，以應六月用事；則三分益一，而生太簇，以應正月用事；則三分損一，而生南呂，以應八月用事；則三分益一，而生姑洗，以應三月用事；則三分損一，而生應鍾，以應十月用事；則三分益一，而生無射，以應九月用事；則三分損一，而生夾鍾，以應二月用事；則三分益一，而生夷則，以應七月用事；則三分損一，而生大呂，以應十二月用事；則三分益一，而生蕤賓，以應五月用事；則三分損一，而生清宮；黃鍾九十分損五十七分而生仲呂，以應四月用事；則生執始，執始生去滅，去滅生南事。凡自黃鍾之節至應鍾，而爲十二管。其有清宮、執始、去滅、南事，以爲律管之終，故附之於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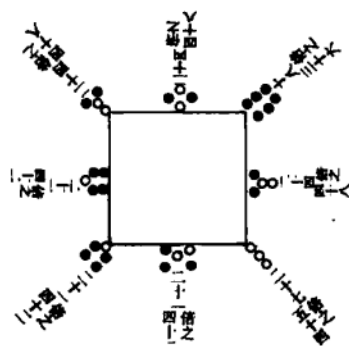
太古集卷之三

乾坤生六子圖



乾卦爲老陽，坤卦爲老陰，因合而生六子也。乾得坤之一氣而生巽，長女也；乾得坤之二氣而生離，中女也；乾得坤之三氣而生兌，少女也。坤得乾之一氣而生震，長男也；坤得乾之二氣而生坎，中男也；坤得乾之三氣而生艮，少男也。故曰乾生三女巽、離、兌，坤生三男震、坎、艮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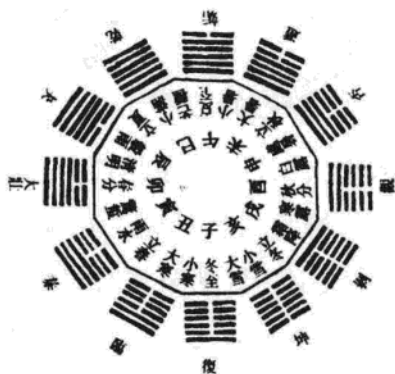
八卦數爻成歲圖



乾卦三畫長，每畫別九之數，故知三九二十七；其乾卦重之有六畫，每畫別九，則六九五十四，此者乾爻之數也。坤卦三畫短，每

畫別六之數，故知三六一十八；其坤卦重之有六畫，別六則六六三十六，此者坤爻之數也。此明一陽稱九，一陰稱六，外有震、坎、艮、巽、離、兌，陰陽不等，互相推求，而各有自然之數也。八卦總其數三百有六十，半之得百有八十也，象一年之數也。

二十四氣加臨乾坤二象陰陽損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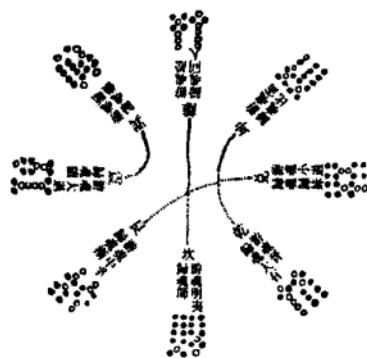
冬至之日，一陽始生而成復卦；大寒之日，二陽始生而成臨卦；雨水之日，三陽始生而成泰卦；春分之日，四陽始生而成大壯卦；穀雨之日，五陽始生而成夬卦；小滿之日，純陽而成乾卦。夏至之日，一陰始生而成姤卦；大暑之日，二陰始生而成遯卦；處暑之日，三陰始生而成否卦；秋分之日，四陰始生而成觀卦；霜降之日，五陰始生而成剝卦；小雪之日，純陰坤卦用事。所謂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也。

六子加臨二十四氣陰陽損益圖



乾坤二象，象天地之大用，由未盡其理者，再明日月之運行，風雷之出沒，山澤之通塞。據此六卦三男三女所行之道，亦自冬至之日爲首，以陽變陰，以陰變陽；至夏至之日爲首，以陰變陽，以陽變陰。陰陽錯雜，各有所變，變而通之，以明化物之功本自無爲之治，出於自然而然而也。

八卦反復圖



乾一世乃有所變而得姤，二變而得遯，三變而得否，四變而得觀，五變而得剝。此者自下昇上，上至五爻，變之至極。故自剝卦之後，自上變下者，名之遊魂，而得晉卦；晉卦之後，下體三爻齊變

而爲大有，名之歸魂卦。他皆倣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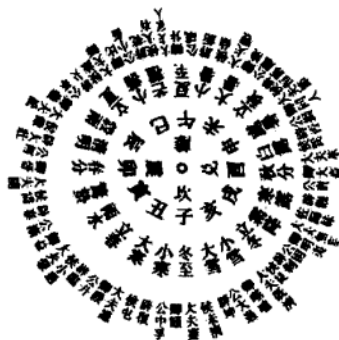
乾一變䷀，乾二變䷁，乾三變䷂，乾四變䷃，乾五變䷄，乾六變䷅，乾七變䷆，乾八變䷇。他皆倣此。

六十甲子加臨卦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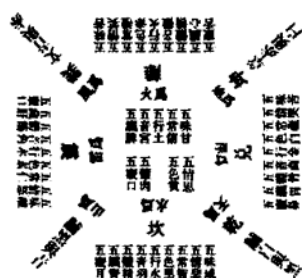
夫天地之道而生萬物，貴無過於人也，則成三才之道，而配支干、納音，爲六十甲子。故有乾、坤二卦而生六十有四，數則有萬一千五百二十，象萬物之數也。衆象之內，以屯爲初。法此，甲子有六十，而自相配偶六十四卦，而通萬物之情性，以存品類之吉凶、悔吝、憂虞、存亡、得失，無不備矣。

二十四氣加臨卦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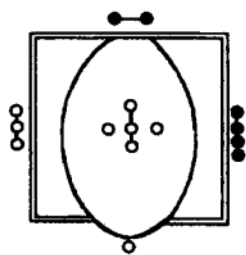
起自冬至之日，以中孚有信，陽氣始生；至夏至之日，以咸相感，一陰始長。故知卦有六十，經遊二十四氣之間，凡三百六十而成一歲之功。一年之內，則有三百五十四日，積之閏餘，故知自冬至之日至滿一歲，度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每一日管行一爻，六日七分而成一卦，內有閏餘，共成其數也。惟坎、震、離、兌而歸四正，不在其間者也。

五行悉備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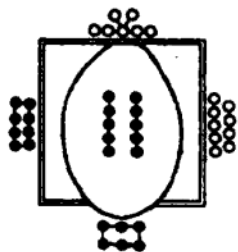
五行悉備，三才衆象之宜，八卦四維之屬，以明變化之功。有類一方之所，自有生尅而爲順逆之時。且如目主肝，以情怒者，必可以引金；金主肺，以情哭而誠勸，因此自相感而爲相尅之勝負。若不以金，則用火，火主心，以情笑而接之，其怒情漸去者，爲相生之故也。他皆倣此，以明五行順逆生尅之道也。

天地生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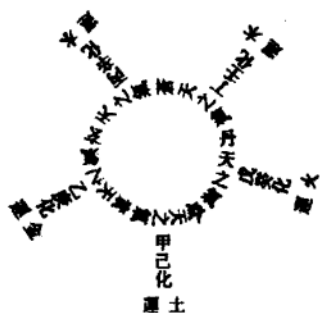
天陽而地陰，相交而有所生，生而各有所。天一與地四而爲生也，天三與地二爲長也。凡生長之數，而天地之情可見矣。故曰：天地交而萬物通，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之故也。今則陽數一、三、五，陰數有六、八、十，此陽之與陰共成一十有五。陰陽各半，而成天地之道，故曰生長，而名之生數者也。

天地成數圖



地者，陰也。乘天之陽氣，而可以成就萬物終始之道。始則潛伏，終則飛躍，皆物之自然也。地有陰數六、八、十，天有陽數七與九，故地六與天九而成，地八與天七而就。凡成之數，則見天地之情。其於天五與地十，自相交通，共成其數者。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生長成就萬物終始之道也。

五運圖



五運所行，經輪十干而成五氣。且如甲、己之年，土運時行，乃爲黔天之氣也。他皆倣此。故知五行之象，象曰五星。木德歲星行逆之時，木運行也；熒惑行逆時，火運也；太白行逆時，金運也；辰星行逆時，水運也；鎮星行逆時，土運也。法此，五星分布十干而成五運，星則有伏、順、遲、留、逆之數。

六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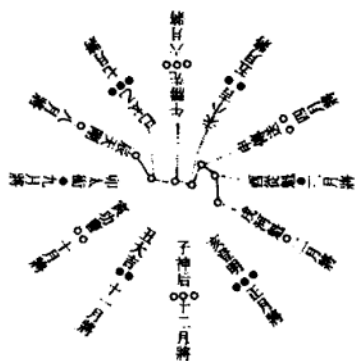
六氣者，明三陽三陰之氣，而行十二支，神神之相對。謂寅、申之年，少陽主之；卯、酉之年，陽明主之；辰、戌之年，太陽主之；巳、亥之年，厥陰主之；子、午之年，少陰主之；丑、未之年，太陰主之。每年之內，有六氣焉。且如少陽司天，厥陰在泉。他皆倣此。一氣有六十日也。

四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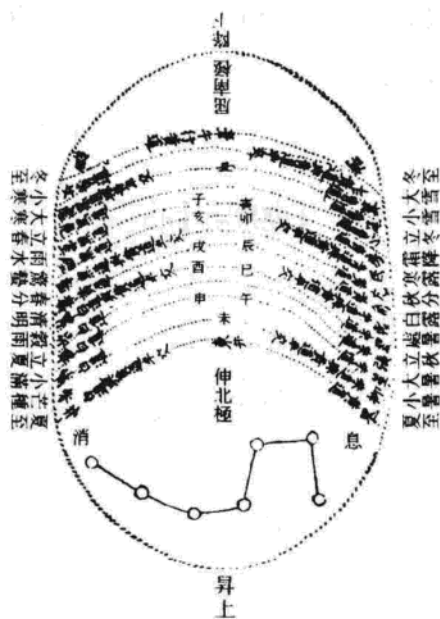
夫四象者，重明天、地、日、月之道，六、七、八、九之數。如乾之老陽稱九，坤之老陰稱六，乾之少陽稱七，坤之少陰稱八。故知乾有六爻，爻各稱九，以四因之，爻別三十六策；坤有六爻，爻各稱六，以四因之，爻別二十四。乾陽爻一百九十二，坤陰爻一百九十二，總之得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策，當萬物之數也。

北斗加臨月將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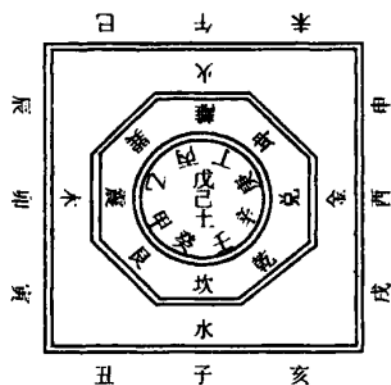
天垂萬象，以北辰爲之樞機，統領衆星，無失其時者也。夫北斗七星之列，各自有方，主之則曰“魁枕參首”、“杓攜龍角”、“斗卧巨蟹”者。明知此北斗第一星謂之魁星，第七星謂之杓星，自魁至杓，凡有七星，而布南方七宮之辰也。故曰“戌爲河魁”，“辰爲天罡”，凡經七辰，象北斗焉。

二十四氣日行躔度加臨九道圖



冬至之日，日行牽牛；夏至之日，日行東井。牽牛之宿，南極之星也；東井之宿，北極之辰也。自北極至於南極，一屈一伸，共行二十四氣，經於二十八宿，布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循環九道，以明消息之功，達其昇降之理者，皆日行之道備矣。日一年行一運，月一月行一周，故知日行則有盈虧，月行則有疾有遲。日行一日一度，月行一日十三度者，謂少一十二度，象一十二月，以成一歲焉。日經十有二年，而行天之十有二運，月行之道即不然也，謂一年之中，無閏而行天之一十二周，有閏而行天之一十三周。故知月之細度，一日行一十有二度三十七分也。日月之行，閏餘生焉。

三才象三壇之圖



相配
十五
字三

夫三才者，天一、地二、人三也。今則不然，所謂天在上，地在下，人立乎中，以象三才，非取一、二、三，惟取上、中、下品是也。故知上品類天之萬象，以明十干之類是也；中品類人有萬事，此者皆自天之下，自地之上而居於中，以明八卦、五行之屬是也；下品類地之萬物，以明十二支位是也。此具三品以證三才。《易》曰：“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天道廣矣，地道大矣，人道備矣。天道雖廣，若不以人法之，而天道不能顯著；地道雖大，若不以人則之，而地道不能成就。惟人道獨能法則於天地，變化於萬有，興廢於萬事者，亦自此而然也。

太古集卷之四

金丹詩

虛無之神，統御萬靈。先天地祖，運日月精。列光垂象，造物變形。推遷歲紀，應用生成。旁通恍惚，鼓蕩杳冥。乾坤布化，導引群情。幽玄奧妙，賢劫聖因。

其一

宇宙之中幾丈夫，惟神惟聖法規模。
無爲善入群生性，獨立能開造化爐。
不逐東風吹柳絮，休教秋月照冰壺。
金丹運至泥丸穴，名姓元來記玉都。

其二

五五純陽足有功，大圓乾象以爲宗。
降形直入滄溟窟，混體攸躋窈漠中。
有遇坎男騎白鹿，無爲離女跨青龍。
當期一邁三千日，鶴化烏龜石化松。

其三

紅鼠黑蛇越世奇，神仙此際泄天機。
雷聲一震三山裂，日出同光四海知。
是說老人呈皓首，又聞赤子掛青衣。
先生謂彼敷真理，報道郎君來得遲。

其四

黃羊化作白猿猴，猛虎留蹤待赤牛。
兔在穴中狸在火，玄通妙處道根由。
誕靈降跡推遷運，十二春還六十秋。
道氣歸身逢至友，蓬萊會上約瀛洲。

其五

一七元中九六年，始知我命不由天。
炎風鼎內消紅雪，偃月爐中煉瑞蓮。
斜枕曲江方睡覺，海經三度變桑田。
南柯昔日黃糧夢，說與崑崙太古仙。

其六

恒星不現即如來，靜止安恬別立階。
四變艮宮成妙體，返形革命達真胎。
學人悟此通心印，覺者知之理性才。
解得個中弧矢意，千經萬論一齊開。

其七

三月雷轟一二聲，始知天下鬼神驚。
風乘雲勢三千里，虎假龍威九萬程。
萬化門中爲主宰，八紘境裏作經營。
震之內象爻俱動，上德皇君具姓名。

其八

鼎器從來六有三，一欵一側一安鑲。
金鉉玉質通嘉致，供聖養賢煉瑞丹。
風火家人能返照，變形易體改容顏。
須知烹飪成新法，傳得鍾離道不難。

其九

兌家有卦號歸魂，返老延齡別有門。
少女聘時須待命，長男交日見重孫。
口中安口如何說，身外有身豈可論。
休道神仙無覓處，蛻形忘跡道常存。

其十

三千甲子一仙人，天地之根造化神。
把握陰陽都一指，斡旋萬象統微塵。
多應父少兒還老，料想邪魔卻是真。
解得神機顛倒理，壺中長是笑欣欣。

其十一

蒼龍鬥虎不曾閑，少女驅回六長男。
會向黃庭頻俯仰，寧知玉戶默包含。
寶瓶頻綻紅蓮朵，獅子潛行黑玉潭。
力士擒將歸洞府，萬神羅列競來參。

其十二

八卦相乘定主賓，五行生剋驗君臣。
青鸞撞入火龍窟，赤鳳飛吞金虎身。
夫婦相交調律呂，父男和順得中純。
皆因神氣能常守，一息沖融一寸真。

其十三

欲識丹砂分兩齊，西南北位配三奇。
九陽宮裏開金戶，陰六堂前攪玉池。
銖別三百八十四，斤分十六兩須知。
午前子後隨時用，萬道霞光罩玉輝。

其十四

鉛汞須分陽與陰，半斤銀合半斤金。
火雲飛入牛郎鼻，霜月穿開織女心。
神水貯藏金井滿，道源澄照玉泉深。
昇沈顛倒明離坎，未悟之人何處尋。

其十五

日精東畔月華西，正是丹天壯盛時。
二八佳人呈雅態，九三君子聘容儀。
水晶簾掛珍珠砌，碼碯幢懸翡翠帷。
試問本來歸甚處，七星樓上不曾離。

其十六

刀圭元屬甚人家，赤鳳端眸看落霞。
岸上草逢添瑞色，灘頭石遇結靈砂。
北溟幾度鋸犀角，南浦屢曾摘象牙。
更有一般堪賞處，天池裏面放金花。

其十七

問云何是最相宜，奪得神功造化時。
虎踞碧潭風颭颭，龍蟠朱洞雨濛濛。
雲英散卻雷霆息，露滴成須星斗移。
直待東方橫素練，彩霞捧出一輪曦。

其十八

淳風高曠世非同，不達幽微止謂空。
得意詩情惟自樂，知心道話幾人通。
都緣執性迷真性，盡散淳風味教風。
一粒金丹爐內有，料無仙骨卒難窮。

其十九

陽九宮中大覺僧，擎拳端坐誦《黃庭》。
神光射透虛空藏，瑞氣清凝聚寶瓶。
遊宴洞天呈手段，遍資法界聘威靈。
從茲解得西來意，混沌之前豈有形。

其二十

學仙須是煉金丹，鉛汞將來鼎內安。
用火周天依次敘，添功歲月莫盤桓。
存神先使心頭靜，養氣休令舌下乾。
十二時中無懈怠，自然性命保全完。

其二十一

五氣同宮共一家，相資運斡霧生涯。
何車不離長安道，寶貨常留桂月華。
鉛汞混融成上瑞，氣神靈慧結丹砂。
全真妙用符玄用，爛飲流霞潁彩霞。

其二十二

如何得得飲刀圭，無血羊兒是可刳。
山澤氣通雲出谷，地天交泰木生梯。
坎離匹配知顛倒，龍虎回還顯悟迷。
解得於中消息理，管教平地踏雲霓。

其二十三

常聽壺中金石聲，凡情除去道情生。
陽神全後渾無寐，陰魄消時更覺清。
火裏生蓮猶是可，水中搏塊決然成。
圓融二物常相會，穩駕雲車赴玉京。

其二十四

閑引金烏宴月宮，偶然會合便圓融。
神光照徹靈空體，妙道衝開造化籠。
心識始知蝸舍客，慧眸方見主人翁。
從茲啓悟身爲患，不執虛名是大通。

其二十五

學道先須絕外華，修真養素屬仙家。
忘情蓋爲烹金液，息慮都緣煉紫砂。
一性朝元攢五氣，萬神聚頂放三花。
從茲得達長生路，永向清霄混彩霞。

其二十六

出家稟意望求仙，必在真師口訣傳。
爐內飛鉛常固濟，鼎中結汞永新鮮。
流金作屑銷龍骨，滴露爲霜長玉涎。
心鏡一磨明照徹，本來面目自然圓。

其二十七

修行休強做逍遙，莫向空房守寂寥。
紫府不令群虎鬥，丹宮能使萬神朝。
遊山每達青霄路，渡水常登剝木橋。
採得靈芝頻服餌，何須林下掛簞瓢。

其二十八

三一壺中景異常，長眉翁坐看松篁。
六銖降彩裝金相，十二重樓飲玉漿。
白鶴樹邊頻俯仰，烏龜池畔任低昂。
靈童坎步前來立，獻與先生續命湯。

其二十九

元氣混成清淨體，彩雲突出五方霞。
金丹結就純陽子，玉液澆開不夜花。
無相門中堆白雪，虛空藏裏產黃芽。
長生路上行人少，只是仙家與道家。

其三十

天風吹綻洛陽花，六合同塗意不差。
閑採牡丹烹嫩藥，靜收芍藥煉英華。
調和二物清神氣，溉濟三田餌麥麻。
攜酒宴闌乘興逸，坐騎白鹿入雲霞。

《真仙直指語錄·郝太古真人語》

（選自元海天秋月道人玄全子：《真仙直指語錄》卷上，《中華道藏》第27冊）

既是出家，須要忘憂絕慮，知足常足。一日二升之糧，積之何用？一年端布之裝，身外何求？一日之閑，一日之仙。道沖而無

慾，神定而氣和，爲造化之根源，窮陰陽之返復。道不遠人，人自遠道；日月不速，人自速之。勇猛剛強，不肯而低心而下意；遊歷他方，不如獨坐而守道；浮名浮利，不如逍遙而寂淡；飽食珍羞，不如糲飯而塞肚；羅綺盈箱，不如粗衣而遮體；榮華宴樂，不如超然而守靜；當春登臺，不如安閑而有素；非義得財，不如貧窮而自樂；口能辨論，不如終日以無言；說古談今，不如抱元而守一；多技多能，不如絕學以守拙；常懷舊怨，不如洗心而悔過。道氣綿綿，行之得仙，得意忘言，出入涓涓太虛妙本，得魚忘筌，牢拴意馬，壓定心猿。守拙而萬物皆成，守道而千祥自降也。

又曰：“日用者，靜處煉氣，鬧處煉神，行住坐卧，皆是道也。晝夜見前，須要不昧。若睡了一時，無了一時，日日有功無睡，千日功夫了也。勿信他人言，有宿骨也。”

又曰：“修真之士，若不降心，雖出家多年，無有是處，爲不見性。既不見性，豈能養命？性命不備，安得成真？何爲如此？緣有心病也：第一心病，見他通達性命之理，自己欲參，不肯低下，他人不肯說，心生怨謗；第二心病，他人有緣，不思自己無，復不能化人生善，徒生惡念，損人道緣；第三心病，見他人看經書，自己不通，而生謗心，此等之人，永不得大智慧，天眼自昧之徒也；第四心病，緣未起行，而強起緣動衆，擾亂他人，是不良之人也；第五心病，是心不足，反致心亂，是不足之人也。除此五病，低下參訪，必得其真。未能大靜，且守本分；未通大理，常看經教；未能動人，只合守靜；稍得薄緣，莫忘性命。能知此者，進道尅日成聖；不能依此者，決墮酆都，不得人身，披毛帶角，永作六畜，九玄七祖，何日超昇？緣汝敗道故也。

或用心引氣，或數息忘心，或運水火交馳，或究龍虎會合，萬端不可盡錄，致使祖師全真之理，滅而不顯。夫吾道以開通爲基，以見性爲體，以養命爲用，以謙和爲德，以卑退爲行，以守分爲功，久久積成，天光內發，真氣沖融，形神俱妙，與道合真。今之學者，是非、利害、好惡、貪嗔不離於心，心既如是，性豈能定？氣豈能和？自然走失，去道愈遠矣。虛披鶴氅，枉玷教門。見高明者，嫉妬百端，見老幼者，欺誑百狀。有小利處，覓縫鑽頭，問大道者，耳聾眼瞎。機心巧詐，好狡狂圖，不當來出家，望做神仙。不肯降心，恣縱今時情性，已作兇徒；不通經義，呼牛作馬；不知道理，轉黑爲白。師父開下教門，望個個修仙。吾今遍觀門人多多造業，妖言妖語，或作人夢出神，蓋觀修堂，記師家名姓，引著一隊業家婆，將著幾個憨漢子，胡言亂語，說誘他人，合眼緘唇，推心辦道，惑昧會首。假聰明，強知解，只知說是說非，不知罪福，不思辦道，縱頑心而不善，將來陰司業報，看待推誰？莫嫌苦口是直言，此是修行之良藥。欲入吾教，先要修心。心不外遊，自然神定，自然氣和，氣神既和，三田自結。三田既結，芝草自生。要得完備，勤謹而行。陰德伏鬼，陽德伏人，二德既備，道果立成。前輩惺惺李仙、咸陽王仙、隴西李仙、成都王仙、相州趙仙、滕州馬仙、徐州老仙，其姓名甚多，皆是豪傑之徒。自入道之後，低心下意，苦心堅志，奉師如神，敬友如賓，口不出戲言，身不爲諂事，守師奉教二三十年，以致了達，脫形仙去，爲教門之眼目，豈不偉歟？今之學者，不奉師，不敬友，見賢則有憎妬之心，見愚則有戲狎之意，不學好事，徒生勝心，此等之輩，生爲教中魔軍，死作地獄種子。兩枝角或有或無，一修尾千定萬定。九玄七祖，盡遭塗炭，冰池有寒冷之苦，鑊湯有熱惱之憂，劍樹刀山，千生萬死，莫待臨時悔也。

第三部分 郝大通傳記資料

一、〔元〕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甘水仙源錄》卷二：嘉議大夫嶺北湖南道提刑按察使東平徐琰撰《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

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

大元有天下，好賢樂善，度越前古。凡有德之士不及用者，必加寵數以旌顯之，初無間於道俗、存亡之異也。

中統二年，詔賜盤山棲雲道人王志謹之號曰“惠慈利物至德真人”；至元六年，詔贈棲雲之師廣寧郝大通之號曰“廣寧通玄太古真人”；至元二十三年，詔賜棲雲弟子洞陽徐志根之號曰“崇玄誠德洞陽真人”，旌有德也。

是年三月，予將赴官湖南，道出汴梁。時洞陽掌本宗教，住朝元宮，率其屬來見，請於予曰：“貧道出家，無過人之行，誤蒙聖朝採錄，錫以徽稱，使得簪於師真之列，皆吾先師棲雲之訓也。棲雲之所以表見於世者，獨非先師太古之澤也歟？二師道行卓異，在人耳目，孰不知之？必得文士與之紀述，庶幾可以傳信後來，昭示永久。

棲雲則有翰林承旨慎獨王公之作，已勒之石。若夫太古之碑，義不可後。而今尚缺然，是則嗣教者不敏之過，願屬筆於子。倘辱惠顧，我曹之責塞矣。”予自惟儒生，昧於玄學，敘事遺辭，或致抵牾，徒取譴於識者。牢讓再三，竟不獲已。又洞陽與予同宗，見待素厚，難於終拒。乃據洞陽所錄宗師行實，採摭綴緝以付之，仍繫以銘詩，俾步虛者歌之，以頌師德。

師姓郝，名大通，字太古，道號廣寧子，寧海人。家故饒財，爲州首戶。兄俊彥登進士第，官至朝列大夫、昌邑縣令。師初諱昇，少孤，事母孝。稟賦穎異，識度夷曠，蕭然有出塵之資。讀書喜《易》，研精尤甚，因洞曉陰陽、律曆之術。不樂仕進，慕司馬季主、嚴君平之爲人，以卜筮自晦。

大定七年，重陽真君王祖師自關西寧海遊行於市，見師言動不凡、仙質可度，思所以感發之者，遂背肆而坐。師曰：“請先生回頭。”真君應聲曰：“君何爲不回頭耶？”師悚然異之。真君出，師閉肆從之，及於館所而請教焉。真君授以二詞，師大悟，不覺下拜。自是日往親炙，以有老母，未即入道。

明年，母捐館。師乃棄家人崑崙山，禮真君於煙霞洞，求爲弟子。真君納之，賜名璘，號恬然子。仍解衲衣，去其袖而與之曰：“勿患無袖，汝當自成。”蓋傳法之意也。九年，寧海人有構金蓮堂以待，真君挈其徒西歸居之。師攜瓦罐乞食，誤觸之，碎。真君別授一罐，題頌其上云：“撲碎真灰罐，卻得害風觀。直待悟殘餘，有個人人喚。”

未幾，師辭真君去，與王玉陽往居查山。真君亦赴汴京，馬丹陽、譚長真、劉長生、丘長春四子實從。十一年，師聞真君上仙，四子已入關，遂西遊以訪之。十二年，葬真君於祖庭。師欲與四子同

廬墓側，長真激之曰：“隨人脚跟轉可乎？”師明日遂行。至岐山，遇神人，授今名字及道號。

十三年，度大慶關而東，翱翔趙、魏間。十五年，坐於沃州石橋之下，緘口不語。河水泛溢，身不少移，水亦弗及。人饋之食則食，無則已。雖祁寒盛暑，兀然無變，身槁木而心死灰，如是者六年。

昌邑君之季女嫁爲真定郭長倩之夫人。長倩夫婦過沃州，知師在橋下，駐車拜謁，贈之衣物，所以存慰者甚厚，師藐然若不相識，一無所受。夫人感泣，長倩嗟異而去。

二十二年，師過灤城，又與神人遇，受大易祕義，自爾爲人言未來事不差毫髮。至鎮陽居觀，昇堂演道，遠近來聽者常數百人。已而闡化諸方，專以利物度人爲務，由是郝太古之名聞天下。

明昌初，東還寧海。一日欲作易圖，遽索紙筆。適粥熟，弟子不即與，請俟食已。師曰：“速持來！我方得意，何暇食粥。”筆入手，布紙揮染，疾若風雨，不終朝，成三十三圖，其旨意皆天人之蘊奧，昔賢所未發者。咸平高士王賢佐，占筮素精，見師推服，盡棄其學而學焉，由是技進，名動闕庭。其他靈異之跡，如天長預告侯子真之火，恩州夜入王鎮國之夢者，尚多有之，不可殫紀。春秋七十有三，以崇慶元年臘月晦日，仙蛻於州之先天觀。前此三年，敕其徒預營冢壙，告以死期，及是果然。平生製作，有《三教入易論》一卷，《示教直言》一卷，《心經解》一卷，《救苦經解》一卷，《周易參同契簡要釋義》、詩賦、雜文、樂府及所作易圖號《太古集》凡十五卷，行於世。

噫！道家者流，其源出於若（老）莊。後之人失其本旨，派而爲方術，爲符籙，爲燒煉，爲章醮，派愈分而迷愈遠，其來久矣。迨乎金季，重陽真君不階師友，一悟絕人，殆若天授，起於終南，達於

崑崙，招其同類而開導之、鍛煉之，創立一家之教曰全真，其修持大略以識心見性、除情去慾、忍恥含垢、苦己利人爲之宗。老氏所謂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無爲；莊生所謂遊心於淡，合氣於漠；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外天地，遺萬物；深根寧極；才全而德不形者，全真有之。老莊之道，於是乎始合。重陽唱之，馬、譚、劉、丘、王、郝六子和之，天下之道流祖之，是謂七真，師其一也。非天授之，其孰能與於此哉？

師逝之後，弟子行緣四出，能世其業者甚衆。高弟范玄通與棲雲王宗師，又其尤者。當中原板蕩，國朝隆興之初，一居東平，一往來乎燕汴，建琳宇，開玄壇，聚徒講說，貴賤欽仰，宗風大振，道價增崇，不減太古。今洞陽耆艾敦龐，剛毅木訥，食師之德，幹父之蠱。當釋道紛爭、摧敗挫衄之際，寂然湛然，守之以謙沖，安之以委順，處之以鎮靜，操修無方，精進不輟。用能上取聖知，特降璽書褒美。較其難易，又不出於棲雲之下。謂非太古之澤，將何歸乎？凡今之人，欲知太古，請觀其子；欲知其子，請觀其孫。

銘曰：

東方雲海空復空，群仙出沒空明中。
此語常怪東坡公，神仙有則八表同。
不應秀止東方鐘，崑崙山高天比崇。
左顧右瞰搏桑宮，上有一洞煙霞封。
重陽發之麾鬼工，紫炁直與閭浮通。
馬譚劉丘王郝從，六子矯矯皆人雄。
縹緲至自蓬萊峰，驚見碧海磨青銅。
煌煌七朵金芙蓉，信哉仙人出於東。

就中郝公鸞鳳龍，洗心以易虛玲瓏。
藏用於密退以沖，粃糠富貴不掛胸。
剛決物莫嬰其鋒，訓練復遇王元戎。
衲衣一傳神契融，有袖無袖由人縫。
同門之朋陸與種，脚跟不必隨渠儂。
沃州石橋張果蹤，亘如虹蜺插蒼穹。
大道在此南北衝，何須遠走巢雲松。
止而不動吾非慵，艮乃萬物之始終。
結跏趺坐爲瘖聾，朝觀日出光曠曠。
吞霞入腹丹火紅，暮觀流波朝彼宗。
河車挽水玄霜蓬，有人問之趨下風。
如以寸莛撞巨鐘，搖手使去妨吾功。
過橋行人抗塵容，僵名僕利不有躬。
見公視世猶蟻蜂，形骸土木心冥鴻。
類必有泚羞頑庸，反求於身當發蒙。
搏食節愛瘳癯恫，憧憧往來秋夏冬。
百感一二亦已豐，如此利益誰能窮？
確乎六年真苦攻，養成姹女連嬰童。
奮袖起舞知德充，願以所餘及倥侗。
普度一切超樊籠，泥在鈎兮金在鎔。
螟蛉蜾蠃無常蟲，功成朝元去匆匆。
飛霞珮玉鳴冬隆，雲裝煙駕滄溟重。
弱水萬里昏濛濛，淮南小山空桂叢。
黃芽欲種須圃農，公不可見憂心沖。
棲雲老仙亦難逢，住世賴有徐神翁。



二、〔元〕樗櫟道人秦志安編《金蓮正宗記》卷之五：廣寧郝真人

底本出處：明《正統道藏》洞真部譜錄類

先生諱璘，號恬然子，自稱太古道人。家世寧海，歷代遊宦，先生朝列之從弟也。事母至孝，資質豐美，不慕榮仕，深窮卜筮之數，黃老莊列未嘗釋手，凡遇林泉幽寂之地，則徘徊而終日忘返。

大定丁亥秋，貨卜於市。士大夫環列而坐，重陽最後至，背面而坐。先生曰：“何不回頭？”重陽曰：“只恐先生不肯回頭！”先生頗驚，遽起作禮，邀赴他所閑話，往來問答，如石投水。先生獻詩云：“同席諸君樂太古，未明黑白希夷路；今朝得遇達人吟，伏望先生垂玉句。”重陽答曰：“口愛郝公通上古，口談心甲神仙路；足間翠霧接來時，日要先生清靜句。”先生覽之，得意而歸。

至來年戊子歲三月中，專往崑崙山煙霞洞，焚香敬謁，甘灑掃之役。重陽乃賜之法名曰大通，號曰廣寧子，與丘、劉、譚、馬同侍左右。逮七月間，重陽令諸弟子皆歸寧海，惟丘公侍側。不數日，復命丘公往呼太古。既至，乃告之曰：“我有布衲，剪去兩袖，我要替背與汝過冬，自綴袖去。”先生拜而受之。蓋象古人傳衣之法也。

自是之後，重陽南歸汴梁，先生往來河北。乙未歲，乞食於沃州，方悟重陽密語，渙然開發，遂往橋上默然靜坐，飢渴不求，寒暑不變，人饋則食，不饋則否，雖有人侮狎戲笑者，不怒也，志在忘形。如此三年，人呼為不語先生。

一夕，天色昏冥，偶醉者過，以是蹴先生於橋下。默而不出者七日，人不知者以為先生何往。忽值客官乘馬將過，而馬驚躍，捶之不進。客遂墮馬，問左右曰：“橋下必有怪事，不然，何吾馬之驚也？”命左右往視之，則一道者奄然正坐，問之則不語，以手畫地曰：

“不食七日矣。”州民聞之，爭往饋食，焚香請出，但搖手不應，只於橋下復坐三年，水火顛倒，陰陽和合，九轉之功成矣。乃忻然而起，杖屨北遊，盤桓於真定間，往來請益者不知其數。大興宮觀，昇堂誘化，玄風爲之熾盛。以《悟南柯》示衆云：“地肺重陽子，崑崙太古仙，二人結約未生前。託居凡世，飛下大羅天。共闡玄元教，行藏度有緣，奈何不悟似流泉。別後相逢，再約一千年。”

自明昌後，復歸東州，別建琳宇，多度門衆。預於三年以前，命匠者鑿爲地宮，斲之以璧，日凡一往，偃息其中，告之曰：“臘月三十日打算。”如是三年，法體康健。語門人曰：“師真有蓬萊之約，吾將歸矣。”言訖，卧而返真，正當臘月三十日也。享春秋者八十有四。平生歌頌，深明龍虎顛倒之說，牽引卦爻升降之數，目之曰《太古集》，大行於世。

讚曰：廣寧道人，窮探易象。憎俗態而頓拋妻子，慕玄風而喜受簪冠。歸隱於煙霞洞中，恭禮於重陽席下。工夫展轉，手段施呈。茂揚太古之精華，吸盡全真之骨髓。按龜蛇而交結，運龍虎以盤旋。寧海市中，暗得傳衣之妙；沃州橋下，堅持煉氣之功。身外觀身，口中安口。三彭滅而水火顛倒，四氣流而鉛汞調和。自然九轉丹成，三華果結。卒赴蓬壺之舊約，預占臘月之盡期。若非跡寄人間，身通象外者，其孰能興於此乎？張神童詩云：“處市居山任自然，靜中參透易中玄。而今醉卧蓬萊上，萬古人傳太古仙。”

三、〔元〕劉志玄、謝西蟾等編集《金蓮正宗仙源像傳》：廣寧子

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記傳類
師姓郝名大通，字太古，號廣寧子，寧海人也。生於金熙宗天

眷三年庚申正月初三日。家財甲一州，事母孝，翛然有出塵志。好讀《易》，洞曉陰陽術數之學，慕季主、君平，隱於卜筮。

大定七年丁亥秋，重陽至寧海，遊行於市，見師言動不凡，思有以感發之。一日至卜肆，背肆而坐。師曰：“請先生回頭。”重陽曰：“君何不回頭耶？”師悚然驚異。重陽去，師即閉卜肆，至馬氏南園全真庵中謁重陽請教。重陽授以二詞，師大悟，不覺下拜。以有母老，未即入道。

明年戊子，母捐館。三月，師乃棄家人崑崙山煙霞洞，受業爲弟子，重陽納之，訓名璘，號恬然子。乃解衲衣，去其袖而與之曰：“勿患無袖，汝當自成。”師日攜瓦罐乞食。未幾，辭重陽去，與玉陽子俱隱查山。後玉陽以師不立苦志，忠告而勸激之，師遂西訪四師。四師方廬於重陽墓，普禮終，師欲與同處，譚長真激以“隨人脚跟轉”之語，明日即東還。至岐山，遇神人，爲改今名及今號。

十三年癸巳，度大慶關，遊趙、魏間。十五年乙未，坐沃州橋下，不語不動，河水泛溢，亦不少移，人饋則食，不饋則已，雖祁寒酷暑，兀然無變，如此者六年。其族屬親戚來視之，師皆不答，有所贈，亦皆不受。

二十二年，師至真定，昇堂演道，聽者常數百人。復過灤城，又與神人遇，受以大易祕義。明昌元年庚戌秋，還寧海。一日遽索紙筆，揮染疾若風雨，成易圖三十三，皆天人之蘊，昔賢所未發者。師嘗於天長預告侯子真以火，恩州夜入王鎮國之夢，言人事之悔吝吉凶，無不驗者。大定（應爲大安）元年乙巳（應爲己巳），戒門人營冢，預告去期。至崇慶元年壬申臘月晦日，無疾端坐留頌而逝。有《太古集》、《心經解》、《救苦經解》及《示教直言》行於世。今寧海先天觀，即師登真之所也。

元世祖皇帝封號廣寧通玄太古真人。

武宗皇帝加封廣寧通玄妙極太古真君。

讚曰：賣卜人間，回頭已早。瓦罐衲衣，語默皆道。雲迷查洞，水繞石橋。易圖一卷，千古寥寥。

四、〔元〕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撰《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之三：郝大通

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記傳類

師名大通，字太古，寧海人，廣寧其號也。金熙宗天眷三年正月初三日生，世爲宦族，郝朝列之從弟。少孤，事母甚孝。嘗夢神人示以《周易》祕義，由是洞曉陰陽、律曆、卜筮之術。厭紛華而樂淡薄，隱德於卜筮中。

世宗大定七年，祖師至寧海，見其資稟高古，所習不凡，遂以背坐之機感發之。翌日晚，於朝元觀付以二詞。言下領悟，如走萬里迷途，一呼知返，蓋其根本知覺分上，夙有薰染之力故耳。既接言論，其相與固結，日深一日。

八年三月，從祖師至崑崙煙霞洞，請列門弟中而求法焉。祖師乃名之曰璘，道號恬然子，仍以弊衲去其袖畀之，曰：“勿患無袖，汝當自成。”蓋傳法之意也。今之名號，自言遊鳳翔路中偶得之。師在文登，常攜瓦罐乞食，經半載，誤觸之碎，祖師別賜之，題頌於其上云：“撲碎真灰罐，卻得害風觀。真待悟殘餘，有個人人喚。”

九年秋，馬、譚、劉、丘四師從祖師西去，留師與玉陽居查山。後玉陽以師不立苦志，忠告而勸激之，師遂西訪四師。四師方廬於祖師墓，喪禮終，師欲與同處，聞譚長真激以“隨人脚跟轉”之語，明

日遂行。至岐山，遇神人，復授以易之大義。

十五年，坐於沃洲橋下而不語。常爲小兒輩戲，疊磚石爲塔於頂，囑以勿壞，頭竟不側。河水泛溢而不動，而亦不傷。如是者六年，其所守蓋如此。真定少尹郭長倩過之，下車致拜禮，所贈甚厚，覬師一顧，終不能得，嗟異而去。

二十二年，居真定，每昇堂講演，遠近來聽者常數百人。有問答、歌詩、《周易參同》演說、圖象總三萬餘言，目曰《太古集》。後至咸平，與高士王繪賢佐遊。賢佐相從亦常十數人，占筮之應，十得八九，師則無不應者。由是賢佐輩皆神之，請當師席而受其祕義，賢佐因之名動闕庭。

師嘗欲作易圖，遽然索筆。其徒范圓曦以粥熟告，師曰：“速持來！我方得意。”筆入手，一朝揮三十圖。至於天長預告侯子真之火，恩州夜入王鎮國之夢，人之休咎，道之行否，兵革所臨之期，凡有言之於其前，莫不驗之於其後。史館張邦直子中所謂警動人之耳目，其徒往往能道之，故不著云。東海郡侯崇慶元年十二月三十日仙蛻於寧海先天觀，春秋七十有三。前此三年，令預修葬事，及期果然。

大元至元六年己巳正月，褒贈廣寧通玄太古真人云。

五、〔元〕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甘水仙源錄》卷二：北平王粹子正述《七真讚》：廣寧郝真人

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

雖出閭闔，獨喜林泉。兩詞一衲，終始師傳。神示易祕，沃橋六年。化緣逆順，悉合自然。

六、〔金〕元好問著《遺山先生文集》卷三五：《太古觀記》

底本出處：四部叢刊本

全真師郝君，初自寧海來趙州，坐州南石樑下六年。姪婿郭長倩爲真定少尹，過州問知師處，率家人致謁，師瞑目不爲答，長倩夫婦流涕而去。州人始知敬之，請師住真定之太古觀，不之許。及長倩赴召，乃往居之。師燕坐既久，心光內映，大易之學，恍惚有神受之。其教督嚴揮斥，公人以爲玄門之臨濟。間一二言休咎，如期而驗。道價重聞達京師，衛紹王崇慶初賜號廣寧全道太古真人，自是四方皆以郝太古目之。

師東歸不五六年，而觀廢於貞祐之兵。歲丁酉，師之高弟范煉師自東原來，裴回遺址，有復修之意，而未暇也。幕府參佐趙侯國寶之夫人冀氏，出奩中物，直百金，起中殿、堂廡、齋廚，下及用器，無所不備，堂衆歲費，亦時給之。

癸卯冬，予自燕都南歸，煉師館予於慶源道院，爲予言：“冀今歿矣。致力於吾門者，宜不可忘，子幸以文記之。”往予小功兄寂然亦爲全真道，予嘗問子之道奈何，寂然舉女几野人辛願敬之之言曰：“全真家其謙遜似儒，其堅苦似墨，其修習似禪，其塊然無營，又似夫爲渾沌氏之術者。”予北渡後，從煉師遊既久，益以敬之之言爲然。是家自皇統以來，起於丘、劉、譚、馬諸師，而郝君於諸師爲方外眷屬。今《太古集》所載言詞，往往深入理窟，其以古道自任，有不可誣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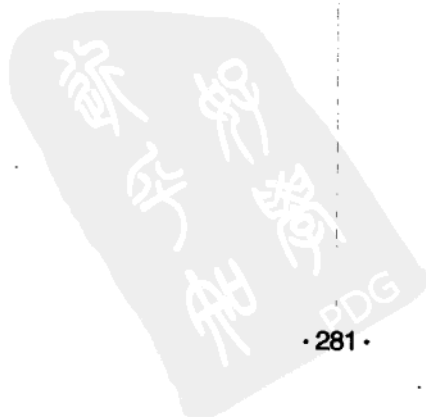
世人知君之道蓋寡，冀特女士，乃能知之，至捐所甚愛爲起庭宇、治場圃，若營其居室然者，豈以名取之乎？冀氏，龍山大族，名士京甫之伯姨。煉師說其誠實知義理，中歲授道書即有所得。其尊師重道，蓋有所本云。

七、〔金〕元好問著《遺山先生文集》卷三五：《太古堂銘》

底本出處：四部叢刊本

廣寧全道太古真人寧海郝君初入道，習所謂以苦爲樂者，塊坐趙州南石櫟之下六年。羽化之後，高弟范煉師復來趙州築環堵而居之，官吏士民請住州之天寧觀。後十年，真定幕府參議趙振玉起堂於天寧，名之曰太古，左司郎中賈道成因立真人像於中，使其徒事之。真人平生篤於大易之學，其以古道自期者，蓋天性然。余嘗讀《太古集》，見其論超詣，非今日披裘擁絮、囚首喪面者之所可萬一。癸卯冬過慶源，館煉師所居，乃爲作《太古堂銘》。其銘曰：

宇宙一途，萬物並馳。至人深心，砥柱不移。一念萬年，後天爲期。虛室生白，嗒焉自遺。故曰存乎人不繫其時，居今而行古，豈季末之能漓。玄學希夷，大易精微。致身羲皇，野鹿標枝。穴居野處，旦暮見之。彼僭隱行怪，小智自私，泯泯默默，至老死而不自復者，殆昨暮兒耶！



主要參考書目

1.〔金〕郝大通：《太古集》，《中華道藏》，第26冊，華夏出版社2004年版。

2.〔元〕尹志平：《清和真人北遊語錄》，《中華道藏》，第26冊，華夏出版社2004年版。

3.〔元〕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中華道藏》，第26冊，華夏出版社2004年版。

4.〔元〕姬志真：《雲山集》，《中華道藏》，第27冊，華夏出版社2004年版。

5.〔元〕彭致中：《鳴鶴餘音》，《中華道藏》，第27冊，華夏出版社2004年版。

6.〔元〕董滄醇：《群仙要語纂集》，《中華道藏》，第27冊，華夏出版社2004年版。

7.〔元〕海天秋月道人玄全子：《真仙直指語錄》，《中華道藏》，第27冊，華夏出版社2004年版。

8.〔元〕秦志安：《金蓮正宗記》，《中華道藏》，第47冊，華夏出

版社 2004 年版。

9.〔元〕劉志玄：《金蓮正宗仙源像傳》，《中華道藏》，第 47 冊，華夏出版社 2004 年版。

10.〔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中華道藏》，第 47 冊，華夏出版社 2004 年版。

11.〔元〕李道謙：《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中華道藏》，第 47 冊，華夏出版社 2004 年版。

12.〔元〕李道謙：《甘水仙源錄》，《中華道藏》，第 47 冊，華夏出版社 2004 年版。

13.〔元〕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中華道藏》，第 47 冊，華夏出版社 2004 年版。

14.〔元〕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中華道藏》，第 47 冊，華夏出版社 2004 年版。

15. 陳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華書局 1962 年版。

16. 陳垣：《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 1988 年版。

17. 王宗昱：《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 年版。

18. 張廣保：《金元全真道內丹心性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95 年版。

19. 張廣保：《唐宋內丹道教》，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1 年版。

20. 張廣保：《金元全真教史新研究》，青松出版社 2008 年版。

21. 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22. 李養正：《新編北京白雲觀誌》，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3 年版。

23. 陳耀庭：《全真教派的發展和演變》，青松出版社 2004 年

版。

24. 盧國龍:《全真宗旨論》,青松出版社 2004 年版。
25. 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知識出版社 1994 年版。
26. 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27. 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二十三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8 年版。
28. 丁鼎、趙衛東、于建平主編:《崑崙山與全真道——全真道與齊魯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6 年版。
29. 劉鳳鳴、慕旭、趙衛東主編:《丘處機與全真道——丘處機與全真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文史出版社 2008 年版。
30. 章偉文:《宋元道教易學初探》,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2005 年版。
31. 王志民主編:《齊魯文化研究》總第七輯,山東文藝出版社 2008 年版。
32. 任繼愈主編:《道藏提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3 年版。
33. 潘雨廷:《道藏書目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
34. 牟鍾鑒、胡孚琛、王葆玟:《道教通論——兼論道家學說》,齊魯書社 1991 年版。
35. 胡孚琛、呂錫琛:《道學通論——道家、道教、仙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9 年版。
36. 盧國龍:《道教哲學》,華夏出版社 1997 年版。
37. 趙衛東主編:《問道崑崙山——齊魯文化與崑崙山道教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齊魯書社 2009 年版。
38. 白如祥輯校《譚處端·劉處玄·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

集》，齊魯書社 2005 年版。

39. 李養正：《當代中國道教》，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3 年版。

40. 閔智亭：《道教雜講隨筆》，中國道教學院 2000 年印刷。

